

第 三 十 期

# 師大月刊

第 三 十 期

北 平 師 範 大 學 文 學 院 專 號

## 目 錄

|                  |              |         |
|------------------|--------------|---------|
| 兩宋詩話存佚殘輯年代表      | 羅 振 輝        | 243—258 |
| 李清照研究(續)         | 朱 芳 春        | 106—137 |
| 蕭散詩人馬志遠          | 任 維 權        | 66—77   |
| 元代曲調溯源           | 葉 鼎 華        | 259—289 |
| 袁中郎之文章及文學批評      | 吳 奔 星        | 227—242 |
| 顧亭林先生的學與教(續)     | 何 貽 德        | 1—19    |
| 毛詩序傳遠異考          | 魏 佩 德        | 97—105  |
| 李杜卒於水食辨          | 盧 振 華        | 323—341 |
| 詩的功用與批評的功用       | 趙 增 厚        | 78—91   |
| 現代英國文學           | 李 子 溫        | 20—48   |
| 日本詩歌的形式          | 宋 聖 芳        | 138—145 |
| 明清兩代日本長崎之中國語學(續) | 劉 銘 恕        | 208—256 |
| 鹽鐵論中所見之漢代危機      | 孔 繁 信        | 317—327 |
| 元代佃戶之生活          | 黃 珉 璠        | 49—55   |
| 元朝釋德祥考           | 羽田亨著 馮 健 文 譯 | 299—316 |
| 明代之學校            | 蕭 介 林        | 198—207 |
| 史學年表(續)          | 羅 福 增        | 146—189 |
| 現代史學述略           | 江 世 澂        | 190—197 |
| 附錄               |              |         |
| 我對於周璣才君之追憶       | 曹 介 士        | 342—346 |
| 魯迅與汪音符號          | 鍾 鼎 文        | 347—349 |



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印刷編輯委員會編輯  
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出版課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三十日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 總理遺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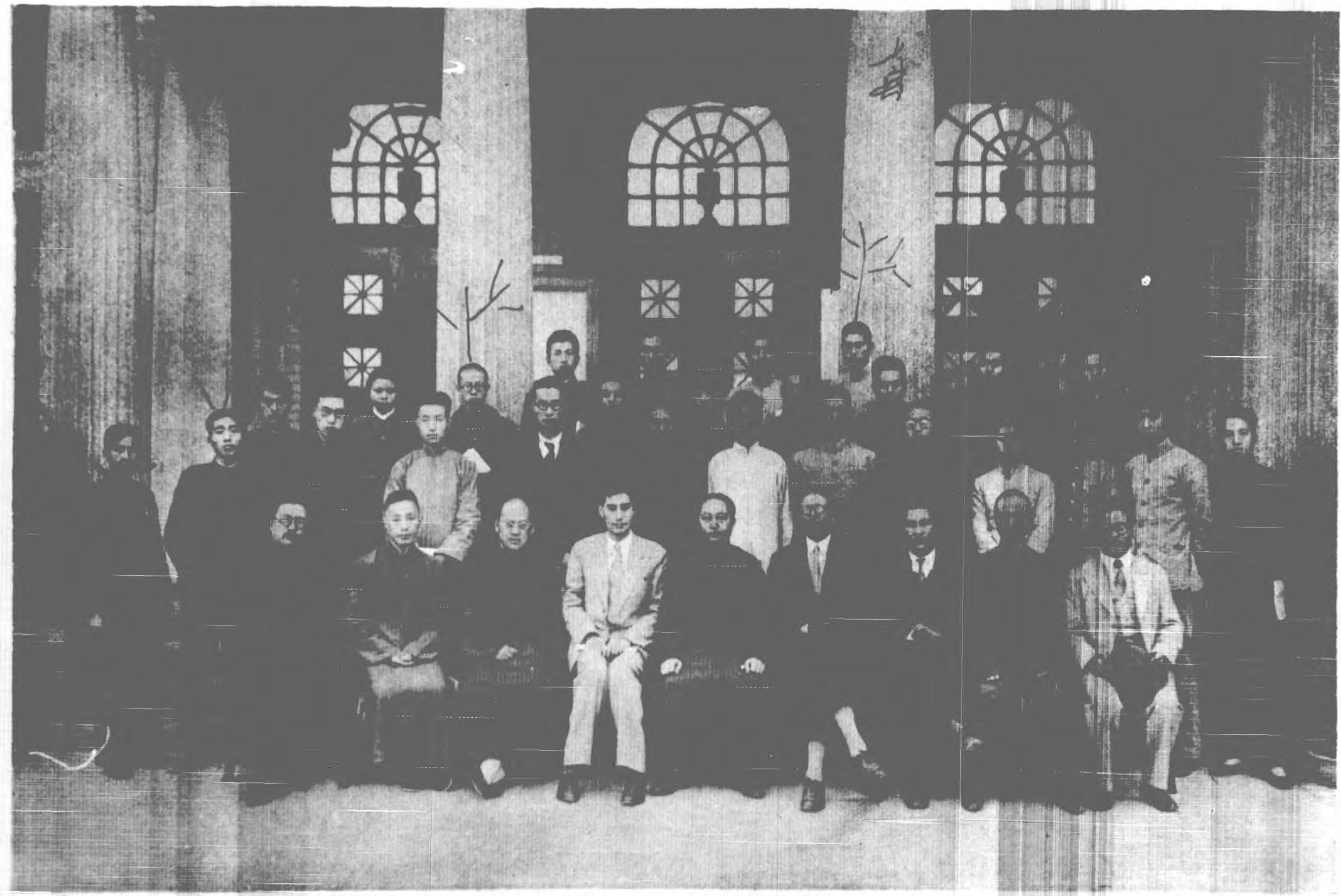
## 教育宗旨 (十八，四，二六，國民政府公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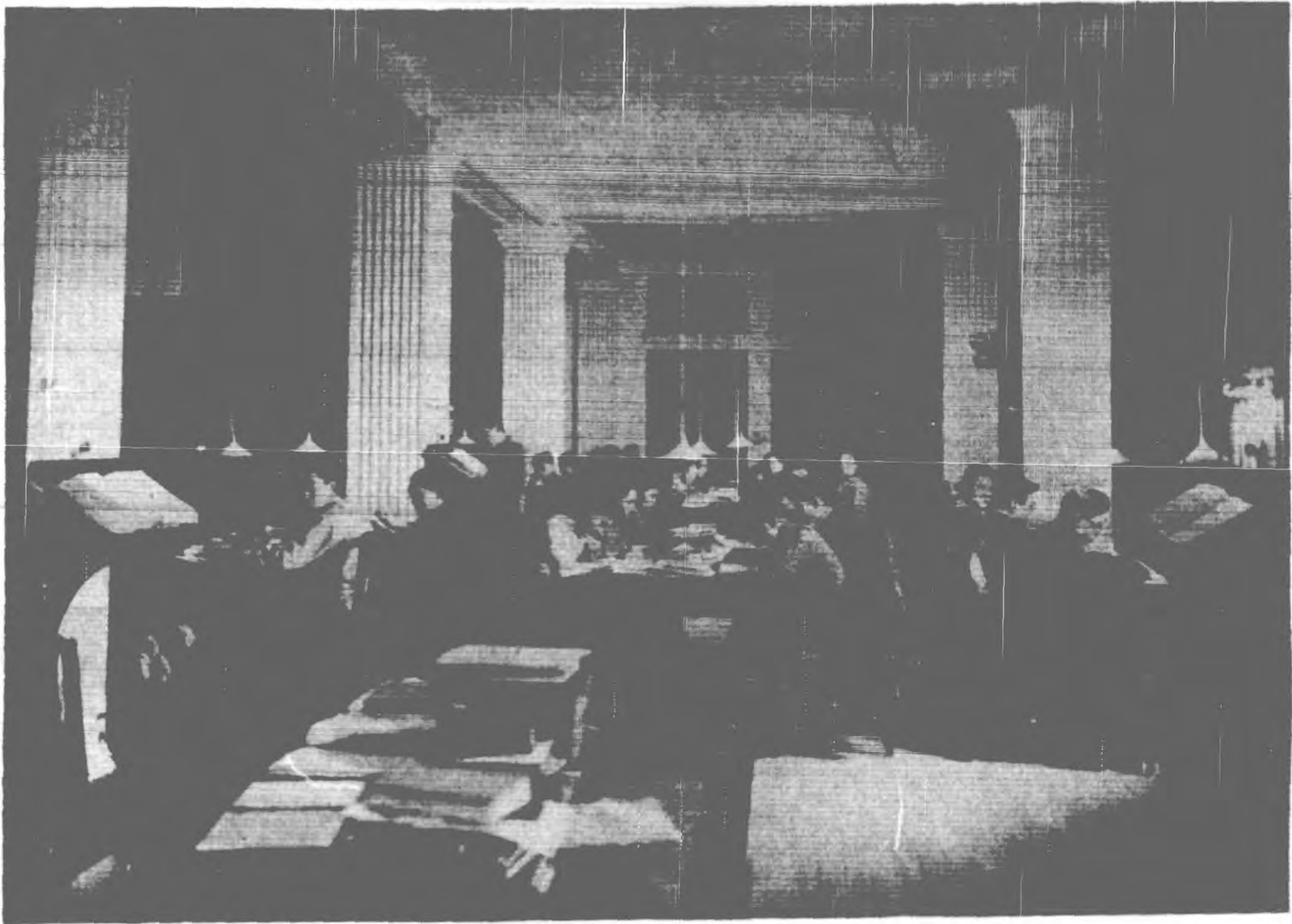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之教育，根據三民主義，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爲目的。務期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以促進世界大同。

## 施行方針 (節錄第五項——關於師範教育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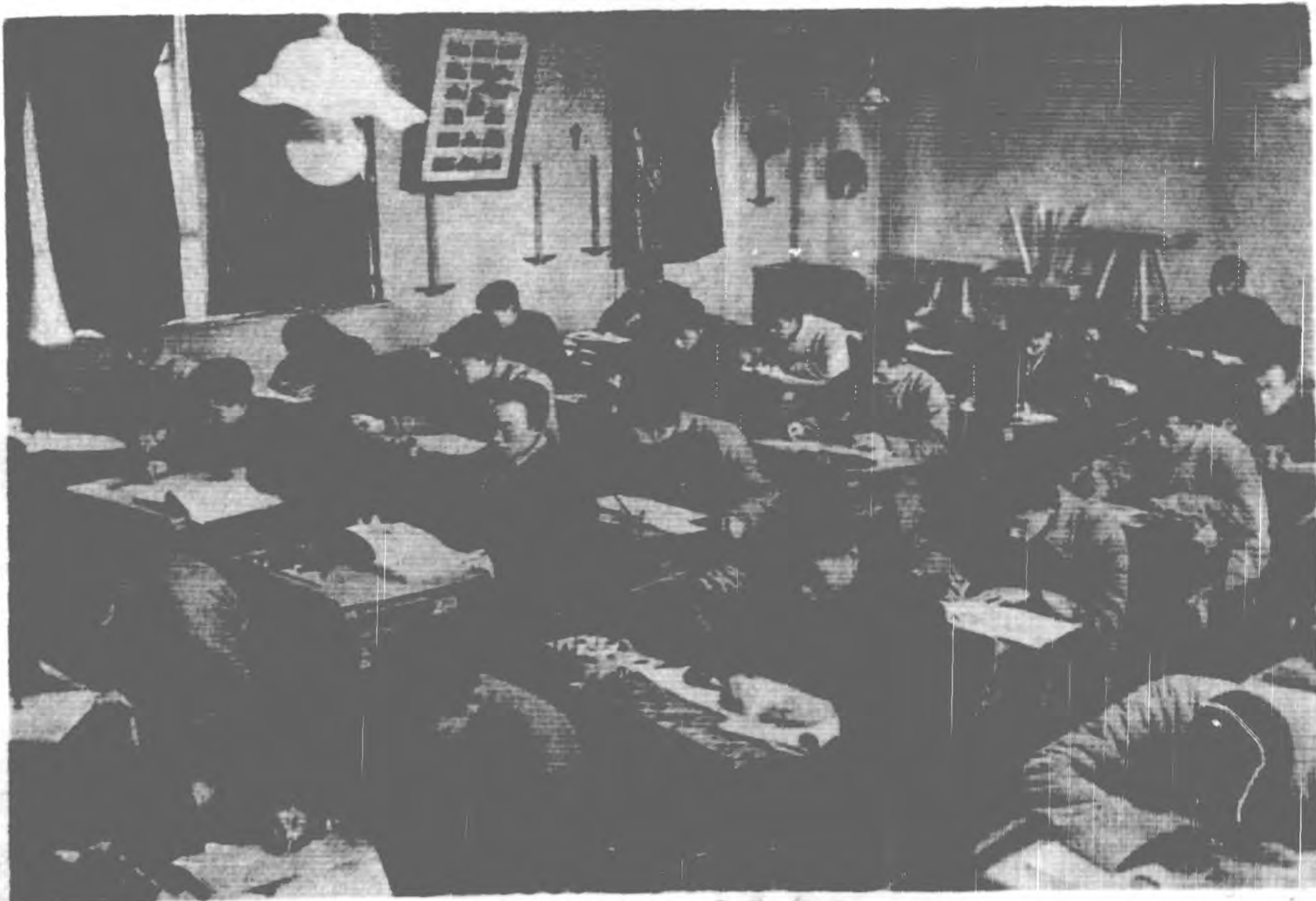
師範教育，爲實現三民主義的國民教育之本源，必須以最適宜之科學教育及最嚴格之身心訓練，養成一般國民道德上學術上最健全之師資，爲主要之任務。於可能範圍內，使其獨立設置，並盡量發展鄉村師範教育。

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工藝勞作師資訓練科開學紀念二十五年十月





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工藝勞作師資訓練科授課



## 顧亭林先生的學與教(續第廿六期)

國文系 何貽焜  
四 年

關於顧先生『博學』的情形，上面已經說過；現在我們試看看顧先生『行己』的事實。

顧先生品格的修養，與家教很有關係。當他小的時候，他的母親就常常把明朝忠臣烈士的故事告訴他。這一段事實，見于顧先生所作的先妣王碩人行狀：

「初，吾母爲婦十有七年，家事並王母操之。吾母居別室中，晝則紡績，夜觀書至二更乃息。次日平明起，櫛縫問安以爲常。尤好觀史記通鑑及本朝政紀諸書，而於劉文成方忠烈于忠肅諸人事，自炎武十數歲時，即舉以教。」(亭林餘集)

後來李闖入京，崇禎殉難，接着清兵又攻下南京以及崑山常熟一帶地方，顧先生的母親眼見明朝便要亡了，竟絕食而死。當她彌留的時候，曾有這樣一段遺囑：

「我雖婦人，身受國恩，與國俱亡，義也。汝無爲異國臣子，無負世世國恩，無忘先祖遺訓，則吾可以瞑於地下。」(全上)

這段遺囑，對於顧先生有極大的影響。清廷累次徵聘顧先生，顧先生以母訓爲辭，始終不曾應徵。所以顧先生能够「行己有恥」，家教是很有關係的。

顧先生少時，與同里歸莊友善，有『歸奇顧怪』之目。他與歸莊爲什麼被人異視呢？據漢學師承記，由于顧先生「性耿介，絕不與世人交，獨與里中歸莊善，同游復社，相傳有『歸奇顧怪』之目。」但據顧先生所作的吳同初行狀：

「自余所及見，里中二三十年來號爲文人者，無不以浮名苟得爲務。而



余與同邑歸生，獨喜爲古文辭，砥行立節，落落不苟于世，人以爲狂。」

(文集卷五)

紀載雖互有詳略，顧先生少時砥行立節，不諧于俗，要爲事實。從這裏也可以看出顧先生很能『行己有恥』。

顧先生出處進退，辭受取與，均有權衡。例如與友人辭祝書：

「鄙人生丁不造，情事異人，流離四方，儉存視息。若前史王華王肅陸襄虞荔王慧龍之倫，便當終身布衣蔬食，不聽音樂，不參喜事。即不能然，而又以此日接朋友之鴛，炫世俗之目，豈不于我心有戚戚乎？知我者當憫其不幸而吊慰之，不當施之以非禮之禮，使之拂其心而夭其性也。」(文集卷三)

這是關於辭受的。

答曾庭聞書：

「音學五書四十卷，今方付之剞劂。其梨棗之工，悉出于先人之所遺，故國之餘澤，而未嘗取諸人也。」(卷全上)

這是關於取與的。

與楊雪臣：

「平生志行，知己所詳。惟念昔歲孤生，飄搖風雨；今茲親串，崛起雲霄；思歸尼父之轅，恐近伯鸞之竈。」(文集卷六)

這是關於出處的。

與人書：

「某雖學問淺陋，而胸中磊磊，絕無闖然媚世之習。貴郡之人見之，得無適適然驚也？」(文集卷四—與人書十一)

這是關於進退的。

從上可見顧先生在「行己有恥」一方面，非常成功。他所以人格高尚，氣節凜然，實由于此。

顧先生品格的修養，所以能够成功，固然由于家教，但也受讀書的影響。他嘗說過這樣的話：

「人苟偏讀五經，略通史鑑，天下之事，自可洞然；患在爲聲利所迷而不悟耳。」(文集卷六一與楊雪臣)

又說：

「易于天道之消息，人事之得失，切實示人，學者玩索其義，處世自有主張。」(亭林餘集一與任鈞衡)

顧先生是深通經史的，他既承認誦讀經史可以影響一個人的行爲，他自己所行所爲，會受經史的影響，自然是可想見的。

顧先生爲學之道，一方面「博學于文」，一方面「行己有恥」，至最後目標，則爲「救世」；所以他治學的情形，與宋明諸儒固不同，與乾嘉諸儒也不同。關於這，柳翼謀先生曾經說到。他說：

「……明清之交，士習之壞，前已言之。然其間亦未嘗無殊尤卓絕之士，不爲科舉利祿所惑，而以道德經濟氣節學術爲士倡者。如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李顥顧元等，皆以明之遺民，爲清之大儒；其思想議論，皆有影響於後世。而世之論者，或多其反對明儒，或務其昌明古學，且若其所就不迨乾嘉諸子之盛者。實則清初諸儒之所詣，遠非乾嘉間人所可及。乾嘉間人僅得其考據之一部分，而于躬行及用世之術，皆遠不迨。其風氣實截然爲二，不可併爲一談也。諸儒之學，其功夫皆在博學，而學必見之躬行。蓋諸儒之學雖不必同，而其以讀書講學爲立身行己之基則一。其專務讀書，不知治身者，且以玩物喪志譏之，不似乾嘉間人，不顧行檢，但事博涉也。亭林反對明人之空談最力；然其言「博學于文」，必兼「行己有恥」言之，非謂反對空談，即不講品節也。觀其與人書，注重在人心風俗；日知錄中，世風一卷，尤反復言之；甚至謂「務正人心急于抑洪水」。此則清初諸大儒共有之精神，抑亦承宋明諸儒之教，有見于人之本原，不隨流俗爲轉移者。

而不圖其以反對空談，使後之學者但驚于語言文字之末也。清初漢族諸儒，皆反對清室，不得已而姑認滿人居位，亦思立一王之法，以待後世之興。故船山有黃書，亭林有郡縣論，皆極注意于法制；而梨洲之明夷待訪錄，則並專制之君主亦極力反對，不徒為種族所囿也。習齋二曲皆以用世為的，雖其途術不同，要皆明于學問之非專為學問，必有益於社會國家。徒以清代專任滿人及胥吏為治，雖時復徵聘諸儒，僅欲以名位羈之，使不己畔，亦無實行其學之志，故其學不昌。惟亭林之講音韻，考金石，與世道無與，其學派轉盛于東南焉。清代學術與宋明異者，有一要點：即宋明諸儒專講為入之道，而清代諸儒則只講讀書之法（此指乾嘉學派言）。惟明末清初之學者，則兼講為入與讀書，矯明人之空疏而濟之以實學。凡諸魁傑，皆欲以其學大有造于世，故其風氣與明異，亦與清異。其後文網日密，士無敢談法制經濟，惟可講求古書，盡瘁其才力聰明于校勘訓詁，雖歸本于清初諸儒，實非諸儒之本意也。」（中國文化史下冊一清初諸儒之思想）

這一段話，於清初諸儒思想，均有所闡發；尤其于亭林學術，更能得其要領。惟謂「亭林之講音韻，考金石，與世道無與」，似非亭林本意。因為亭林是主張通經致用的，他所以講音韻，完全由于他認定「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他所以考金石，大半由于金石文字可以「扶別史傳，發揮經典」；講音韻與考金石既與通經有關，而通經又與用世有關，可見亭林之講音韻，考金石，是與世道不無關係的。

## 五

顧先生不但「學而無厭」，還能「誨人不倦」。他與潘次耕札，嘗說：

「接手書，具感急難之誠，尤欽好學之篤。顧惟鄙劣，不足以裨助高深，故從遊之示，未敢便諾。今以天下之大，而未有可與適道之人。如炎武者，使在宋元之間，蓋卑卑不足數。而當今之世，友今之人，則已似我



者多，而過我者少。俗流失，世壞敗，而至於無人如此，則平生一得之愚，亦安得不欲傳之其人，而望後人之昌明其業者乎？」(亭林餘集)

顧先生教學，多在晚年。那時他已拋棄科名，罕言文藝，專講經世致用之學。所以他教導門人，亦以經世致用為主：

「凡今之所以爲學者，爲利而已：科舉是也。其進于此而爲文辭著書，一切可傳之事者，爲名而已：有明三百年之文人是也。君子之爲學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撥亂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勢之何以流極而至於此，則思起而有以救之。」(全上)

他爲什麼以經世致用做教育的目的呢？他自己也曾說過；如說：

「不敢上援孔孟，且六代之末，猶有一文中子者，讀聖人之書，而倦倦以世之不治，民之無聊爲亟。沒身之後，唐太宗用其言以成貞觀之治，而房杜諸公，皆出于文中子之門。雖其學未粹於程朱，要豈今人之可望哉？」(全上)

據他的意思，從事教育的人，縱不能繼美孔孟，使教澤流于千載，至少也當像文中子一樣，以經世致用做教育的目標，培養幾個有用的人才，造成一代的治平。但當時從事教學的人，很少能夠如此，所以他祇好勉爲其難，並希望他的門人也能昌明其業。

顧先生教人，一本所學，以立志爲求學的基礎。所以他的教育，是意志的教育：

「仰惟來旨，有不安于今人之爲學者，故先告之志，以立其本。惟願刻意自厲，身處于宋元以上之人，與爲師友，而無徇乎耳目之所濡染者焉，則可必其有成矣。」(同上)

顧先生爲學，既主張「行己有恥」；他教學，自然也不願意「枉道以從人」。所以他的教育，是標準的教育：

「伏承來教，勤勤懇懇，閱其年之衰暮，而悼其學之無傳，其爲意甚盛

。然欲使之效曩者二三先生，招門徒，立名譽，以光顯于世，則私心有所不願也。若乃西漢之傳經，弟子常千餘人，而位高者至公卿，下者亦爲博士，以名其學，可不謂榮歟？而班史乃斷之曰：『蓋祿利之路然也』。故以夫子之門人，且學干祿。子曰：『三年學，不至于穀，不易得也。』而況于今日乎？今之爲祿利者，其無籍于經術也審矣。窮年所習，不過應試之文；而問以本經，則茫然不知爲何語。蓋舉唐以來帖括之淺而又廢之，其無意于學也，傳之非一世矣。矧納資之例行，而目不識字者可爲郡邑博士？惟貧而不能徒業者，百人之中尙有一二讀書，而又皆躁競之徒，欲速成以名于世。語之以五經，則不願學；語之以白沙陽明之語錄，則欣然矣，以其襲而取之，易也。其中小有才華者，頗好爲詩。而今日之詩，亦可以不學而作。吾行天下，見詩與語錄之刻，堆几積案，殆于瓦釜雷鳴，而叩以二南雅頌之義，不能說也。於此時而將行吾之道，其誰從之？『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若徇衆人之好而自貶其學，以來天下之人而廣其名譽，則是枉道以從人，而我亦將有所不暇。』（文集卷三一與友人論門人書）

既然主張標準的教育，一定要合乎標準的才加以教育，那麼，教育的對象不是很少嗎？教育的效果不是也很有限嗎？關於這，顧先生曾想出一個辦法，以資補救。他的辦法，便是著書以傳之後世。所以他接着又說：

「惟是斯道之在天下，必有時而興；而君子之教人，有私淑艾者，雖去之百世而猶若同堂也。所著日知錄三十餘卷，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惟多寫數本，以貽之同好，庶不爲惡其害己者之所去，而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其亦可以畢區區之願矣。」

顧先生是主張「博學於文」的，他所學的範圍，非常廣泛，實際說起來，並不限於文字。他嘗說：「君子博學於文，自身而至於國家天下，制之爲度數，發之爲音容，莫非文也。」（日釋卷七一博學於文）即其明證。因爲他學習的

範圍，非常廣泛，所以他對於教育，主張廣義的教育。他在廣師篇裏說：

「蒼文汪子刻集，有與人論師道書，謂『當世未嘗無可師之人，其經學修明者，吾得二人焉：曰顧子寧人，李子天生。其內行淳備者，吾得二人焉：曰魏子環極，梁子曰緝。』炎武自揣鄙劣，不足以當過情之譽，而同學之士，有蒼文所未知者，不可以遺也，輒就所見評之：夫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讀書爲己，探蹟洞微，吾不如揚暉臣；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中學；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聞強記，羣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好學不倦，篤於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力臣。至於達而在位，其可稱述者，亦多有之，然非布衣之所得議也。」(文集卷六)

「經學修明」，「內行淳備」，固然可以師法；「蕭然物外」，「堅苦力學」，也可以學習。換一句話說，凡是在學術上有所造詣，德行上有所成就，都可以做學習的對象，教育的資料。這不是廣義的教育嗎？

顧先生雖然主張廣義的教育，對於教育的材料和範圍，也有具體和系統的說明。例如他說：

「古之聖人，所以教人之說：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洒掃進退；其文在詩書禮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去就交際；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罰。」(日釋卷十八—內典)

至於教育的環境，顧先生更非常注意。最明顯的例證，便是顧先生給潘次耕的信札，曾經有這樣的話：

「原一南歸，言欲延次耕同坐。在次耕今日食貧居約，而獲遊於貴要之門，常人之情，鮮不願者。然而世風日下，人情日諂，而彼之官彌貴，客彌多，便佞者留，剛方者去，今且欲延一二學問之士，以蓋其羣醜，不知

薰猶不同器而藏也。吾以六十四之舅氏，主於其家，見彼蠅營蟻附之流，駭人耳目，至于徵色發聲而拒之，乃僅得自完而已。況次耕以少年而事公卿，以貧士而依廡下者乎？夫子言：『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子貢之爲人，不過與不若已者遊，夫子尚有此言。今次耕之往，將與豪奴狎客，朝朝夕夕，不但不能讀書爲學，且必至于比匪之傷矣。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今以百金之修脯，而自儕于狎客豪奴，豈特飢渴之害而已乎？荀子曰：『白沙在泥，與之皆黑』。吾願次耕學子夏氏之戰勝而肥也。『吾鴛不可廻』，當以清節之詩爲子贈矣。」(餘集)

因爲當時環境不好，所以顧先生除三五從遊者外，不立壇宇，不招門徒。

他答李紫瀾書：

「常嘆有名不如無名，有位不如無位。前讀大教，謬相推許，而不知弟此來關右，不干當事，不立壇宇，不招門徒。四方之人，或以爲迂，或以爲是。而同志之李君中孚，遂爲上官逼迫，昇至近郊，至臥操白刃，誓欲自裁。關中諸君，有以巨遊故事，言之當事，得爲謝病放歸；然後國家無殺士之名，草澤有容身之地，真所謂威武不屈。然而名之爲累，一至于斯，可以廢然返矣。或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何歟？曰：君子所求者沒世之名，今人所求者當世之名。當世之名，沒則已焉，其所求者正君子之所疾也，而何俗士之難寤歟？」(文集卷三)

他雖然不立壇宇，不招門徒，如有人從而問學，他仍然本着「誨人不倦」的精神，與之討論。如復陳藹公書：

「山史西來，得接賜札，並讀井記。一門盡節，風教凜然，誠彤管之希聞，中壘之所未記者矣。弟久客四方，年垂七十，形容枯槁，志業衰隳，方且逃名寂寞之鄉，混跡漁樵之侶，不敢效百泉二曲，爲講學授徒之事，亦烏有所謂門牆者乎？若乃過汝南而交孟博，至高密而訪康成，則當世

之通人偉士，自結髮以來，奉爲師友者，蓋不乏人，而未敢存門戶方隅之見也。詩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又曰：『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則君子所以持己于末流，接人于廣坐者，必有不求異而亦不苟同者矣。辱承來教，實獲我心，率此報謝。」  
(卷同上)

當顧先生晚年，常有達官貴人聘他去講學，他一概不往。例如康熙十七年秋，「張又南廷尉承父命來，聘往蘭州，堅辭之。潼商道胡捐庵戴仁來訪，欲聘至署，亦辭不往。」(見張穆所編顧亭林年譜)他爲什麼不去呢？他的理由見與友人辭往教書：

「羈旅之人，疾病顛連，而託跡于所知。雖主人相愛，時有蔬菜之供；而饗殮一切自給，在我無忤，于彼爲厚：此人事之常也。若欲往三四十里之外，而赴張兄之請，則事體迥然不同。必如執事所云，有實心問學之士，多則數人，少則三四人，立爲課程，兩日三日一會，質疑問難，冀得造就成材，以續斯文之統，即不能盡依白鹿之規，而其遺意，須存一二。恐其未必辦此，則徒輔啜也，豈君子之所爲哉？一身去就，係四方觀瞻，不可不慎。」(文集卷六)

「一身去就，係四方觀瞻，不可不慎」，這是亭林先生自負處；同時更可見他出處進退，自有權衡，不但能够以言教人，而且能够「以身作則」。

顧先生因爲注重修己治人之學，他的教學方法，主張從日常生活入手；如與毛錦銜書，曾說：

「比在關中，略仿橫渠藍田之意，以禮爲教。夫子嘗言：『博學于文，約之以禮。』而劉康公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然則君子之爲學，將以修身，將以立命，舍禮其何由哉？吾之先，元嘆丞相，在吳先主朝，以嚴見憚。先主每言：『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吾見近來講學之師，專以聚徒立幟爲心，而其教

不肅，故欲反其所爲。衛詩言武公之德曰：「瑟兮僴兮」；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倘有如阮籍之徒，猖狂妄行，而嫉禮法爲仇讐者，則亦任之而已。」(文集卷六)

顧先生原是民族鬪士，當他中年時候，眼見祖國淪亡，他曾親身執干戈，歷險阻，從事民族復興運動。後因大勢已去，無可挽回，始發憤著書，以啓後學。教育事業，在他整個生命史中，並不佔重要的地位。但他偶有教育的機會，仍舊一本初衷，以禮爲教，希望教出幾個有作爲有操守的人物。所以他的教育的特色，是嚴肅的而不是放任的，是主意的而不是主情的。

顧先生老而教學，仍惓惓不忘宗邦，這從他寫給王虹友的書札裏，可以看出來：

「流寓關華，已及二載，幸得棲遲泉石，不與弓旌。而此中一二紳章，頗知重道。管幼安之客公孫，惟說六經之旨；樂正裘之友獻子，初無百乘之蒙。若使戎馬不生，弦歌無輟，即此可爲優遊卒歲之地矣。惟是筋力衰隕，山川緬邈，獲麟西野，組成撥亂之書；化鶴東州，未卜歸來之日；言念邦族，懔然如何！」(文集卷四)

當寫這封信的時候，他已六十八歲了；教學之餘，他仍能不忘邦族，是很值得我們深思的。

## 六

晚明人才不振，雖然由于學者喜談心性，但亦受科舉制度的影響。明史儒林傳序上說：

「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當干戈搶攘之時，所至徵召耆儒，講論道德，修明治術，興起教化，煥乎成一代之宏規。雖文豈英姿，而諸儒之功，不爲無助也。制科取士，一以經義爲先，網羅碩學。嗣世承平，文教特盛，大抵以文學登用者，林立朝右。而英宗之世，河東薛瑄以醇儒預機政，

雖弗究于用，其清修篤學，海內宗焉。吳與弼以名儒被薦，天子修幣聘之殊禮，前席延見，想望風采；而譽隆于實，詭譎叢滋。自是積重甲科，儒風少替。白沙而後，曠典缺如。原夫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餘裔，師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篤踐履，謹繩墨，守儒先之正傳，無敢改錯。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宗獻章者曰江門之學，孤行獨詣，其傳不遠。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學，別立宗旨，顯與朱子背馳，門徒偏天下，流傳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後，篤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復幾人矣。要之，有明諸儒，衍伊維之緒言，探性命之奧旨，錙銖或爽，遂啓歧趨。襲謬承譌，指歸彌遠。至專門經訓，授受源流，則二百七十餘年間，未聞以此名家者。經學非漢唐之精專，性理襲宋元之糟粕，論者謂科舉盛而儒術微，殆其然乎？」（明史卷二百八十二）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明代學術的情形，更可見科舉對於學者的影響。不過結尾用一種搖曳的筆調，似乎還不是定論，其實是可以下肯定的語句的；因為顧先生即曾說過：

「使枚乘相如而習今日之經義，則必不能發其文章；使管仲孫武而讀今日之科條，則必不能運其權略。」（日釋卷九一人材）

但是說得最痛快的，還要算他的生員論：

「國家之所以取生員，而考之以經義論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經之旨，通當世之務也。今以書坊所刻之義，謂之時文；舍聖人之經典，先儒之注疏，與前代之史不讀，而讀其所謂時文。時文之書，每科一變。五尺童子，能誦數十篇而小變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鈍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歲月，銷磨于場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視天下國家之事，以為人生之所以為功名者，惟此而已。故敗壞天下之人才，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將不成將。夫然後寇賊奸宄，得而乘之；敵國外侮，得而勝之。苟以時文之功，用之于經史及當世之務，則

必有聰明俊傑，通達治體之士起于其間矣。」(文集卷一一生員論中)

顧先生所以反對當時的科舉制度，王鳳喈先生曾把它歸納成兩種原因：「第一，在科舉制度不能取得真人才，因為科舉所重者，在規律極嚴之八股文而不在實學，所以有實學者不一定能為科舉，能為科舉的多無實學。第二，科舉既是以八股文取士，於是士子精神，完全用在學習八股文，對於古今文物制度，經世致用之學，全不注意，結果致養成一種尚空疏而不講實學的學風。」(見所著中國教育史大綱)考諸顧氏遺書，確非無稽之談。

顧先生以為科舉只便于空疏不學之人，只能使人才日至于消耗，學術日至于荒陋，這從他的日知錄中可得到證明：

「今之經義論策，其名雖正，而最便于空疏不學之人。唐宋用詩賦，雖曰『雕虫小技』，而非通知古今之人不能作。今之經義，始于宋熙寧中王安石所立之法，命呂惠卿王雱等為之。……陳後山談叢，言『荆公經義行，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荆公悔之，曰：「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也！」豈知數百年之後，並學究而非其本質乎？此法不變，則人才日至于消耗，學術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來之天下，將不知其所終矣！」(日釋卷十六—經義論策)

至于科舉制度不能取得真人才，顧先生在日知錄中也嘗談到：

「趙鼎言：『安石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才。』陳公輔亦謂『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不讀史漢，而習其所為三經新義，皆穿鑿破碎無用之空言也。』若今之所謂時文，既非經傳，復非子史，展轉相承，皆杜撰無根之語。以是科名所得，十人之中，其八九皆為白徒；而一舉于鄉，即以營求關說，為治生之計，于是在州里則無人非勢豪，適四方則無地非游客；而欲求天下之安寧，斯民之淳厚，豈非却行而求及前人者哉？」(同上)

在考試經義的科舉制度之下，政府既不能得到真人才，學者也不能造就真學問，只有弄到天下無才，這是何等危險的現象！顧先生有見于此，所以對於



當時的科舉制度，抨擊不遺餘力。單有破壞，當然無濟于事。因此，他更提出救濟的辦法。他的辦法，可分兩方面：一方面主張改良科舉制度，例如他說：

「國家之所以設生員者何哉？蓋以收天下之才俊子弟，養之于庠序之中，使之成德達材，明先王之道，通當世之務，出爲公卿大夫，與天子分猷共治者也。……必選夫五經兼通者而後充之，又課之以二十一史與當世之務，而後升之，仍分爲秀才明經二科；而養之于學者，不得過二十人之數，無則闕之。爲之師者，州縣以禮聘焉，勿令部選。如此而國有實用之人，邑有通經之士，其人材必盛于今日也。」(文集卷一——生員論上)

一方面主張振興教育事業，例如他說：

「唐書載尙書左丞賈至議曰：『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生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者何？謂忠信之陵頹，恥尚之失所，末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取士之失也。近代趨仕，靡然向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教弘，仁義之道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人心不得而搖矣。觀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故能風化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宏四科之舉，西京始振經術之學，東都終持名節之行。至有近戚竊位，強臣擅權，弱主外立，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百。豈非興學行道，扇化于鄉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于淫侈，取士異術，苟濟一時。自魏至隋，四百餘載，三光分景，九州阻域，竊號僭位，德義不修，是以子孫連顛，享國咸促。國家革魏晉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隩旣宅，九州攸同，覆燾亭育，合德天地，安有捨皂王舉士之道，縱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是則科舉之弊，必至于躁競；而躁競之歸，馴至于亂賊；自唐迄今，同斯一轍。有天下者，誠思風俗爲人才之本，而以教化爲先，庶乎德行修而賢才出矣。」(日釋卷十七——生員額數)

如果說改良科舉制度，是治標的方法；那麼，振興教育事業，便可以說是治本的方法了。

## 七

顧先生的學與教，大致如上所述。就他的學習方面而言，我覺得在幾點值得特別注意：當邦國多難的時候，他能夠認識時代的嚴重性，學習的適應性，毅然決然擺脫科名的束縛，文藝的誘惑，專從事經世致用之學，這種見識，這種毅力，是很值得我們景仰的；尤其是當這風雨飄搖的時代。他既樹立救世的宏願，于是依着社會的需要，個人的抱負，自動學習，自由研究，這很合于現今所謂學習上之「自動原理」(The Self-activity Principle)。他所以在學術上有所造就，可以說完全由于他自動學習，自由研究的結果。至于學習的範圍，並不限于知識，還要顧到行爲，這與現今所謂學習上之「澈悟原理」(The Mastery Principle)，也很相合。他所以在道德上氣節上有所表現，值得後人的贊美，除却先天的稟賦外，可以說完全由于他的學習能變更他的行爲。

當社會上充滿了「不學」而又「無行」的人，忽然有人提出「博學於文」和「行己有恥」兩大綱領做學習的基礎，這總不能說沒有時代的價值吧？我們從這兩大綱領裏，想到顧先生與時代奮鬥的情形，不但景慕他的學識與品行，還得佩服他的精神和勇氣。雖然曲高和寡，在當時影響不大；但在顧先生總可以說已「盡其在我」。記得耶拿一戰已後，德意志受盡拿破崙的蹂躪，偉大的德國學者斐希特 (J. G. Fichte 1762—1814) 在告德意志國民書 (Addresses to the German Nation) 裏說過：『我們今已被征服了；然而此後是否再遭恥辱，則全在我們的自決罷了。恃力之戰已經過去，我們希望繼之而起的，是主義之戰，是道德之戰，是品性之戰！』顧先生生當明末清初，能夠砥節礪行，不負所學，我們又何嘗不可作如是觀？

顧先生所處的時代，既是一個「不學」「無行」的時代；顧先生所處的社會

，還是一個「不教不學」的社會。他不是說過「不教不學之徒滿于天下」嗎？（見日釋卷三—不吊不祥）在一個「不教不學」的社會裏，顧先生不但肯學，而且肯教，這自然難能可貴。至于他教的方法完全根據學的方法，更可見他不但主張「教學合一」，而且是一位「教學合一」的實行者。

杜威 (John Dewey) 說：「教育即是生活 (Education is Life)」；又說：「教育即是經驗的改造或重組，可以使經驗的意義格外增加，使指導後來經驗的能力格外擴大 (Education is the reconstruction or re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which adds to the meaning and which increase ability to direct the course of consequent experience)。」（見平民主義與教育）我們從顧先生的學與教，加以透視，覺得也很有相似的地方。顧先生說：「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這便是他坦白承認固有的經驗，不足以應付環境。他既深切地感到過去已有的學識經驗，不足以應付環境，所以「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志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以增加一己的經驗。後知學習的範圍愈廣，經驗的能力愈大，因之他主張「博學于文」，而他的一生，也無時不在經驗的改造或重組中。加以顧先生所教本于所學，所以顧先生的學與教，與杜威之說不無相似之處。這也許因為兩人同是主張「實用主義」(Pragmatism) 的緣故吧？

顧先生學習的體系，支偉成在清代樸學先導大師列傳第一叙目裏曾經說到。他說：「清初，明季遺儒越在草莽，砥礪名節，恥事新朝，相率刊落聲華，專治樸學。懲明儒之空疏無用，其讀書以通大義為先，惟求經世之務。因痛宗社之變，則好研究古今史蹟成敗，地理山川阨塞，以為匡復之圖。因讀古書欲求真解，則好研究訓詁名物典章制度諸學，而從事參證。」（見清代樸學大師列傳）從這裏，我們更可見顧先生的學習，有所為而為，並能實事求是。

所謂理想的學與教，無非想從理想的學與教裏，造就理想的人才。但一個人的學與教往往受政治的影響，明代科舉制度便是一個好例。顧先生為貫徹一己的主張，不但對於當時的理學，加以攻擊；對於當時的科舉制度，也有所非

難；這自然是勢所必至，不過我們從這裏却可以看出他思想的周密。我在敘述他的學與教以後，接着略述他對於當時科舉制度的意見，即由于此。

「鴛鴦繡取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這差不多是中國過去學術界一種普遍的情形。實際說來，我們與其知道一位大師或學者在學術上的造詣，不如知道他治學的方法。顧先生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所以能佔光榮的一頁，完全由于他治學的方法好。關於這，唐鑑在學案小識上曾特別提到。他說：「夫先生之爲通儒，人人能言之，而不知先生之所以通，不在外而在內，不在制度典禮，而在學問思辨也。」關於顧先生的治學方法，我敘述得比較詳細，以此。

顧先生在學術上的造詣，據梁任公先生的評價，並不甚高。梁先生在清代學術概論裏說：「凡啟蒙時代之大學者，其造詣不必極精深，但常規定研究之範圍，創革研究之方法，而以新銳之精神貫注之；顧炎武之在『清學派』，即其人也。炎武著述，其有系統的組織而手定成書者，惟音學五書耳；其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造端宏大，僅有長編，未爲定稿；日知錄爲生平精力所集注，則又筆記備忘之類耳；自餘遺書尚十數種，皆明單義，並非鉅裁。」用現代的眼光去評判顧先生的著作，容如梁先生所說；但用歷史的眼光去品衡顧先生的作品，在當時應獲得最高的評價。閻若據博極羣書，睥睨一代，於日知錄雖有所補正，亦不過五十餘條，且所駁或當或否，其他可以想見。

梁任公先生在清代學術概論裏，談到顧先生的日知錄，雖然以爲不過是「筆記備忘之類耳」；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裏，他對日知錄已非常重視。他說：「亭林的日知錄，後人多拿來比黃東發的黃氏日鈔和王厚齋的困學紀聞。從表面看來，體例像是差不多；細按他的內容，却有大不同處。東發厚齋之書，多半是單詞片義的隨手割記；日知錄則不然，每一條大率皆合數條或數十條之隨手割記而始能成，非經過一番『長編』工夫，決不能得有定稿。試觀卷九宗室、藩鎮、宦官各條；卷十蘇松二府田賦之重條；卷十一黃金、銀、銅各條；卷十二財用、俸祿、官樹各條；卷二十八押字、邸報、酒禁、賭博各條；卷二

十九騎、驛、海師、少林僧兵、徒戎各條；卷三十古今神祠條；卷三十一長城條；則他每撰成一條，事前要多少準備工夫，可以想見。所以每年僅能成十數條即爲此。不然，日知錄每條短者數十字，最長亦不過一二千字，何至旬月纔得一條呢？不但此也，日知錄各條多相銜接；含有意義。例如卷十三周末風俗，秦紀會稽山刻石，兩漢風俗，正始，宋世風俗，清議、名教、廉恥、流品、重厚、耿介、鄉原之十二條，實前後照應；共明一義，剪裁組織，煞費苦心。其他各卷各條，類此者也不少。所以我覺得：拿閣百詩的潛丘劄記和黃氏日鈔困學紀聞相比，還有點像；顧亭林的日知錄却與他們都不像。他們的隨手劄記，性質寓于原料或粗製品，最多可以比綿紗或紡線；亭林精心結撰的日知錄，確是一種精製品，是篝燈底下織織女手親織出來的布。亭林作品的價值全在此。後來王伯申的經傳釋詞經義述聞，陳蘭甫的東塾讀書記，都是模仿這種工作。這種工作，正是科學研究之第一步，無論做何種學問都該用他。」考梁先生作清代學術概論在民國九年（一九二〇），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在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前後相距三年，言論竟致歧異如是，這正是梁先生學問的長進處，不足爲梁先生病。但我們從這裏可以得到兩個教訓：（一）無論對於任何人的學術思想，如不能澈底了解，不可輕下斷語；（二）顧先生的學術思想，自有其偉大處，雖有時不能被人完全了解，水落石出，終有一日。

顧先生治學的方法，除唐鏡海而外，梁任公胡適之兩先生均甚重視。至顧氏學術對於清代整個學界的影響，胡繩尤推崇備至；他說：

「清代學術發軔于亭林顧氏，梨洲黃氏，習齋顏氏，船山王氏。顧氏開經學之先，黃氏創史學之例，顏氏厲躬行之實，王氏得批評之精。四家既導學術之先路，後之繼起者各以性情才力之所近，發展其學術之區域。惟因政治社會之關係，而學術之發展，于是有盛不盛之分。處避諱之朝，生息于專制政治之下，社會之好尚，亦以政治爲轉移。明室遺老以史事獲禍者，前後相望；而士子立身，亦不敢有所表見；故黃氏顏氏王氏之學，所

傳不盛。梨洲之後，繼其緒者，厥有全氏祖望；而章氏學誠具有史學之意義。其他若錢氏大昕大昭，梁氏玉繩章鉅，趙氏翼 王氏鳴盛，洪氏頤煊，周氏壽昌之倫，史部之著述雖多，大概皆經部之餘緒，以其以治經方法治史，非史學正宗也。顏氏之學，惟李氏燾王氏源能得躬行之意；戴氏望雖表章顏學，然非顏學的派。王氏之學，後無繼人。世之批評者，乃策科之文章，乏批評之精神。四家之中，惟顧氏之學，其業日光；至乾嘉時，吳皖兩派爲極盛，而經學之壁壘以堅。吳派以惠定宇爲大師，皖派以戴東原爲大師。惠定宇承其祖元龍父天牧之家學，治漢易，專宗虞仲翔，參以荀鄭諸家之義，爲易學之復古；兼習尙書春秋左氏傳，于古今文辨之甚析。其弟子江聲余蕭客繼之。蕭客著九經鈎沈，師惠氏之掇拾學也；聲著尙書集注音疏，師惠氏之尙書學也。江藩受業于蕭客，作周易補述，以續惠氏之書，師惠氏之周易學也。東原少受學于江慎修，其論治經，以識字爲始；由識字以通詞，由詞以通道；長于考辨，習于典章，博覽精思，而得古書之真意。徽甯之士，或游其門，或私淑其學，各得其性之所近。治文字學者則有江有誥，治三禮及毛詩學者則有凌廷堪胡匡衷胡培翬胡承琪。及戴氏施教京師，其學益遠被，聲音訓詁之學傳于段玉裁；王念孫父子所得尤精。孔廣森阮元郝懿行陳奐等，皆皖學一派之傳；阮氏得皖學之傳，極力提倡，兩浙閩廣，悉有傳人，而尤以揚州爲皖學匯萃之中區。若凌曙薛傳均汪中劉文淇焦循等，各能紹述皖派之學；而焦氏更能發揮而光大之，幾可脫皖派而獨立焉。要而論之：吳學一派，篤信好古，掇拾舊聞，今之爲結賬式之整理國學者，由此派而出者也；皖學一派，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今之爲科學式之整理學術者，由此派而出者也；焦氏之學，以經證經，條分縷析，脈絡分明，今之以分類方法求學術之統系者，由此派而出者也；要之，皆爲亭林學派之所推衍。學術之發軔有四，僅此一派，已能光輝燦爛，匯爲大觀。……](清代學術叢書序)

這一段話，驟然看來，似乎恭維太過；其實不然。不但所說的並無溢美之處，而且還有遺漏的地方。顧先生擅長經學，開清代經學之先聲，這從梁任公先生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及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裏，已可得到證明（梁列顧先生于清代經學之建設一章裏，支列顧先生于清代樸學先導大師列傳中）；至于顧先生治學方法，對乾嘉學者很有影響，胡適之先生在戴東原的哲學裏，也曾提到。胡先生說：「清朝的經學有四個特點：（一）歷史的眼光，（二）工具的發明，（三）歸納的研究，（四）證據的注重。」除在每個特點之下，均曾引顧先生的話作證外，同時他還說過：「戴氏是顧炎武閻若璩以來考證之學的嫡派傳人；他做學問的方法（他的名學）一面重在『必就事物剖析至微』，一面重在證實。」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顧先生對於乾嘉學者很有影響，非常正確。但顧先生不僅擅長經學，而且注重躬行；他治學方法不僅能影響乾嘉學者，而且還能影響清末的今文學派。這一點，胡韞玉既不曾談及，胡適之先生似乎也沒有詳細說明；除柳翼謀先生外，只有梁任公先生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裏說得最痛快。他說：「我生平最敬慕亭林先生爲人，……我深信他不但是經師，而且是人師。」又說：「亭林在清學界之特別位置：一在開學風，排斥理氣性命之主張，專從客觀方面研察事務條理；二曰開治學方法，如勤蒐資料，綜合研究，如參驗耳目聞見以求實證，如力戒雷同剽說，如虛心改訂，不護前失之類皆是；三曰開學術門類，如參驗經訓史蹟，如講求音韻，如說述地理，如研精金石之類皆是。獨有生平最注意的經世致用之學，後來因政治環境所壓迫，竟沒有傳人。他的精神，一直到晚清始漸漸復活。至于他的感化力所以能歷久常新者，不徒在其學術之淵粹，而尤在其人格之崇峻。我深盼研究亭林的人，勿將這一點輕輕看過！」亭林先生「不但是經師，而且是人師；」他的治學方法，不但能影響乾嘉諸老，而且還影響晚清今文學派；這才是亭林先生整個的人格，這才是亭林先生整個的學與教！普通說他擅長經學，或開清代樸學之先聲，只算知道「半個亭林」（梁任公先生語）或亭林的幾分之幾。

# 現代英國文學

外文系 李子溫  
四年

## (一) 緒論

二十世紀初的英國文學有一個特別的現象，那就是亂無頭緒。在以前的文學史裏，每一個時期，總有一個特別的‘主義’或‘派’統治着文壇，如什麼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寫實主義、自然主義，皆曾稱雄一時，但是到了近三十多年來，情形便大不相同了：許多水火不相容的派別都能同時並立，幾乎人人都獨樹一幟，幾乎個個都立了一個門戶。這個現象，我們乍看起來，真有點覺得奇怪，不知爲什麼這樣派別分歧，然而我們略微思索一下，就不難瞭如指掌的。現在我把間接和直接的原因，分述在下面：

一、間接的原因——這就是社會的不安。我們曉得文學是時代的反映，當然現代英國文學也不能單有例外。現在社會是發展到什麼階段了呢？爲什麼牠就會這樣混亂呢？原來近代資本主義發展到十九世紀的末葉，便開始了踏入成熟的階段；同時，因了資本主義的成熟，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便開始對立起來，這種對立，現在更是與日俱增地尖銳化了，由於這兩種勢力的衝突，也就引起了世界普遍的不安：經濟的恐慌，失業的激增，備戰的急切，思想的矛盾，都可說已達到了飽合點。然而最感到不安的，還是這些屬於小資產階級的文人，奮勇急進，苦於沒有勇氣；退縮不前，肚子裏又有那塊良心不答應，結果遂不得不向各方面找出路，憧憬着各自的前途，希冀着各人的安慰。因此有的從事社會主義的宣傳，有的搬出舊古董來做護符，有的避於神秘主義，有的浮游在形式主義裏，不一而足：

二、直接的原因——這就是科學，社會學和哲學等直接對於文學的影響。

---



A.科學的影響——文學受了科學的洗禮，固然有相當的好處，但另一方面，也有相當的壞處。培根（Francis Bacon）說過：『科學發達，理智也跟着發展，理智發展的結果，人生信仰（Faith）和神聖的神秘（Divine mysteries）的成分就可在人的靈魂中消滅；而這種人生信仰和神聖的神秘便是文學裏最好的題材。』科學使理智發達的結果，人類對於宗教的慰藉，將來的希望，浪漫的美夢，都起了搖動，詩於是就失去了固有的光榮，戲劇、電影、寫實小說遂成爲現代文學的正宗。迨至歐戰以後，人們更對科學起了懷疑，除了瘡痍滿目的現實，人類已失去一切的依賴的信念，這就難怪在現代文學裏，悲觀的情調，隨處都可以找到了。科學的影響又可細分爲三種：

a. 生物學的影響——自達爾文的進化論奠基後，文學裏也掀起了空前的大波，智識的反抗（Intellectual Revolt）已成爲英國文學上最新的共同趨勢。爲自由，爲解放而起來反抗已是一般小說家和戲劇家共同的題材。而最先發軔的却是二十世紀初葉的英國小說家 Samuel Butler 的 'The Way of All Flesh'，這是一部生物學影響文學最早的作品。

b. 社會學的影響——英國近代文學家大半都是文學家兼社會學家，如同鼎鼎大名的伯納蕭（G. B. Shaw），高爾斯華綏（Galsworthy），和威爾斯（H. G. Wells）都是最有名的討論社會問題者。

c. 心理學的影響——其實，心理學影響到文學，在十九世界已開始了，如同哈代（Thomas Hardy）的小說，就是採用心理學來描寫人物的。到現代，這種趨勢更加增強了。試看現代比較有價值的小說，那一本不注重心理的研究和心理的分析呢？文學受了牠的影響後，除了小說受益不少外，更產生了許多傳記文學，這類文學作品是佔有文學上很高的位置的。

心理分析更進一步便為感覺 (Sensibility or Consciousness) 的分析

○佐以司的 'Ulysses' 就是應用感覺分析的小說，內容是把自早晨到晚上一天中間所有的感覺都描寫下來。

B. 哲學的影響——哲學和文學的關係當然非常密切，牠們倆是在不斷地相互影響的，現代英國文學所受到最大的影響的，是下面這幾位哲學家：

a. 柏格森 (Henry Bergson) ——他是一位法國的大哲學家 於一八五九年生在巴黎，他最注重內心的分析。

b. 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於一八五六年生於 Moravia 的 Freiherg。他是心理分析 (Psycho-analysis) 的發明者，他的詳夢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影響文學很大，他把人的感情和想像用機械的方法加以分析。

c. 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法國人，生於一八六六年，他所著的 'Jean Christophe (1905-12)' 實際是一部心理的自然的描寫，牠對於現代英國文學有很大的影響，英文本有 Gilbert Conner 的譯本。

d. 尼采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 他是德國一位著名的哲學家，我們看伯納蕭的戲曲和威爾斯的小說，隨處都可找出這個懷疑哲學的暗示來。

e. 易卜生 (Henrick Ibsen, 1828-1906) ——他對於英國的戲劇影響最大。

C. 俄國文學的影響——英國民族以保守性著稱，所以對於新俄文學的潮流，不能有很大的顯著痕跡，不過，有總是有的。自十九世紀至目下，俄國文學已成為近代文學的生力軍，牠那樸素的作風，簡明的造句，摯誠的情調，熱烈的感情，赤裸的表現，平民的共鳴，……這些都是新俄文學之所以為偉大的地方，其影響之大，波及全世，英國當然也受了影響，雖

然不甚顯著。

## (二) 小說

我們在前面緒論裏，雖然說過現代英國文學所受的影響，但在小說方面，有三種影響，却特別的顯著：第一便是俄法小說的影響。福斯脫(Forster)在小說的觀察(Aspects of the Novel)上說：“沒有一個英國的小說家能夠顯露靈魂像杜思妥也夫斯基(Dostoevski)那樣的深刻，也沒有一個任何國的小說家能夠分析現代的潛意識像柏洛司特那樣的成功。”他們對於佐以司的影響很深；此外受柴霍甫影響的，則有曼殊斐爾和吳爾夫夫人兩個女作家。第二就是精神分析學的影響，弗洛伊德的性的錯雜給羅倫斯和魏斯特很大的助力。第三便是世界大戰的影響，寫這方面的小說的，有孟特勾等人。

英國不像法德俄等國一樣，牠沒有很顯著的主義和派別，系統的敘述，固然清晰，但牽強之處，勢所難免，所以我們最好還是將現代的英國小說家個個分開來說。

### 一、柔塞甫康拉特(Joseph Conrad, 1857—1924)

康拉特本來是從俄國充軍出來的波蘭人，原名叫柔塞甫康拉特考仁尼奧斯尼(Korzeniowski)，一八五七年生於烏克蘭納(Ukraine)。他是個航海家，到過人跡罕至的荒島，見過熱帶下一切的怪異生物，半生經歷都是異常的，直到三十五歲才在倫敦住下。他的小說都是用着自己的經驗來描寫海景，所以能處處引人入勝。以下幾篇，是他的傑作：——

不寧的故事(Tales of Unrest)

青年，一段敘述·與其他兩篇故事，(Yonth, A Narrative, and Other Two Tales, 1902)

傑姆爵主(Lord Jim)

颶風(Typhon, 1902)

## 二、安諾德勃奈特(Enoch Arnold Bennett, 1867—1931)

勃奈特於一八六七年生於史德拉夫縣 (Straffordshire)，他先學法律，後來做了六年婦女報(woman)的主筆，最後才捨棄一切專攻文學。作風有很濃厚的法國和俄國寫實派小說家的色彩；不過他的作品，多半都是爲了迎合社會的嗜好，以廣銷路的，所以產量雖多，却無一不是通俗，通俗，通俗，第三個還是通俗，勉強可讀的，只有一部小說集五個鎮(The Grim Smile of Five Towns, 1917)，其中老妻子們的故事(The Old Wives Tales)是最好的一篇。

## 三、赫勃特喬治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 1866— )

威爾斯於一八六六年生於勃朗蘭 (Bromley)。他幼年曾做過店裏的學徒。他的科學小說，有時間的機器(The Time Machine, 1895)和慧星時代(The Days of Comets, )；研究社會問題的小說，是將來的發明 (The Discovery of the Future, )和美洲的將來，(The Future of America,)。若用嚴正的眼光來看，這些小說未免太過於科學化了，在文學上是沒有多大價值的。真可稱得起文學作品的，只有兩部，即基丕斯，一個誠樸的靈魂的事蹟 (Kipps, the Story of A Simple Saul) 和結婚 (Marriage)

## 四、喬治摩爾(George Moore, 1852—1933)

在二十世紀少數的英國小說家中，摩爾是一位出類拔萃的人物。一八五二年生於愛爾蘭，他的早期作品，深受左拉 (Zola) 的影響，像一個近代的戀人 (A Modern Lover, 1883)，一個丑角的妻子 (A Mummer's Wife, 1885) 和紗裏戲劇 (A Drama in Muslin, 1886) 都是左拉派的小說。直到愛斯特瓦特斯 (Esther Waters 1920) 出現，他才擺脫了左拉的影響。湖(The Lake, )是他的象徵派小說，一個青年的懺悔(The Confession of A young Man, 1888) 和我逝去的生活的回憶 (Memoirs at my Dead Life, 1906) 都是描寫他自己的。

## 五、吉百靈(Rudyard Kipling, 1865—1935)

吉百靈是一個小說家兼詩人，但以小說出名。他的作品大半都是替大不列

顯帝國主義者說話的，產量非常之多，著名的是：恐怖之夜的城市，(The City of Dreadful Night, 1890) 熄滅之光 (The Light That Failed, 1890) 和這天的工作(The Day's Work, 1887) 等。

六、羅倫斯 (David Herbert Lawrence, 1887— )

羅倫斯於一八八七年生於諾定昂 (Nottinghamshire) 的伊斯特吳德 (Eastwood), 他開始寫詩，思想和形式都不拘滯，大半以風景的描繪與初戀的心情為題材。小說家的羅倫斯是從白孔雀(The White Peacock, 1911) 開始的，不過結構很壞，尤其是對話，一點也不漂亮，直到他的兒子與愛人 (Sons and Lovers, 1913) 出版後，才引起世人的注目。他的小說多寫男女間的愛情和兩性生活，寫得都像牧歌一樣的美麗，喬治(W. L. George)在文學的篇章 (Literary Chapters) 裏說他“燃燒着他的人物，使其動作。”不過，缺點也就在這裏，情形過於熱烈，自然就難保平衡了。他的重要的小說有：——

白孔雀(The Peacock, 1911)

兒子和愛人(Sons and Lovers, 1913)

袋鼠(Kangaroo)

自負的蛇(The Plumed Serpent)

虹(Rainbow, 1915)

戀愛着的女人(Women in Love, 1921)

普魯士的官員(Prussian Officer)

伽太藍夫人的愛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 )

七、佐以司(James Joyce, 1882— )

佐以司與同國的瑪麗瑪麗的作者史蒂芬士是同年生於都柏林的。他以諷刺的短篇小說集都柏林人 (Dubliners, 1914) 震驚文壇，他那種刺人的機智以及毫無憐憫的描寫，完全顯示在這十五個短篇裏。一九一六年，他又以一個青年藝術家的肖像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向讀者挑戰，這本書給青年

作家的影響很大。但最有價值的，要算他在一九二二年寫的優里塞斯 (Ulysses)，這本書有七百三十二面，書中人物的時間，不過十八小時，但將一切的污濁醜惡完全暴露出來。近來對這本書的討論，簡直成了一種時髦，有一個批評家預言，百年以後優里塞斯將列為偉大著作之一。

#### 八、華而波爾 (Hugh Walpole, 1884— )

華爾波爾的父親一九一〇年在愛丁堡當主教，以前曾教過神學，還在新西蘭的大坐堂裏做過事情。華而波爾自己就生在新西蘭。五歲時隨着父親到美國去，十二歲上才回到英國來。他的名聲現已達到極點，但他也有缺陷，帕利所特來 (J. B. Priestley) 說：“他最壞的毛病就是結構鬆懈，大約他有敘述故事的各種天才，所以他就亂跑野馬了。”不過，這也算不了什麼，他的小說在敘述方面却有特別的引人入勝不忍釋手的魔力，所以他依然可以得到許多的讀者的。據孔禮夫 (Cunliffe) 說，這種鬆懈的結構是青年普通的特徵，不能算作缺點，俄國小說就多半是這樣的，華而波爾和其他作家都受了些俄國的影響。他自己也承認他是受了俄國的影響，所以華而波爾只是感染了俄國的筆法，並不是真的對結構茫無所知。他們著名小說計有：

皮林先生和采爾先生 (Mr. Perin and Mr. Traill, 1911)——寫他在摩法

特 (Moffatt) 地方當教員所受該地人褊狹的苦痛。

冒險前引 (The Prelude to Adventure, 1912)——寫的是大學生活

毅力 (Fortitude, 1913)——據他個人說，這是冒險前引的續篇

里克斯的公爵夫人 (The Duchess of Wrexe, 1914)——是諷刺貴族的小說。

黑林 (The Dark Forest, 1916)——寫他在俄國紅十字會服務的經歷。

綠鏡 (The Green Mirror, 1918)——寫的倫敦生活。

大教堂 (The Cathedral, 1922)——是較大而且較為成功的作品，這本書就是和特洛拉普 (Anthony Trollope) 並肩，亦無愧色。

九、馬根齊(Compton Mackenzie, 1883— )

馬根齊的父母都是名優，非常受人歡迎。他自幼就有天才，曾在麥德蘭書院編輯牛津的觀察，一直編到離校的一九〇四年。過幾年後，他又編了一個喜劇，又印了一卷詩。他的小說有：——奇異的太太(Extraordinary Woman)我們的大街(Our Street. )邪惡之街(Sinister Street, 1913—4)

十、赫克胥黎(Aldous Huxley, 1894— )

湯謨士赫克胥黎就是他的祖父，他秉承了他祖父的科學態度，覺得人生是無用而且悲哀的，無論生死善惡，對他都不感覺興味。他的短篇小說比長篇小說好，散文和詩也很可以。他與喬治一樣，也是受了法國的影響，文體極其秀麗，他的小說也多性的描寫，不過，他却不相信性的吸引會在小說裏有很大的勢力，他的詩集青年的失敗(The Defeat of Youth, 1918)和瘠葉(Those Barren Leaves, 1925)是他的哲學思想的精華。以小說而論，瘠葉和奇怪的乾草(Antic Hay, 1923)可算他的代表作。短篇小說集有地獄(Limbo, 1920)和死線(Mortal Coils, 1822)，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後者的一篇琪娥康達的微美(Gioconda Smile)，有人擬之於莫泊桑，吃點心的尼姑們(Nuns at Luncheon)是諷刺的。

十一、烏爾夫(Virginia Woolf, 1882— )

烏爾夫是傳記家兼批評家史提芬(Sir Leslie Stephen)的幼女，雷那德烏爾夫(Leonard Woolf)的妻子，她是常與麗佳笙和佐以司相提並論的，他們都是有名的心理小說家，能够仔細寫出人們內心的流動。俄國柴霍甫和法國的柏洛司特影響他們很大。烏爾夫所寫的人物並不限於個人，還注意到周圍。譬如傑克白的房間(Jacob's Room, 1922) 到到燈塔去(To the Lighthouse, 1927)，都是好例。另外還有外出旅行(The Voyage Out, 1915) 朝朝暮暮(Night and Day, 1919) 戴露薇夫人(Mrs. Dalloway, 1925)以及阿蘭門(Orlando, 1929)等長篇小說。

十二、麗佳笙(Dorothy Richardson, 1882— )

麗佳笙是一位心理女小說家，她的小說大都是印象的，朦朧的，文體是若斷若續的，她以一個女主人公米麗姆 (Miriam Hendersen) 貫串一切作品，已經寫了九部，但米麗姆的故事仍沒有完：一、教徒的過去和現在 (The Quakers-Past and Present, 1914)，二、尖屋頂 (Pointed Roofs, 1915)，三、逆流 (Backwater, 1916)，四、蜂房 (Honeycomb, 1917)，五、地道、時間 (The Tunnel, Interim, 1919)，六、阻滯 (Padlock, 1921)，七、迴轉之光 (Revolving Lights, 1923)，八、陷阱 (The Trap, 1925)，九、奧柏蘭 (Oberland, 1928)

#### 十三、莫幹 (W. Somerset Maugham, 1874— )

莫幹生於巴黎，十歲才到英國，他對寫作的堅毅，確可令人驚服，他曾經寫了二十多年的小說和戲劇，用鐵鎚叮叮嚕嚕地敲着批評家的門，都沒有人睬他，直到月亮和六便士 (The Moon and Sixpence, 1919) 他才算聞名了。其實他在初年所寫的小說如人的束縛 (Of Human Bondage, 1915) 也不算壞，不過是一種時運而已。以後他又寫了一部小說名彩幕 (The Painted Veil, 1925)，這是以香港為背境的。

#### 十四、堪南 (Gilbert Cannan, 1884— )

堪南的作品很受羅曼羅蘭和布特勒的影響，他對於小說的主張，是提倡寫實小說，反對浪漫小說；對於思想和藝術，是並重而無偏倚的；至於形式，也是主張調和主觀和客觀，他曾經學着布特勒的態度寫小兄弟 (Little Brother, 1912)，老田鼠 (Old Mole, 1914) 和老田鼠的小說 (Old Mole's Novel, 1914) 但都沒多大成功，因為他沒有布特勒的幽默來得自然。只有轉角 (Round the Corner, 1913) 還有一點像肉體之道。他的孟代爾 (Mendel, 1916) 是成功的作品，是受了若望克利司朶夫的影響。聖巴爾 (Sembal, 1922) 是以北方的慘酷工廠為背境的小說。

#### 十五、史溫勒騰 (Frank Swinnerton, 1884— )

史溫勒騰生於烏格林 (Wood Green) 早年為貧困所迫，兼罹疾病，真算不



幸極了，這種不幸的遭遇曾反映在年輕人的觀念 (The Young Idea, 1910)，快樂家庭 (The Happy Family, 1912) 和貞節的妻子 (The Chaste Wife, 1916) 裏面。他的健康，從來不曾復過原。自從快樂的心 (The Merry Heart, 1909) 出版後，差不多每年有一部小說集或評傳問世。他熱烈地擁護寫實主義，反抗浪漫主義。他曾給吉幸 (George Gissing) 和史梯芬生 作過評傳。對於吉幸，非常讚美，但他却沒有接受吉幸對於“人生的失意”；他也和威爾斯 (H. G. Wells) 不同 (他倆是很好的朋友)，他並不幻滅或是破壞，只是批評人生，這在戀愛故事賣俏 (Coquette, 1921)，羅克通 (Nocturne, 1917) 以及三個戀人 (The Three Lovers, 1922) 裏都可以看得出來。

#### 十六、魏絲特 (Rebecca West, 1892— )

魏絲特，生於克萊村 (Kerry)，在愛丁堡華特生女子學院讀過書，她的本名叫 Cecily Fairfield，魏絲特是她的筆名。她只作了兩部小說，兵士的還鄉 (The Return of the Soldier 1918) 和審判 (The Judge, 1922)，量雖不多，但吸引力却很大，所以她能在現代英國文壇上佔相當的地位。審判寫的是愛倫和麗佳的戀愛，麗佳的母親反對他們的結合，因此成了他們的敵人。一般讀者對她的性慾描寫多加非議，但倪可師 (Beverley Nichols) 却為她極力辯護。

#### 十七、白瑞斯福 (John Beresford, 1873— )

白瑞斯福從小就傷了腿，成為跛子，反抗性頗大，在家裏反抗他父親的宗教信仰，在學校反抗古典讀物。哈代 (Thomas Hardy) 和內體之道 (The Way of All Flesh) 的作者布特婁 (Samuel Butler) 影響他很深，這在他的小說史泰爾的歷史 (The History of Jacob Stahal, 1911)，為真理的候補者 (A Candidate for Truth, 1912)，不能見的事件 (The Invisible Event, 1915) 和錦繡惟幕 (The Tapestry, 1927) 裏都可着得出來。

#### 十八、赫欽生 (A. S. M. Hutchinson, 1879— )

赫欽生生於印度一個軍官的家庭裏，他寫小說用浪漫的手法，因他的情感

多於理智。著名的小說有：有一次在三桅小船上 (Once Aboard the Lugger, 1903)，快樂的武士 (The Happy Warrior, 1912)，純潔的心 (The Clean Heart, 1914)，冬來了時 (If Winter Comes, 1921) 這種自由 (This Freedom, 1912) 和 一個加增的目的 (One Increasing Purpose, 1925)。在這些作品中，最好的還是 冬來了時，他的成名，繫於此作。

十九、梅辛克萊 (May, Sinclair, 1879— )

梅辛克萊生於策細耳 (Cheshire) 的駱克菲里 (Rock Ferry)。她的聖火 (The Divine Fire, 1904) 和妻子 (The Helpmate, 1907) 是常被人拿來比作白倫特 (Bronte) 的 Jane Eyre 和 Wuthering Heights 的。她的小說有各種不同的題材：有的是破壞和反抗的故事，有的是她所自題的短篇小說集所謂『不經的故事』 (Ucanuy Stories, 1923)，有的是描寫人物的故事，如那一頭 (Far End, 1926) 和華林的歷史 (The History of Anthony Waring, 1927) 雖然只寫出了人物的側影，但給人的印像却極深刻。

二十、開依斯密斯 (Sheila Kaye-Smith, 1889?— )

開依斯密斯在小說中創造了她的家鄉沙塞克斯 (Sussex) 正和哈代之威塞克斯 (Wessex) 一樣，將永遠留在人的腦海裏。她的小說，人物個性的描寫和結構的技巧，都很不錯，她的沙塞克斯 (Sussex) 小說：計有七部：一、垂柳鎮 (Tamarish Town, 1919)，二、綠蘋果的收穫 (Green Apple Harvest, 1921) 三、柔娜高頓 (Joanna Godden, 1921)，四、阿拉德家的沒絕 (The End of the House of Allard, 1923)，五、齊治和王冠 (The George and the Crown, 1925) 六、柔娜高頓的出嫁 (Joanna Godden Married, 1926)，七、鐵與煙 (Iron and Smoke, 1928)

二十一、撒客薇爾魏絲特。

撒客薇爾魏絲特也是鄉村小說家，她所寫的是多塞得 (Dorest) 的鄉村。如承繼產業 (Heritage, 1919)，灰色的羊 (Grey Wethers, 1923)，挑鬥 (Challenge, 19

23)，都是這類的作品。除此以外，她還有淺水之龍（The Dragon in Shallow Waters, 1921）和繼承者（The Heir, 1922），技巧和結構都很好。

#### 二十二、孟特勾（Charles E. Montague, 1867—1928）

孟特勾是大戰小說家，當歐戰暴發的時候，他已是四十八歲的老人了，他將白髮染黑，當了參謀。他對於大戰頗多諷刺，作有粗暴的裁判（Rough Justice 1926），地圖上直即去了（Right off the Map 1927）等。他常以戰前家庭的幸福和戰後的悲苦，作鮮明的對比。

#### 二十二、福德（Ford Madox Ford, 1873— ）

福德在一九二四年開始寫大戰小說，調子也和孟特勾相同，是諷刺的，文體有時朦朧，有時則加以兵士粗魯的方言。他的大戰小說是：有人不如此（Some Do Not, 1924），再沒有軍隊了（No More Parades, 1925），一個不能立起來的人（A Man Coued Not Stand Up, 1926）和失去的位置（The Lost Post, 1927），

### （三） 詩

#### 前輩的詩人

#### 哈代（Thomas Hardy 1849—1928）

哈代的小說，產量之多，價值之高，是很少有人能和他並駕齊驅的。詩人的哈代，是在他的晚年，在他的詩裏充滿着慘楚的悲劇，許多意味深長的回憶，和許多自然風景的刻劃；他所歌詠的有碧海，叢林，溪流，小巷，雀鳥等，他詩裏的音節不和協，但字裏行間，都彌滿了『悲劇』和『命運』的情調，使讀者有沈思之味。詩集有威塞克斯詩集（1898）過去與現在詩集（Poems of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1901），時間的笑柄（Time's Laughing Stocks, 1909），Satires of Circumstance（1914），Selected Poems（1916），Moments of Vision and Miscellaneous Verse（1917）Collected Poems（1919），和Human Shows（1925）。現譯一首：

失戀 (Lost Love)

我彈着甘美的舊調——

當我們真愛時，

他熟知道調子——

但他却不肯停住

他那毅然的地步，

只是往樓梯上走着。

我重唱着我的故曲；

我立刻便像聽見

他的腳步不遠

好像就要佇足；

但他畢竟走上了自己的路，

關緊了遠隔的門戶。

布雷基 (Robert Bridges 1844—1930)

布雷基肯德 (Kent) 人，英國 加冠詩人；同濟慈 (Keats) 一樣，本操醫業，至三十八歲，始棄醫作詩，一九一三年，欽任加冠詩人。他對英詩韻律頗有研究，且是希臘詩學的權威者。詩中沒有世間的掙扎和努力，反映出一棵害羞而有修養的心，他的抒情詩是學者，隱士，和音韻家的結晶；雖然有生命的情調，但這情調並不如何強烈。他的早年著作有愛之長成 (Growth of Love, 1876) 等長詩及戲曲多種。一九一六年選集戰時詩人的作品為一集，名人的精神 (The Spirit of man)，一九二〇年又有詩集十月及其他 (October and Other Poems) 現錄傅東華 先生譯詩一首：

春行周體白 (Spring Goes All in White)

春行周體白，  
頭戴着五月山查作乳色：  
仰觀天際白雲流，  
一似熠熠羊毛相糾紮：  
  
白蝴蝶，空中飛；  
白雛菊，點綴了滿地：  
復有櫻桃共白梨，（梨花也）  
漫漶遺散落得似雪紛披。

除去哈代和布雷基外，居英國詩壇前輩地位的還有道提（C. M. Daughty）和休萊脫（Maurice Hewlett）等，現在因限於篇幅不再詳說了。

#### 新詩之發展——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

上面所說的幾位詩人，雖然都有其特殊作風，不能目為落伍者，但畢竟也只能居得前輩的地位而已，新詩——新時代的產物——畢竟是沒有他們的份的。

所謂新詩（New poetry），究有什麼特點呢？新詩和舊詩不同之處，形式方面和用字方面固然新詩有着新奇的地方，如舊詩所認為詩的專用字眼 deems, 'neath, forsooths 之類，以及舊詩所用的濃艷字眼，新詩人皆主張擯斥不要，但這還在其次，牠兩的區別主要的是表現方法，和作品內容。

新詩的目標，在於一種具體的直接的生之實現，它是要比維多利亞時代的詩及更前的作品力求明確，竭期簡潔，而務避去那種無病的呻吟。新詩的理想標準，就是絕對的質樸和真誠，它是側重客觀的，所以新詩之狀寫具體的事物和環境無論美惡，總以它在作者心上引起的實在情緒為本。

不過，新詩的這種理想，並非就是蔑視一切的傳統，自然，現代詩人，不

復襲用古人的語言格調，但傳統上的優點，却也並不一筆抹煞；反之，凡是能適用於現代情況的，適合自己的氣分的，仍是儘量採用。

總之，新詩運動的要旨，是(一)務用現代的語言，(二)力求形式簡潔，及(三)必使內容言之有物。

新詩運動，雖成功於現代，但若窮溯來脈差不多在百年以前就發生了，那就是在十九世紀前半的浪漫運動，那些浪漫詩人對形式的束縛提出抗議，採用「抑抑揚格」(anapaest)，及其他四步格作詩，一反從前之傳統，「抑揚格」(iambic measure)，及至惠特曼(Whitman, 1819—1892)，更出了一部破棄一切格律的草葉集，雖經許多人竭力反對，不承認其為詩，但惠特曼竟命之為詩，且名家如羅塞蒂(Rossetti)，斯文本(Swinburne)，薛蒙茲(Symonds)，和愛默生(Emerson)也承認它是詩了，這真是詩壇上的一大革命。

不過，惠特曼的影響，却是先及法國然後才回到英美的。而他給英國的影響，又是經由愛爾蘭詩的運動的，所以我們有先闡述愛爾蘭新詩運動的必要。

愛爾蘭的文學，尤其是詩，在現代的英國文壇上，可說勢力很大，其所以如此者，無疑地，是因為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的結果。所謂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就是要恢復克勒特民族古代歌謠的那種質樸真摯的作風，而以建設國民文學為其主旨，這運動的首領看到了丁尼生(Tennyson)和他一派的作風，詞繁語重，音節呆板，情緻孛然，覺得太不可耐，因而欲創造一種出自天籟而流露性情的藝術來代替它，所以他們在宣言裏說：

『我們對於一切都厭倦了，我們不但要廢棄詞藻，並且要廢棄一切詩的字眼，我們嘗試着要剝淨一切人為的東西，要造成說話一般的風格，必使和極簡單的散文一樣簡單，有如心的呼聲之迸發。』

——夏芝在芝加哥的演辭

這運動的領袖人物就是約翰密林登辛孤和夏芝，其次參加的詩人還有倫柯(Padraic Colum)，和麥克唐那(Thomas Mac Donagh)，羅素(George W. Russell)

等，稍後則有坎貝爾 (Joseph Campbell)，奧蘇利芬 (Seumas O'Sullivan) 及斯蒂芬斯 (James Stephens) 等，他們都是愛爾蘭現代的著名詩人。

威廉勃特婁夏芝 (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 )

夏芝以一八六五年生於都柏林，少時志在作畫家，其後研究文學，以創作 'whole Literative' 爲職志。所作詩歌和戲曲均見天才洋溢，抒情詩尤爲擅長。他的詩有兩個特點，即詩句的簡短和音調的諧和。至於內容，大部份充滿着克勒特民族的神秘氣息，這也許是和他採用的材料有着關係，晚年的作風似乎好些。哲斯脫頓 (Chesterdon) 許爲“現時最偉大的英國詩人”，薛蒙斯 (Symons) 亦讚其爲“稀有的天才之一”。他的主要詩作有：歐辛的漂泊 (Wanderings of Oisen, 1889)，The Green Helmet and Other Poems (1912)，Responsibilities-Poems and a Play (1914)，Responsibilities and Other Poems (1916)，Per Amica Silentiae Lunae (1918)，The wild Swans at Coole (1919)，Later Poems (1922)，Seven Poems and a Fragment 和 Tower (1928) 等，現譯他早年和晚年的詩各一首。

#### 湖中伊尼思菲島 (Lake Isle of Innisfree)

我要起身走了，走向伊尼思菲島，  
在那裏用泥土和樹枝搭一所茅屋；  
我種上幾行毛豆還築一個蜂巢，  
我就在這綠蔭的林地裏獨住。

我將得到安息，那安息慢慢滴入，  
從清晨的面紗滴到蟋蟀啾啾的境地，  
中夜是一抹微光，正午輝着紫色，  
黃昏裏織滿了梅花雀的羽翼。

我要起身走了，因爲整日整夜，

我都可聽到湖水輕打堤岸的幽聲，  
當我站在街路或佇足灰色的道上時，  
深心裏我還聽到它的吟鳴。

### 衣

我以前的詩歌是一件外套，  
自踵自頸  
滿繡上了  
華麗的意境(譯者著：指愛爾蘭老神話)；  
但給義人們搶去，  
顯示在廣衆面前  
好像就是他們自己的，  
詩歌，就率性讓他們拿走吧，  
赤裸着身體走路  
更會增加精神呀！

羅素(George William Russell, 1867— )

羅素筆名 A. E. 或 丑，與夏芝齊名。他的詩含有高度的幽靈性，有時竟有飄渺不可捉摸的神秘，大自然燦爛的影子和抒情詩裏美麗；在他的兩部小詩集裏，沿途歸家的歌曲(Homeward Songs by the Way, 1894)和神的幻象(Divine Vision, )充分的表現出來，現譯一首以見其神秘的作風：

### 不知之神(The Unknown God)

在那遠處暗淡的微光中  
閃耀出氣與光之蛾翼：



光輝舞跳在高山之上，  
一星又一星地連續露出。  
  
光已漸密了，我們並未注意，  
因我們都靜默無言；  
美已陶醉了我們的心，  
我們的眼再不能察看。

柯倫 (Padraic Colum, 1881— )

柯倫是愛爾蘭之朗福得 (Longford) 人，他不曾受過高等教育，完全靠着天分，他的作品專以鄉土自然的景物及農民的生活為題材，寫得非常樸素真摯，批評家說他是“太古之民”(down man) 。他的詩集有Wild Earth(1910)和Dramatic Legends and Other Poems(1922)等。

麥克唐那 (Thomas Mac Donagh, 1874—1916)

麥氏的詩含有一種陰鬱的人生觀，同時又和雪萊 (Shelley) 濟慈 (Keats) 等人一樣含着一種美的宗教和美的崇拜，詩集有自己的歌 (Songs of Myself, 1910) 和抒情詩集 (Lyrical Poems 1913)

坎貝爾 (Joseph Campbell, 1881— )

坎貝爾的詩是完全專以內容深富見長的自由詩，如睡醒時 (On Waking) 一首，即是好例，這樣的詩，才不虧為英國詩壇上的新產物。

奧蘇利芬 (Seumas O'Sullivan)

奧氏也是純粹的二十世紀詩人，他的詩集有新歌 (New Songs, 1904)，地球的愛人 (The Earth Lover, 1909)，抒情詩選 (Selected Lyrics, 1910)，An Epilogue and Other Poems(1914)，Requiem and Other Poems (1917)，和The Roses and Other Poems(1918)等。

斯蒂芬斯 (James Stephens, 1882— )

斯蒂芬斯為英國現代詩人後起之秀，詩的韻節非常自然，絕無矯作之弊，內容多寫自然，清淡可喜。現譯一首。

白地 (White Fields)

I

是在冬季的時候，  
我們在雪地上行走；

雪地裏完全沒有草；  
每一段牆的頂上

每一種雜草，每一棵樹，  
都是雪白雪白的了。

II

我們指點着來時的道路  
——每一條都是相同的——

橫躺在雪地上的  
都是印就的銀線；

看了雪裏的脚印，  
我們的母親總會曉得，

她們的孩子是往那裏玩去了。

## 影像派運動

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初時雖佔勢力不小，但到一九一〇年，已成為強弩之末了。代之而起的有彭德 (Erza Pound)，阿爾丁吞 (Richard Aldington)，弗令特 (F. S. Flint) 諸人代表的影像派 (imagists) 運動。他們的主張，就是要有明晰的表現，及形式的自由和題材的自由。此派詩人編了一部選集，叫作幾位影像派詩人 (Some Imagist Poets, 1915)，前面有一篇序，就是此派的宣言，大概的意思是這樣的：

(一) 要用日常的用語，但用字須絕對確切，連近乎確切的字眼也不用，僅僅為裝飾的字眼更不許用。

(二) 要創造新音節，以為新的氣分的表現；詩人的個性用自由詩常比因襲的形式容易表出；在詩裏，新節調就是新思想。

(三) 選擇題目有絕對的自由，不論是現下的或古老的事物，祇若寫得好就是好詩。

(四) 要能呈現一個影像（這就是‘影像派’的名稱的取義），詩應該精密地寫出特殊的東西，不應當模糊地做着概括的論調，那種宇宙論的詩人，是要不得的。

(五) 要作明確的詩，萬不可作曖昧遊移的詩。

(六) ‘聚精會神’是詩歌的真正本質。

彭德是個美國人，我們從略不說。

阿爾丁吞 (1892— )

阿爾丁吞是英國影像派的第一員健將，他的著作有 *Images: Old and New* (1915)，*Reverie* (1917)，*War and Love* (1919)，*Images of War* (1919)，*Images of Desire* (1920)，*Medallions in Clay* (1921) 及與他人合作的 *Des Imagistes* (1914)，*Some Imagist Poets* (1915—16) 等，現錄傅東華先生譯詩一首。

白禮拜堂街 (White Chapel) (倫敦貧民所住的街)

吵鬧；

鐵蹄；鐵輪；

貨車，電車，以及經過的腳步的鐵的喧聲；

鐵，

打成了茫茫一片發狂的不調音。

徒然的，那飛掠而過的燕子，發出銳利遙遠的叫聲，

徒然的，那四月的收場，

呈現着靜默和綠色；

徒然的，那清潔的白雨——

煤烟；爛泥；

一個被勞動狂了的民族；

能力和能力無窮衝突——

鐵打着鐵；

煙裊裊而上升，

無言，無力。

徒然的。那海波繞着跳躍的地方，

海鷗飛翔，

發出銳利遙遠的叫聲，

那四月的收場——

吵鬧，鐵，煙，

鐵，鐵，鐵。

弗令特 (F. S. Flint)

弗令特生長在倫敦，所以他的題材也多半是倫敦的生活，他的詩簡直是分行排列的散文，但仍有詩的音節。作品有 *On the Net of the Stars* (1909)，*Cadences* (1915)，*The Mosella of Decimus Magnus Ansonius* (1916)，*Philip II* (譯法國 *Emile Verhaeren*, 1916)，*The Love Poems of Emile Verhaeren* (譯詩，1916)，*The Closed Door* (譯法國 *Jean de Bosschere*, 1917) *Other World Cadences* (1920) 等。

影響派運動雖是這些年來新詩的直接動力，但是固執的英國批評家却還沒有十分確定他們的地位，所公認的詩人，也不過十幾位而已。略述如下：

曼斯斐爾 (John Masefield, 1874— )

曼斯斐爾是詩人，劇作家，兼小說家，少年逃到海外過着流浪生活，在船上當過管艙，在旅館裏做過侍役，又在一個織物公司裏當過工人，所以他的人生經歷非常豐富，他很受喬叟 (*Chaucer*)，吉卜齡 (*Kipling*)，康拉特 (*Conrad*)，惠特曼和哈代的影響，他初期的歌謠雄壯有力，後期的長篇敘事詩寓寄着一種高超精神，他歌頌人生，對於人生抱着美的希冀。作品有：*Salt Water Ballads* (1902) 代表初期的作風，*The Everlasting Mercy* (1911)，*The Widow in the Bye Street* (1912)，*The Story of a Round House and Other Poems* (1912)，*The Daffodil Fields* (1913)，*Dauber* (1914)，*Philip the king and Other Poems* (1914)，*Good Friday and Other Poems* (1916)，*Sonnets* (1916)，*Lollingdon Downs and Other Poems* (1917)，*Roses* (1917)，*Enslaved and Other Poems* (1920)，*Reynard, The Fox* (1919)，*Right Royal* (1920)，*The Dream* (1922)，*Collected Poems* (1923)，*Wanderer of Liverpool* (1930)，等。今譯一首：

黃昏 (*Twilight*)

黃昏的時候，遠樹朦朧，烏鴉啼叫，  
山谷下面，燈光散在霧裏，孤星高高掛着，  
穀草堆邊，單調的音響已經殘無，  
黃昏的時候，我和友人一併踏上旅途。

我憶起了多年前的親密的亡友，  
美麗的亡友，我雖知道死是不能歷久；  
想起了給泥污損了明眸的友人，  
在我童年，他們都是些柔麗的心魂。

窩特得拉邁爾(Walter de la Mare, 1873— )

得拉邁爾於一八七三年生於英國肯脫州 (Kent) 之查爾頓 (Charlton)，從倫敦聖保羅歌圖學校 (Choir School) 畢業後，曾在美孚煤油公司英國分行作過二十年左右的事，那時候就時常寫詩，直到三十歲以外，才彙集出版，以後他的作品更多，他的詩有美國愛倫波 (Allan Poe) 及霍桑 (Hawthorne) 那種沉摯閑逸的作風，喜作兒歌，極可珍貴。他詩裏的特色就是有一種超凡的 (Supernatural) 原素，他是在詩裏創造神仙的世界；自然界裏極普通的景物或極其小的事件，在他的眼中，都伏藏着神仙或鬼怪，所以他詩裏的想像是非常之豐富的。他說：「一首想像的詩，若說它是缺乏真實性，那是胡扯；想像的經驗不但真如實在，並且比那不經過想像的還要真得多多。」(To me, it is rather nonsense to assume that an imaginative piece of poetry is lacking in reality. An imaginative experience is not only as real but far realer than an unimaginative one.) 這樣子，便形成了他的浪漫傾向，Harold Williams 說他是“一個青年的和浪漫世界的唱者”確是不假。

他的著作是：童年之歌 (Songs of Childhood, 1902)，

詩集 (Poems, 1906)

童年的一日 (A Child's Day, 1912)

聽者 (The Listeners, 1912)

孔雀餅 (Peacock Pie, 1917)

衲衣及其他 (Morley and Other Poems, 1918)

詩集 (Collected Poems, 1902—1918)

面紗 (The Veil, 1922)

到這邊來 (Come Hither, 1923)

現在試譯兩首：

騎兵 (The Horseman)

我聽見一個騎兵

在山上騎着馬走；

月光皎潔，

夜寂人靜；

銀色的盔甲，

蒼白的面龐；

跨下的走馬，

也是象牙色的。

窗 (The Window)

我坐在百葉窗後，

注視那些過路的人；

沒有一個人，

能察覺我這正在注視的眼睛。

他們看不見我這屋子  
——充滿了日光的萎黃色；  
連我在這裏他們也不曉得，  
更猜不到我將於何時走去了。

黛維斯(William Henry Davies, 1871— )

黛維斯於一八七一年四月二十日生於威爾斯之紐浦 (Newport)，少時出奔美洲，爲人採取果實糊口，嘗露宿，過着流浪的生活，如是者八年，中以跳火車致斷一脚，後歸國，仍繼續其放浪的生活。一九〇六年，以所積蓄的些微收入，出版他的處女作，靈魂之毀滅者及其他 (The Soul's Destroyer and Other Poems)大爲伯納蕭所稱讚，其後續有詩集問世，遂爲著名詩人。他的詩雖沒有很高深精緻的感情却有一種田園詩和戀歌的平澹樸素的獨特風味，他反對都市生活，對金錢尤多藐視。作品有，The Soul's Destroyer and Other Poems(1906)，Beggars(1909)，Farewell to Poesy (1910)，Songs of Joy and Othes (1911)，Foliage, Various Poems (1913)，The Bird of Paradise (1914)，Collected Poems (1916)，A Pilgrim in Wales(1916)，Forty New Poems(1918)，the Song of Life (1920)，Secrets (1924)，Ambition(1929)，The Forty-nine Poems(1929)等，現在試譯兩首：

一個夏日的早晨(When On a Summer's Morn)

一個夏日的早晨我醒了，  
睜開了我那惺忪的眼睛，  
向外眺望着唱着清晰之歌的小溪，  
我那飛鳥般的心情也高翔騰空了。

我聽那玄鳥，杜鵑，畫眉，



或其他任何的鳴禽，  
并聽那無舌無喉的樹葉，  
整日地唧唔着清韻。

睡眠的時鐘響了，  
我就獨自回到屋裏，  
我心裏充滿了無數甜蜜的鳥歌——  
其中有一個調子却是我自己的。

答辯(The Excuse)

“爲什麼你弄死那個無害的青蛙？

告訴我，小孩子，”

他害羞得把頭垂下，  
快樂的心情也都飛去。

忽然他心裏想出了主意，  
得意地將頭抬起：  
他說，“我只弄了牠個半死，  
然後牠才死的。”

吉布生(Wilfrid Wilson, Gibson, 1878— )

吉布生是現代一個多產的詩人，處女作是 Golden Helm (1903)，著名的詩集有 Battle and Other Poems (1916)，Livelibood (1917) Poems 1904—1917 (1917)，Neighbours (1920)等。他的戰爭詩含有哈代那樣的冷刺，別的抒情詩則微有愛爾蘭人的神秘味。

霍格生(Ralph Hodgson, 1872— )

霍格生生於約克州 (Yorkshire) 是個極慎重質直的詩人，他生平對雪萊 (Shelley)和渥茲窩斯(Wordsworth)最加崇拜。作品有 Blackbird and Other Lines (1907)，Eve(1913)，The Bull (1913)，The Mystery (1913)，The Song of Honour (1913)，Seven Broad-sides(1913)，Poems(1917)等。

#### 歐戰與英國詩人

震動全世界的歐洲大戰，對於英國詩人當然也有莫大的關係。有好些詩人曾參加了戰爭，並且還有死在戰場上的，即得免於死的詩人，親眼見了戰爭的殘酷，和戰後的一切破產，採取詩材，自然也就難以脫出這些了。

白魯克(Robert Brooke 1887—1915)死在歐戰的炮火裏，遺著有 Collected Poems(1915)，還有單行本的 1914 and Other Poems (1915)。他是一個青年的象徵，他的血熱得幾乎滾沸了。此外弗雷克(S. E. Flecker, 1884—1915)，也是這年死的，遺著有 Hassan (1922)。又有沙雷 (Charles H. Sarley)及革倫埠(Julian Grenfall)亦同年死，革倫埠以走進戰場 (Into The Battle,1915)著名。稍後又有托瑪斯(Edward Thomas)，卒於一九一七年，遺著有 Poems (1920)。奧溫(Wilfred Owen)卒於一九一八年，遺著有 Collected Poems(1921)，他的詩大部描寫戰爭，而以熱烈的精神及和諧的聲調，為其特色。

歐戰期間著名的幾位詩人：前面所說的得拉邁爾就是一個，此外更有莫爾(T. Sturge Moore, 1870)，察斯脫頓 (G. K. Chesterdon,1874—1936)，貝洛克 (Hilaire Belloc,1870— )，諾衣斯(Alfred Noyces,1880— )

#### 戰爭詩人(War Poets)

有一些詩人是從歐戰得着感興和題材的，尋常稱之為戰爭詩人，著名的是沙松(Siegfried Sassoon)，尼哥爾斯(Robert Nichols)，革雷福斯 (Robert Graves)，皮尼安(Lawrence Pinyon,1869— )，特倫契(Trench,1865—1923)，愛理

斯美奈爾(Alice-Meynell)，美奈爾夫人(Mrs. Meynell)，霍斯曼(A. E. Housman)等。不過頂著名還要算沙松。

沙松(Siegfried Sassoon, 1886— )

沙松是一個寫實派作家，以五種戰爭歌著名，著有 The Old Huntsman(1917)，Counter Attack(1918)，及 Picture Show(1920)，現譯一首。

有什麼關係(Does It Matter?)

你掉了雙腿，有什麼關係？……

人們將永會對你懷着好意；

當你見到別人打獵歸來

狼吞虎嚥地吃着糕兒蛋兒，

你也用不着介什麼意。

你雙目失明，有什麼關係？……

瞎子的工作也是一樣光榮的；

當你坐在廳下思付，

臉兒再轉向着太陽，

人們將永會對你懷着好意。

那些戰壕裏的舊夢，有什麼關係？……

你能縱飲，忘懷，和快愉，

人們不會說你瘋狂；

誰也曉得你是爲着國家戰鬥，

絕沒有人對你抱着一點憾意。

此外在歐戰前後及歐戰期間以抒情詩著名的詩人，則有羅倫斯(D.H. Lawrence)阿蒲克隆比(L. Abercrombie)薄唐雷(Gorden Bottomley)，甘貝爾(Campbell)，德令窩特(John Drinkwater)，門羅(Harold Monroe)等。其中自以

羅倫斯爲最著名，他是一個描寫力極強的作家，最能感受自然界的真樸素力。作品有 *Love Poems and Others*(1913)，*Amores*(1916)，*Look! We Have Come Through*(1917)，*New Poems*(1918) *Bay*(1919)，*Tortoises*(1921)等。

#### 戰後新的作風

愛利特(Thomas Stearne Eliot, 1888— )

愛利特生於 St Louis, Missouri. 在美國哈佛大學讀書，學士和碩士的學位，都是在那邊得的，至一九一四年才回到倫敦住下。他是個詩人，批評家兼演說家。詩集有荒田(*The Waste Land*, 1922)，詩集(*Collected Poems 1909—1925*)(1925)，及Ash Wednesday(1930)等；批評有 *Homage to John Dryden*(1924)，*For Lancelot Andrewes*(1928)，*An Essay of Poetic Drama*(1928)，*Dante*(1929)及最近出版之 *The Use of Poetry and Criticism*等。

愛利特的詩非常自由，不但在格式方面，就在意義方面，他也覺得不是詩裏重要的部分；在他看來，詩應該描寫某一剎那間一個人所感到的種種念頭，想到什麼便寫什麼，所寫的不必一定要和題目有密切關係更不必一定要有系統，下面這首詩就是很好的例子(只舉原文。)

####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Let us go then, you and I,  
 When the evening is spread out against the sky  
 Like a patient etherised upon a table;  
 Let us go through certain half-deserted streets,  
 The muttering retreats  
 Of restless nights in one night cheap hotels  
 And sawdust restaurants with oyster-shells:  
 Streets that follow like a tedious argument  
 Of insidious intent  
 To lead you to an overwhelming question……  
 Oh, do not ask, "What is it?"  
 Let us go and make our visit.

(未完)

# 元代佃戶之生活

黃現璠編

## 一 大地主佔田之廣大

我國自春秋戰國，私有土地制發生後，農民以生活壓迫，出賣田地，富者承買兼併，所謂「大地主」，即由此而生。比及漢代，貧富階級，懸殊尤甚。漢書<sup>卷二</sup><sub>四上</sub>食貨志董仲舒謂「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此係人人周知之事。自漢以後，歷魏晉南北朝，以至隋唐五代。政治雖發生不少變化，社會不無更改，然土地制度未變，大地主之勢力，依然無恙。降及宋代，土地兼併之風，尤為嚴重。宋史<sup>卷二</sup><sub>七三</sub>食貨志農田項，殿中侍御史：謝方叔述當時狀態如下：

豪強兼併之患，至今而極，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亦救世道之激權也。國朝駐蹕錢塘，百有二十餘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內之生齒日繁，權勢之家日盛，兼併之習日滋，百姓日貧，經制日壞，上下煎迫，若有不可為之勢，所謂富貴操柄者，若非人主之所得專，識者懼焉。

趙翼陔餘叢考<sup>卷一</sup><sub>八</sub>南宋將帥之豪富一文，亦舉有實例。宋亡元興。元太祖以北狄遊牧民族，入主中原，初不重視農業，至欲盡殺漢人，以其地為牧場，幸納耶律楚材之諫而止。元文類<sup>卷五</sup><sub>七</sub>耶律公神道碑云：

自太祖西征以後，倉廩府庫，無斗粟尺帛，而中使別迭等僉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去之，使草木暢茂，以為牧地。公即前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大，何求而不得，但不為耳，何名無用哉？」

世祖及其以後諸帝，莫不視農業為國用之源，民食之本。世祖在私第時，已延四方文學之士，詢問治道。當時碩學如劉秉忠姚樞許衡等，皆被召聘，為

之講敬天愛民，崇儒獎農，及政治要道。及即位後，首即獎勵農桑，以安民生。元史<sup>卷九</sup>食貨志農桑項云：

世祖即位之初，首詔天下：國以民爲本，民以衣食爲本；衣食以農桑爲本。于是頒農桑輯要之書于民，俾民崇本抑末，……中統元年，命名路宣撫司，擇通曉農事者，充隨路勸農官。……至元七年，立司農司，……是年又頒農桑之制一十四條，……二十五年，立大司農司，及營田司于江南，二十八年，頒農桑雜令，……故終世祖之世，家給人足。

世祖以後，仁、英、明、文宗諸帝，類皆刊印農桑輯要一書，頒布于民間。所以終元之世，農桑事業，初不因蒙古遊牧民族，受若何損失。反之宋金衰亡之際，綱紀全廢，強悍無賴之徒，權勢富豪之家，兼併田地，日益加緊，同時元代朝廷，奪民田以爲牧場，蒙古官吏，視江南如府庫，亦使有田者，日被侵奪，自耕農，變爲佃戶。大地主佔田之廣，幾爲前代所無。我國歷來大地主，多爲官僚貴族及豪強富有之家。佃戶多爲貧民。惟元代之前者，係蒙古色目人及少數之漢南人。後者，多爲江南之南人，茲分別述之如下。

#### (一)官僚貴族之大地主

元代官僚貴族，同時即爲大地主。彼輩土地之來源。約由三方面。第一：由于官職所得。第二：由于朝廷賜予。第三：由于非法占領，一言以蔽之，「公半私半賊得半」而已。

第一由于官職所得 元初方事戰爭，百官無祿，此見于元史食貨志及陳天祐傳，迨世祖即位，從漢臣言，始頒爵置祿，內外百官，皆有俸養；而路府州縣官吏將校，復益以職田，無職田者，增給俸米。至元三年，朝廷賜與職田數目，多者十六頃，少者三頃。二十一年，制度更改，半與之，多者八頃，少者五十畝，茲據元史新編<sup>卷八</sup>食貨志職田項，將至元二十一年，規定江南行省，職田數目，表列如下。

| 地方     | 官 職              | 田 數                     | 地方     | 官 職         | 田 數                |
|--------|------------------|-------------------------|--------|-------------|--------------------|
| 上<br>路 | 達魯花赤<br>總管       | 八頃<br>四頃                | 中<br>州 | 達魯花赤<br>知州  | 四頃<br>二頃           |
|        | 同知<br>治府         | 四頃<br>三頃<br>二頃五十畝       |        | 同知<br>州都    | 全上<br>一頃五十畝<br>五十畝 |
| 下<br>路 | 達魯花赤<br>總管       | 七頃<br>三頃五十畝             | 下<br>州 | 達魯花赤<br>知州  | 三頃<br>二頃<br>全上     |
|        | 同知<br>府經<br>知事   | 全上<br>二頃五十畝<br>二頃<br>一頃 |        | 同知<br>州判    | 一頃五十畝              |
| 上<br>州 | 達魯花赤<br>知州       | 五頃<br>二頃                | 上<br>縣 | 達魯花赤<br>縣尹  | 二頃<br>一頃五十畝        |
|        | 同知<br>州判<br>提控案牘 | 全上<br>一頃<br>全上          |        | 縣丞<br>主簿    | 全上<br>一頃           |
|        |                  |                         | 中縣     | 全上<br>(無縣丞) | 全上                 |
|        |                  |                         | 下<br>縣 | 達魯花赤<br>縣尹  | 一頃五十畝<br>一頃        |
|        |                  |                         | 縣      | 主簿兼尉        | 全上                 |

此外如運司官運使，散府達魯花赤、按察使、按察副使等，亦有職田，顧以不屬路州縣範圍，茲從略。

上路達魯花赤，職田八頃即八百畝，方諸公四制，一夫受田百畝，已佔八夫所有，倘係皇親懿戚，或有特別功勳，復受朝廷賜田，或多行不義，強占民田，則領地之廣真不可以道里計。

第二由于朝廷賜予 元代之官僚貴族，特別是皇親懿戚，更蒙國家優渥。賞賜田地。顧此不獨未開化之游牧民族為然，即歷代漢族 有國者對於家族親類，亦多恩賜。元代朝廷，對於諸外藩，即諸汗國，分封以廣大領土，使自統治。中國內部之諸王公駙馬，則多授地附民，以示恩寵。元史<sup>卷九</sup>食貨志歲賜項序文云：

自昔帝王，于其宗族姻戚，必致其厚者，所以明親親之義也。元之爲制，其又厚之至者歟？凡諸王及后妃公主，皆有食采分地，其路府州縣，得薦其私人以爲監，秩祿受命如王官，……調其賦，則五戶出絲一斤……其歲賜，則銀幣有差，……及世祖平江南又各益以民戶，……至于勳臣亦然。又所以大報功也。

二十二史劄記<sup>卷三</sup>○元代以江南田賜臣下一文，述之尤詳，節錄如下：

元之有天下也，此等田皆別領于官，其賞賜臣下，則有如世祖賜鄒溫常州田三十頃，葉李平江田四頃，又以王積翁使日本被害于途，賜其子都中平江田八千畝。武宗賜瑯阿不利平江田一千五百頃，仁宗賜丑駙答剌罕平江田百頃，英宗賜拜珠平江田萬畝，文宗賜雅克特穆爾平江官田五百頃，又賜魯國大長公主平江等處官田三百頃，……順帝以完者鐵木兒蘇州田二百頃，賜郟王徹之禿，又賜公主不答昔你平江田五十頃，此皆見于元史本紀，及各本傳……可見皆宋官田，平宋後，乃入于官，故得任意賞賜。

武宗賜瑯阿刺平江田多至一千五百頃，一頃百畝，共十五萬畝，比公田制一夫所受，及職田官吏所得，多至百餘倍。真如前文所謂「其又厚之至歟？」

第三由于非理強占 官僚貴族，強占田地，主要爲官田，次爲民田。所謂官田，即亡宋之公田，宋亡後，歸于元朝。然當時地方官吏，故不呈報，私自占領，招民佃種，比比皆是。元史世祖本紀云：

至元二十一年，江南官田，爲權豪欺隱寺院欺隱者多。

元典章<sup>卷九</sup>官田項影占係官田七條亦云：

（至元二十六年）亡宋各項係官田土……歸附以來，多被權豪勢要之家影占，以爲己業佃種，或賣與他人作主，立限一百日，若限內自行赴行大司農司，並勸農營田司，出首與免本罪，其地還官。……現任退閑官軍民諸色人等，驗影占地畝多寡，就便酌量斷罪。

所謂「權豪」「權豪勢要之家」及「現任退閑官軍民諸色人等」，則占領官



田，固不盡是現任官吏。然據同書<sup>全卷</sup>同項轉佃官田條云；

（大德五年）江南各處，現任官吏，于任所佃種官田，不納官租，及奪占百姓已佃田土。

則現任官吏，必佔多數。且所謂「權豪勢要」恐不是皇室親貴，亦即地方官吏，不然，固無人敢有此舉也。依此紀載，占領田地，不特發生于世祖至元年間，即成宗大德年間，亦嘗有之。且不限于私自「佃種官田」即「百姓已佃田土」，亦行占領。明取暗奪，公私兼併，可謂盡剝削之能事。原來官吏貪污，我國歷史上，幾于無代無之，不過元代州縣官尉，多以素昧政治之蒙古色目人為之，貪贓枉法，自比他代為甚。元史<sup>卷一</sup>宋子貞傳，述世祖以前狀態如下。

州縣之官，或擢自將校，或起自民伍，率昧于從政，甚者專以措克聚斂為能，官吏相與為貪，私以病民。

元典章<sup>卷一</sup>司史條，亦述成宗大德年間，湖廣之情況如下：

有縣尉多係色目，並年小不諳官事，承蔭不識漢兒文字……盜賊滋甚。

州縣官尉，既參以蒙古色目人及漢南人，良莠不齊，弊害叢生，無怪強占民田之事，史不絕書。原來強占民田，為公共牧場，或自己領地，當北狄侵入中國之際，亦嘗行之。金代沒收民田，謂之「奪田」。（金史<sup>四</sup>食貨志田制）清代謂之「圈地」。（大清會典事例<sup>八四</sup>）然似不若元代之甚。元代官僚貴族之奪田，依欽定續文獻通考田賦一至元末年，趙天麟上太平金鏡策中云：

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頃，不耕不稼，謂之草場，專放孳畜。

元史澈吉思<sup>卷一</sup>傳<sup>三四</sup> 奧敦世英<sup>卷一</sup>傳<sup>五二</sup> 鄭鼎<sup>卷一</sup>傳<sup>五四</sup> 及 崔彧<sup>卷一</sup>傳<sup>六七</sup> 等，皆有強奪民田之紀載。同史<sup>卷一</sup>王構<sup>卷一</sup>傳<sup>六四</sup>，更述強奪學田，以為牧地者。且有名為獻地，實則變相之奪田者。同史成宗紀云：

（大德元年十二月）禁諸王駙馬並權豪，毋奪民田，其獻田者有刑。

(大德二年壬辰)禁諸王公主駙馬，受諸人呈獻公私田，及擅招戶者。倘不係強奪，或以其他同樣形式取之，何至「獻田者有刑」。又元史<sup>卷一四三</sup>和尙傳，述至元末年狀態如下。

東平大名諸路，有諸王牧地草地，與民田相間，互相侵冒，有司視強弱爲予奪，連歲爭訟不能定。

如此接近諸王牧地之民田，似蒙莫大之侵蝕。同史<sup>卷一三五</sup>塔里赤傳亦云：

時南北民戶，主客良賤雜揉，蒙古軍牧馬草地，互相占據。

此係指至元年間，洛陽附近而言。蒙古軍營，依同史兵志鎮戍項，多散居本部各地，所以大江南北，隨處皆發生奪據田地之事。同史武宗紀又有至大二年十月，在大都之北，奪民田百三十餘頃，充作軍營之紀載。同史<sup>卷一四八</sup>董文用傳亦紀有奪取民田，充作屯田之舉。然若真爲國家公用，奪取民田，猶有可說，只恐王公駙馬，官吏將校，多假公濟私，魚肉百姓，試以前述獻田，國家亦禁止觀之。則所奪之地，不盡充軍營或屯田，想必不少。

除現任官吏將校，王公駙馬，強占民田外，亡宋官吏，強占民田，亦不乏其例。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三年詔書云：

凡管軍將校，及宋官吏，有以勢力奪民田廬舍產業者。

元典章<sup>卷一</sup>民田項「強占民田回付本主」條亦云：

及管軍民殘宋官員，有勢力人，每強占百姓田宅產業，都回了者，若無主，就近標撥與無田地百姓每者。

亡宋官吏，在政治上，本無勢力，顧以社會上，地位頗高，經濟上亦佔優勢，所以有時，仍不免非法行爲。所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者也。

## (二) 江南富豪之大地主

豪強富家之產生，與官吏將校異，官吏將校，多爲蒙古色目人豪強富家，主要爲漢南人。漢南人在政治上，雖被壓迫，然經濟勢力，實不可侮，尤其是江南之南人。欽定續文獻通考田賦引趙天麟上書云：

江南豪富，占農地，驅使佃戶，無爵邑，而有封君之貴，無印節，而有官府之權。

唐明皇曾謂「至富敵至貴」(李元獨異志卷中) 天麟所云，極爲洽當。江南豪強，既富匹封君，自然地大租多，佃戶繁衆。故文獻上，關此紀載，頗爲不少。元史武宗紀云：

(至大二年) 樂實言：江南治平，垂四十年……其富戶有蔽占王民奴使之者，動輒百千家。

楊瑀 山居新語亦云：

唐廬從愿爲刑部尙書，占良田數百頃，時號多田翁。松江下砂場，瞿霆發，嘗爲兩浙運使，延祐間，以松江府撥爲嘉興路，括田定役榜示，其家出等上戶，有當役民二千七百頃，並佃官田，共及萬頃，浙西有田之家，無出其右者。

元典章新集戶部差發條，述江南富豪，田租之多，佃戶之衆，尤令人驚異。

田多富戶，每一年有三二十萬石租了的，占著三二千戶佃戶，不納自官差，發他每佃戶身上，要租了重的，納的官糧輕。

江南富豪，或佔田多至萬頃，或租穀年收二三十萬石，或有佃戶，動輒百千家。則有元一代，或不止有元一代，全國大地主，當首推江南。江南大地主，所以衆多，依日本東京文理科大學教授有高巖先生著元代農民之生活，約有以下數因。

- (一)爲物產豐饒。
- (二)爲宋末兼併之弊，乘革命混亂，益趨嚴重。
- (三)爲遠離大都，且人性狡險，政府監督弗及。
- (四)爲江南民衆，負擔國賦，比江北輕。

依愚見，此外尙有一重要原因。即當時江南，地價過貴。依元典章卷九典

賣項，格前私買田土條大德年間，雷州路一畝，約鈔三十兩。越中金石志<sup>卷七</sup>南鎮廟置田記，泰定年間，紹興路，一等田鈔三錠（ $\frac{一}{五}$ 錠）以下二錠十五兩，二等田二錠以下一錠二十五兩，三等田一錠三十兩以下四十五兩。比當時其他地方，高至數倍。因此貧農佃戶，自無購買力，佃種人田。而中產之家，每以水旱螟蝗，或蒙古官吏，經濟剝削，（詳拙著元代被壓迫階級之漢南人）亦多賣地，致使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貧富階級，顯出極大之鴻溝。

江南富豪之大地主，田地來源，究爲如何？元史成宗紀大德六年正月條云：

帝語召臣曰：「朕聞江南富戶，侵占民田，以致貧者流離轉徙，卿等嘗聞之否？」召臣言曰：「富者多乞護持璽書，依倚以欺貧民，官府不能詰治。」

元典章<sup>卷五</sup>禁豪霸條亦云：

（至大四年）江南三省所轄之地，民多豪富兼併之家，第宅居室，衣服器用，僭越過分，逞其私慾，靡所不至，重其財賄，結托上下，專令子孫弟姪，華裾駿馬，從早至暮，相隨省官，窺伺所欲，競爲趨陷。

元史<sup>卷一</sup>燕公楠傳，同史<sup>卷一</sup>蓋苗傳，亦有同樣之紀載。可知江南富豪大地主之田地，固非盡由于合法手續所得，非理強占，亦常有之。前文之「官府」，大約爲府州縣官，後文之「省官」，大約爲行省官。大地方既交結行省官，且持有璽書，小民固甘受其侮，即府州縣官亦無如之何也。

官僚貴族大地主之田，多至十五萬畝，江南富豪大地主之租，每年收二三十萬石。然種田納租之責，全歸佃民，大地主，只成爲農村社會之榨取階級。因此佃戶經濟生活之好壞，全視其榨取程度如何？以爲轉移。元代大地主，半係生活素稱貧乏之蒙古色目人，所以對於佃民之榨取，自比他代爲甚，因而佃民生活之苦，亦自比他代加重。

## 二 佃戶納租之繁苛

大地主佔有佃戶，既「動輒百千家，」幾等一小縣之戶口，所以大地主，無異一縣之宰，前引趙天麟上書，所謂「江南豪富……無爵邑，而有封君之貴，無印節，而有官府之權，」的確不錯。然此百千家之佃戶，每庭佃種田畝，究竟多少？然賴耕錄卷二袁介踏災行，「我家無本爲經商，只種官田三十畝。」則佃種官田，有三十畝者。然據兩浙金石志卷七南鎮廟置田記，泰定年間，鎮廟田，俞謹思之湖田六十畝二角四十步，佃戶十五戶，章仁之田二十一畝二角一十五步，佃戶四戶，吳功仁之田二十六畝二十步，佃戶一戶，葉永之湖田九畝三角四十七步，佃戶三戶。合計田一百一十八畝一角二步，佃戶二十三戶。除吳應仁田二十六畝二十步，佃戶一戶佃種外，其九十二畝四十二步，由佃戶二十二戶佃種，每戶大約得十畝以下之田。又同書元長興州修建東嶽行宮記，延祐年間，田四十三畝中，三十二畝，使租戶六戶佃種，則每戶，不過五畝餘。以此佃戶佃種田數多者三十畝，少五六畝，固無一定，事實上，亦難一定，蓋田畝之多少，各地不同，佃戶之能力，彼此互異，勢難拘于一定限度？不過佃戶佃種之田，畝數多少？坐落何處？每年租米若干？例須立契，並有保人，交與大地主，以作憑證。此種文契，見於日本內閣文庫珍藏之新編事文類聚啓劄青一書（北平圖書館存一缺本）爰錄之如下：

某里某都住人姓某，今托得某人作保，就某里某人宅，承佃得晚田若干段坐落土名某處，計幾畝前去耕作，管得不致拋荒，逐年到冬，實供白米若干，挑赴某處倉所交納，不敢少欠，如有此式，且保人甘當代還無詞，今立佃榜爲用者。

年 月 日

佃人 姓某 押 文字

保人 姓某 押

此爲私田佃戶文契，官田佃戶之文契，雖未之見，然據元典章<sup>卷九</sup>官田項轉佃官回條云：

御史台呈備山南廉訪司申體知德一等農民，將見種官田地，私下受錢書私約，吐退轉佃，佃地之家，又不赴官告據改立戶，……據佃種田人戶，欲轉行兌佃與人，須要具兌佃情由，赴本處官司陳告，勘當別無違礙，開寫是何名色，官田頃畝，合納官租，明白附簿，許立私約兌田。

可知亦立文契，內容大致亦同。于此又見當時官田轉佃，必須原租人赴官，說明情由，得邀許可。承租人，另立文契，照例納租，必後得行佃種。換言之，即佃戶轉佃，須得官方同意，不能私相授受。官田如此，私田職田，自不必論。

依上所述，大地主之田地既有官職，私之分，所以佃戶納租，當然亦有官職，私之別。大體上，職田佃租最重，私田次之，官田較輕。惟在敘論佃戶負擔前，不能不略述當時公賦，以作比較。

元代一般農民，負擔國家公賦，比其他時代，未見特別苛重。元史<sup>卷九</sup>食貨志稅糧科差之部，述元代稅法，係取法于唐，江北之地，採用租庸調制，徵取地稅丁稅。地稅每畝粟三升，丁稅每丁粟三石，驅丁一石。江南之地，秋糧初徵米三分之一，餘則爲鈔，至于夏稅自成宗之世，則徵綿絹布等，此蓋唐中葉，夏稅秋糧之制。至於庸法，特名爲科差，分絲科（每一戶絲一斤）包銀（漢戶四兩）二種，但其內容，更有種種區別，各地之輕重亦互異，中元以後，大概科目稅類，皆已增多，然若通觀全體，比前宋後明之繁苛，及一般佃戶之負擔，實輕多矣。

元代公賦，既如上述，佃戶佃租，究竟如何？所謂職田重，私田次之，官田較輕，不知至如何程度？此正本節討論之問題，爰分述之如下：

第一官田佃租 元代佃戶，佃種官田，每畝佃租若干，前引元典章<sup>卷九</sup>官田項影占係官田土條云：

亡宋各項官田土，每歲各有額，定籽粒折收物色。

只謂「有額，」未指出額數，獨前引袁介踏災行「我家無本爲經商，只種官田三十畝……相隨鄰里去告災，十石官糧望全放。」則知三十畝，佃租十石，每畝約穀三斗餘。又官田中之學田佃租，延祐四明通志<sup>卷一</sup>劄山書院條云：

水田一百畝二角九步……每歲該收早黃穀二百六十七石一斗五升，輸納稅糧，該米五石七斗七升，准穀十九石一斗。

每畝佃租，約穀二石餘，比前之三斗餘約重七八倍。顧此或係學田，特別情形，實非官田一概之論。供國家對於官田，又常有免租減稅之寬待，元典章<sup>卷一</sup>種佃項開種公田條云：

（至元二十五年正月）江南田地裏公田荒閑田地……百姓每根底交開了，第一年不要地稅，第二年要一半，第三年依著他說來的三停內，交納二停。

至元二十五年，佃種江南官田荒地，大概第一年免租，第二年半租，第三年三分稅二。至於官田中之沙田，更聽民自由耕種，不租不稅。王禎農書沙田條云：

今國家平定，江南與江淮，舊爲用兵之地，最加優恤，租稅甚輕，至於沙田，聽民耕墾自便，今爲樂土。

元史<sup>卷九</sup>食貨志稅糧項，亦有官田免課夏稅，開墾荒地，免租二年，大德四年後，更優延一年之紀載。惟此恐只對於荒地沙田而言，膏沃官田，國家雖有免租減稅恩賜，實際上，官吏上下其手，佃戶受不到恩惠者頗多。前引袁介踏災行中有云：

官司八月受災現，我恐徵糧吃官棒，相隨鄰里去告災，十石官糧望全放。當年隔岸分吉凶，高田盡荒低田豐，縣官不見高田旱，將謂亦與低田同。文字下鄉如火速，逼我將田都首伏，只因嗔我不肯首，却把我田批作熟。

即此一例，可知當時國家，雖是免租，佃戶仍舊繳納，絲毫受不到實惠。况官田中又多爲豪強引租，轉佃於佃戶。元史新編<sup>卷三九</sup> 王克敬傳有「請罷富民，承佃江淮田」之紀載。則官田佃戶，恰與私田佃戶同。國家免租，特惠及主，佃戶無與焉。（詳佃戶私租節）不過統觀大體，官田佃租，比職田私田，實減輕幾分，姑勿論其受到減租免稅之實惠與否也。

第二私田佃租 我國歷來私田佃租，類多半支。例如一畝田，年收穀十石，地主佃戶，各得其半。宋洪邁容齋續筆<sup>卷七</sup> 田租輕重條云：

董仲舒爲武帝言；……又言：或耕民之田，見稅十五，言下戶貧民自無田，而耕墾豪富之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今吾鄉俗正若此，目爲「主客分。」

可知自漢以後，直至宋代，私田佃租，多係「主客分」。元代私租，大概亦同。宋濂宋學士全集<sup>卷二</sup> 故王府君墓銘云：

寡人無田，藝富民之田，而中分其粟。

王府君諱澄，字德輝，浦江人，至正元年卒，依此可知元代婺州路，田主佃戶，亦行「主客分」制。同書<sup>卷二</sup> 東陽貞節處士蔣府君墓誌銘亦云：

東陽（婺州路）多宋貴臣族，民藝其田者，既入粟半，復畝徵其絲，民頗苦之。府君倡其鄉人，……遂罷不徵，

蔣府君諱彥，字子晦，至正四年卒，所謂「既入粟半，」亦即「主客分」制。只以既稅其粟，復徵其絲，未免太苛。所以私田佃租，因地方情形不同，田有肥瘠之異頗難一致。依兩浙金石志<sup>卷四</sup> 湖州路報恩光孝禪寺置田山記，至元二十一年「其田每畝，租米一碩。」越中金石志<sup>卷七</sup> 南鎮廟置田記，泰定三年，紹興路會稽山南廟第一等田，每畝租米七八斗，第二等田五六斗，第三等田四五斗，台州金石錄元光遠庵瞻塋田圖形條目，每畝，租至二石二斗，或二石四斗。又越中金石志<sup>卷九</sup> 餘姚普濟寺捨產淨髮記順宗至元六年，餘姚之地，每畝租自二石以上，至三石二斗者。茲表列如下。



|   |        |   |      |      |        |
|---|--------|---|------|------|--------|
| 1 | 一畝一角   | 租 | 四石   | 每畝平均 | 三石二斗   |
| 2 | 二畝二角   | 租 | 七石   | 每畝平均 | 二石八斗   |
| 3 | 三畝一角七步 | 租 | 九石   | 每畝平均 | 二石七斗六升 |
| 4 | 三畝三角   | 租 | 十石   | 每畝平均 | 二石六斗   |
| 5 | 一畝     | 租 | 二石五年 | 每畝平均 | 二石五斗   |

依上所述，當時私田佃租，大約以台州餘姚二處，較為苛重，平均每畝，多在二石以上。似此比諸公賦地稅每畝三升，實增至七八十倍。故元典章 卷二 四 科添二分稅糧條云：

佃戶不納係官差發，他每個戶身上，要的租重，納的官糧輕。

同書 卷三 聖政二減私租條，至元二十三年二月世祖詔書亦云：

江南有地土之家，召募佃客，所取租課，重於公稅數倍。

依前所述，豈止「數倍」而已哉。所以世祖成宗，屢下詔輕減私租，據同書全條，世祖至元二十年，十分減二，二十二年亦十分減二，三十一年，則十分減三。成宗大德八年，又十分減二，按世祖二十年至成宗八年，前後不過二十二年，四下詔減租，可知已至極嚴重地步，非輕減，不足以紓民困也。然元史 成宗紀云：

江浙行省臣言：陛下即位之初，詔蠲今歲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稅，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被於貧民也。

則其所減，恐亦特惠田主，佃戶之輸租如故，因苦亦如故。

第三職田佃租 職田性質，與私田同，不過所有主，前者為官吏將校，或皇室親貴，後者為豪強富家。因此對於佃戶之剝削壓迫，前者較後者，自然加重，為所欲為，而佃戶負擔之重，勢所必然。元典章新集戶部官員職田依卿原例分收條云：

該羅安定狀告江西袁州路萬載縣人氏，於至元二十四年，蒙上司將民間所佃職田分撥各官衙，每一畝勸要送納上等白米六斗，各官令梯已提控總領人等，將闊麩軍斗，高糧加倍，仍要水脚稻藁等錢，不容分訴，使民不得已而變賣家產了納。其司縣逐年豫先差祇候人等，除要鷄酒外，要勾追鈔兩，多者十兩，少者五兩，以致所納職田民戶，多有逃亡。

世祖至元年間，江西袁州路萬載縣，職田佃租，在官府方面，每畝雖規定徵收上等白米六斗。惟經理人，復「將闊麩軍斗，高糧加倍，仍要水脚稻藁等錢」。每年追催納租之人，一到佃戶，既索鷄酒，復要「勾追鈔兩」名目繁多，層層剝削，佃民焉能不貧且困？相繼逃亡。又元文類<sup>卷二</sup>元明善太師洪陽忠武王碑云：

他日(武宗)詔曰：「武宗常賜卿江南田六千畝，今加賜四千，」奏曰：「萬畝之田，歲入萬石」

江南職田每畝徵租一石。不知爲米爲穀，若米，則比前加重矣。福建職田，且有徵至畝三石者。蘇天爵慈溪類稿<sup>卷九</sup>元故太史院贈翰林學士齊文懿公神道碑云：

閩憲職田，每畝歲取米三石，民卒破產償之。

當時每畝所收，多者米三石，佃民「破家償之。」似此負擔，私田佃戶，與職田佃戶，彼此皆同。不過私田於納正租外，既無水脚稻藁之錢，亦免鷄酒勾追之擾。職田戶，則不獨加此剝削，有時復供給大地主一家使用。元典章<sup>卷二</sup><sup>卷五</sup>差發項禁職田佃戶規避差役條云：

(至大二年三月)卑職(江西廉訪司)思惟諸職官，三品，職田佃戶，有至五七百戶，下至九品，亦不下三五十戶，出給執照，不令應當雜泛差役，却令供給一家所用之費，謂如倩借人畜，寄養豬羊馬草柴薪，不勝煩擾，爲緣影占，終莫能言。……呈乞照詳憲台，仰禁約施行。

此爲江西地方，職田佃戶之負擔。此舉不獨佃民負責加重，即國家差役，

亦大受影響，倘長此以往，各地風行，民盡官吏家奴，國將無可徵之差，前途寧堪設想。所以當時廉訪司奏請禁止，實以救時之弊。

又遇天災人禍，國家多有減租則例，獨職田佃租，未蒙恩減，元典章<sup>卷一</sup><sub>五</sub>職田項職田佃戶子粒條云：

（皇慶二年六月江西廉訪司奏）官挾其勢，民畏其威，無田虛包者有之，逃亡閉納者有之，影避差徭原輸者有之，措斂加要輕貴者有之。人有貧乏，時有旱澇，官稅私租，俱有減免之則例，獨職田子粒，不論豐歉，多是全徵，豈親民之任哉，理合遍行禁止。違者究治黜降。

可知當時官僚大地主，私其地，即私其民，政治經濟，恩苛予奪，唯意所欲，國家政令，無如之何也。

成宗大德三年荆湖地方官吏，多無職田，亦強民納職田租稅，尤為暴戾。元史新編<sup>卷二</sup><sub>四</sub>立智理威傳云：

大德三年以參知政事宣慰荆湖，荆湖公田，（即職田）病民為甚，部內實無田，隨民所輸租取之，戶無大小，皆出公田租，雖水旱不免，立智理威問民所不便十數事上於朝，而言公田尤切，朝議遣使理之，旋詔凡官無公田者，始隨奉（俸）給之，民力稍蘇。

此雖賴立智理威代奏，荆湖之民，蒙賜田佃種，得以稍蘇，然依第一節所述，州縣官吏，亦多無職田，則當時人民，無田自納租，或其他稅目之負擔，諒必不少，又焉得宣慰之官，人人皆如立智理威乎？

總觀上述佃租，官田每畝，除學田外，普通不過三四<sup>斗</sup>。私田多行「主客分」制，間多至二石餘。職田則普通在二石以上，且加以種種苛稅。比官私之田，固重許多，比公賦地稅，畝納三升，尤不啻天淵之別。嗟彼佃民，真不知何以為生？

前述大地主收租，年多至二三十萬石。勢必置監督人，負徵收管理之責，唐宗時代，莊園發達，大地主設有莊吏，徵管佃租。元代當然亦有同樣之設置

。前引元典章新集戶部官員職田依卿原例分收條之「梯已提控總領人」「祇候人」等，即相當唐宋之莊吏。孔齊至正直記<sup>卷三</sup>黃華小莊條云：

至正癸巳（順宗至正十三年）鄉里寇平，吾復到黃華小莊，忽故幹者史仲珍王道者來謁。

黃華小莊之史仲珍王道二人，係幹者，即幹人。幹人，職司倉廩。陳元諤

事林廣記<sup>卷五</sup>幹人須擇淳謹條云：

幹人有管庫者，當須謹其簿書，審其見存，管米穀者，須嚴其簿書，謹其管籩，必須擇謹畏之人。

黃潛黃文獻公集<sup>卷七</sup>湯氏義田記，又有幹局之稱。

湯鑑（元初人）……乃置義田，以贍同族，其爲田二百畝，歲可得穀四百石，擇族人廉謹，而有幹局者，俾任出納。

田之性質，雖然不同，幹人幹局之責任則一。大地主既然田大租多，東莊西疇，北田南畝，爲佃戶納穀便利，自必設立許多倉庫。前引新編事文類聚啓劄青，佃戶文契，謂「實供白米若干，挑赴某處倉所交納，」則知此大地主之倉廩必不止一處。胡助純白類稿<sup>卷六</sup>陳莊水亭條云：

陳莊者，東陽（婺州路東陽縣）宅仁民倉廩也。因起小亭，臨於池，一境可觀。

同時詩中，有「黃雲萬頃覆西疇」之句，則陳莊田園之大，倉廩之多，自不待言。倉廩既多，管理之幹人幹局，勢須增加，良莠不齊，營私肥己，想必難免。故事林廣記<sup>卷五</sup>佃客須加寬恤條云：

不可容子弟幹人，私有所擾。

此蓋告戒幹人，不可於佃戶，有不正當之徵收。然明初長谷真免農田餘話，關於曹宣慰有如下之紀載。

海隅曹宣，其先起農家……曹宣慰，其父知縣，前宋福王府管莊田人也。至宣慰，日益盛大，時澱山湖爲潮溼塞大半，曹氏占爲湖田，九十三

園，凡數萬畝……積粟百畝，豪橫甲一方，郡邑官又爲之驅使。

此係元代元貞，大德，皇慶間之事。元史世祖紀至元二十五年三月條亦云

：

松江曹夢炎(宣慰係官職)願歲以米萬石輸官，乞免他徭，且永官職，

桑哥以爲請，遙授浙東宣慰副使，

曹夢炎之父，不過宋福王府管莊田之人，幹人幹局，身分地位相差有限。倘不假公濟私，上下其手，何至暴富如此，身爲知縣，子授宣慰，橫豪甲於一方。因此可見元代大地主，(恐不止元代)實無異封建諸侯，而管田莊之人，即無異諸侯之大夫，近水樓台，出納由己，無一不可以作弊也。

(未完)

# 蕭散詩人馬致遠

任維焜

## (一)

馬致遠號東籬，大都人。他的事蹟已不可攷，僅僅曉得他做過江浙行省務官。王國維宋元戲曲史把他列入元代第一期的作家中。

他的作品不只有雜劇，而且有散套。雜劇據涵虛子太和正音譜所載，共有十三本之多。不過像誤入桃源酒德頌歲寒亭踏雪尋梅齋後鐘戚夫人等六本，已散佚。現存者只剩：

江州司馬青衫淚

呂洞賓三醉岳陽樓

太華山陳搏高臥

破幽夢孤雁漢宮秋

半夜雷轟薦福碑

馬丹陽三度任風子

邯鄲道省悟黃梁夢

七本。不過王氏戲曲史中以前六本為東籬所作，後一本乃東籬與李時中花李郎紅字李二所合作者。現在因這本的風格與東籬前幾本並無大的不同，所以也一並提及。至於散套則有近人任二北所輯之東籬樂府一卷，存小令一百四首，套數十七套。

## (二)

從來曠達的詩人，最初也都是心腸極熱的，不過到社會上潦倒坎坷，不能大展懷抱，於是就一變而為「蟬蛻污泥，蜉蝣塵埃之外」的高士。淵明之賦「歸去來」東坡之草臨江仙，（常恨此身非我有，幾時忘却營營？夜闌風定穀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都有「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之意。不過孔子是

一個「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至於淵明東坡都多少受點老莊的影響所以就索性遺脫世事。而守分安命了此一生。一般不解事的人們，以爲他們真個是捨棄人間，而忘情事功的，那簡直是錯誤到透頂了。東籬呢，也同淵明東坡的情況差不許多，我們試看他的散套黃鐘女冠子

「枉了閑愁，細尋思自古名流，都曾志未酬。韓信乞飯，傅說版築，子牙垂釣，桑間靈轍困，伍相吹簫，沈古歌謳。陳平宰社，買臣負薪，相如沽酒。

〔幺篇〕上蒼不與功名候，更強更會也爲林下叟。時乖莫強求，若論才術，仲尼年少，便合封侯。窮通皆命也，得又何歡，失又何愁。恰似南柯一夢，季倫錦帳，袁公甕牖。

〔出隊子〕若朝金殿，時人輕馬周。李斯豈解血沾裘？亞父爭如饑喪囚；到老來，終不將秦印收。

〔幺篇〕聖賢尚不脫陰陽設，都輸與范蠡舟。周生丹鳳道祥禽，魯長麒麟言怪獸，時與不時都總休。

〔黃鐘尾〕且念甄生自年幼，寫詩曾獻上龍樓，都不送半紙來大，功名一旦休，便似陸賈隨何且須緘口。着領布袍雖故舊，仍存兩枚寬袖，且遮藏著鈎鯨攀桂手。」

關於東籬的身世，現在雖不能詳細知道，但讀他這篇散套，可知他是抱着大志的人，不過不幸而生在異族統治中華的時代，沒有機會來施展自己的才能，因之自己心中無限的憤慨，但到末了，自己認清了社會的情形，參透了人世的險惡，於是就覺「今是昨非」，而立志嘯傲林泉，在他的悟迷（大石調青杏子）中道：

「世事飽諳多，二十年漂泊生涯，天公放我平生假。剪裁冰雪，追陪風月，管領鶯花。」

又般涉調哨遍中云：

「半世逢場作戲，險些兒誤了終焉計。白髮勸東籬，西村最好幽棲。老正宜，茅廬竹迳，藥井蔬畦。白滅風雲氣，嚼蠟光陰無味。旁觀世態，靜掩柴扉。雖無諸葛臥龍岡，原有嚴陵釣魚磯，成趣南園，對榻青山，遶門綠水。」

可知隱逸乃是他看澈世態後的人生觀。但我們知道詩人的作品多是他個人整個兒寫照，他既然立意退歸林泉，那麼必然的有稱爲他隱居的根柢的中心思想。他的中心思想是什麼？兩言以蔽之，即老莊的虛無主義，與方士的渴慕神仙。在前者他近於阮嗣宗與陶淵明，在後者他近於郭景純與李太白。現在把作爲東籬的出世的人生觀的根柢的中心思想，剖析爲下列四端，分述於後：

一人事的無常——阮嗣宗八十多首的詠懷詩，所寫的全是歎息宇宙事物的無常。至於東籬之作，大半也是一樣的。在寫宇宙事物之無常，如慶東源嘆世六首：

「拔山力，舉鼎威，暗鳴叱咤千人廢。陰陵道北，烏江岸西，休了衣錦東歸。不如醉還醒，醒而醉！」

這是說勇猛威力。

「明月閒旌旆，秋風助鼓鼙，悵然滴盡英雄淚。楚歌四起，烏鴉漫嘶，虞美人兮！不如醉還醒，醒而醉。」

這是說佳人美色。

「三顧茅廬問，高才天下知，笑當時諸葛成何計？出師未回，長星墜地，蜀國空悲！不如醉還醒，醒而醉。」

這是說聰明才智。

「誇才智，曹孟德。公香賈履純狐媚。奸雄那裏，平生落的只兩字征西，不如醉還醒，醒而醉。」

這是說奸雄詭詐。

「畫籌策，墮淚碑，才德誰相配？一個力扶漢基，一個恢張晉室，可惜都



壽與心違。不如醉還醒，醒而醉。」

這是說智慧賢德。

「珊瑚樹，高數尺，珍奇合在誰家內，便認做我的，豈不知財多害己，直到東市方知。則不如醉還醒，醒而醉。」

這是說富利財貨。由於對人世一切事物之飄忽變幻，因而就想到這裏近一定有命運在那兒主宰着呢，所以就不能不成爲一個命定論者。

二、命定論——淵明一生就是一個守分安命者，所以他一則曰：「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歸去來辭）再則曰：「酣飲賦詩，識運知命」（自祭文）東籬也同淵明一樣，有自知之明，所謂：「本是懶散人，又無經濟才，歸去來！」（四塊玉恬退）他的命定論整個兒表現於他的雜劇半夜雷轟薦福碑一本中。這篇劇的大意，是寫宋代范仲淹的友人張鎬最初訓蒙爲活，後遇范仲淹，一面給他三封薦信，讓他投奔三位權貴，一面又携去他的萬言長策，去進奏天子。不巧在他離開他教書的地方，張家莊的時候，天子的詔下來了，命他爲吉陽縣令，恰好他的東家的名子叫張浩，就頂替了他上任去了。他呢，投奔了兩位權貴，不巧都死了，在他將要打算歸去的路中，又遇見他的東家，結果他的東家派人去殺他，賴他求饒，才算不死。末了到了一個廟裡，和尚對他很好，就打算把廟中顏真卿所寫的一統碑場了一些送他作爲川資，不料夜間一陣大雷，就把碑擊碎了。次日他看見這種情況，正想自殺，他的友人范仲淹偏偏來了，算是帶他到京，一舉成名。這本完全來寫一個人的淹蹇與亨通。完全操握在命運的手心裏，劇中寫張鎬因在龍王廟中抽籤，結果得個下下！他就憤然在牆上寫了首詩，來嘲罵龍王。龍王就說道：

「叵耐張鎬無理！你自命蹇福薄，時運未至，却怨恨俺這神祇，將吾毀罵，題破我這廟宇。更待乾罷，你行一程，我趕一程，行兩程，我趕兩程；張鎬你聽者！」

可見運命是一定的，「時乖強求，」終於還是徒勞。

三、對自然的陶醉——在中國文學史上只要是出世的詩人，沒有不愛大自然的。東籬自然也逃不出這個例子。他對自然的咏歌與讚歎，可從清江引（野興）四塊玉（恬退）雙調新水令（題西湖）諸曲中看到：

「樵夫覺來山月低，釣叟來尋覓。你把柴斧拋，我把魚船棄。尋取個穩便處，閒坐地。」

林泉隱居誰到此？有客清風至。會作山中相，不管人間事。爭甚麼半張名利紙？

西村日長人事少，一個新蟬噪。恰待葵花開，又早蜂兒鬧，高枕上夢隨蝶去了！

東籬本是風月主，晚節園林趣。一枕葫蘆架，幾行垂楊樹！是搭兒快活閒住處」。

野興八首錄四首

「綠鬢裏，朱顏敗，羞把塵容畫鬢台。故園風景依然在，三頃田，五畝宅，歸去來！

綠水邊，青山側，二頃良田一區宅。閒身跳出紅塵外，紫蟹肥，黃菊開，歸去來！

翠竹邊，青松側，竹影松聲兩茅齋。太平幸得閒身在，三徑修，五柳栽！歸去來！

酒旋沽，魚新買，滿眼雲山畫圖開。清風明月還詩債，本是個懶散人，又無甚經濟才，歸去來！

（恬退四首）

〔掛打沽〕曲岸經霜落葉滑，誰道是秋瀟灑。最好西湖賣酒家，黃菊綻，東籬下，自立冬，將殘臘，雪片似江梅，血點般山茶！

〔石竹子〕櫓搖搖，聲嗟呀！繁華一夢天來大。風物逐人化，虛名爭甚那？孤舟駕，功名已在漁樵話，更飲三杯吧！」

（題西湖）

東籬在各方面都很顯明的受着淵明的影響，他的「恬退不用說是在學歸去來辭，而「東籬」一號，恐怕也是他晚年退隱時起的，當係本着淵明飲酒詩中

：「採菊東籬下」之句。所以在他的作品中，常常提到淵明，而雜劇又有誤入桃源一本，今雖不傳，想定係寫的關於淵明桃花源一記的故事。

四、對神仙的企慕——對於神仙一事，過去的詩人中淵明是不提的，在他的歸去來辭中所說之「帝鄉不可期」一語，可知他純屬道家，並未受方士的影響。至於阮嗣宗就不然了，他如詠懷詩中雖否認了一切的永久性，但對神仙還有着若干的渴望，他在詠懷詩其十中云：

「獨有延年術，可以慰我心。」

又在其三十二中云：

「願登太華山，上與松子遊。」

因此劉彥和謂其：「詩雜仙心。」到了以後之郭景純，同鮑明遠，都有遊仙之作，此風一直到唐代的李太白還沒有消歇。如太白的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中云：

「謝公行處蒼苔沒，早服還丹無世情。琴心三疊道初成，遙見仙人彩雲裏，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敖遊太清。」

這是對仙家生活的企慕與幻想。至如夢遊仙吟留別更是全篇寫出仙境的清幽與奇麗。至如東籬呢，在他的文字的豪放一方面，不減景純太白，而對神仙的渴慕，較之景純太白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在他的散套題西湖中有這樣的話：

〔駙馬還朝〕想像間神仙宮內館娃，俯仰間飛來峯勝巫峽。葛仙翁，郭璞家，幾點林櫻似丹砂。

〔胡十八〕雲外塔，日邊霞，橋上客，樹頭鴉。水亭仙閣日西斜，哎！老子醉麼，宜闌苑，泛浮槎。」

這還不過是拿西湖與仙境來比而已，至他的雜劇陳搏高臥岳陽樓任風子同黃梁夢，不是高的仙人點化的故事！就是寫的高人修仙的故事。我們分析起來，岳陽樓是呂洞賓點化柳樹精同臘梅精的故事，意思就是土木形骸，只要能了

悟修煉，也能成仙。任風子寫馬丹陽超度任屠的故事，意思頗近於「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語。所以任風子受了馬丹陽的指引，就聽從他的話，在菜園中修煉，擺脫塵世，捨棄妻兒，終於成仙。第四折中有兩節寫他修煉的生活，寫得很好：

〔雙調新水令〕我雖不曾倒騎鶴背上青霄，今日個任風子積功成道。編四圍竹寨籬，蓋一座草園瓢，近着這野水溪橋，再不聽紅塵中是非鬧。

〔駐馬聽〕散誕逍遙，雖不曾聞苑仙家採瑞草，又無甚憂愁煩惱。海山銀闕赴蟠桃。新種下黃花三徑有誰澆？白雲滿地無人掃，人道我歸去早，春花秋月何時了！」

黃梁夢寫鍾離道士點化呂洞賓的故事，中間的曲折變化，多本唐人沈既濟的枕中記，不過把主人公的名子換換而已。這是寫士子之成仙，末尾鍾離告呂洞賓的幾段話，很有意思：

〔倘秀才〕你早則省得浮世風燈石火，再休戀兒女神珠玉顆！咱人百歲光陰有幾何？端的日月去，似攬梭。想你那受過的坎坷！

〔滾繡球〕你夢兒裏見了麼？心兒裏省得麼？這一覺睡，早經了二十年兵火。覺來也依舊存活，瓢古自放在竈窩，驢古自映着樹科。睡朦朧無多，一和半霎兒，改變了山河，兀的是黃梁未熟，榮華世態纔知，鬢髮皤，早則人事蹉跎！

〔煞尾〕你正果正是修行果，你災咎皆因我度脫。早則絕憂愁，沒腦聒。行處行，坐處坐，閒處閒，陀處陀。屈着指自數過，真精神是七座。添伊家，總八個。道與哥哥，非是風魔，這個愛吃酒的鍾離便是我。」

至於陳搏高臥寫五代末高人陳搏曾在汴梁設一卜肆，遇趙匡胤，而許以有帝王之分。後宋太祖即位，以安車蒲輪到太華山去迎他。他到朝中，力辭祿位，重行退隱。這篇作品是一面寫陳搏的高潔，一面寫修仙的人過的生活是如何的恬靜閒散。現在把劇中借陳搏口中所說的話錄下一二來：

〔隔尾〕則與這高山流水同風韻，抵多少野草閒花作近鄰。滿地白雲掃不盡，你與俺緊關上洞門，休放個客人，我待靜倚蒲團自在盹。 第二折

〔倘秀才〕俺那裏草舍、花欄、藥畦、石洞、松窗、竹几，您這裏玉殿、朱樓、未爲貴。您那人間千古事，俺那松下一盤碁，把富貴做浮雲可比。

## 第三折

〔離亭宴帶歇指煞〕把投林高鳥西風裏放，也強如啣花，野鹿深宮裏養。你待要加官賜賞，教俺頭頂金紫冠，手執碧玉簡，身着白鶴氅。昔年舊草庵，今日新方丈。貧道呵！除外別無伎倆。本不是貪名利世間人，則一個樂林書林下客。絕寵辱山中相。推開名利關，摘脫英雄網，高打起南山吊窗，常則是烟雨外種蓮花，雲台上看仙掌。 第四折

從上邊的分析，我們很明白的可以看出東籬的思想是老莊思想與方士思想的混合。一方面看澈人世，徹屣名利，要回到大自然的懷抱中去，同時又渴慕神仙，想延年益壽，與天地終古。所以我們可以說他的退隱，他的曠達，近於淵明，但他的豪放同幻想，又同景純太白差不多。本來是無足怪的，一個懷抱利器的人，一生潦倒，不得已而隱居林泉，自然之秀麗雖可以陶醉一時，使他忘去富貴的享受，與功名的喧嘩，但靈魂總不免要感到空虛與寂寞。所以不能再進一步而逃到神仙的幻想中，這樣的才可以免去心中一些無謂的煩惱。淵明的思想是那樣平易近人，這是因爲淵明的天稟慧敏，與他的修養深沈之故。至如嗣宗景純同太白在天稟上或者可以追步淵明，但修養不足，不免走進詭奇的幻境之中。東籬雖一生服膺淵明，但在這一點，終於沒趕上，而只落進嗣宗景純太白的一流中去，這也是他所意料不到的。

## (三)

以淵明之淡泊，還有閑情之賦，那麼正無怪乎我們在東籬樂子中，能發現出言情的作品來。不過元曲作家善於寫愛情故事的，如西夢符王實甫諸公，他們的作品，都極艷冶濃麗，描寫毫無顧忌。可是東籬同他們就不大相同了，恰

如王國維評歐陽永叔同秦少游的話，所謂：「雖作艷語，終有品格」者是也。他的言情之作，散曲中有小令壽陽曲二十三首。套數仙呂賞花時（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兩套，商調集賢賓思情一套，大石調青杏子因緣一套，商調水仙子一套。雜劇則有漢宮秋同青衫淚兩本。東籬喜歡寫的多是離情，所以風格方面有時悽愴，有時悲壯。前者最好的例子是散曲，即如小令

「江梅態，桃杏腮，嬌滴滴海棠顏色！金蓮肯分迭半折，瘦厭厭，柳腰一捻。

思今日，想去年，依舊綠楊庭院。桃花嫣然三月天，只不見去年人面。青紗帳，白象牀，晚涼生月輪初上。誰家玉簫吹鳳凰，教斷腸人越添惆悵。

如年夜，人乍別，角聲寒玉驚梅謝。夢迴酒醒燈盡也，對着冷清清半窗殘月。」

壽陽曲

又如套數

〔浪來生〕更漏永，怎地捱，砧聲才住角聲哀，有燈光恨殺無月色，是何相待，姮娥影占了看書齋。

〔尾〕聽夜雨無情，哨紗窗緊慢有三千解，韻欺聾入耳，點共淚盈腮。疏竹影，晚風篩，剗地將芭蕉葉兒擺，意中人何在？猛隨風雨上心來。

商調集賢賓思情

都極其悽婉之至。說到雜劇，漢宮秋一向論者稱此篇為元曲中之冠，因為昭君和戎一事，乃千古一大悲劇。詩人咏歌的篇什，不知有多少，所以東籬竟以此篇，而負盛名。中間寫元帝同昭君離別的一折，真是蒼涼悲壯。

〔梅花酒〕呀！對着這迴野悲涼，草色已添黃，免起早迎霜，犬褪得毛蒼，人擲起纓鎗，馬負着行裝，車運着餼糧，打獵起圍場。他！他！他！傷心辭漢主。我！我！我！携手上河梁！他部從入窮荒，我鑿與返咸陽。返咸陽，過宮牆；過宮牆，繞迴廊；繞迴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黃；月昏

黃，夜生涼；夜生涼，泣寒蟄；泣寒蟄，綠紗窗；綠紗窗，不思量！

〔收江南〕呀！不思量，除是鐵心腸，鐵心腸也愁淚滴千行。美人圖今夜掛  
昭陽，我那裏供養，便是我高燒銀燭照紅妝。

尙書云：「陛下回鑾罷，娘娘去遠了也。駕唱：

〔鶯鶯煞〕我煞大臣行，說一個推辭謊，又則怕筆尖兒那火編修講。不見那  
花朵兒精神，怎趁那草地裏風光。唱道竚立多時，徘徊半晌，猛聽的塞雁  
南翔，呀！呀！聲嘹亮，却原來滿目牛羊，是兀那載離恨的氈車半坡裏  
響。

青衫淚一曲，係本琵琶行而寫，與樂天原意大不相合。東籬一時神經過敏，  
而認爲樂天在京都時即與這個妓女有白頭之約，中因樂天被謫，音問梗塞，  
於是她不幸而被賣於浮梁茶客。不想在湓浦口於無意中竟又重逢，終於團圓。  
這篇到是個喜劇，中間不無名言警句，以篇幅之限，只有從略了。

#### (四)

論到東籬作品的風格，可以說豪放之外而兼有悽惋。大半過去的文人，沉  
浸在感情的漩渦中，而不能出脫的，文字多沈鬱悽愴，如屈原之騷，賈誼之賦  
，就是很好的例證。若能從感情中超脫出來，而站在客觀的立場上來觀察社會  
，文字就會走到豪放同清逸的路上。淵明之詩，是清逸的，太白的詩，東坡的  
詞，則是豪放的。東籬在論世的方面，多同於太白東坡，故自然豪放，但每在  
寫情的時候，似乎稍有變易，而常淪於悽惋。作爲前者的例子的，是小令中的  
蟾宮曲與套數中的雙調夜行船秋思。

「咸陽百二山河，兩字功名，幾陣干戈？項廢東吳，劉興西蜀，夢說南柯  
。韓信功兀的般證果，蒯通言那裏是風魔，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醉了由  
他。」

蟾宮曲

〔喬木查〕秦宮漢闕，都做了衰草牛羊野，不慙漁樵沒話說。縱荒墳，橫  
斷碑，不辨龍蛇。

〔慶宣和〕段至虎蹤與兔穴，多少豪傑，鼎足雖堅半腰裏折，魏耶？晉耶？  
 〔離亭宴煞〕蛩吟罷，不覺纔寧貼。鷄鳴時萬事無休歇。何年是徹？看密匝  
 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鬧穰穰蠅爭血。裴公綠野堂，陶令白蓮社，愛  
 秋來那些，和露摘黃花，帶霜分紫蟹，煮酒燒紅葉。想人生有限杯，能幾  
 個重陽節？分付與頑童記者，便北海探吾來，道東籬醉了也。」

#### 雙調夜行船秋思

作為後者的例子的，則為壽陽典與商調集賢賓思情例已見前。

其次是東籬的技巧，王靜菴三語足以盡之，即：「寫情能沁人心脾，寫景  
 能豁人耳目，述事則如其口出者」。即如天淨沙小令：

「枯藤、老樹、昏雅。小橋、水流、平沙。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  
 ，斷腸人在天涯！」

寥寥二十八十字，而且僅用動詞三個，其餘全是用形容詞與名詞拚成的，  
 但活活畫出一幅在秋日的黃昏一個遠方的征人，漫行在荒涼的古道之上的情形  
 。筆墨是這樣的簡潔，寫景是那樣的逼真，而且令人讀後又不能不深深感動，  
 這非真正的天才的作家，是決辦不到的。北曲之勝於南曲的，在一任自然，毫  
 不雕飾，而極其工巧。至於東籬之作，又為北曲中之冠。其寫情之真摯，與遣  
 詞之本色，更不待說。至於例證前邊所舉已經不少，此地只好從略了。

#### (五)

最後談到東籬在文學史上的位置，同他與古代作者異同之點，涵虛子太和  
正音譜評東籬謂：

「有振鬣長鳴，萬馬皆瘖之意。」

這可說是推尊到極致了。王靜菴宋元戲曲史稱之謂：

「高華雄渾，情深文明，不失為第一流。」

亦為持平之論。不過一般論馬曲者多以漢宮秋為東籬之代表作，所以王靜  
菴氏有：「東籬似李義山」之論。不知其真正足以代表東籬的作品的，與其說



是漢宮秋毋寧說是陳搏高臥，昭君出塞一事，不過為東籬所偶然述寫，遂成傑作，但決不如陳搏高臥之能代表東籬的思想也。要論到言情，東籬是那樣的明快爽利，與義山之深閉固拒，撲朔迷離者迥然不同，王氏因太看重藝術的技巧，而忽略了作者的思想，所以才有這樣的偏見。實際要拿東籬來比附於古代作者，我可以說他的作品風格是有淵明的曠達，太白的豪放，而且兼有東坡的清俊與飄逸，質諸海內方家，以為然否？

二四，五，二九寫成

二四，八，八，改定

李 旭 主 編

# 史 地 半 月 刊

第 一 卷 第 二 期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十 一 月 十 六 日 出 版

## 要 目

|                     |     |
|---------------------|-----|
| 時事講座.....           | 編 者 |
| 研究西北地理所遇到的幾個問題..... | 袁復禮 |
| 明末遼東的軍事.....        | 李 旭 |
| 中國之主要資源.....        | 郭秀敏 |
| 關於蠶桑的傳說.....        | 胡曼蓀 |
| 介紹幾本普通地理學參考書.....   | 夏鏡懷 |
| 編後的話.....           | 編 者 |

出版兼發行者 北平史地補充教材編譯社

總 經 售 處 北平和外新華書店

零售每冊三分 預定一年六角

# 詩的功用與批評的功用

## — 現代人的觀念 —

T. S. Eliot 原著 外國文學系 四年 趙增厚 譯

在瑪利譚 (Maritain)的『藝術與煩瑣哲學』(Art and Scholasticism)中有一句話，上下文大概是如此，他說：『比加索(Picasso)的作品表現了繪畫上自覺的驚人的進步。』那麼我也就把詩人對於詩的觀念的自覺所發生的變化大概來說明一下：

關於詩與詩的批評這一方面的『自覺的進步』我們若想找出他整個的歷史那麼我們必須要考查到許多種批評。但是這些種批評是出乎我這些講演的狹隘的範圍的。譬如只單舉出莎士比亞批評的歷史 (History of Shakespeare Criticism)來說吧，有幾種著作就需要我們仔細的討論。其中如莫爾干 (Morgann)對於佛爾思塔夫 (Falstaff)一角的論文，考勒律治 (Coleridge)的論莎士比亞 (Lectures on Shakespeare)都會有相當的重要的。但是我們在蠟萊登 (Dryden)的幾篇『書序』裏與他第一次想給英國詩人下一個評價的嚴肅的嘗試裏我們已經看到這種自覺的顯著的發展了，我們看到了約翰孫 (Dr. Johnson)在他對於一些詩人仔細的估價中正繼續了蠟萊登向着這一方向邁進，同時更因為他的估價是採用一種大體還能令人滿意的一貫的標準，所以使這一種方法更達到完善。從考勒律治的作品，窩茲窩斯 (Wordsworth)的『抒情詩集序言』以及濟慈 (Keats)的書信裏所散見的零碎的意見，我們對於詩的活動 (Poetic action) 得到一種深一層的認識，同時感到在窩茲窩斯的『序言』中與雪萊 (Shelley)的『詩辯』中所說到詩的社會的功用還有加以解釋的必要。在阿諾德 (Arno'd)的批評裏我們發現他除了繼續浪漫詩人所作的工作外，更加上一種對於過去詩人的新評價。構成這

---

種評價的方法雖然缺乏約翰孫的精密，但是却向着廣一層與深一層的關係方面走去了。我並不想把這種自覺的進步看成一種必然的進步，或者把它聯想到什麼高一層的價值上。有一件事是顯然的便是它不能從歷史上人類心理的一般變化中抽出。至於這些變化的最後的意義如何我却不願擅加臆斷了。

阿諾德根據了一種道德上的價值而堅持詩裏面的規則。這種堅持在他的那個時代裏實在是極其重要的。當阿諾德的企圖不只是一種時，他顯然處處失敗了。他的詩因為思想的成分太多，我們不能稱它是一流的詩，同樣它的批評也是一樣，一方面他並不是一個純詩人能夠有突然的激悟，像我們在窩茲窩斯，考勒律治及濟慈的批評中所發現的東西一樣，另一方面他又缺少頭腦的訓練，與哲學家用字的精確及思考的一貫，他有時把字與字義混亂了，當他說出：『詩歸根到底只是人生的批評』這句話時他既不像一個詩人又不像一個哲學家，然而他竟說出這樣的話了。我們需要比阿諾德對於詩更深一層的見識與比他所用的更明確一點的綴辭。阿諾德的批評方法，阿諾德的種種假設到十九世紀末還很有勢力。阿諾德的批評由於他說出上面的那種話來看是向着另一條方向尋發展的，一些當時著名的批評家像瓦爾特·派特（Walter Pater）阿塞，西門斯（Arthur Symons）阿丁頓·西門斯（Addington Symonds）梨斯萊·思台芬（Leslie Stephen）麥厄斯（F. W. H. Myers）及喬治·森思白理（George Saintsbury）等都曾看到此點。

但是瑞恰慈（I. A. Richards）先生的作品我們却決不可忽略，關於他的結論我們無論是部分地或全部地同意，部分地或全部地反對；關於他的方法我們無論是承認它適當或不適當。他的作品在文學批評史上將來一定會有絕大的重要的。甚而理恰慈先生的批評判明為完全走入錯誤的路線，甚而這種自覺的路子也將證明為不通，瑞恰慈先生將來終究會作出些東西來加速對於所有可能的探索，他將會間接地幫助我們打破整日纏繞我們的那些既沒有感覺的素養又沒有詩的知識的人們的批評。這裏有一個大開展的希望，開始我們必須想法把詩

的鑑賞與詩的理論間的區別辨清，而認識當我們談詩時所談的不是詩而是詩所引起另外的一些東西。在瑞恰慈先生的理論系統中有兩個重要的原素，這兩個要素在它的立場上都是很重要的。雖然我對於這兩點抱有絕大的懷疑，但是現在在這裏却不著我來討論的。那兩個要素便是他的『價值論』與『教育論』（說得更清楚一點便是根據他在『實驗批評』[Practical Criticism]一書中所抱的態度出發的或者是包含在那種態度裏面的教育論）至於心理學與語言學的問題那是他專門從事的東西與我無涉。現在為我所更關心的便是一些他所作的而為我認為尚欠考慮的假說（Assumption）。我不知道他現在是否還持有他在早年的論文『科學與詩』（Science and Poetry）中所有的一些見解，但是我不了解他為什麼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作過對於這些見解的任何公開的更正。我記得他有一句話，大概是如此：

『由科學所產生的危機只是到現在才開始有所活動，我並沒有想到心理分析或行為主義的分枝，只是就着把這些完全包括的整體來說話。我們用來防衛傳統思想（Tradition）的興登堡防綫（Hindenburg Line）由於上一世紀猛烈攻擊的結果在最近的將來將被攻破是很可能的。假如因此將來要發生一種人類所從未有過的思想的紊亂，那麼在那時也許正如阿諾德所料，我們將又想起詩來，詩或者可以把我們拯救了。』

關於這段話若不是後來提到阿諾德我簡直要莫明其妙，現在我似乎理會到他所說的是什麼了。我敢說像這樣的論調實在可以代表現代心理的一面。因為關於現代心理一個人所能談到的有一件事便是它包括了每一種意見的極端。從上面我曾引證過的瑪利譚先生的『藝術與煩瑣哲學』一文中我們得到：

『希望詩能供給人類超物質的營養實在是一個絕大的錯誤。』

瑪利譚先生是一位地學家和哲學家，同時你可以想見當他說那是一種絕大的錯誤時他是具有絕大的懇摯的。但假如那『反現代主義』（Anti-Moderne）的作者不能認為是現代的人物時，我們可以再找到另外見解的不同。在一本叫作

『人類的鸚鵡』(The Human Parrot)的書裏蒙特果莫里，貝爾金先生(Montgomery Belgion)有兩篇論文，一篇爲『藝術與瑪利譚先生』(Art and Mr. Maritain)，另一篇爲『什麼是批評』(What is Criticism)。從這兩篇文章裏你將知道瑪利譚與瑞恰慈全不知道他們自己討論的是什麼。瑞恰慈先生還會進一步主張詩的經驗並不是一種神秘的啟示。但是布列芒(Abbe Henri Bremond)在『祈禱與詩』(Prayer and Poetry)中却告訴了我們這種詩的經驗到底是那一類的啟示與到底神秘到何種程度。在一點上貝爾金先生顯然是與瑞恰慈先生的見解相合。我們最好還記得葛伯特·里德先生(Herbert Read)在『現代詩中之形式』(Form In Modern Poetry)中所說的幾句話：『假如一個文學批評家的本身也是一個詩人時……他很容易感到一些困難，這些困難是不會影響到那些非詩人的批評家所具有的哲學的平靜(philosophic calm)的。』

除了相信詩可以作出一些重要的事情，或者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作這種觀念外，我們似乎再找不出其他的論調來。那實在是件有趣的事情，在我們的這個時代裏雖然不會產生過多少重要的詩人，但是却偏有許多人——許許多多的人要來討論關於詩上的問題。對於這些問題一些詩人的詩人本來用不着過問的。如果詩人們必定要加入討論，那或者因爲他們除了寫詩外還有另外的趣味與好奇。我們用不着讓那些號稱人文主義的人們(Humanists)來證明我們這裏所討論的是宗教信仰與它的代替物的問題(因爲他們根本便沒有想到詩的性質與功用)。在當代的批評家裏面雖然不見得是全部但至少是一部是具有一點同一的傾向，便是他們都似乎認爲藝術，特別是詩與宗教有些關係。然而這些關係究竟是什麼他們的意見却不同了。詩與宗教的關係並不是總像阿諾德一樣可以從道德的觀點來悟到，同樣也不會像上面我所引的瑞恰慈的解釋一樣看得那麼平常。拿貝爾金先生作個例子吧，他說：『關於詩的寓言有一個最好的例子便是天堂曲(Paradiso)的末一節。在這裏那詩人想把那「福象」(Beatific Vision)作一個寓言的敘述，結果却說明他的努力失敗了。我們可以把它拿來讀幾遍，然

而最後我們所得對於這種「福象」的啟示並不見得比我們在聽說過「天堂曲」或「但丁」(Dante)以前增加了許多。」

貝爾金先生似乎對於但丁的話太相信了。但是我們要知道一個讀者所經驗的與詩人所經驗的雖然有一些關係，但是決不會全然一樣。詩人所經驗的不是詩而是詩的材料；寫詩這一個事實對於詩人本人是一個新鮮的經驗，而讀詩一事無論是詩人本人讀或者是他人讀更是一件另外的事了。我以為當貝爾金先生反對他認為是瑪利譚先生的理論時他自己便陷入錯誤了。但是那只是一個現在要討論的宗教的推理(Religion-Analogy)。瑞恰慈先生所以很注意這宗教的問題只是想法把它擺脫開。在它的『文學批評原理』(Principle of Literary Criticism)一書中第二版的一個附錄裏他曾提到我的詩。這個無論說得多麼細緻，對我總似乎有些刺目。他認為『淨界曲』(Purgatorio)的第二十六章正說明了我之常常注意性而認性的問題爲此一代之問題猶如宗教問題爲上一代之問題一樣。我誠然承認那第二十六章的重要，而瑞恰慈先生的注意到此點也正是他觀察的銳敏，可是他拿性與宗教對較時他區別得太微妙了，我簡直有點捉摸不着。一個人可以想性與宗教成爲問題如同『自由貿易』(Free Trade)與『皇室優先』(Imperial Preference)一樣，但是人類必須要進化數千年才會忽然一下發覺宗教與性先後都一一成了問題，那似乎是奇怪的事。

我一貫的見解以爲詩與批評的發展及變化是由於從外面打進的原素——當然這種見解是極平凡的。我不想對於蠅萊頓對於文學批評上『貢獻』的重要多加注意，因爲在此點上他只是對於批評的量上有所增加而已。但是他必要說明並解釋他自己對於戲劇與翻譯的見解以及他對於過去詩人的意見，這一個事實的重要實在值得特別注意。還有當我們考查到約翰孫時我們又看到一個歷史自覺的進步的發展。這歷史自覺的發展使約翰孫不由地要對於與他同時的以及過去的英國詩人加以更詳細的評價。再者窩茲窩斯對於詩的理論，我個人不認爲他的材料是自社會中得來。瑪太·阿諾德的功績便是他把宗教的癥結毫無隱諱地

搬進文學與詩的討論裏；我們再來看瑞恰慈先生的見解，讓瑞恰慈先生自己作個證人，我以為這個癥結還沒有解決，還沒有讓性的癥結來代替。現代的人們不管他是教徒也好，無神論者也好，保守者也好，社會革命者也好，在我看來都似乎還有這樣的思想。關於現代人所表示的懷疑，他們所提出的問題，與過去一部分人態度的比較，理飛葉 (Jacques Riviere) 曾有兩句話說得很好：

『在十七世紀，假如有人問莫里哀 (Moliere) 或拉辛 (Racine) 爲什麼他要寫作，那麼他所能找到的回答無疑的只有一個，便是他「爲娛樂高雅的人們而寫作」(Pour distraire les honnetes gens)。只有在浪漫主義到來時，文學的活動才被人認作是一類追求絕對的什麼東西的活動，而它的結果該是一種啟示。』

理飛葉的表現的形式在我想並不全然恰當。一個人可以想那個曾經發生的只是一種頑強的邪惡叫作『浪漫主義』的一種新的文藝症纏上了文人，用浪漫主義的字樣表現一個人的意義實在是一種危險。那是一個總因上下文而意義不同的名辭。有時它只限於純文學的，只是部分的問題的，可是有時他却寬泛到幾乎把一個時代內差不多整個世界的人生全都包括在內了。那也許還不會爲人注意，浪漫主義在他更具體一點的意義上差不多把那些所有能夠將過去二百五十年與二百五十年前劃清的東西完全包括了。因爲他所包括的太廣泛所以有的地方很難論其是否恰當。理飛葉所稱的變化並不是表現莫里哀及拉辛與現代法國作家間的對比。它既沒有表現出前者的功績，也沒有指出後者的缺點。爲了簡單清楚起見，我很想避免用浪漫主義與古典主義這種的名辭，因爲這種名辭會激起政治上的情憾，並且會使我們對於我們的結論有所偏見。我只想把一般認爲詩的對象與詩的功用是變化的這一個觀念加以駁辯，因此我才引了理飛葉的話。我更要進一步拿批評作證據來討論批評家的時代裏詩有何功用的一個觀念，同時我還要說明爲了比較不同批評家的工作我們必須考查他們對於詩有何用或究竟應作什麼所下的假說。檢查我們這時代的批評使我相信我們現在仍然留在阿諾德的時代。

我提到瑞恰慈先生的見解時我頗有點不敢自信，因為他所討論的一些問題的本身便是困難的，只有對於這些問題有專門研究的人或是對於此種思想澈底了解的人才配來批評。但是這裏我只想把那些他本人並不見得有專門研究而我也見得比他知道多少的地方討論一下。關於詩人批評詩不見得就高明或方便的理由有兩點：第一，像這一類的關於詩的討論的範圍已經出乎詩人的權威所能達到；第二，詩人的所為有許多是得自直覺的，可是他對於這種直覺的情形，並不見得比別人能夠記述得好。自然一個詩人可以試着把他自己寫作時的過程作一個忠實的報告。只要他敏於觀察，那麼他報告的結果是可以有所啓發的。並且在某種意義上，他對於他自己所寫的詩的意義總會比別人知道得清楚一點。他可以知道它們構成的歷程，與那些從外面收進來然後再變個樣子表現出去的材料。他知道當時他所要作的是什麼與當時他所表現的意思是什麼。但是一首詩在旁人眼中所能見到的意義是一樣，而它在它的作者心裏所表現的意義又是一樣。實在，過了一個時期，一個詩人對於他本人的作品也許變成一個平常的讀者而忘掉他自己本來的意義——或者沒有全然忘掉，只是把原來的意義改換了一下。所以當瑞恰慈先生說『荒原』(The Waste Land)使詩與一切的信仰完全脫離時，我不見得就比別的讀者敢說一個『不』字。我相信那不是瑞恰慈先生錯誤了便是我個人沒有懂得瑞恰慈先生的話，瑞恰慈先生的意思，也許是說我的那首詩作到所有過去的詩早就應該作到的事情。但是我不相信他會把這樣為我擔當不起的褒獎加在我頭上。同時那話的意義也許說現在的環境與過去曾經產生過詩的環境全然不同，那便是說現在我們再找不出一件值得為我們信仰的東西，而信仰的本身也就不存在了；因此我的那首詩便可說是第一首與現代情境相應合而非乞靈於杜撰(Make-Believe)的詩。並且那顯然是看到了這一點，瑞恰慈先生才說：『詩或者可以把我們拯救了。』

瑞恰慈先生的知識論，價值論，同意義論等也許不見得與此種見解無關，但是對於這些個討論起來却要扯得太遠了。並且那也不是我所能討論的，如果



我們不知道在這『拯救』(Salvation)一辭的許多條定義中，瑞恰慈先生心中所想到的到底是那條，自然我們不能反駁『詩或者可以把我們拯救了』這樣的說法。

(許多人就他們的行為來看好像也在這麼着想，不然他們對於詩的興趣實在難以解釋。)由於環境，時代，思想的不同，我相信用詩來拯救我們這一個觀念在瑞恰慈先生看來與阿諾德看來不會是一件相同的東西，但是就我想來不過是程度的不同而已。在實驗批評中瑞恰慈先生曾經開列了幾點，我想那個或者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他的神學的觀念。他說：

『一些可以增加真實的技術或方式，過去是可以好好的作出來的，當我們對於一首詩的感應(response)經過極大的努力仍然沒有把握，當我們對於這首詩所刺激起的感情是否出自我們經驗的深處，我們的喜好或憎惡是否純然發自我們的內心或者只是爲了一時的時髦而偶然發現的什麼東西，我們的感應是否只是對於表面上種種瑣碎東西的感應還是對於內在本質的感應……等等問題還不能確定，我們如果能够把這些個放到一種絕對真實的感情境界中去衡量一下，那麼我們也許得到相當的幫助。坐在火邊(把眼睛閉上，用手緊壓住眼球)盡量往「實在」(Realization)上去想——』下面他便附上了五個要點，這個我將要一一加以批評的。我們看下去便會發現瑞恰慈先生對於詩所抱態度之宗教的嚴肅。他所提議的可說是關於精神運用(Spiritual exercise)的統制。現在就讓我一一來攷察。

#### (I) 人們的孤獨(人類的孤立)

孤獨本來是浪漫詩人所常取的態度，而現代的一些被人稱作 The blues 的抒情詩人也常常取孤獨的形式作為他們的態度。人類就一般說來是陷于孤立的地位了，但是那種孤獨究竟是什麼意義而到底與什麼隔開了呢？我可以就柏拉圖(Plato)的第奧蒂馬(Diotima)所解釋的來了解人類地位的孤立，或者就基督教徒的意義來想，而說人是與上帝隔開了，但是這種孤立並不是與什麼特別的東西隔開。

---

(II) 生與死的事實與它們難以解釋的神秘

我不能了解爲什麼生與死的事實本身會是神秘的，除非我們有一種觀念認爲人們可以用別的方法走入世界與離開世界，而這種方法在我們看來能比較更自然一點。

(III) 宇宙之不可思議之廣大

我們記得那曾經使巴斯加(Pascal)感到恐怖的並不是『廣大的空間』(immense space) 而是它們的『永恆的沉默』(eternal Silence) 只要有一個固定的宗教信仰這是容易理解的。但是一般天文學的著作(像 Sir James Jeans 的著作)所能給我們的只不過是關於這個廣大空間無關緊要的地方。

(IV) 人類在時間觀念上的地方

我相信這個不會能夠特別啓發或刺激想像，除非我將一種信仰加在這種觀念上而證明這個在人類的歷史及世界的歷史上有它相當的意義的。我恐怕這種費思索的題目只能引起多人的幻想與事實的貪求。

(V) 人類的愚昧

我們這裏必定又要問：人類對於什麼愚昧呢？我深深地感到我對於一些我想多知道一些的事物是愚昧的，但是瑞恰慈先生所謂的愚昧決不是個人的而是人類的。然而愚昧一辭必須與我們拿來解釋知識的意義有關。同時在『孟子心論』(Mencius On the Mind) 中瑞恰慈先生曾把關於『知識』的種種意義作了一個有用的分析。瑞恰慈先生也許說我曲解了他的意思，可是他對於聖·依格諾沙斯(St. Ignotius)『使徒書』(Exercises) 的新的代替却實在給了我們的感情一個刺激，而現在我只想把它們如何感動我的情形寫出。瑞恰慈先生的五點在我看來只是表現了一個現代的感情的態度。這種態度在一個自由人的信仰(A Freeman's Worship) 中表現得最熱烈，然而它是爲我所難接受的。因爲由於對人類在宇宙中地位的思索結果使盧塞耳(Lord Rusell) 寫出如此不通的散文，我們也許懷疑到它是否可以使一般具有熱忱的人們來了解好的詩。我想那似乎只能

---

加增他對於第二流詩的趣味。

我願意去承認對於詩的這樣的一個接近對於一些人是可以有所幫助的。不過我看瑞恰慈先生這樣說來好像那是對於每人都有用似的。只要瑞恰慈先生承認有些人並不完全如此，那麼我將完全承認有些人會和瑞恰慈先生一樣有着同樣的感覺思想與信仰。在科學與詩中瑞恰慈先生寫道：『在過去數百年間……關於上帝，關於宇宙，關於人性，關於思想與思想的關係，關於靈魂，靈魂的階級與運命等問題曾有無數的虛偽解釋為人所相信，現在它們完全過去了，永不會再有了。然而那個把這些解釋打倒的知識並不能再建設起一種同樣精密的思想的組織。』

我以為這樣論調的本身依然還是一個虛偽的解釋，但是這樣事情實在已經過去了。假如它們不再為人所信仰，那麼我用不着再來反對。我只是要說明瑞恰慈先生所要作的其實便是過去阿諾德所要作的一樣，便是要來保存情緒而將信仰除去。但是就瑞恰慈先生自己的表示看來，他好像在著作掩護宗教的殿軍戰了。

瑪利譚先生也同樣具有一種強烈的自信，以為詩不會把我們拯救了。他同樣對於今日的世界表示絕望。他問道：『難道還有比我們現代人們的弱點更利害的弱點麼？』我已經說過了，一個詩人的詩人用不着來關心瑪利譚的企圖想去確立詩在文明社會裏的地位，同樣也用不着關心瑞恰慈先生的企圖想去決定詩在野蠻社會中的地位。但是這些糾纏不清的觀念如果撥入思想內是會擾亂心境的平和的。托羅茨基 (Trotsky) 的『文學與革命』 (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 一書我認為是我所看過關於以共產主義者態度解釋東西最有見識的一種，這裏他對於詩人與他環境的關係認識得頗為清楚。他說：

『藝術的創造是在外來的新刺激下而從舊形式的複雜的內面變出來。就字的廣泛意義來講，藝術可以說是一個女僕。藝術不是從它本身吸取生命可單獨存在的東西。它是一個社會裏面某人的一種機能，而是與該人的生活環境密

切地聯繫着。』

這裏把藝術看作一個女僕與上面我們才提到的把藝術當作救主的觀念構成了一個極顯著的對較。但是這兩種觀念的本身也許不會像它們所表現的那樣相反。托羅茨基似乎想把藝術與宣傳間的區別加以闡明，並且他似乎模糊地理會到一個藝術家的材料並不是他本人所『主張』的信仰 (beliefs as held) 而是他所『相信』的信仰 (beliefs as felt) (就好像他的信仰全然是他的材料的一部) 同時他知道的很清楚，革命的期間對於詩人是不利的，因為革命的壓力會直接地或間接地使他理會到他的信仰已經是『主張』的了。他決不限制共產主義的詩人只來寫頌揚俄國的詩，就好像我決不限制基督教的詩人只來寫聖詩；在這一點上魏龍 (Villon) 的詩與蒲魯且沙斯 (Prudentius) 或聖韋克特 (St. Victor) 教堂中的亞當 (Adam) 的詩同樣是屬於基督教的——雖然我想在蘇維埃社會中有人能夠稱頌魏龍還要待一個長的時間。除非西歐人與俄國人一樣向着同一的方向進展，不然在他們的眼裏看來俄國的文學也許變得愈來愈使人難懂，愈來愈沒有意義。甚而就像目前所發生着的事情一樣，在現在觀念與信仰一團混亂中我們也可在同一種語言，同一種國家中找出完全不同的文學來。瑪利譚先生說：『在現代文學中有一種顯著的勢力這種勢力是我們現代史上一個重要的現象。』我不希望多數的讀者把這個看得嚴重，重視這一點的人們與不重視這一點的人們會走入批評的兩個極端不相同的道路上。瑪利譚先生還有一段話，我看倒不見得全然不可接受：

『由于告訴了我們道德的真理與純然超凡東西的所在使詩免於陷入荒謬，使我不會再相信詩的使命便是在改變道德與生活。總之：它使詩免於陷入誇大的傲慢。』

在我看來這個好像是針對着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的大多數詩與批評的缺點而言。但是在理飛葉所指出的莫理哀及拉辛的動機與瑪太阿諾德所認為與詩人的命運極有關係的動機間這裏還有一個重要的折衷的路子 (Via media) 呢！

因為關於詩的道德上與教育上價值的學說已然有阿諾德及瑞恰慈先生苦心地把它們歸入幾種不同的形式，所以阿貝，布列芒便又提出一種與『天啓論』(theory of divine inspiration) 相當的新學說。『禱詞與詩』(Prayer and Poetry) 一書的工作即在建立詩與神秘主義的性質與他們間程度的相似及相異。在說明這種關係的努力上，他用公正的評價來防衛自己，同時給詩的性質下了許多透闢的解釋。這些我只願提出兩點來討論。第一，我覺得是憾事的便是他認為任何一個詩人的詩人成分愈多，那麼他對於表達自己經驗的要求也愈覺『痛苦』的見解。這是一個極明白的敘述，我們很容易去接受而用不着什麼檢查，然而這個終究不會是那麼簡單的。我可以說詩人只能對於寫詩的需要感受痛苦。所以有些人並非詩人時，那麼當他們在需要與希望之間要寫的詩句決不會是容易的。當詩人突然要表達的那一時的經驗是什麼樣的一種經驗呢？其實等到這經驗寫成了一首詩時它也許早就不是原來的經驗了。它與原來的經驗差異得也許幾乎不可復認。這裏所說的經驗也許是由於許多種感情融合一起的結果而這些感情在它們的來源上又根本便是那般地模糊。一個詩人就是想把它表達出來也很難說清他所在表達着的是什麼。同時這裏所要表達的東西也決不會在一首詩未完成之先便已經存在。『傳達』(Communication) 不會便能夠解釋詩。詩的傳達在程度上永遠是有些變化。沒有一首詩能夠在未有任何傳達之先便已經存在。然而一些同等的偉大詩人在他們的動機上是可有為極大的單獨的變化的。考勒律治說：『一首詩只要能夠被人大概的而非完全地了解，那麼它便會予人以極大的樂趣。』關於此點霍斯曼先生(Mr. Housman) 頗為擁戴。我想我對於布勒芒氏見解所反對的第一點是與第二點相關聯着的，而在這第二點中同樣也攙雜進去動機與目的的問題。任何理論當它要使事物之宗教的與社會的系統發生關係時，它的目的或者在想以發現詩的自然律來解釋詩，然而把詩用法律束縛起來觀察實在是一種危險——實在，像這樣的法律詩是不能承認的。當批評家陷入此種錯誤時，他或者也已經作到我們所作的什麼了。那便是：當我們想從詩中

抽出普遍的性質時，我們其實祇是就着我們所熟知的與所喜好的詩來着想，而不是向一般的詩找資料。甚而就是我們所曾經讀過的詩也不見得完全列入。什麼是『一般的詩』(All Poetry)呢？很有一些人以為祇要是用韻文寫成的東西便是詩。這裏所謂的一些人是指着在不同的時代與地方，一些不同派別的人們。現在當一種像布列芒氏的記述，因為它本身是一種試驗，所以用它的方法來試驗它自己，我們可知它的目的便想闡明一些『偏狹』與『主見』；然而許多我所喜好的詩不見得便可以包括進去，或者至多可以給它一個名字說它不是詩，就好象其他作家願意採進許多散文而說它們根本便是詩一樣，結果由於範圍太泛弄出許多麻煩來。如果有人說神秘主義與某幾種詩或某幾種產生詩的情況有關係(不必盡是詩的，也許是心理的)我是不懷疑的，但是我不願用揣測詩的來源的方法來試驗詩或來給詩下個定義。你不能找出一個對於詩有把握的試驗，在這個試驗中你可以根據詩人心中原來所想的什麼而說這個是詩，那個不過祇是好的韻文。在我看來布列芒似乎給詩引來了許多詩外的法律，一些曾經常常為人造成而又為人所破壞的詩的法律。

把詩與神秘主義聯在一起會有許多種危險。第一便是容易使讀者於詩中尋找宗教的滿足，另一個便是方才我曾說的容易使讀者想從對於詩的來源的揣測來解釋一首詩。這兩種危險都是對於批評家與讀者而言的。此外對於詩人也有一個危險。我相信沒有一個人讀了夏芝先生(W. B. Yeats)的『自傳』(Autobiography)與他早年的詩不會覺到那作者是在那裏試着以詩人的身分來得到一些東西像從麻醉劑或笑氣所得到的鼓舞一樣。他完全被一些自己誘起的昏睡狀態，數目的象徵，神媒，接神術，圓光，神活，魔鬼等給迷惑住了。金蘋果，弓手，黑豬，這一套的東西非常豐富。本來韻文常有一種催眠的魔力，然而你不能認為戲法變出來的就是天堂。於是夏芝先生在得到了成熟的發展後便開始來寫出一些英文中最美麗，最清利，最單純，最明白的詩，同時到現在還一直在這樣地寫着。

能够欣賞一切的詩的人怕不見得多吧？但是能够從一些詩中得到一些愉快的人我相信確實不少。一個十分使人滿意的可以適用於一切詩的理論祇有當一切詩的內容完全空虛時才會有。我們的理論與普通的解說所以不能使人滿意便因為當它們表面上宣稱着適用於一切的詩的時候它們其實祇是關於某一類詩的理論，或是從這類詩所抽出的通論。甚而當兩個同是具有鑑賞能力的人來愛好一首同一的詩這一首詩在他們的心中所造成的意象也將會有些微的不同。我們個人的嗜好與我們的生活及悲喜的經驗總帶有一些不可抹去的痕跡。我們容易來根據一些我們認為是最動人的詩來造成一種理論，或者更壞的是祇就可以解釋我們自己所要主張的理論的一些詩來找例子。你不曾發現過瑪太，阿諾德曾經引用過羅却斯特 (Rochester) 或塞得來 (Sedley) 的句子。並且那不祇是一個人個人的癖性而已，就是每一個時代對於詩也都有不同的要求，雖然它的要求又根據每一時代某些新詩人所造成的什麼東西而改變。所以我們的批評在每一個時代都會反映出該時代所要求的什麼東西。沒有一個人或一個時代的批評能够把一般詩的性質整個收進去，或者把所有詩的功用完全竭盡了。我們現代的批評家，與上一代的批評家一樣，還祇是在對於特殊的環境作着特殊的反應。沒有兩個讀者會對於一首詩具有同一的要求。但是從詩裏所產生的要求，與對於此種要求所產生的反應中却永遠有一些不變的共同性質，就好像一篇文章無論我們中有人喜歡讀或有人不喜歡讀，它自己有它本身好壞的標準，然而任何企圖把這種共同的性質作成公式的努力是會受有在特殊地域內特殊時代裏的特殊人們的限制，而這些限制在歷史的進展中將可顯見。 [完]

跋：本文為 T. S. Eliot 在哈佛大學講稿之一，後收入 The Use of Poetry and The Use of Criticism. 該講演之第一章『導說』曾由周煦良君譯成中文，發表於戴望舒主編之『現代詩風』創刊號(1935)，讀者可參閱。 ——譯者——

# 毛詩序傳違異考

國文系 魏佩蘭  
四年

## 一、序論

詩經的傳授，在原先共有齊魯韓毛四家，古文家以毛為真傳，以三家為偽託；今文家則以三家為真傳，毛為偽託，兩漢的時候，本是三家立于學官，詩教漸漸昌明，到了鄭康成箋毛以後，毛詩才盛行於世，而三家却幾于失傳，魏晉兩代，齊魯兩家，先後逸亡，韓詩雖存，而亦湮沒無聞，毛詩本屬晚出，漢書藝文志已不信其為子夏所傳，尤其是毛詩的詩序，說詩更變本加厲地晦澀不通，於是我們的這部璀璨真摯的民間詩歌，富麗堂皇的廟堂文學——三百篇，便蒙蔽在「毛序」的羽翼之下，而一任其摧殘與淆惑，不得其真解了。從漢到唐無人敢持異說，詩的真面目，就算遭了一般經生家的粉飾渲染；師儒們的迂說曲解，而漸滅殆盡了！

唐以來，韓愈開始懷疑『子夏不序詩』，（詩之序議）成伯瓊又疑詩大小序『子夏惟裁初句』，（毛詩指說）到宋代疑古之風漸盛，詩的新解，始日見出，宋歐陽修蘇子由鄭漁仲朱熹王質王柏這些人起而攻毛議序，疑其偽，斥其妄，詩的偽義，才算動搖，朱子集傳，雖然駁序，實在還是脫不了序的窠臼，而且誤讀『鄭聲淫』一語，以武斷鄭詩皆淫，是不對的。嚴粲的詩緝對於字句的訓詁，頗多新解，但他雖然主張就詩論詩，而能夠衝出序的藩籬的地方則甚少。明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引證雖多，但偽說雜出。直到清代姚際恒詩經通論崔述讀風偶識魏源詩古微，論齊魯毛韓異同以後，毛詩之偽，於是乃大白。

清代姚際恒說：『欲通詩教，無論辭義宜詳，而正旨篇題尤為切要，如世傳所謂詩序者，不得于此，得于此則與瞽者之俚俚何異意？夫子當時，日以詩



教門弟子定曉然明白，第不知載編而失之，……】(《詩經通論》) 詩義的重要可知。至於毛詩的附會書史者，就像姚氏所舉『鷓鴣之爲周公貽王，載馳之爲許穆夫人，碩人之爲美莊姜，清人之爲惡高克，黃鳥之爲殉秦穆，見于左傳，時邁思文之爲周公作，見于國語，若此者，真詩之序也，惜其不盡然。……】(《詩經通論》) 雜取傳記的，就像：卷耳之言求賢審官，莊姜，宣姜，鄭莊鄭忽都用左傳以爲意。又如：采芣之爲夫人不失職，采蘋之爲大夫妻能循法度，又取禮記以爲言，尤以大雅抑詩，周頌潛詩，全襲月令(參《詩經通論》) 其妄如此！至於疊見重覆的，則如關雎意重詞覆，江有汜語意三截，最爲顯著，望文生義的，就像：漢廣以爲「德廣所及」，雨無正以爲「衆多如雨」，都是望文生訓，一味的蹈空。總而言之，毛詩序的架空鑿虛，誣妄百出，不近情理的，實在不勝枚舉，所以鄭樵說牠是村野妄人所作，也不算什麼驚奇，其實然也。誠然，生在千載而下，以逆千載以上的人的事情，不爲荒誕臆度，又烏可得。姚氏又詆集傳之紕謬百出，虛妄廢經，且於前人的是非，辨得也很詳盡，茲不贅述。

崔東壁與姚氏的疑古精神，不相上下。他說：『四家之說，不應相悖，相悖則有不足信者矣。豈非後世學者，但見毛詩之序，而遂不知其可疑耶？朱子既以序爲揣度附會矣，自當盡本經義，以正其失，何以尚多依違於其舊說。此余之所爲朱子惜者也。……】(《讀風偶識》) 實在我們對於一件事物的見解，以爲共同的見解，才是真理，如其各家說法相悖，則必有是非真僞之分。兩個真理不能並存，這是很明白的道理，因爲朱子尚怯於致疑，所以終不能脫離舊說。崔氏又說：『竊謂經傳既遠，時事難考，寧可缺所不知，無害於義，故余於論詩，但主於體會經文，不敢以前人附會之說爲必然。』尤其是他讀詩的態度：『即詞以求意，了然絕無新舊漢宋之念存于胸中，惟合於詩意者則從之，不合者則違之』(《讀風偶識》) 是令我們佩服的。誠然，凡古未必皆真，凡古未必皆是；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僞者疑之，疑者辨之，然後我們的清晰頭腦，才不至爲數千年來的烏烟瘴氣所迷茫，所蒙蔽。近人俞平伯氏說：『解詩經者決不求其

別具神通，……只求其立說不違于人情物理，而又能首尾貫串，自圓其說，即爲善說詩者，……寧留作懸案，不欲強作解人』，（讀詩札記）這些見解都是正確的，我們應當取法以『即詞求意』，就詩論詩。庶可免「人云亦云」之誤；才不至迂曲詩義，致晦詩人本旨。縱然毛詩序支配讀者已有這樣久的歷史，直到現在，依然不能廢之，但我們以嚴詞正義的態度去解詩，去辨妄，還是有可以舉而廢之的。

## 二、毛詩序的作者

關於毛詩序的作者問題，二千年來淆惑紛歧得叫人摸不着頭腦。迄今未有定論，尊崇牠的人，以爲是孔子子夏所作；詆毀牠的人，直以爲村野妄人所爲，其所以如此者，也正因爲牠是膺品的緣故，至其小大之分，也是因爲非一人所作之故，而界說不一，陸德明經典釋文以關雎之序『后妃之德』至『用之邦國焉』謂之「小序」，自『風風也』到最後謂之「大序」。唐成伯璵以『其餘衆篇之小序，子夏惟裁初句，至「也」字而止。如葛覃后妃之本也，『鴻雁，美宣王也，……』（毛詩指說）宋李樛說：『大序者關雎之序也，小序者各篇之序也』（毛詩李黃集解）其實小大之分，牽強得很！前人所定起訖，殊有不能止足其文氣者，（參崔述：讀風偶識）我們盡可不信，以泯除大小的無味區別，甚至推翻毛序，也未嘗不可。排除牠的異義，另立新解，更是我們所應有的態度，茲將各家對於毛序作者的說法，臚列於下：

- (一) 孔子所作 鄭玄毛詩南陔白華華黍序箋：『孔子論風雅頌……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于篇端云。』（范處義主此說最力，說見詩補傳明序篇）
- (二) 子夏所作 王肅家語七十二弟子解注云：『子夏所序詩義，今之毛詩序是。』（據孔子家語）釋文叙錄：『孔子最先刪詩，以授于子夏，子夏遂作序焉』（唐成伯璵反對此說）（見毛詩解說）

- (三) 衛宏所作 後漢書臨林傳：『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于世』。(清人曾樸：補後漢書藝文志考舉七證以駁之。)
- (四) 子夏毛公衛宏合作 隋書經籍志：『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
- (五) 子夏毛公合作 釋文引沈重云：案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
- (六) 漢之學者所作 韓愈詩之序議曰：『子夏不序詩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揚中萑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此據楊慎：升菴經說引) 察夫詩序，其漢之學者，欲顯立其傳，因籍之子夏，故其序大國詳，小國略，斯可見矣。』(據毛詩李黃集解)
- (七) 詩人所自作 范家相詩籙引王安石曰：『詩序者詩人所自製』。
- (八) 國史孔子所作 二程遺書卷十八：『……詩之大序分明是聖人作……問詩小序何人作？……曰：序中分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伊川先生語四) 詩小序便是當時國史作……』(伊川先生語五)
- (九) 孔子弟子毛公衛宏所作 蘇轍詩集傳：今毛詩之序……其言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者，凡此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也。……』
- (十) 孔子毛公所作 王得臣麈尾：詩序蓋出於孔子，非門弟子所能與也，若「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此一句孔子所題，其下乃毛公發明之。』
- (十一) 村野妄人所作 鄒樵詩辨妄：『詩序……皆是村野妄人所作』，(據朱子全書綱領引)
- (十二) 山東學究所作 朱子曰：『……看來詩序只是個山東老學究等做，不是老師宿儒之言。』又曰：詩小序或是後漢衛宏所作，大序亦不是子夏作。』(據朱鑑詩傳遺說二序辨引。)

(十三)毛公門人記師說者 曹粹中曰：『……意毛公既託之子夏，其後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其師說，至宏而遂著之，後人又復增加，殆非成于一人之手……』(宋史藝文志曹粹中放齋詩說三十卷)

(十四)秦漢經師所作 范家相詩譜曰：鄭氏謂大序子夏所作，今詳其文義，牽合聯綴，實雜出于秦漢經師之手，非一人所作也。(卷三關雎序下)

(十五)經師所傳弟子所附者 四庫總目提要云：『今參考諸說定序首二語爲毛萇以前經師所傳，以下續申之詞，爲毛萇以下弟子所附。』

(十六)劉歆衛宏所作 康有爲新學僞經考曰：『考毛詩大序以風大疋小疋頌爲四始。與三家詩不合。……則大序及小序初句爲劉歆所僞，其餘則衛宏所潤飾。……』(卷十經典釋文糾繆)

以上十六說取材多係據張西堂師所編詩三百篇考略(武漢大學講義)

(十七)孟子所作 近人王大韻詩序的作者——孟子云：『史記荀卿列傳：「孟軻鄒人也，受業於子思之門人……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按王氏重要的理由是：

1. 因爲孟仲子是孟子的弟子，則毛詩序的傳統應當是：……『子思—子思門人—孟子—孟仲子—根牟子—荀卿……—毛亨—毛萇。……，』
2. 孟子說過『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距誑，放淫辭。……』乃作詩序云。
3. 詩序的文法多與孟子相同。如孟子中『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與詩序中：『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同其句法。

以上所舉十七說，各據其理，各是其是，現在且待我們來檢討檢討。鄭玄以爲「孔子作詩序」而其意不大顯著，王肅家語及釋文叙錄所說較爲可通，故人多以爲子夏作，後漢書明著衛宏，人多據信之，經典釋文引沈重謂子夏毛公

合作，實係揣測之詞，未足據信，隋書經籍志子夏毛公衛宏合作之說，聊備一說。至成伯璵與韓退之倡『子夏不序詩』，一主『子夏惟裁初句』；一主『漢之學者所作』，一變前人因襲之見。至宋王安石所倡『詩人自製』之說，實毫無根據，且不近情理。蓋詩人未必荒謬如此，以自相矛盾，自毀其作詩本旨。二程『國史孔子所作』之說，亦不可信。蘇轍以爲『毛氏之序衛宏集錄』者，尙稍近是。而鄭樵竟那麼大膽地說出了：『村野妄人所作』，揆之序的荒謬的地方，原也不算驚世駭俗的怪論。康有爲却以爲劉歆衛宏所偽造，康氏以劉歆爲專門造偽學者，所以連毛詩序也推到他身上去，我們未敢盡同其意。至最近王大翰氏，所主孟子一說，實在算是嶄新的見解了？不過他所舉的理由和證據，却實在不能叫人滿意。第一以孟仲子是孟子的弟子的傳統來證詩序是孟子所作，這是以邏輯學三段論式的推斷法來推斷，以爲甲是乙的再傳而又再傳的弟子，（毛萇）甲傳授過詩，所以乙必然也是直接詩學的，甚而武斷其爲詩序之作者。這種論斷，是很危險的；第二以孟子作詩序的用意證詩序，這更錯誤。『世衰道微』的說法，難道只有詩序中才有這樣的感慨嗎？況以風馬牛不相及的說法來援證，苟同，妄斷詩序作者，以期強成其理，我實在不敢同意。第三以孟子中的文法證詩序，這更是荒謬絕倫！詩序中的語句，當然也有和其他經籍中同樣的句法，而且同樣的句法，在其他書中也往往有之，何不亦「以彼例此」而俱認其與詩序有關呢？王氏的見解，實在太迂曲了！況孟子明明說過：『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他還能自相矛盾，作出荒謬百出的詩序來嗎？

總之，毛詩序的弊竇叢出，枝節橫生，盡人而知。崔述魏源已詆妄於前；姚康二氏更斥偽於後，是非真偽，已可概見，吾人但知其爲偽出，不必必其爲某一人之作可也。

### 三、毛詩序的時代

歸納以上十七說，比較以觀，主毛詩序爲漢人製作者，爲較多。而且後漢

書已有明文可據，所以比較得可信，當係漢立毛詩於學官後，鄭箋行世，遂有一般經師與儒者傳會書史，妄生美刺，以附麗於三百篇者。今案毛詩不釋詩序，確可證序不出毛公以前，毛傳又與序相抵牾，更可證非毛公所自作！那麼「魯人毛公依序作傳」之說，不攻自破，我們不妨假設牠的時代為漢代。

毛傳中有許多用周禮之處，而周禮是至（漢）『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周禮注疏序）則毛傳著作時代，至早不能在劉歆以前，毛序的著作時代，只有更晚于劉歆了。這非本篇所能詳論，故從略。

#### 四、序傳考

##### 1. 關雎

a. 序云：「……憂在進賢……思賢才」。

b. 傳云：「……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苻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

傳無「進賢」「思賢才」之義，且以后妃所具的關雎之德，指「奉宗廟供祭祀」而言，序却只籠統其詞的說：「憂在進賢，思賢才」，二說雖然都離不了「賢」與「德」，嚴格說來，究竟他們所說的「德」的範疇不同，傳序之意，實不盡合。

##### 2. 葛覃

a. 序云：「后妃之本也，在父母家，則志於女功之事」。

b. 傳云：「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

序謂「在父母家，則志於女功之事」。此蓋以「為絺為綌」為女子未嫁時的工作，按詩「言告言歸」，如謂「將嫁」，則與下文「歸寧父母」又相悖，（崔說）這是序和詩本身矛盾的地方。傳云：「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與「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這是以「為絺為綌」為大夫妻，

士妻，庶人妻平日女工之事，當父母在世之日，則有時去歸寧，這與序所說：「在父母家則志於女工之事」，完全相牴牾。蓋前者是指女子未嫁之日而言，後者則指既嫁之後在夫家而言，兩者意義與所言範圍是根本不同的。

### 3. 采芣

- a. 序云：「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 b. 傳云：「采芣，馬舄。馬舄，車前也，宜懷妊焉」。

序雖然說「婦人樂有子」，而與傳「宜懷妊」究有不同。蓋「采芣」，未必即為「樂有子」者之所為，正如崔東璧所謂「婦人挑菜乃田間常事」，不必拘泥於有所目的而然，且「車前」未必即治難產，他們的是非問題，這裏不必去管，但序承傳之訛，而實不合。

### 4. 鵲巢

- a. 序云：「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鸛鳴，乃可以配焉」。
- b. 傳云：「鸛鳴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

曹粹中曰：「維鵲有巢，維鸛居之」，毛傳謂「鸛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其說如此而已，而序云：「德如鸛鳴，乃可以配焉。……」（朱彝尊 經義考卷九十九引）

按傳詮詩，其理直而當，序乃迂迴曲折之，以強納詩意於「夫人」「國君」之身，其與毛傳違異，固已甚明，而尤使詩旨晦澀難通了。

### 5. 采蘋

- a. 序云：「大夫妻能循法度也」。
- b. 傳云：「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

傳所云乃「大夫女」學祭祀事，而序則云「大夫妻能循法度」，魏橙亦云：「采蘋大夫女學祭，儀禮合樂皆言采繁采蘋……」（詩本誼）俱未聞「大夫妻」的說法，這顯然又是序的附會，和牠的謬誤的畢露，孰是孰非，自不得證而後明

○主要的是：一個說『大夫妻守法』；一個說「嫁女者禮之於宗室」顯然是兩回事。

#### 6. 羔羊

a. 序云：『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

b. 傳云：『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

曹粹中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紵」。毛傳謂「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其說如此而已，而序云：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且以退食爲節儉，其說於康成，毛無此意也。』（朱彝尊經義考卷九十九引）

序以羔羊象徵人君之「德」，無非取其溫良馴順之意，既以羔羊之性，以比其內具的馴順之「德」，怎麼還能以「羔羊」來喻其節儉正直呢？這又是序本身的自相矛盾，至於傳，則以「羔羊之裘」，爲大夫之常服，着而居以理政或退休者，詩本明言「羔羊之皮，素絲五紵」，蓋以物質享受之優裕而以襯托大夫之消暇也。並未言及「德」與不德。

#### 7. 標有梅

a. 序云：「男女及時也」。

b. 傳云：「今，急辭也，不待備禮也」。

序傳適得其反，一說『及時』，言適當其時；一說『不待備禮』，即迫不及待，這樣顯著的例子，我想誰都可以看出的。

#### 8. 小星

a. 序云：『夫人無忌妬之行，惠及賤妾，……知其命有貴賤』。

b. 傳云：『命不得同列於位也』。

傳雖有傷之之義，但無『無妬忌之行』及『惠及賤妾』之意；且傳謂『命不得同列於位』是依着詩『夙夜在公，實命不同。抱衾與裯，實命不猶。』而言，尙知「奉使言勞」之意，至序所云，便大錯而特錯了。蓋夫人倘無「妬忌之行」，就應該對一班妾媵們一視同仁，處處關懷，不使她有所感於「命有貴賤」才對呢



？何以竟忘其本而逐其末，反使有感於其命有貴賤呢？像這樣的專門標榜所謂「夫人」之賢德的說法，不但與傳義相違異，而且與詩義亦相忤觸了，此詩蓋明爲爲妾者「自怨自艾」之感發，傳乃得之。

### 9. 靜女

a. 序云：『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b. 傳云：『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可以配人君也』。

傳無「刺時」之意，且與序「無道」「無德」適得其反，揆諸序的觀點，正是這首詩的反面，他對於詩中所渲染的，所頌揚的「靜女」也者，却目之爲「無德」的女子；傳則不然，反而極力地就詩解詩，詮釋其所謂「靜女」，而以頌揚其盛德盛容也，二者顯然異趣。

### 10 君子偕老

a. 序云：『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b. 傳云：『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

曹粹中曰：『「君子偕老，副笄六珈」毛傳云：「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而序云：「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則與傳意先後顛倒矣。序若出於毛，亦安得自相違戾如此！要知毛傳初行之時，猶未有序也。』（朱彝尊經義攷卷九十九引）

不待曹氏說，我們也可看出序乃倒傳之因而爲其果；揆其意蓋欲以人君之德，服飾之盛；炫耀於夫人之前而爲其與君子偕老之因子；傳則以「居尊位服盛服」乃與君子既相偕以後的事，正好與序意先後顛倒。

### 11 女曰鷄鳴

a. 序云：『刺不說德也，陳古士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b. 傳云：『閒於政事，則翺翺習射，……賓主和樂，無不安好』。

按此詩當爲士女和樂安宴，男子怠惰，女乃勉男興起而往遊獵；安閒之時

，則鼓琴鼓瑟，以怡情娛性，正乃傳所謂『賓主和樂，無不安好』之意，初無「不說德而好色」之義。

#### 12有女同車

- a. 序云：『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婚於齊；……齊女賢而不娶。……』
- b. 傳云：『親迎同車也』。

序說：「不婚於齊，國人刺之」；傳則言『親迎同車』顯相違戾！按此詩開宗明義第一句：『有女同車，顏如舜華』，是贊美那所迎娶的女子的。何以竟解為『齊女賢而不娶』呢？

#### 13東門之墀

- a. 序云：『刺亂也，男女有不行禮而相奔者也』。
- b. 傳云：『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墀……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

序云：『不待禮而相奔』，傳則云：『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墀……得禮則近』，兩說又適得其反，蓋細玩此詩，僅僅八句，始則曰：『其人甚遠』再則曰：『子不我即』，要皆『不得禮則遠』之意，初無『不待禮而相奔』之義。

#### 14出其東門

- a. 序云：『閔亂也……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 b. 傳云：『願室家得相樂也』。

序云：『男女相棄』『思保其室家』，傳又云：『願室家得相樂也』，前者懼亂離之擾其室家：而曰：「思保」；後者之意，則又為「願其室家能够相樂」，一為戒懼於先之意；一為希望於後之思，其違忤甚明。唐人邱光庭兼明書早已辨其僞，斥其悖矣。茲引其說以明之，『按鄆風出其東門序云：「民人思保其室家」，經曰：「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毛傳曰：「願其室家得相樂也」。據此，傳意與序意不同，自是又一取義也，何者以『有女如雲者皆男女相棄，不能保其室家，則「縞衣綦巾」是作詩者之妻也，既不能保其妻乃思念之，

願更得聊且與我爲樂也，如此則與序合，今毛以「縞衣綦巾」爲他人之女，願爲室家得與相樂，此與序意相違，故知序非毛作也……』（朱彝尊經義考卷九十九亦引之）。

#### 15東方之日

a. 序云：『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b. 傳云：『日出東方，人君明盛，……姝者，初婚之貌』。

傳云：『日出東方，人君明盛』，則非「失道」之徵，又云：『姝者初婚之貌』，亦非「淫奔」之義，與序又顯相悖。

#### 16盧令

a. 序云：『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以風也』。

b. 傳云：『令令，纓環聲，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

按此詩爲贊美田獵之詩，序偏說牠是「刺」詩。「好田獵而不修民事者，百姓苦之」。傳又云：『人君能有美德……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蓋一說「順時遊田，百姓說之」；一說「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正好成爲反比例。

#### 17十畝之間

a. 序云：『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b. 傳云：『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

傳可謂深得詩人之旨矣。蓋細玩此詩，亦可味出「男女相與往來閑閑然自得之貌」而序強謂「刺時」，實令人莫解！至所謂『其國削小，民無所居』，那更是文不對題，「瞎子斷區」(顧頡剛先生語)的武斷說法。

#### 18綢繆

a. 序云：『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b. 傳云：『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

傳謂『待禮而成』是說「得其時」；序却說：『不得其時』，二說正相背而馳。

#### 19無衣

a. 序云：『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b. 傳云：『上與百姓同欲，樂致其死』。

傳釋詩，無刺義，與序不合。且一為「與百姓同欲」；一為「不與民同欲」，顯相違，細釋此詩之旨，當為龔橙所謂：『文公從王征伐之詩』，不過這又是題外的話了。

#### 20月出

a. 序云：『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b. 傳云：「窈，糾舒之姿也」。

按孔疏云：『月出，喻美色，三章興義同』。其為興詩，不成問題，且細細涵咏之，其描繪美人，活躍紙上，蓋又深致思慕憂勞其心者矣。初無半點「刺」的意思，但雖說其美色，蓋亦未嘗不好其德也。傳除釋詩外，實毫無「刺」義。

#### 21小弁

a. 序云：『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b. 傳云：弁樂也，……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

傳不云太子（宜咎）之傅所作；而曰「小人之詩」。

#### 22魚藻

a. 序云：『言萬物失其性』。

b. 傳云：『魚以依蒲藻為得其性』。

一說「失其性」；一說「得其性」，顯然相悖，不過序往往喜從反面說起，

以刺詩本事之不然，如反說之，似乎可通，但依我們的立場來說：序傳自是不能吻合。

### 五、尾聲

這裡，僅就毛詩序傳的相抵觸，以證其僞妄，自然，我們不能以偏蓋全；誣是爲非，序傳違異的固然有上面所舉的這許多，（也許還不止此，或者也有判斷錯誤的）而序承傳旨的也是很多，但序傳相符的，自然還要佔大多數，唐人邱光庭，宋人曹粹中，清人龔橙朱彝尊諸人，先後都有指出毛詩序傳違異的辨僞例證，不過他們都沒有專門的考訂，今不揣淺陋，作一綜合的檢討，全部的考訂，找出上面二十二個例子來，給這多少年來打不清的官司，找了這些確鑿的左證，可見毛序的謬誤，序傳的互相抵觸，都是不可掩護的事實，顯而易見的弊竇。所以這並非有意來吹毛求疵，以圖標新立異，只要讀者稍稍留心，都會看到牠的違忤，自可尋出他的破綻的。倘不從而辨別，以自下判斷去讀詩，那真令人惑於二者歧見，而莫適所從。

爲了避免武斷，和偏袒起見，對於毛序的獨立見解，和毛傳不相干的，則概不及；凡相抵觸相出入者，則完全摘出，至於正頌方面，因爲序意多切近詩義，而無大附會，無大軒輊；同時毛傳也只詮釋詩義，則亦不多及，崔東壁讀風偶識所以只談二南國風而不及正頌者，也正因爲正頌的序，無疵可求的緣故。竊雖不敏，亦何敢妄指異同；武斷是非，立不通之論，而貽笑識者呢？

# 李清照研究(續前廿六期)

教育系 朱芳春  
四年

## 漱玉詞詞調註釋(二)

漱玉詞詞調註釋(二)與漱玉詞詞調註釋(一)前後排列同，大略分二：一為調屬小令，中調或長調，二為詞調字數。

引在前面的幾句話

『自草堂有小令，中調，長調之目，後人因之，但亦約略云爾。詞綜所云，以臆見分之，後遂相沿殊屬牽率者也。錢唐毛氏云五十八字以內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為中調，九十一字以外為長調，古人定例也。唐劉淵詩韻，元周德清曲韻，清沈雄詞韻，更以十六字至五十八字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為中調，九十字至二百四十字為長調。』

以下漱玉詞詞調分排，即按以上定例為準，尤以第二為是。

此外更就紅友詞律所定詞調字數，以釋漱玉詞；紅友是反對將詞調分為小令，中調，或長調的，他在校刊詞律發凡曾有下面一段話：所謂定律有何所據，若以少一字為短，多一字為長，必無是理。如七娘子有五十八字者，有六十字者，將名之曰小令乎？抑中調乎？如雪獅兒有八十九字者，有九十二字者，將名之曰中調乎？抑長調乎？故本譜但叙字數，不分小令中長之名。

紅友這番話道理是有，不過詞這種東西，用不著講什麼道理，草堂有小令，中調，長調之目，並無甚不可；七娘子有五十八字者，亦有六十

---

字者，那更無甚所難；五十八字的七娘子就割到小令去，六十字之七娘子就列進中調，那有什麼關係。這點我看半點不關重要，所以我只是爲了讀者的研究方便，將兩個說法都引錄了。

### (一) 處女時期

點絳脣

小令，四十一字。

浣溪紗

小令，四十二字。又一體，四十二字，仄韻，補體浣溪紗，四十六字。

### (二) 新婚時期

采桑子

小令，四十四字。

減字木蘭花

小令，四十四字。

漁家傲

中調，六十二字。又一體，六十二字，平仄互叶體。

怨王孫

小令，五十三字。

### (三) 離居時期

一翦梅

此通用格。又一體六十字，前後五句，俱不叶。又一體，六十字，前後次字俱用仄。又一體，六十字，前後四句俱不叶。

中調，五十九字。又一體，六十字，四段排偶整齊。

**醉花陰**

小令，五十二字。

**南歌子**

小令，二十三字，又名春宵曲。又一體，二十六字，又名碧窗夢。又一體，五十二字，雙調，又名望秦川，風蝶令。又一體，五十二字，入聲韻。補體南歌子，五十四字。又一體，五十五字。

**浪淘沙**

小令，二十八字，淘或作濤誤。又一體，五十四字，以下雙調，又名曲人冥，過龍門，賣花聲；按此調別名賣花聲，而謝池春亦別名賣花聲，圖譜喜改用新名，并前唐詩皇甫松蠻歌，荳蔻北人愁一首，亦曰賣花聲，大誤。又一體，五十四字仄韻。補體浪淘沙，五十五字。又一體，五十五字。

**蝶戀花**

中調，六十字，又名一羅金，黃金縷，明月生南浦，鳳梧桐，鵲跳枝，卷珠簾，魚水同歡。又一體，六十字，首句四句用乎，亦乎仄互叶體。

**如夢令**

小令，三十三字，又名比梅，憶仙姿，宴桃源。又一體，三十三字，平韻。

**壺中天慢**

長調，一百字。

**添字採桑子**

小令，二十四字。補調添字采桑子，四十八字。

**訴衷情令**

小令，三十三字，又名一絲風。又一體，三十三字，首句七字起韻。又一體，三十七字，結異。又一體，四十一字，又名桃花水，以下雙



調。又一體，四十四字，宋人皆用此體。又一體，四十五字，前結六字。

### 鷓鴣天

小令：五十五字，又名思佳客，於中好；按此調雖有別名，而與歸國謠之，又名思佳客，及五十四字之於中好全異。

### 菩薩蠻

小令，四十四字，蠻必作蠻，又名子夜歌，重疊金，巫山一片雲，與巫山一段雲無涉；按此調本青蓮創製，後人別名爲子夜歌，可厭；況子夜歌，另有一百十七正調；圖讚載羅壺秋作菩薩蠻一首，查係解連環別名。補體菩薩蠻，二十二字。

### 小重山

小令，五十八字。又一體五十八字，入聲韻。補體小重山，五十八字。中調，六十四字，與竹湘子無涉。又一體，六十六字，前後六句四字。又一體，六十六字，後起二句仄。又一體，六十六字，後起句仄。次句叶。又一體，六十六字，首句用平，不起韻。又一體，六十八字，首句四仄，不起韻。補體行香子，六十六字。

### 行香子

中調，六十四字，與竹香子無涉。又一體，六十六字，前後六句四字。又一體，六十六字，後起二句仄。又一體，六十六字，後起句仄次句叶。又一體，六十六字，首句用平，不起韻。又一體，六十八字，首句用仄，不起韻，補體行香子，六十六字。

### 殢人嬌

中調，六十四字。又一體，六十八字，次句六字，前後五韻皆五字。

### 玉樓春

小令，五十六字，補體玉樓春，五十六字。又一體，五十六字。又一體

五十六字。

### 二色宮桃

小令，五十六字。補調二色宮桃，五十六字。

### 品令

小令，四十九字。又一體，四十九字，前段句異。又一體，五十一字，四句八字。又一體，五十二字，兩結各六字。又一體，五十五字，另格。又一體，六十四字，又另格，換屬中調。又一體，六十五字，首句五字，亦屬中調。

### 生查子

小令，四十字。又一體，四十一字，後老三字，兩句。又一體，四十二字，後起七字。又一體，四十二字，前後起皆三字，兩句。

### 搗練子

小令，二十七字；又名深院月。又一體，三十八字，雙調。補體搗練子，五十二字。

### 春光好

小令，四十字，又名愁倚闌令。又一體，四十一字，四句平叶。又一體，四十一字，後起平叶。又一體，四十二字，後次句七字。又一體，四十二字，後次句平仄異。又一體，四十八字，首六字起韻，按此調別名愁倚闌，圖譜兩收誤；又不知個人名曰鶴冲天，夫喜遷鶯因韋莊詞，故別名鶴冲天，與此何涉。補體春光好，四十二字。

### 遠朝歸

中調，八十九字。

### 十月梅

長調，九十八字。

#### (四)避亂時期

##### 鳳凰臺上憶吹簫

長調，九十五字。又一體，九十六字，四句六字，後四句七字，尾六字。  
○又一體，九十七字，四句七字。

##### 轉調滿庭芳

長調，九十五字。補調轉調滿庭芳，九十六字。

##### 多麗

長調，一百三十九字，又名綠頭鴨。又一體，一百三十九字，首句仄，  
前六後四句異。補體多麗，一百三十八字。

##### 好事近

小令，四十五字；又名釣船笛。

##### 清平樂

小令，四十六字，又名憶蘿月，與清平調無涉。補體清平樂，四十六字。  
○又一體，四十七字。

##### 攤破浣溪紗

小令，四十八字，又名山花子。補體攤破浣溪紗，四十六字。

##### 憶秦娥

小令，四十六字，又名秦樓月，碧雲深，雙荷葉，五交枝。又一體，四  
十六字，平韻。又一體，四十六字，後起句平不叶韻。又一體，三十  
七字，另格。又一體，三十八字，又另格。又一體，四十一字，後起八  
字。

##### 臨江仙

小令，五十四字。又一體，五十六字，前後起六字兩結，一四一五。又  
一體，五十八字，前後起一七一六，又一體，五十八字，前起句平仄與

上異，按此調因李易安詞，又名庭院深深，圖譜乃于所謂第一二第四五等體，仍名臨江仙，而于此體名曰庭院深深，反注即臨江仙第三體異甚，况又不載易安詞，而載鹿虔扈詞，以下略見前漱玉詞調註釋。又一體，五十八字，前後起句平仄異。又一體，五十八字，首句起韻。又一體，五十八字，首句起韻，平仄又異。又一體，五十八字，後段換韻。又一體，五十八字，前後起兩六字結兩五字，又一體，六十字，屬中調，前後起俱七字，結俱兩五字。又一體六十字，屬中調，而結各三字兩句。又一體，六十二字，屬中調，前後起皆七字兩句。又一體，七十四字，屬中調，另格。又一體，九十三字，屬長調，又另格。補本臨江仙，五十九字，屬中調。

#### 柳梢青

小令，四十九字，又名早春怨，又一體，四十九字，仄韻。補體柳梢青，四十八字。又一體，四十九字。又一體，四十九字。

#### 小桃紅

中調，六十字。

#### 憶少年

小令，四十六字，又名十二時。又一體，四十七字，後起八字；按此調宋敦儒作，見前漱玉詞調註釋(一)名十二時，查十二時另有一百三十字正調。

#### 七嬖子

小令，五十八字。又一體，六十字，前後次句皆八字。

### (五) 嬖居時期

#### 武陵春

小令，四十八字，陵或作林誤。又一體，四十九字。後結六字。

## 御街行

中調，七十六字，又一體，七十六字，前後五句用平不叶。又一體，七十八字，又名孤雁兒；次句分兩三字，按書舟有孤雁兒與此體同。又一體，八十二字，屬中調，前後四句七字。補體御街行，七十七字。又一體，八十字。

## 聲聲慢

長調，九十六字。又一體，九十七字，九句五字，此通用正格，按此調圖譜因誤，讀妄分五體，今細考註明。又一體，九十七字，八聲韻。又一體，九十九字，兩結同，晁集作勝勝慢。又一體，九十九字，八聲韻，兩結同。補體聲聲慢，九十五字，又一體，九十七字。

## 滿庭芳

長調，九十三字，又一體，九十五字，前後第七句俱七字，又名鎖陽臺，滿庭霜。又一體，九十五字，後五句平仄異。

## 玉燭新

長調，一百一字。

## 河傳

小令，五十一字，通篇一韻。又一體，五十一字，四換韻。又一體，五十三字，兩換韻。又一體，五十三字，三句起，平韻。又一體，五十三字，二字起韻。又一體，五十三字，五六句換平。又一體，五十四字，五句七字。又一體，五十四字，五句換平。又一體，五十四字，全段換仄。又一體，五十四字，前四五句與上異。又一體，五十五字，五六兩句一四一六。又一體，五十五字，三句換平韻。又一體，五十五字，兩結與上各體異。又一體，五十五字，後三句以下與前題異。又一體，五十七字，通篇用仄韻，柳集作河轉。又一體，五十八字，仄韻，與前迥別。又一體，六十一字，屬中調，宋人體，補體河傳，五十三字。

## 泛蘭舟

中調，八十三字，補調泛蘭舟，八十三字。

## 真珠髻

長調，一百四字，補調真珠髻，一百五字。

## 擊梧桐

長調，一百八字，又一體，一百十字，另格。

## 沁園春

長調，一百十四字，又名壽星月。又一體，一百十五字，前後八句，皆七字，九句，皆八字；後起不叶，次句五字，三句四字。按詞統，謂此調又名大聖樂，洞庭春色，見前漱玉詞詞調註釋（一）據紅友所謂不然，補體沁春園，一百十二字。又一體，一百十三字。又一體，一百十六字。

## 喜團圓

小令，四十八字。

## 瑞鷓鴣

小令，五十六字，又名舞春風；按此調與七音律詩同，而鷓鴣天亦近于七言詩，必皆從詩中變出。況鷓鴣字同，故牽連附此。又丹陽詞仄韻一首，亦題曰瑞鷓鴣，而字句與木蘭花無異。又一體，六十四字，屬中調，前三句九字，後大異。又一體，八十八字，另格，亦列中開。補體瑞鷓鴣，五十六字。

## 慶清朝慢

長開，九十七字，或去慢字，又一體，九十七字，後起分兩三字。

## 永遇樂

長調，一百四字，又名消息。又一體，一百四字，平韻，補體永遇樂，一百四。字

## 青玉案

中調，六十四字，前後次句皆六字。又一體，六十六字，前後五句皆不叶。又一體，六十六字，前次句五字，後次句七字。又一體，六十七字，前次句六字，後次句七字，又一體，六十七字，同上，前後五句不叶。又一體，六十七字，前次句七字，又一體，六十八字，後次句八字。

## 漱玉詞注釋

漱玉詞注釋的先後排列，按着漱玉詞目錄。

## (一)處女時期

## 點絳脣

## 鞞

唐韻望發切，集韻勿發切，音儼。說文足衣也。註：徐鉉曰：今俗作鞞，非是。左傳哀二十五年楚師聲子鞞而登席。註：古者見君解鞞。史記張釋之傳，王生曰：吾解鞞。廣韻或作鞞襪。

## 剗

楚限切，音筵潛韻，削也。見廣雅釋古平也。見一切經音義引聲類。

## 鞞剗

## 金釵

婦人之首飾

## 金釵溜

即婦人頭上之首飾斜歪鬆解也。

## 青梅

未熟之梅子，以其色青故名。或言梅子之青者。蜜煎糖藏可充果餌，鹽淹曝乾則爲白梅。

天地一曰道按造化之義與天同含義至廣。故注家亦隨文訓釋或解作幸事，曰造化。此處猶言天幸難得也。

## 玲瓏

空明貌，李白詩：却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

## 蟻

此處猶言酒滓也。張衡賦：膠敷徑寸，浮蟻若芥。言酒初熟滓浮如蟻也。

## 綠蟻

言酒滓爲綠色，故曰綠蟻，於今直代酒名。陸游詩：綠蟻澆灘方芳釀

熟。

## 怨王孫

## 浩

何老切，音昊皓韻，大也。或云多貌。如言浩浩即水大貌。書浩浩滔天。渺米擾切，音眇篠韻，水長也。如言渺渺即微貌。管子：渺渺乎如窮無極。

## 浩渺

即言水之長大微遠也。與浩蕩意似。

## 蘋花

隱花植物，生於淺水，四葉合成一葉如田字，故又名田字草。莖細長，入於地中；葉柄甚長，近根處有極堅之囊狀物，大如豆，中生孢子。

## 汀草



水際平地或小洲上之草。

### (三)離居時期

浣溪沙

繡幕芙蓉

古人多以此花飾於物品上，如芙蓉鏡，芙蓉帳等。或云蓮花。古蓮花亦可稱芙蓉；故芙蓉亦稱木蓮，或木芙蓉。

偎

昵近也，親近也，如言偎倚偎傍。

寶鴨

香爐也。古香爐多作鴨形故名。孫勣詩，久坐煙消寶鴨香。

### (二)新婚時期

采桑子

炎光

暑熱也。燻氣也。

理罷

奏罷也。

笙

權器也。古以瓠爲之，共十三管；列管瓠中，施簧管端，吹之以發聲也。

簧

笙管中之簧也。

笙簧

禮：女媧中之笙簧，注笙中之簧也。此處即指笙樂也。

**菱花**

花名，此處指鏡也。尤指化裝所用之鏡也。名曰菱花鏡。古時多以菱花，繪於鏡面之一邊，以爲美觀雅潔。後漸將鏡字費去，只言菱花，即喻言菱花鏡也。趙飛燕外傳：婕妤好上七天菱花鏡一奩。

**淡淡**

淡淡之意，杜甫詩：雲溪花淡淡。

**絳**

赤色也。

古時衣服之顏色，遂人之等級而有差別。宋因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綠，九品以上服青，宋神宗元豐七年，去青不用，階官至四品服紫，至六品服緋，九品以上服綠，李清照家屬宦官門第，故多服絳色也。即紫色或緋色之變。

**縞**

生絲紗也。或云綺屬，謂其文理如綺。

**縷**

絲線也，或織細之紗也。孟子有布縷之證。

**冰肌**

清白之肌膚也。

**冰肌瑩**

即清白明潔潤澤之膚肉也。

**檀郎**

李賀詩：檀郎謝女眠何處。曾謙益註：潘安小字檀奴，故婦人呼所歡爲檀郎。又堅瓠集詩詞中，多用檀郎字，檀喻其香也。

**『附』謝女**

即謝秋娘。唐李德裕鎮浙日，識一妓名謝秋娘。曾用隋所帝所製

---

望江南調，撰謝秋娘曲以悼亡。

紗厨

厨與幮字通用，紗厨以紗爲幮也。可以避蚊蟲，俗通稱之曰碧紗幮。司空圖詩：一雙白鳥隔紗幮。陸游詩：酣酣美睡付紗幮。只陣字，帳也，以其形似厨。

枕簟

即枕席也，謂寢具也。宋玉賦：昔者先生遊於高唐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

減字木蘭花

一枝春

言梅花也。荊州記：宋陸凱與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並贈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又爲詞調名，此處非是。

洎點

即淚珠也。此處猶言晨露，或所洒之水滴也。

彤霞

即紅色美麗之雲彩也。此處喻晨光映於透明潔淨花果之露滴上所反映出之色光也，實即太陽光之色彩。

猜道

即知道，或曉得意。

比並

並肩也。二人平行相列以並肩也。

漁家傲

瓊

喻美也。

---

## 瓊枝

莊子逸篇：積石千里，河水出下，鳳鳥居上，天爲生吃，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爲實。楚辭：折瓊枝以爲羞兮。注：瓊樹生崑崙流沙濱其華食之長生。所處所言瓊枝，即愛憎之梅枝也。

## 瓊枝賦

言陽春將至，梅枝漸呈活潤色也。

## 香臉

即婦人之粉面也。

## 旖

於宜切，音漪，支韻。隱綺切，音倚，施。旗兒。見說文外部，段注施壘韻字在十七部。許於旗曰：施於木曰櫛，施於禾曰倚移，皆讀若阿那。檜猗儺傳云：猗儺，柔順也。楚辭：九辨九歎則皆作旖。上林賦：旖從風，張揖曰：旖猶阿那也。文選作猗猗。漢書作倚倚。考工記注則作倚移，與許書禾部合知以昔爲用製字曰多。廣韻集韻曰婀娜，曰猗旖，曰衷囊，曰棟襍，皆其俗體也。其謂旌旗柔順之兒，引申爲以柔順之兒，倚移與旖旎同許以从从禾別之。

## 旖

乃倚切，音柅，紙韻。女夷切，音尼，支韻。乃可均音娜。齊韻。旌旗從風兒，史記司馬相如傳：旖從風，又雲兒。漢書楊雄傳：乘雲兒之旖兮。盛兒。楚辭：九辨紛旖乎都房。

## 旖旎

略見上。註，柔弱也。史記：旖旎從風。

## 玉人

美好者之稱。晉書魏玠傳：玠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爲玉人。後人多稱婦女之美者爲玉人。

造化

創造化育之謂。淮南子，覽冥訓，懷萬物而友造化。注陰陽也。又本經訓：與造化者相雌雄。注天地也。又原道訓：乘雲凌霄與造化俱注

一剪梅

紅藕

蓮之一種，花色紅。

錦書

即錦字書之略。昔有錦字名，蓋前秦竇滔恨其妻蘇氏，及鎮襄陽與蘇氏絕音問；蘇因織錦爲迴文詩，寄滔，滔覽錦字，感其妙絕，乃具車迎蘇。駱賓王詩：「錦字，迴文欲贈君」。宋之問詩：「願得佳人錦字書。」後言愛者之書信曰錦字書。或簡稱錦書。于今猶流用之。盛信之袋，時繡有錦囊兩字，喻郎盛錦書之囊也。

雁字

雁成列而飛，其形如字故云。陳陶詩：「列國山河分雁字。」蘇軾詩：「雁字一行書絳霄。」此外尚有雁行，謂雁相次而飛，如雁之有行列也。

心頭

謂心上也。杜荀鶴詩：「半夜燈前十年事，一時和雨到心頭。」

醉花陰

瑞璫

香料名

金獸

即香爐。因把香爐做成獸形，故名。

紗幮

參見前桑采子註，第

### 重陽

九月九日也。日月皆值陽數，因以爲節名。魏文帝與鐘繇書云：「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爲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爲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杜甫詩：「舊日重陽日，傳杯更放杯。」

### 東籬

陶潛種菊地。陶潛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 暗香

林逋詩：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王安石梅花詩：「風亭把盞酬孤豔，雪逕回輿認暗香。」姜夔詠梅花：有暗香，疎影二詞。瑯環記：陳郡莊氏女，好弄琴，有琴一張，名駐電；每弄梅花曲，聞者皆云有暗香。人遂稱女曰莊暗香，女更以暗香二字名琴。此處有暗香盈袖句，當爲借用，喻以菊猶梅也。

### 黃昏

天將晚時也。淮南子：「日至虞淵是爲黃昏。至於蒙谷，是爲定昏。」

## 南歌子

### 星河

卽天河也。杜甫詩：「滿空星河光破碎。」

### 枕簟

略參見新婚時期的采桑子註，第

### 羅衣

羅絲織物，輕軟而有疎空者，暑月服之。與紗縠同類。其絲或練或不練，故有生羅熟羅之別。國策：下宮襦羅紈曳綺縠。羅衣卽以羅製成之衣。

翠貼蓮蓬小，金鎖藕葉稀

寫羅衣上之花飾也。

### 浪淘沙

#### 素鈞

素白綽約也。此處喻美好窈窕細軟輕柔貌。

#### 嬌嗔

清麗羞媚意。

#### 瑤臺

以玉飾臺也。楚辭：「望瑤臺之偃蹇兮。」淮南子：「紂爲璇室瑤臺。」或解作仙人所居之地。李商隱詩：「更在瑤臺十二層」。此處即望臺言也。

#### 歸輪

以輪代船，歸輪即返鄉之船也。

### 蝶戀花

#### 四疊陽關

歸關曲名，唐王維詩：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後歌入樂府，以爲送別之曲。至陽關句，反復歌之，謂之陽關三疊，亦謂渭城曲。見詩人玉屑。東坡志林云：「舊傳陽關三疊，然今世歌者，每日再疊而已，通一首言之，」又是四疊，皆非是。或每日三唱，已應三疊之說，則叢然無節奏。樂天對酒云：「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勸君更盡一杯酒，以此驗之，若一句再疊，此句爲第五聲，今爲第四聲，第一句不疊審矣。此處易安所用陽關四疊，或指東坡所云，每句再疊，亦或加重感情之意，不用三疊，却用四疊。

#### 方寸

謂心也。列子：「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三國志徐庶曰：

「今失老母，方寸亂矣。」

東萊

即指萊州也，郡名，漢置。宋曰萊州東萊郡，即今山東掖縣。

蓬萊

仙山名，史記：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在渤海中，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藥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白銀爲宮闕。

前調

柳眼

柳葉初生，細長如眼。

梅腮

梅初放，其苞如女人切腮。

花鈿

婦人之首飾也。舊唐書輿服志：內外命婦服花鈿翟衣青質，第一品花鈿九樹。

【附】花鈿 婦人之首飾，即花鈿也。唐書車服志：一品翟九等花鈿九樹。

山枕

同玉枕，即枕也。

釵頭鳳

婦人之首飾也。用金葉作一鳳鳥，帶於髻上，名爲釵頭鳳。

夜闌

謂夜殘也，蔡琰胡茄十八拍：「更深夜闌兮，夢汝來期。」

燈花

燈心之燼，結成花形者。西京雜記：陸賈言燈火花得錢財。漢書藝文志，有占燈花術。



前調

五更

漢舊儀夜漏起，中黃門持五夜。甲夜畢傳乙夜，乙夜畢傳丙夜，丙夜畢傳丁夜，丁夜關傳戊夜，戊夜畢是爲五更。

【附】更 古謂刻爲更，今分一夜爲五更，別有更鼓，更漏。詳漏鼓與漏壺。

玉釵

婦人之首飾，與金釵同意，或言玉簪。

寶篆

以香作成篆字形，故名

紫金峰

在山東蒙陰東南蒙山，接費縣界，或云在魯之歷城。

征鴻

雁飛行空中甚持久，遠地而飛，似兵出征然，故名之曰征鴻，喻其寒烈悲壯也。

【附】鴻 水鳥名，較雁爲大，背與頸灰色，翅黑腹白，性勇。聽覺敏銳，喜集湖邊，食菱芡等物。于此可知雁與鴻非同鳥異名，而後人竟混融之者。

如夢令

燈盡

油盡也。

無那

即無奈。

悽惶

悲感也。梁武帝賦：「踐霜露而悽惶，懷燧穀而涕零。」

## 前調

## 綠肥

喻葉色深濃而葉肉亦肥厚也。

## 紅瘦

喻花朵殘落而花色亦消滅也。

## 綠肥紅瘦

喻人將暮，色韻減而病愁獨多也。

## 壺中天慢

## 寒食

荆楚歲時記：冬節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時，禁火三日。注據曆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者。相傳晉文公焚林求介之推，之推抱木而死，文公哀之，禁人是日舉火，後世始有寒食之俗。按御覽引劉向別錄：寒食蹋蹴，黃帝所作兵勢也。是三代前已有寒食之名，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修火禁於中國，是禁火蓋周之舊制，其以爲之推者，始於桓譚新論，及後漢書周舉傳。

## 險韻

謂以生僻字爲詩韻也。蘇軾詩：「險韻清詩苦鬥新。」險韻亦名尖義，蘇軾有雪夜書北堂壁詩二首，又謝人見和前篇二首，皆用尖字義字爲韻，爲險韻之名作，故有此稱。

## 扶頭

易醉之酒。

## 添字采桑子

## 舒

寬緩貌。

## 卷

好貌，曲也，同捲。

### 舒卷

或伸展或曲捲，皆甚美好也。

### 訴衷情令

按奴說切，與揉同，按揉也，俗亦謂以兩手摩之曰按。晉書；東府聚  
樽蒲大擲，劉裕按五木，久之即成盧焉。

### 撚

泥殄切，讀如年上聲，銑韻，又平聲，義同執也。以指拈物也。王士  
熙詩；戲撚柔條作笛吹。或言撥弄也，白居易詩：輕攏慢撚抹復挑。  
謂琵琶之指法也。又言蹂躪，見淮南子：前後不相撚。

### 鷓鴣天

#### 鎖窗

與瑣窗同，謂窗櫺作連鎖文者。杜牧詩：多下珠簾閉鎖窗。

『附』瑣窗 窗櫺上之鏤花紋者，鮑照詩：玉鈞隔瑣窗。

#### 團茶

歸田錄：茶之品莫貴於龍鳳，謂之團茶。凡八餅，重一斤。宋時，常  
以賜大臣，明德太后，以龍鳳非人臣可得，命有句別製以贈之，見宋  
史。李趙兩家皆為宦家，且為名臣，故嘗吃團茶。

#### 瑞璫

參前醉花陰瑞璫條。

#### 仲宣懷遠

王粲之字，三國魏高平人；避亂依劉表於荊州，貌短小，寢陋，博物  
多識，問無不知。蔡邕奇其才，略聞粲在門，倒屣迎之，後仕魏，累  
官侍中，為建安七子之一。

又盛弘之荊州記曰：當陽縣城樓，王仲宣登之而作賦。魏志曰：仲宣山

陽人，獻帝西遷，榮從至長安，以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後太祖辟爲古丞相，掾魏國建爲侍中卒，其於當陽城樓上所作之賦有云：情眷眷而懷舊兮，孰憂思之可任。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君父之在陳兮，有舊歟之嘆音。……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句。後人隨名懷鄉曰王榮登樓，或仲宣懷遠。

#### 東籬

參見醉花陰東籬條。

#### 菩薩蠻

##### 鳳釵

中華古今注，釵子蓋古笄之遺像，始皇以金銀作頭，以玳瑁爲脚，號曰鳳釵。今簡言首飾也。

##### 勝

首飾也，如方勝，春勝

##### 角

軍聲，吹器；如銅角，畫角。

##### 漏

古計時之器，詳漏壺條。

##### 牛斗

星名，二十八宿之一，亦名牛宿，今大暑節，子正初刻七分之中星。

#### 小重山

##### 長門

漢宮名，竇太主獻長門園，武帝更名長門宮。司馬相如有長門賦，時陳皇后失寵於武帝，別在長門宮，使人奉黃金百金，令相如爲此賦以悟主上，陳皇后復得親幸。

##### 些子

花蓓也。

一甌春

同一枝春，梅花也。

東君

神名，太陽之神，日出東方故名，見楚辭九歌及漢書郊祀志。或言司春之神，成彥雄雜詩：東君愛惜與先春。

行香子

轉轉

喻時光之行速，與輾轉意略同。

金英

喻黃菊也，以其花瓣之色，有黃似金者。

重陽

參前醉花陰重陽條。

綠蟻

參前漁家傲綠蟻條。

砧聲

搗衣之聲

蛩聲

渠容切，音邛，冬韻。蟋蟀名，或名吟蛩，亦名促織。長六七分，全體黑色；雄者前翅在下右上相重疊，連接處有剛強之聲器；末端有尾毛二，較雌者為長。雌者翅短，尾毛之間並有產卵管一，秋夜鳴聲甚厲。

漏

參前菩薩蠻漏條。詳下怨王孫漏壺漏鼓條。

怨王孫

**漏**

參前菩薩蠻漏條，詳下漏壺條及漏鼓條。

【附】漏壺 古計時器，其制不一，清乾隆時所製，計播水壺三，形方，上曰日天壺，次曰夜天壺，又次爲平水壺。下有分水壺，形方，受水壺一，形圓，播水三壺，以次漏於受水壺，受水壺上爲銅人，抱漏箭下按箭舟，水長舟浮，則箭上出水盈箭盡則洩之於池。見清會典

【附】漏鼓 報更漏之鼓，唐書百官志，宮門局宮門郎二人，掌宮門管籥，凡夜漏盡，擊漏鼓而開，夜漏上水水一刻，擊漏鼓而開。

**酒惱**

謂酒深也，或酒性發作也。

**寶枕**

同山枕，玉枕，枕也。

**翠屏**

青綠新艷之屏風。

**玉簫**

言簫質之寶貴，又取其清涼意。或簡稱樂器名。李百藥賦：挫玉簫之清管，息瓊簧之虛唱。

**東君**

參前小重山東君條。

**前調****帝里**

指皇朝所在地，此處喻建康。

**寒食**

參前壺中天慢寒食條。

### 秋千

猶鞦韆，繩戲也。植木爲架，懸繩於橫木，下擊以板，手握繩立板上，令驅向空而動，古今藝術圖云，鞦韆本山戎之戲，齊恒北伐，此戲始傳中國。漢唐以來，宮中多用之云。本作千秋字，乃漢宮祝壽詞，後倒讀爲秋千，又轉爲鞦韆耳。唐玄宗，呼爲半仙戲，見開天遺事。又夢華錄：一人上蹴鞦韆，將平架筋斗，擲身入水，謂之水鞦韆。

### 巷陌

街衢之通稱。劉禹錫詩：門前巷陌三條近。

### 滯人嬌

#### 楚館

陳鶴詩：洛川立處花橫水，楚館歌時聲在梁。李白詞：簫聲咽秦娥，夢爲秦樓月。後凡稱歌舞之所曰楚館，或秦樓，或楚館秦樓。

#### 南枝

即梅花。陸凱詩：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南戰而敗，公主亦卒，王頗疑忌之，遣其歸。既醒，尋槐下穴，見有蟻在其中，所謂南柯郡者，槐樹南枝下之蟻穴也。棼既悟人世之悠忽，遂棲道門云。蓋喻言也，後人謂夢爲南柯。

又白帖大廈嶺上梅，南枝落，北枝開，此處南枝蓋指梅也。

#### 羌

西戎種族名，史記西戎氏羌。又字彙補與菱同，按即俗羌字。羌又爲古文嫫字，廣韻去羊切，集韻墟羊切，音蟻。說文：西戎牧羊人也。西方羌從羊。匈奴傳：西接月氏氏羌。註羌三苗姜姓之別，舜徙子三危，今阿關之西，南羌是也。（見康熙字典）。

#### 羌管

與羌笛同，樂器。漢武帝時，丘仲所作。長尺四寸，因出於羌中，故名。見風俗通。其制說文以爲三孔，馬融長笛賦，以爲四孔。

### 玉樓春

#### 醞藉

含蓄也。漢書薛廣德傳：廣德爲人，溫雅有醞藉。注醞如醞釀，藉有所薦藉也。醞釀調和也，而薦與藉同，薦爲以草爲襯墊也，喻有底根中實不虛也。

#### 末

與麼同，疑問而歎息語字。

### 二色宮桃

#### 雪裏開

喻梅花也。

#### 樂天

白居易之字，爲唐貞元中擢進士拔萃，元和初入翰林爲學士，遷左拾遺，秦凡十餘上，後對殿中論執強鯁罷，拜左贊善大夫，出爲江司州馬，累遷杭蘇二州刺史。文宗立，遷刑部侍郎，二李黨事興，居恥易緣黨入升乃移病分司東都以太子少傅進馮翊侯會昌初以刑部尚書仕致，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自稱香山居士。大中初卒，諡文。居易文章精切，尤工詩，平易近人，老嫗都解，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初與元稹酬詠，號元白；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有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六帖三十卷。

### 品令

#### 汀蘋

參前新婚時期怨王孫，蘋花汀草條。

### 生查子



**楚雲深**

蓋指遠地相隔意也。

**江南信**

猶指春信也。

**梅蕊宮妝**

指梅花妝也。初學記：宋武帝女壽陽宮主，人日臥簷下，梅花落於額上，成五出之花，號為梅花妝。又宮妝，乃宮人之妝束也，鄭嵎詩：鳴鞭後騎何躑躅，宮妝襟袖皆仙姿。

**玉鏡臺**

世說溫嶠姑有女，囑嶠覓婿，嶠曰：佳婿難得，但得如嶠何如？少日報云，已覓得婿處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

**搗練子****月宮姬**

即月中嫦娥也。丹鉛總錄：月中嫦娥，其說始於淮南，及張衡靈憲，其實因常儀占月而誤。……後訛為嫦娥，以僕娥同者耳。此外尚有所謂月中蟾蜍，靈憲，姮娥奔月，是為蟾蜍。世傳月中蟾蜍，即月中兔。五經通義，月中有兔與蟾蜍何月陰也，蟾蜍陽也，而與兔並明，陰系于陽也，傅咸文月中何有？白兔搗藥。

**冰容玉豔**

猶冰肌玉骨，後主孟昶，夜起，與花蕊夫人避暑摩訶池上，作詞：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云云。後東坡為續成洞仙歌一詞，其自序略云。七歲時遇眉州老尼朱姓，自言常入蜀主宮中，能俱記此詞。四十年後，朱死久矣，獨記其首兩句乃為足之。或云洞仙歌乃東坡少年贈美之作自叙云云。記以自晦耳。說見墨莊漫錄，此處之冰容玉豔，凡指形

容美人之詞。

孤標

丰采清俊出來也，或寫丰裁清峻。舊唐書杜審權傳！塵外孤標，雲間獨步。

暗香

參前醉花陰暗香條。

瓊枝

參前漁家傲瓊枝條。

春光好

盈盈

謂女貌輕盈也。古詩：盈盈樓上女。或言清淺也。古詩：盈盈一水間。○比處猶言清盈也。

遠朝歸

新律

新時令也，猶言春令也。

南枝

詳參見前嬋人嬌南枝註。此處蓋凡指向陽之樹枝也。

雨膏

即言雨露恩澤也。

玉簪

首飾，亦名玉搔頭。

〔附〕玉搔頭 簪也。西京雜記，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後宮人搔頭皆用玉，玉價倍貴焉。褚載詩：嬋娟人墜玉搔頭。

鳳釵

參前菩薩蠻鳳釵條。

迤邐

縈行連延也。

銅壺

古刻漏器也。載叔倫詩：銅壺滴愁更漏長。詳參前怨王孫漏壺條。

一二

一二更也。或言夜深也。

十月梅

綻

直莫切，諫，韻滿也。

南枝

參前殢人嬌南枝條。

孤標

參前搗練子孤標條。

取次

次第也。白居易詩：醉把花枝取次吟。

成蹊

成小徑也。

壽陽妝

詳參前生查子梅蕊宮妝條。

羌管

參前二色宮桃羌管條。

東君

參前怨王孫東君條。

鼎彝

器名，用以烹調飲食者。舊以和羹喻執政，因謂相位爲鼎鼐也。

### 浣溪紗

#### 杜鵑

鳥名。一名子規，亦稱杜宇。嘴扁平，上嘴末端少曲，口大，尾長，背灰黑色，腹白，有橫行黑線。不自營巢，生卵於鶯巢，而鶯爲之孵育。鳴聲淒厲，能動旅客歸思。好食毛蟲，有益於森林；于今鄉間傳說，杜鵑生自南海，翼備而離母飛空，啼聲不止，不食不飲，直至喉裂血出，身亡而已。鄉人謂出巢時，親娘囑語，命將天下遊客喚回，否則不能返家見母云云。

#### 傷心莫上最高梯

喻登高能望遠，倍增想思情也。

### 前調

#### 疎疎

稀疏之意。賈島詩：「槐雨滴疎疎」。陳造詩：「新楊弄影午疏疏」。

#### 玉鴨

香爐也，與寶鴨義同。古香爐多作鴨形故名。

#### 薰爐

應劭漢官儀曰：尚書郎入直臺中給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指使從真，女侍史執香爐燒薰，以從入臺中給使護衣。

#### 瑞璫

參前醉花陰瑞璫條。

#### 斗帳

小帳形如覆斗也。鄴中記：石虎冬月施熟錦流蘇斗帳。

#### 流蘇

決疑要錄：流蘇者緝鳥尾垂之若旒然，以其蕊下垂，故曰蘇。凡翼簾

旌旗帳幕及馬廐之類，皆飾之以爲美觀。如張衡賦：「駙承華之蒲梢，飛流蘇之騷殺」。此用五彩毛結流蘇以爲馬飾也。王維詩：「翠羽流蘇帳」。此爲用五彩繪結流蘇以爲帳飾也。吳均詩：「梁翠柱飛流蘇。」此則梁柱之上，皆懸流蘇以爲飾也。

#### 避寒

與辟寒同，香名，辟邪香，瑞麟香，金鳳香，皆異國所獻，柳陽編去：自兩漢至唐皇后公主乘七寶輦，四面綴五色玉香囊，囊中貯上四香，每一出遊，則芬馥滿路。

(未完)

# 日本詩歌的形式

宋雯芳

——拙稿現代日本文學史緒論中之一節——

任何一民族，任何一國家的文學，最初的發源，常始於詩歌，此徵之全部世界文學史，即可瞭然。其理由極簡單，在整個藝術部門內，只有跳舞和詩歌是最接近大眾生活，而且最能表現大眾感情的，如一般文學史家所說，藝術之起源，遠在人類能利用文字之前，跳舞與詩歌實是最古的藝術。當歷史的行腳，將踏進漁獵時代，原始的大眾，於一日勞作終了時，常羣集圍在他們狩獵所獲的禽獸之旁跳舞，同時發出一種與跳舞的節奏相調和的呼聲，這便是音樂與詩歌的起源。又布先爾（Kare-Bucher）論詩歌發生於人類集團的音律的勞働之中，為使集團勞働的步調協同，為使人們忘記勞働的疲倦和增進勞働的效能，大家一面工作着，一面『杭唷！杭唷！』的唱着，以後這簡單的呼聲，逐漸變得諧和而成的詩歌了。同時，勞働，音樂，詩歌在原始人類生活中，形成不可分的三位一體了。

世界文學之史的歷程，既是昭然如此，則日本文學亦不能例外，一般地說，日本的詩歌，更是走在小說和戲劇的前面，遠在上古之大化改革前（約當公元紀元前二一一—紀元後六四五），詩歌在日本使之出現了。是時日本尚無文字，詩歌類皆傳誦，迄奈良時代，我國文字經朝鮮傳入日本，如被視為日本最古的文學典籍的萬葉樂和古事紀，就是在這時，以漢字把這些傳誦的詩歌，追記下來的最早的詩歌集。此時的詩風素樸天真，歌調剛勁渾厚，著者如須佐之男造宮於出雲國須賀地方時，見雲霧濛濛，歌曰：

---

夜久毛多都 伊豆毛夜幣賀歧

都麻其微爾 夜幣賀歧都久流

會能夜幣賀歧袁

(據古事記)

層雲垂立着九重城郭似的，在出雲地方，將我們夫妻兩個圍繞着，做成九重城郭；那個九重城郭嚕！

上面那首歌，據史籍所載，算是日本詩歌中最古的一首，但是牠的形式很整齊，正是短歌的格律，措詞優雅，歌意雄偉，不失為這一時期的好歌。

又如萬葉集中最早之歌，當算雄略天皇御製歌，這位雄略天皇，又名稚武，計其年代，即是宋書東夷傳中倭國王武上表的武。歌云：

籠毛興美籠母乳 布久思毛興美夫君志持，此岳爾榮採須兒 家吉閑  
名告沙根 空見渾山跡乃國者 押奈戶平吾許會居 師告名倍乎 吾  
已曾坐 我許會背齒告目家乎毛名雄毛。

這首歌因為刊本稍有出入，而且所用漢字有的取音，有的取義，其讀法與解釋尚不一定，茲從東北帝大教授山田孝雄之說，譯其意如下：

拿着籃子，持着掘籤子，在這山上採菜的少女呀！告訴我你的家吧！  
告訴我你的名字吧！那變，我告訴你，我是誰家何名吧，我是大和國的統治者！

日本的詩歌，因為語言的組織，文字的形態不同，在形式上自然有牠的特性。如印度日耳曼語族之語調有高低抑揚之別，而產生西洋詩調，我國文字有平仄整齊之分，而發生我國的絕律。日本語發音簡單，聲韻太少，故詩歌上常有的規律之一的韻，在日本詩歌中是沒有的。以其皆孤立成文，即以其標音字母(假名)之多少，為詩歌惟一之格律，古來日本詩歌，類皆受這條格律所支配。明治時代，雖因受西洋文學影響，大有打破一切格律之勢，然初期之新體詩界，如島崎藤村，上井晚翠，薄田泣菫，蒲原有明諸大家，非七五調，即五七調。至後之自由詩出，始完全脫出此羈絆。然而嚴守這種格律的，也還有一部

分，便是短歌俳句之類。

原來日本的詩歌，在最初發生時，也是無定律的，如古事記，萬葉集裏的詩歌，自三字母至九字母而成一句的均有，而最多的是五個字母一句及七個字母一句的。至平安朝古今和歌集時代，始成定形，類皆五音一句及七音一句的，非如此者，認為是破格。每首中句之多少，初亦無定數，少者三句，如奈良時代以前之片歌，多者如萬葉集中柿本人麻呂的高市皇子殯宮歌，百四十九句，然而大概是以七音句的兩句終結。

日本初期的詩歌，除最短的片歌與長歌之外，尚有短歌與旋頭歌二種，皆以其句數及各句之字數而分別之，其形式表列如次：

#### 片歌 (Katauta)

○○○○○， ○○○○○○○○， ○○○○○○○○。

例句：

|         |         |         |
|---------|---------|---------|
| カカ      | ココヨ     | トウカ     |
| 日日ナベテ，  | 夜ニハ九ノ夜， | 日ニハ十日ヲ。 |
| 這樣一天一天， | 夜晚是九晚，  | 白天是十天了。 |

#### 旋頭歌 (Sentoka)

○○○○○， ○○○○○○○○， ○○○○○○○○。  
○○○○○， ○○○○○○○○， ○○○○○○○○。

例句：

|       |     |       |    |       |
|-------|-----|-------|----|-------|
| アサトデ  | キミ  | アユヒ   | ヌ  | ツユハラ  |
| 朝戸出君， | 君ガ  | 足結ヲ，  | 濡  | ラス露原。 |
| ハヤオ   | イ   | ワレ    | モ  | ヌソヌラ  |
| 早起キテ， | 出デ  | ツツ我モ， | 裳  | 裙濡サナ。 |
| 早晨出門去 | 原野的 | 露水濕了  | 你的 | 綁足帶；  |
| 我也早起來 | 出去  | 走着走着， | 裙裾 | 要弄濕啊！ |

#### 短歌 (Tanka)

○○○○○， ○○○○○○○○，  
○○○○○， ○○○○○○○○， ○○○○○○○○。





十聯或一百聯。連歌之首聯稱發句，次聯稱協句，末聯稱舉句。連歌至室町時代之末，模倣古今集中之俳諧歌，出之詼諧者，有俳諧調的連歌一種。其發達愈甚，遂祇咏俳諧調的連歌之首聯，使之獨立成詩，仍名發句 (hokku)，後世乃定名俳句。

同時俳諧調的連歌，愈趨愈重滑稽，再變為狂歌；而俳句至松尾芭蕉而後，脫離詼諧趣味，趨於嚴肅閉寂，於是有狂句代之而起。狂句之於俳句，亦如狂歌之於短歌，形式無異，惟所表現的內容或表現技巧不同而已。

連歌 (Renga) 之詼諧處，在其表現技巧。即利用文字關係，輾轉成叶，無統一意思。其形式如下：

○○○○○， ○○○○○○○， ○○○○○○

○○○○○○○○， ○○○○○○○○。

或重疊或否。

例句：

|      |       |      |          |
|------|-------|------|----------|
| ユキナガ | ヤマモト  | ユウベ  |          |
| 雪乍   | 山本    | 夕    | カナ。      |
|      |       |      | (宗祇咏)    |
|      | ユミヅトホ | ウメ   | サト       |
|      | 行ク水   | 遠ク   | 梅ニホフ里。   |
|      |       |      | (肖柏咏)    |
| カハカゼ | ヒト    | ヤナギ  | ヘルミ      |
| 河風   | ニ     | 一ムヲ柳 | 春見エテ。    |
|      |       |      | (宗長咏)    |
|      | フネ    | オト   |          |
|      | 舟サス音  | モ    | シルキアケガタ。 |
|      |       |      | (宗祇咏)    |
| ツキ   | キリ    | ノコ   |          |
| 月ヤナホ | 霧ヲタル  | 夜ニ   | 殘ルラム。    |
|      |       |      | (肖柏咏)    |
|      | シモ    | ノハラ  | アキ       |
|      | 霜オク   | 野原   | 秋ハクレケリ。  |
|      |       |      | (宗長咏)    |

雪猶依然， 山麓霞影靄靄的黃昏晴！

逝水遠遠地， 梅香馥郁的鄉落。

河風輕拂柳一叢， 春天出現了。

停船的聲音， 也顯然的黎明。

月亮還留在霧橫的夜裏吧。

霜滿原野， 秋色已經暮了。

看了上面的例句，便知道各句間的關係，完全是字面的。第一聯到第二聯，是由雪而梅，由山而水；第二聯到第三聯，是由水而河，由梅而柳，第三聯到第四聯，是由河而船；第四聯到第五聯，是由船而橫(原文爲渡——江)，由黎明而夜；第五聯到第六聯，是由月，霧而霜。詩的意義上，完全沒有聯貫，所寫的時候，忽而夜，忽而黃昏，忽而黎明，所寫的地方，忽而水，忽而原野，忽而河流，便是很顯然的。

然而狂歌(Kyoka)却是注重在內容的詼諧上。其形式如下：

○○○○○， ○○○○○○○○， ○○○○○○，  
○○○○○○○○○， ○○○○○○○○，

例句：

イツコク センキン  
一 刻 フ 千 金 ツツニ シメアゲテ，  
ロクマンリョウ ヘル  
六 萬 兩 ノ 春ノアケボノ

每一刻都值千金， 合計六萬兩的

春天的清晨唷！

俳句與狂句之別，亦由於內容之相異。狂句偏重人情世故，而取其滑稽可笑的一片段，俳句則以咏風景情緒的纖微處。兩者的形式完全相同。

○○○○○， ○○○○○○○○， ○○○○○○，

俳句(Haiku)被稱爲世界上最短的定型詩。現在把國人所熟知的松尾芭蕉的名句來說：

フルイケ カハツト コ ミヅ  
古 池 ヤ 蛙 飛ビ込ム水ノ音。

古池呀，蛙兒跳進去的水聲。

我們讀了這句子，所得的印象，是一個很幽靜的處所裏，池水平靜如鏡，葦草豐茂，一位深思冥想的人，正是坐在池畔，在探求宇宙的，人生的秘密；忽然從池畔的草叢中，一個青蛙跳進水池子裏去，池水圓圓地湧着重疊的波紋，詩人聞到了這水聲，生了一種恍然頓悟的情景。

狂句 (Kyohu) 呢，也舉個例來說。

ナ ナガ マナコ カタミ  
泣キ乍ラ 眼ヲクバル 形見ヲケ

一面哭着，眼睛却注視着遺產分配。

コウ イ コケ カミ  
ヨク結テ アシク云ハルル後家ノ髮。

好好地梳着，倒被說是壞的，寡婦的頭髮。

讀了這樣的例，便知道狂句是弄智取巧，詭飄世態的。因為係柄井川柳所創，故亦名川柳 (Senryu)。現在雖說還存在，惟世人常不以文藝作品視之。

日本古典的詩歌，除上述外，尚有與舞蹈有密切關係的歌謠。這種歌謠最早的要算祭記時的歌，如神樂 (Kangura) 和催馬樂 (Saifara)，至平安朝脫離宗教氣味，伴舞蹈而歌的則有今樣 (imayo——蓋對神樂及催馬樂而言，其義為現在式的)。今樣的形態，大概為七五調 (七音句及五音句) 四聯，著名的弘法大師的伊呂波歌，便是屬於這種。和今樣同是源於神樂，催馬樂而起，在祭祀之後而歌以娛樂的，則有散樂，謂係我國傳去的，聲音轉變，俗稱猿樂 (Sarugaku)。歌猿樂時亦伴以舞及滑稽的做作，其後與農夫自相慰勞而起的田樂結合，取田樂之舞技，成為猿樂能 (今簡稱能，能音 No，為一種表演之義)，他方面，由今樣而演變，至鎌倉時代則有宴席間所歌之宴曲，及取平家物語之事蹟而歌之，和以琵琶的平曲出現。這些伴舞而起的謠曲，綜合所有的歌曲的優點，加以我國元曲的影響，因之大盛。

日本從來的詩壇，不是為封建貴族吟風弄月，戀愛遊戲的和歌所佔據，就是為市民安逸無為，且已商業化了的俳諧所寄足，尤以唐宋以來輸入的中國漢詩，自來就獨霸了日本詩壇。自明治維新以後，受西洋文學影響，而發生一個劃期的新體詩運動，排除制礙內容發展的音數及句數的格律，廢棄艱澁難解的古語雅語，其形式無一定規程，為求詩情能盡量流露，試用一切七五，五七，五五，五五七，五七五等音調。從此始把歷來為少數封建貴族，市民，武士所盤踞的詩壇，奪還民衆，從煩瑣的詩形制約之下，解放為西洋詩風的自由體，

而產生了以近代語，歌咏近代情感的新詩，從而，日本現代文學的基礎，便奠定於此。然而俳句川柳及漢詩依舊存在，因日本人性質好一面輸入新的，一面仍保存舊的，彼此不抵觸，不牽製，儘可任他自由發達，向來不肯互相攻擊詆排呀。

## 文化與教育旬刊 第一〇九期合刊

三週年紀念特刊

### 教育生涯自叙

|                   |     |
|-------------------|-----|
| 三週年紀念辭            | 編者  |
| 想起一段行政經驗來         | 李 蒸 |
| 我的教育生涯中幾件瑣事       | 何清儒 |
| 九一八事變時的東北大學       | 門吉先 |
| 四年前的一段著述工作        | 黎錦熙 |
| 我之盲人瞎馬的教育生涯       | 董濯川 |
| 故紙堆中的生活           | 羅根澤 |
| 思患難中的青年伴侶         | 熊夢飛 |
| 低能校長              | 余又孫 |
| 變化多端的教授生活         | 馮景蘭 |
| 感到最深切的三件事         | 黃國璋 |
| 服務教育最大之愉快——青年化    | 趙振鐸 |
| 我怎樣踢過「頭三腳」        | 孔繁信 |
| 我的三段教育生涯          | 莊任時 |
| 十年來的苦生活           | 何善懋 |
| 粉筆生活——答客問         | 王益庠 |
| 十四年來從事教學的我        | 吳培申 |
| 忘不下的三件事           | 馮受義 |
| 我和孩子們             | 張德培 |
| 十年前事              | 徐用珠 |
| 十七年頭巾我所經驗的女子教育    | 錢 震 |
| 四個月的婦女教育生活        | 汪 農 |
| 自叙並紀念吾師潘先生        | 李 雲 |
| 農村小學教育的生活斷片——果園生活 | 李宗亮 |
| 一個低級教育行政者的自述      | 李 章 |
| 新嫁以後              | 李 章 |
| 我的教學生涯剪影          | 黑 袁 |
| 教育勞苦羣衆            | 張 周 |
| 抹粉筆灰者自述           | 張 周 |
| 師範畢業以後            | 張 周 |
| 教學生活第一章           | 張 周 |
| 「補習班」半年           | 張 周 |
| 一年小學校長生活的回憶       | 張 周 |
| 一年義務教育生活拾零        | 張 周 |
| 我的兩段教育生活          | 張 周 |
| 半年粉筆生涯的經過         | 張 周 |
| 慈母與教師             | 張 周 |
| 小學教育生活剪抄          | 張 周 |
| 代課漫記              | 張 周 |
| 三年來本刊論文索引         | 張 周 |

文化與教育旬刊編印

社址 北平宣外香爐營頭條四十五號

# 史學年表初稿(中卷)

叙例見前·索引另附

歷史系 萬福曾輯  
四 年

梁—太祖末帝晉—高祖

| 甲子 | 西曆    | 年號       | 紀事                              | 備考   |
|----|-------|----------|---------------------------------|--|
| 壬申 | 九 一 二 | 梁太祖 乾化二年 | 薛居正生                            | 居正字子平開封浚儀人，(宋史二六四卷，)                           |
| 辛巳 | 九 二 一 | 末帝 貞明七年  | 史館奏請令天下有記得會昌(唐武宗年號)以後公私事迹者抄錄送官。 | 五代會要卷十八 五代史末帝紀                                 |
| 甲午 | 九 三 六 | 末帝 清泰三年  | 明宗實錄成姚顛上之                       | (五代會要十八卷)                                      |
| 庚子 | 九 四 〇 | 晉高祖 天福五年 | 詔張昭等續修唐史                        | 詔張昭賈緯趙熙鄒受益李爲光同修唐史，宰臣趙瑩監修。(五代晉紀，五代會要卷十八，宋史張昭傳。) |
| 辛丑 | 九 四 一 | 六年       | 四月·監修國史趙瑩奏請購所闕唐(武、僖、懿、)實錄及來公述   | 五代會要十八卷  |

乾化·貞明·清泰·天福

| 晉一出帝漢一隱帝周一太祖世宗宋一太祖 |          |         |                            |  |
|--------------------|----------|---------|----------------------------|--|
| 開運·乾祐·廣順·顯德·建隆     | 乙巳 九 四 五 | 出帝開運二年  | 六月，唐書成。                    | 五代會要：十二年六月，史館上新修前朝李氏書，紀，志，列傳共二百二十卷并目錄一卷，都二十帙，賜監修宰臣劉昫，修史官張昭遠，直館王仲等，繪彩銀器各有差。](晉修舊唐書原委，參見五代史晉紀，宋史張昭傳，廿二史劄記十六，舊唐書源委條。) |
|                    | 己酉 九 四 八 | 漢隱帝乾祐二年 | 十月，高祖實錄成                   | 五代會要十八   |
|                    | 辛亥 九 五 一 | 周太祖廣順元年 | 史官賈緯等上晉高祖實錄三十卷，少帝實錄二十卷     | 五代會要十八   |
|                    | 乙卯 九 五 五 | 世宗顯德二年  | 撰周祖實錄三十卷，及梁郢王均王後唐閔帝漢隱帝五朝實錄 | 宋史張昭傳，卷二六三。  |
|                    | 戊午 九 五 八 | 五年      | 張昭等修太祖實錄成，凡二十卷             | 五代會要十八   |
|                    | 辛酉 九 六 一 | 宋太祖建隆二年 | 王洙等上新編唐會要一百卷               | 玉海藝文卷五十一。王洙字齊物，并州祁人，(宋史本傳)玉海：「德宗時蘇冕始撰四十卷   |

宋一太祖

|         |    |       |      |                              |   |          |
|---------|----|-------|------|------------------------------|---|----------|
|         |    |       |      |                              | 宣宗時崔鉉又續四十卷，至是溥采宣宗以降故事共勒成百卷。」(五十一。)  | 建隆·乾德·開寶 |
|         |    |       |      |                              | 四庫提要：「書凡分目五百十有四，於唐代沿革損益之制，極其詳核……其細瑣典故不能概以定目者，則別為雜錄附於各條之後，又間載蘇冕駁議，義例該備有裨考證。」(史部政書類一，)(聚珍本) |          |
| 十一月改元乾德 | 癸亥 | 九 六 三 | 四年   | 王溥上五代會要三十卷                   | 玉海藝文：「溥又采梁開平至周顯德事蹟，為五代會要三十卷，乾德元年七月甲寅上之，撥君臣事迹，以類詮次，詔付史館。」五十一卷，(聚珍本，金壺本)                    |          |
|         | 丙寅 | 九 六 六 | 乾德四年 | 五月，收蜀圖書付史館，凡一萬三千卷<br>閏八月詔求遺書 | 玉海藝文：「國初三館書才萬三千餘卷，乾德四年五月乙亥收偽蜀圖書付史館，凡一萬三千卷。」(卷四十三。)<br>「涉弼等應詔獻書，總千二百二十八卷，分置書府，」(玉海卷四十三)    |          |
|         | 丁卯 | 九 六 七 | 五年   | 范昞上父質所撰五代通錄三百六十卷             | 陳振孫書錄解題：「五代通錄六十五卷，宰相昭文館大學士，大名范質文素撰，亦以實錄繁冗，節略而成此書。」  |          |
|         | 癸酉 | 九 七 三 | 開寶六年 | 詔修梁、晉、周、漢、五代史，以薛居正為監修。       | 薛居正以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奉命為五代史監修官，同修者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劉兼、李穆、李九齡等。(宋史太祖紀，薛居正傳，玉海四十六。)                    |          |
|         |    |       |      | 詔修日曆                         | 命宰輔日錄時政送史館，以盧多  |          |



宋一太祖

開寶

甲戌 九 七 四

七年

○  
 閏十月，  
 五代史成  
 ，凡一百  
 五十二卷  
 薛居正上  
 之。

○  
 專其職，從史館修撰扈蒙之請也。

○  
 玉海藝文，「開寶六年四月，戊申，詔修五代史，七年閏十月，甲子書成，凡百五十卷，目錄二卷。」(卷四十六)

○  
 「其事凡記十四帝，五十三年，爲紀六十一，志十二，傳七十七，」(全前)

○  
 四庫總目提要：「舊五代史一百五十卷，目錄二卷，宋薛居正等奉敕撰，……多據累朝實錄，及范質五代通錄爲藁本，其後歐陽修別撰五代史記七十五卷，藏於家，修沒後，官爲刊印，學者始不專習薛史，然二書猶並行於世。○至金章宗泰和七年詔學官止用歐史，於是薛史遂微，元明以來罕有援引其書者，傳本亦漸就湮沒，唯明內府有之，見於文淵閣書目，故永樂大典多載其文，然割裂淆亂，已非居正等篇第之舊。○……謹就永樂大典各韻中所引薛史，甄錄條繁，排纂先後，檢其篇第，尙得十之八九，又考宋人書之徵引薛史者，每條採錄，以補其闕，遂得依原本卷數，鞫成一編……自宋時論二史者即互有所主，司馬光作通鑑，胡三省作通鑑注，皆專據薛史而不取歐史。○……居正等奉詔撰述，本在宋初，其時秉筆之臣，尙多逮事

宋一太祖太宗

|    |       |          |  |  |          |
|----|-------|----------|--|--|----------|
|    |       |          |  | 五代，見聞較近，紀傳皆首尾完具，可以徵信，故異同所在，較核事迹，往往以此書為證。」(史部，正史二。)   | 「開寶·太平興國 |
| 丙子 | 九 七 六 | 九年       | 得江南圖書二萬餘卷                                | 玉海藝文   |          |
| 丁丑 | 九 七 七 |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 | 纂修太平御覽千卷                                 | 兩朝會要序修太平御覽事：<br>「太平興國二年三月詔翰林學士李昉扈蒙知制誥李穆太子詹事湯悅太子率夏令徐鉉……等同以羣書類集之分門編為千卷。<br>先是帝閱前代類書，門目紛雜，失其倫次，遂詔修此書，以前代修文御覽藝文類聚文思博要及諸書參詳條次分定門目，八年十二月書成。詔曰：史館新纂太平總類，包羅萬象，總括羣書，紀歷代之興亡，自我朝之編纂，用垂永世，可改名為太平御覽。」 |          |
| 戊寅 | 九 七 八 | 三年       | 正月己酉，命修太祖實錄                              | 宋史太宗紀，玉海四十八。   |          |
| 庚辰 | 九 八 〇 | 五年       | 復置左右史，以梁周翰為起居注，每月先進御後，降付史館。九月，史館進太祖實錄五十卷 | 遷西館書貯其中，凡八萬卷。<br>宋史文苑傳，梁周翰傳。(四三九卷)<br><br>玉海藝文，卷四十八。   |          |
| 癸未 | 九 八 三 | 八年       | 王禹偁舉進士                                   | 禹偁字元之鉅野人，著五代史闕文一卷，四庫著錄，入雜史類，   |          |

宋一太宗真宗

|       |    |      |        |                          |   |
|-------|----|------|--------|--------------------------|---|
| 淳化·咸平 | 癸巳 | 九九三  | 淳化四年   | 七月，選官分校史記，前後漢書。          |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引王士禛香齋筆記曰：「王元之五代史闕文僅一卷，而辨正精嚴，足正史官之謬。」 |
|       | 戊戌 | 九九八  | 真宗咸平元年 | 七月，賜高麗王板本九經。             | 玉海藝文卷四十三。                                     |
|       |    |      |        | 七月，賜諸王及輔臣，新印三史各一部。       | 宋史高麗國傳，四八七卷。                                  |
|       |    |      |        | 九月，詔重修太祖實錄。              | 玉海卷四十三。                                       |
|       |    |      |        | 宋祁生                      | 宋史真宗紀。  |
|       |    |      |        |                          | 祁字子京安州安陸人，後徙開封之雍丘。(宋史卷二八四，本傳)(疑年錄)            |
|       | 己亥 | 九九九  | 二年     | 詔修太宗實錄建樓藏宗籍。             | 徙宗正寺於延和坊，建樓以藏宗籍。(玉海卷五十一。)                     |
|       | 庚子 | 一〇〇〇 | 三年     | 十月，選官校三國志，晉，唐書。          | 宋史畢士安傳，玉海卷四十三。                                |
|       | 辛丑 | 一〇〇一 | 四年     | 九月，續修通典成凡二百卷。            | 時論非其重複，不以傳佈。(玉海五十一。)                          |
|       | 壬寅 | 一〇〇二 | 五年     | 校三國志晉唐書畢，雕板刊行，唯唐書將別修故不刊。 | 玉海卷四十三。                                       |

宋一真宗

甲辰一〇〇四

景德元年

正月，任  
隋等上覆  
校史記刊

誤文字五

卷。

二月，命

刁衍等覆

校前漢書

七月，崇

文院上新

印晉書一

百三十卷

。

四月，帝

幸龍圖

觀書，史

傳共七十

二百五十

八卷。

七月，刁

衍等上覆

校前漢書

板本，刊

正三千餘

字。

帝幸國子

監，現存

經史漆板

十餘萬。

玉海卷四十三。

全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巳一〇〇五

四月，帝

幸龍圖

觀書，史

傳共七十

二百五十

八卷。

七月，刁

衍等上覆

校前漢書

板本，刊

正三千餘

字。

帝幸國子

監，現存

經史漆板

十餘萬。

圖書集成，引真宗實錄。(史學

部彙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丁未一〇〇七

四年

三月，召

輔臣登

清樓，觀

新寫四部

書，史二

千二百五

十卷。

歐陽修生

玉海藝文

。

。

。

。

。

。

。

。

。

。

。

壬子一〇一二

大中祥符五年

陶岳撰

五代史補

成

凡五卷，岳字介立潯陽人。

景德·大中祥符

| 宋一眞宗仁宗        |         |   |  |                                     |
|---------------|---------|---|--|-------------------------------------|
| 大中祥符·天禧·乾興·天聖 | 乙卯 一〇一五 | 八年 四月， <small>祭延史館，三館書籍俱燼。</small> 王宮火及秘閣，三館書籍俱燼。 | 四庫總目提要雜史類：「宋初薛居正等五代史成，岳嫌其尙多闕略，因取諸國竊據累朝創業事蹟，編次成書，以補所未及……此書雖頗近小說，然敘事首尾詳具，率得其實，故歐陽修新五代史司馬光通鑑多采用之。」<br>陳氏書錄解題引錢惟演玉堂逢辰錄云：「祥符八年四月，榮王宮火一日二夜，所焚屋宇二千餘間。……三館圖籍，一時俱盡。……唐末五代書籍之僅存者，又厄於此火，可爲太息也。」(卷七) |                                     |
|               | 乙未 一〇一九 | 天禧三年  | 司馬光生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宋史三三六，本傳)   |                                     |
|               | 壬戌 一〇二二 | 乾興元年  | 十一月， <small>校定劉昭補後漢書志注三十卷。鑿板頒行。</small> 校定劉昭補後漢書志注三十卷。鑿板頒行。  | 玉海藝文：「孫奭請校定劉昭補注志三十卷，鑿板頒行，從之。」(卷四十六) |
|               | 甲子 一〇二四 | 仁宗天聖二年  | 三月眞宗實錄成凡百五十卷。六月校南北史隋書。   | 玉海四十八。<br>玉海四十三。                    |
|               |         | 尹洙舉進士   | 洙字師魯河南人(宋史二九五卷本傳)<br>撰五代春秋四庫入編年類存目「考邵伯溫聞見錄，歐陽修作五代史，嘗約與洙分撰，此書成即作  |                                     |

宋一仁宗

天聖·景祐·寶元

於是時。然體用編年，與修書例異……所載始梁太祖開平元年甲子，迄周顯德七年正月甲辰。……穆修春秋之學，稱受之於洙，然洙無說春秋之書，僅此一編，筆削頗為不苟。多得謹嚴之遺意，知其春秋之學深矣。」

庚午一〇三〇

八年七月，詔史館修國朝會要。

玉海五十一。

十一月改元明道

壬申一〇三二

十年

劉恕生 恕字道源筠州人。(宋史四四四卷。本傳)

甲戌一〇三四

景祐元年 四月，命宋祁等覆校南北史

玉海四十三。

九月，詔選官校正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晉書。

玉海四十三。「秘書丞余靖上言，國子監所印兩漢書，文字舛謬，恐誤後學，謹參括衆本，旁據他書，列而辨之，望行刊正，詔送翰林學士張觀等詳定奏聞，又命國子監直講王洙，與靖偕赴崇文院讎對。」(後漢書附景祐刊正劄子)

乙亥一〇三五

二年 九月，詔刊定前漢書下帛監頒行。

玉海：「初秘書丞余靖，請刊正前漢書，因詔盡取秘閣古本對校，踰年，乃上漢書刊誤三十卷，至是改舊摹板。」(四十三)余靖王洙校兩漢書畢，凡增五百一十二字，損一百四十三字改正四百一十一字。(景祐刊正兩漢書劄子)

己卯一〇三九

寶元二年 蘇轍生

轍字子由眉州眉山人(宋史三三九卷)

宋一仁宗

辛巳一〇四一  
 康定·慶曆  
 十一月改元慶曆

康定二年 崇文總目晁志：「崇文總目六十四卷。王堯臣等撰，景祐中詔張觀，李若谷，宋庠取昭文史館集賢秘閣書刊正譌謬，條次之凡四十六類，計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康定三年書成。」

(案崇文總目成於康定二年，即慶曆元年。晁志作三年，實二字之誤，王先謙校依舊鈔本亦作二年，歐陽文忠年譜全)

四庫提要：「崇文總目十二卷，永樂大典本，宋王堯臣等奉敕撰，…慶曆元年十二月己丑上之，賜名崇文總目。」(目錄類一。)

范祖禹生 祖禹字淳夫，一字夢得，成都華陽人。(宋史三三七卷，)(疑年錄)

甲申一〇四四

慶曆四年 四月己酉 玉海五十一

監修國史章得象上新修國朝會要一百五十卷

遼興宗重熙十三年(遼史興宗紀，耶律谷欲傳，一〇四卷)

詔編國朝上世以來事蹟及諸帝實錄。

乙酉一〇四五

五年 五月，詔王堯臣等刊修唐書。玉海：「五月四日己未，詔王堯臣，張方平，宋祁等刊修，久而未就。」(卷四十六)

丙戌一〇四六

六年 查譯貞觀政要，五代史。(遼史，蕭韓家奴傳，一〇三卷)

|        |         | 宋一仁宗 |  |
|--------|---------|------|--|
|        | 丁亥 一〇四七 | 七年   | 六月參政陳氏書錄解題：「紀年通譜十二卷，丞相宋庠公撰。自漢文後元有年號之後，以甲子貫之，曰正，曰僞，曰賊，曰蠻夷以正為主。」(卷四)   |
| 三月改元至和 | 甲午 一〇五四 | 六年   | 八月詔歐陽修宋祁等修唐書。玉海藝文：「至和元年八月戊申，乃命歐陽修撰記，表，志，宋祁撰列傳，范鎮王疇，宋敏求，呂夏卿，劉義叟同編修。」(四十六)(宋史歐陽修，宋祁傳。)   |
| 九月改元嘉祐 | 丙申 一〇五六 | 至和三年 | 孫甫撰唐史記成七十五卷。有自序：載唐史論斷。甫字之翰陽翟人官至河北轉運使。四庫總目提要：「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孫甫以劉昫唐書繁冗遺略，多失體法，乃改用編年體創始於康定元年，歲事於嘉祐元年，勦成唐紀七十五卷，其間善惡分明可為龜鑑者各繫以論凡九十二篇。甫沒後唐紀宣取留禁中，其從子察嘗錄副本遺司馬光，世亦罕見，唯論斷獨傳。」案唐史論斷三卷四庫入史評類。 |
|        |         |      | 錢明逸序父希白所撰南部新書十卷。錢易字希白真宗朝官至翰林學士四庫入小說家類：「所記皆唐時故事，間及五代，多錄軼聞瑣語，而朝章國典因革損益，亦雜載其中。」   |
|        | 丁酉 一〇五七 | 嘉祐二年 | 命會公亮編修唐書，歐陽修知貢舉，宋祁知益州。玉海四十六。是科程顥，張載，蘇軾，蘇轍，曾鞏及第。宋祁作益部方物略記一卷。(四庫地理類三。)   |

慶曆·至和·嘉祐



|      |         |                                |   |   |
|------|---------|--------------------------------|---|---|
| 宋一仁宗 |         |                                |   |   |
| 嘉祐   | 庚子 一〇六〇 | 五年七月新唐書成，曾公亮，歐陽修，祁表上之，凡二百二十五卷。 | <p>新唐書歷十七年而成，凡歷舊傳六十一，增新傳三百三十一，增三志四表。</p> <p>晁志：「新唐書二百二十卷……舊書約一百九十萬，新書一百七十四萬。……議者頗謂永叔學春秋，每務褒貶，子京通小學，唯刻意文章，采雜說既多，往往抵觸有失實之嘆焉。」(卷五)</p> <p>(參見新唐書進表，廿二史劄記，新唐書條。)</p> <p>吳縝著新唐書糾繆。吳縝字廷珍，成都人，嘗以朝散郎知蜀州。(四庫提要，正史二(附見)。</p> <p>王明清揮麈錄，稱：「歐陽修重修唐書時，縝嘗因范鎮請預官屬之末，修以其年少輕佻拒之，縝鞅鞅而去，乃指摘瑕疵爲此書。」(四庫提要引)</p> <p>宋祁卒年六十四 (疑年錄)</p> <p>「修唐書十餘年，自守亳州，出入內外，嘗以藁自隨，爲列傳百五十卷」(宋史本傳)</p> |   |
|      | 辛丑 一〇六一 | 六年                             | 歐陽修集古錄成十卷   | <p>四庫入目錄額：「古人書法，唯重真蹟，自梁元帝始集錄碑刻之文爲碑英一百二十卷，所撰金樓子足爲金石文字之祖，今其書不傳。曾鞏欲作金石錄而未就，僅製一序，存元豐類稿中。修始採摭遺佚積至十卷，撮其大要各爲之說。」</p> |
|      | 壬寅 一〇六二 | 七年                             | 詔以七史  | 「唯開寶所修五代史未布，以俟  |

宋—仁宗英宗

嘉祐·治平

(宋，齊筆削。)(並見玉海卷四十三)

，梁，陳  
，後魏，  
周，北齊

)板本四  
百六十四  
卷，送國  
子監鑄板  
頒行。

八年十二月命玉海四十八。

修仁宗實  
錄

曾鞏校定陳書序。

陳書三十  
卷

沈括登進括字存中錢塘人寄籍吳縣官至翰林學士龍圖閣待制(宋史附沈邁傳)

夢溪筆談二十六卷補二卷續一卷四庫提要：「括在北宋學問最為博洽，於當代掌故，及天文算法鐘律尤所究心……湯修年跋，稱其目見耳聞，皆有補於世，非他雜志之比，勘驗斯編知非溢美矣。」

癸卯一〇六三

丙午一〇六六

英宗治平三年

四月辛丑，司馬光治修資治通鑑。

玉海藝文「四月辛丑，命龍圖閣大學士侍讀司馬光編集歷代君臣事迹，光依左氏傳體，為編年一書，名曰通志，約戰國至秦二世，為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繕其書，置局秘閣，以劉恕劉攽，范祖禹同修」(卷四十七)(宋史本傳)

| 宋一英宗神宗 |         |        |  |  |                              |
|--------|---------|--------|--|--|------------------------------|
| 治平·熙寧  | 丁未 一〇六七 | 四年     | 劉敞校後漢書，奏東漢刊誤一卷。十月賜司馬光所修書名資治通鑑。                                   | 讀書附志「敞為直講，校正其謬誤不可勝數，然此書世無善本，率以己意定之」。   | 玉海四十七                        |
|        | 己酉 一〇六九 | 神宗熙寧二年 | 二月命修英宗實錄。七月，韓琦上仁宗實錄凡二百卷，曾公亮上英宗實錄三十卷。八月，參政趙必進新校漢書印本五十冊。宋敞求撰春明退朝錄。 | 自為序：「歸田錄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士大夫笑談之餘，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閒居之覽也。」                                      | (宋史神宗紀，卷十四)<br>(宋史神宗紀，玉海四十八) |
|        | 庚戌 一〇七〇 | 三年     | 九月，翰林學士承旨王珪乞續修慶曆以後國朝會要。  | 陳氏書錄解題五：「六朝國朝會要三百卷，監修國史華陽王珪撰，始仁宗命纂修，自建隆至慶曆四年成八十五卷，熙寧三年珪為學士承旨，乞續修至熙寧十年，總二十一類，八百五十五門」。 |                              |

宋—神宗

|        |    |                      |   |    |
|--------|----|----------------------|---|----|
| 壬子一〇七二 | 五年 | 歐陽修卒<br>年六十六         | <p>文獻通考作八百五十八門) 舊書亦略增損為三百卷。」</p> <p>宋史本傳：『奉詔修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所取春秋遺旨。』</p> <p>集古錄五卷，「好古嗜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掇拾，研究異同，立說於左，的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p> <p>(宋史本傳)</p> <p>宋史神宗紀。</p> <p>四庫提要：「新五代史記七十五卷，宋歐陽修撰，……唐以後所修諸史，惟是書說私撰，故當時未上於朝，修歿之後，始詔取其書，付國子監開雕，遂至今列為正史。大致褒貶祖春秋，故義例謹嚴，敘述祖史記，故文章高簡，而事實則不甚經意，諸家攻駁，散見他書者，無論，其特勒一編者，如吳縝之五代史纂誤楊陸榮之五代史志疑，引繩批根，動中要害，雖吹求或過，要不得謂之盡無當也。」(正史類二。)</p> <p>陳氏書錄解題四：「編年通載十年通載十五卷，集賢院學士建安章衡子平撰，編歷代帝系年號，始自唐虞，迄於聖宋治平四年。總三千四百年，熙寧七年上之」</p> <p>胡安國生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宋史四三五)</p> <p>目之為斷爛朝報。(宋史王安石傳)</p> | 熙寧 |
| 甲寅一〇七四 | 七年 | 章衡上編<br>年通載十<br>五卷   |   |    |
| 乙卯一〇七五 | 八年 | 王安石黜<br>春秋使不<br>得列學官 |   |    |

|               |        |      |                      |   |
|---------------|--------|------|----------------------|---|
| 宋一神宗<br>熙寧·元豐 | 丙辰一〇七六 | 九年   | 趙彥若序<br>宋敏求所著<br>長安志 | (趙希弁讀書附志)<br>宋敏求長安志二十卷，晁志作十卷，載有趙彥若序，今本無之。<br>四庫提要：「是編皆考訂長安古蹟，以唐書述西京記踈略不備，因更博採羣籍，參校成書。……今韋氏之書，久已亡佚，而此志精博宏贍，舊都遺事，藉以獲傳，實非他地志所能及。」(地理類三)(經訓堂本)  |
|               | 戊午一〇七八 | 元豐元年 | 劉恕卒年<br>四十七          | 宋史本傳：「司馬光編次資治通鑑，英宗命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得而知者，唯劉恕耳。即召為局僚，遇史事紛錯難治者，輒以諉恕。恕於魏晉以後事，考證差謬，最為精詳。」著五代十國紀年四十二卷，(宋志入別史類)通鑑外紀十卷目錄五卷，四庫提要云：「此書乃其臨歿時所成也，蓋修資治通鑑時，恕欲與司馬光採宋一祖四宗實錄國史，為後紀，而摭周威烈王以前事跡為前紀，會遭憂遘疾，右股痺廢，知遠方不可得國書，後紀必不能就，乃口授其子義仲，以成此書，改名曰外紀。」(編年類)(晁氏郡齋讀書志五)四部叢刊影明刊本。 |
|               | 己未一〇七九 | 二年   | 宋敏求卒年<br>六十一         | 宋史本傳<br>編唐大詔令集百三十卷四庫入奏議類：「敏求嘗預修唐書，又私  |

宋一神宗

元豐

撰唐武宗以下實錄一百四十八卷。於唐代史事，最為諳悉……其書世無刊本，輒轉傳鈔，謬誤頗甚。(四庫本采朱筠家藏鈔本)然唐朝實錄，今既無存，其詔誥命令之得以考見者，實藉有是書，亦可稱典故之淵海矣。」

宋史神宗紀。

庚申一〇八〇

三年

司馬光上  
百官公卿  
表十卷宗  
室世表三  
卷

禁中以唐六典劉摯等校，以摹本賜近臣及館閣(玉海五十一)

辛酉一〇八一

四年

以曾鞏通  
修三朝兩  
朝國史，  
八月宰臣  
王珪上續  
修國朝會  
要三百卷

(宋史曾鞏傳)

(見前熙寧三年)

玉海藝文：「珪以舊書尚有遺事，所載頗多吏文，因略加增損，凡十二年乃成……文簡事詳，紀載有法，後莫能及。」(五十一)

鞏撰隆平  
集

鞏撰隆平集二十卷，卷首有宋紹興十二年四月淄國趙伯衛序，四庫入別史類：「是書紀太祖至英宗三朝之事，凡分目二十有六，體似會要，又立傳二百八十四，各以其官為類。前有紹興十二年趙伯衛序，其記載簡略瑣碎，頗不合史法。……其出於依託，殆無疑義。然自北宋之末，已行於世，李燾作續通鑑長編，如李至拜罷等事，閒取其說，則當時固存而不廢……蓋雖不出於鞏，要為宋人舊籍。」

宋一神宗

甲子一〇八四

元豐

七年

十二月，  
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撰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並目錄三十卷，考異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

通鑑進表列：檢閱文字郎司馬康，同修奉議郎范祖禹，秘書丞劉恕，尚書屯田員外郎充集賢校理劉攽，元豐七年十一月進呈。  
「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終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三十卷，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途，為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開局，迄今始成。」(進表)

通鑑目錄自序：「編年之書，雜記衆國之事，參差不齊，今倣司馬遷年表，年經而國緯之，列於下方……撮新書精要之語，散於其間，以為目錄云。」

四庫提要編年類，通鑑考異條云：「此書於元豐七年，隨通鑑同奏上，高似孫緯略載光編集通鑑，有一事用三四出處纂成者。……其間傳聞異詞，稗官既喜造虛言，正史亦不皆實錄，光既擇可信者從之，復參考同異，別為此書，辨正謬誤，以祛將來之惑。昔陳壽作三國志，裴松之注之，詳引諸書錯互之文，折衷以歸一是，其例最善，而修文之家，未有自撰一書，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實自光始。」

四庫提要通鑑條：「光以治平二年受詔撰通鑑，以元豐七年十二

宋一神宗哲宗

元豐·元祐

月戊辰書成奏上，凡越十九年而後畢，光進表稱精力盡於此書。其採用之書，正史之外，雜史至三百二十二種，其殘藁在洛陽者尚盈兩屋，既非撥給殘賸者可比，又助其事者，史記前後漢屬劉歆，南北朝屬劉恕，唐五代屬范祖禹，又皆通儒碩學，非空談性命之流，故其書網羅宏富，體大思精，為前古之所未有。」

四部叢刊影宋紹興重刊本，卷首載御製序卷末列總目，進書表，獎諭詔書。通鑑考異影宋刊本。通鑑目錄影北宋刊本。

(參見宋史神宗紀，司馬光本傳，玉海四七〇)

朱長文撰吳郡圖經續記三卷(分上，中，下，總二十八門)

長文字伯原蘇州人，官樞密院編修，四庫著錄，入地理類一。「州郡志書，五代以前無聞，北宋以來，未有古於長安志及是記者矣。」(學津本，蘇州局本)

(遼史道宗紀)

乙丑一〇八五

八年

遼道宗大要元年太祖以下七帝實錄

丙寅一〇八六

哲宗元祐元年

著作郎范祖禹進所撰唐鑑

著作佐郎范祖禹與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分職唐史，采得失之迹，善惡之效，上起高祖，下終昭宣，凡三百六篇，為十二卷，名曰唐鑑，

七月以劉恕同修資治通鑑，未沾恩而

宋史十七，哲宗紀。恕長子羲仲有通鑑問疑一卷四庫提要：「羲仲此書，哀錄恕



| 宋一哲宗   |  |
|--------|--|
| 元祐     | <p>卒，詔官其子。</p> <p>與光往還論難之詞……凡所辯皆極精核。史所稱篤好史學，自太史公所記，下至顯德末私記雜說，無所不覽，上下數千載間鉅細之事，如指諸掌者，殆非虛語。</p> <p>九月司馬光卒年六十八</p> <p>光著資治通鑑而外，復有通鑑舉要曆八十卷，陳氏直齋書錄解題云：「司馬光撰通鑑既成，尙患本書浩大難領略，而目錄無首尾，晚著是書以絕二累，其藁在晁說之以道家，紹興初，謝克家任伯得而上之。」(卷四)</p> <p>光有涑水紀聞十六卷</p> <p>四庫入小說家類：「是編雜錄宋代舊事起於太祖訖於神宗每條皆註其述說之人故曰紀聞。」</p> <p>命呂大防等修神宗實錄，以司馬光家藏記事爲本</p> <p>宋史哲宗紀</p> |
| 戊辰一〇八八 | <p>三年劉攽卒年六十七</p> <p>疑年錄。</p> <p>著東漢刊誤一卷，「攽序稱英宗讀後漢書，見墾田字皆作墾字，命國子監刊正之，攽爲直講，校正其謬誤，不可勝數。」(郡齋讀書志卷七)</p>   |
| 辛未一〇九一 | <p>六年呂大防上神宗實錄</p> <p>宋史哲宗紀</p>   |
| 壬申一〇九二 | <p>七年七月詔賜諸路通鑑一部</p> <p>哲宗紀</p>   |

宋一哲宗

|    |      |      |   |  |       |
|----|------|------|---|--|-------|
| 癸酉 | 一〇九三 | 八年   | 呂大臨作<br>考古圖十<br>卷                                   | 「大臨字與叔，汲郡人，所紀自御府之外，凡三十六家所藏古器物，皆圖而錄之。」(直齋書錄解題八)(通行本作呂大防)  | 元祐·紹聖 |
|    |      |      | 高麗使請<br>買歷代史<br>及策府元<br>龜等書，<br>蘇軾上言<br>却其請，<br>不許。 | 哲宗紀  |       |
| 甲戌 | 一〇九四 | 九年   | 吳縝上唐<br>書糾繆於<br>朝。                                  | 陳氏書錄解題四：「唐書糾繆二十卷，朝請大夫知蜀州成都吳縝撰。……序言修書之時，其失有八，而糾摘其繆誤為二十門，待讀胡宗愈言於朝，紹興元年上之(聚珍本，知不足齋本)」   |       |
|    |      |      | 續別撰五<br>代史纂誤<br>三卷                                  | 按吳書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俱作，五卷。尤氏遂初堂書目不著卷數。宗史藝文志作三卷南宋以來其書久佚四庫本乃於永樂大典中輯出約存原書十之五六。四庫入正史類：「歐陽修五代史，文章法度，足亞史漢，而考證則往往疏舛……至徐無黨注，不知參校事蹟，寥寥數語尤屬簡陋無當。縝為抉其缺誤，一一臚考而折衷之……其校勘實為精審，凡修輕改舊文，首尾失檢之處，無不疏通剖析，切中癥結，故宋代頗推重之。」 |       |
| 乙亥 | 一〇九五 | 紹聖二年 | 十二月，<br>蘇轍古史<br>成                                   | 「起伏義神農，訖秦始皇帝。為本紀十六世家，三十七列傳，凡六十卷其子遜為注其去取之意  |       |

宋一哲宗徽宗

|                        |    |      |        |                               |  |
|------------------------|----|------|--------|-------------------------------|--|
| 紹聖·崇寧·政和<br>六月改元<br>文符 | 丙子 | 一〇九六 | 三年     | 遼劉輝上書，請改正歐陽修五代史十一月，章惇上重修神宗實錄， | 。](玉海四十六)四庫入別史類，(遼史劉輝傳)  |
|                        | 戊寅 | 一〇九八 | 五年     | 范祖禹卒年五十八                      | 著唐鑑，深明唐三百年治亂，學者尊之，目為唐鑑公云。(宋史本傳)  |
|                        | 癸未 | 一一〇三 | 徽宗崇寧二年 | 遼詔修太祖以下諸帝實錄，                  | 共成七十卷，耶律儼等纂(遼史天祚帝紀，耶律儼傳)   |
|                        | 甲申 | 一一〇四 | 三年     | 鄭樵生                           | 樵字漁仲學者稱夾漈先生，興化軍莆田人(宋史四三六卷)   |
|                        | 乙酉 | 一一〇五 | 四年     | 馬令撰南唐書成自為序                    | 陳氏書錄解題五：「南唐書三十卷，陽羨馬令撰，序言其祖太博元康，世家金陵，多知南唐故事，未及撰次，令纂先志而成之，實崇寧乙酉。其書略備紀傳體，而亦言徐鉉湯悅之疏略云」(徐鉉湯悅撰江南錄四卷)(金壺木)自序；                     |
|                        | 壬辰 | 一一一一 | 政和二年   | 蘇轍卒年七十四                       | 「南唐衰滅，史官高遠，慮貽後悔，悉取史草焚之而死，徐鉉，湯悅，奉太宗皇帝勅，追錄所聞，而忘遠取近，率皆疏略，先祖太博元康，世家金陵，多知南唐故事，旁采籍史遺文，並集諸朝野之能道其事者，未及撰次，遽捐館舍，今輒不自料，纂先志而成之，列為三十卷。」 |

宋一徽宗欽宗高宗

|    |      |        |                     |  |             |
|----|------|--------|---------------------|--|-------------|
| 甲午 | 一一一四 | 四年     | 李 燾 生               | 燾字仁甫眉州丹稜人 (宋史三八八卷)   | 政和·宣和·靖康·建炎 |
| 甲辰 | 一一二四 | 宣和六年   | 徐夢莘生                | 夢莘字商老臨江人 (宋史四三八卷)  |             |
| 乙巳 | 一一二五 | 七年     | 陸 游 生               | 游字務觀，晚號放翁，越州山陰人 (宋史三九五卷，放翁年譜)  |             |
| 丁未 | 一一二七 | 欽宗靖康二年 | 金人擄二帝北去，京師殘破，圖籍蕩然無存 | 宋史欽宗紀：「靖康二年夏四月庚申，金人以二帝北去，凡……禮器，樂器，祭器，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太清樓，秘閣三館書，天下府州圖……為之一空。」(卷三十三)       |             |
|    |      |        | 丁特起撰靖康紀聞自為序         | 自序：「紀聞者，紀靖康元年中事也……痛二帝之播遷，憫王室之顛覆，咎大臣之誤國，傷金戎之強盛……起元十一月，至明年五月九日，目擊而親聞者，罔敢違誤。」(學津討原本，四庫入雜史類) |             |
|    |      |        | 宋弁使金後歸曲洧舊聞          | 弁字少章宋史有傳是年入金越十七年乃歸撰曲洧舊聞十卷  |             |
|    |      |        |                     | 四庫入雜史類：「今考其書，唯神怪諧謔數條，不脫小說之體，其餘則多記當時祖宗盛德，及名臣言行……蓋意在申明北宋一代興衰治亂之由，深於史事有補，實非小說家流也。」          |             |
| 戊申 | 一一二八 | 高宗建炎二年 | 初命修國史               | 宋史高宗紀，   |             |
|    |      |        | 金始撰國志，以延迪掌之         | 金史太宗紀，完延昂傳。  |             |

| 宋—高宗    |                                      |  |
|---------|--------------------------------------|--|
| —建炎·紹興  | 曹勛上北符見聞錄一卷                           | 勛字功顯陽翟人南渡後官至昭信年節度使。<br>四庫入雜史類：「其始於靖康二年二月初七日，則以徽宗之入金營，唯勛及姜堯臣，徐中立，丁孚四人得在左右也……勛自奉使，較他書得自傳聞者節次最詳……雖寥寥數頁，實可資史家之考證也。」  |
|         | 己酉 一一二九                              | 三年 趙明誠卒年四十九<br>明誠字德父，密州諸城人，撰金石錄三十卷自為序：「余自小喜從當世學士大夫，訪問前代金石刻辭，以廣異聞……訪求藏蓄，凡二十年而後粗備……凡古物奇器，豐碑巨刻所載，與夫殘章斷畫，磨滅而僅存者，……次其先後為二千卷……考其異同，參以他書，為金石錄三十卷。」<br>四庫入目錄類：「是書以所存藏三代彝器，及漢唐以來石刻，仿歐陽修集古錄例，編排成帙 紹興中為妻李清照表上於朝。」（參見李清照金石錄後序） |
|         | 庚戌 一一三〇                              | 四年 朱熹生<br>熹字元晦徽州婺源人，（宋史本傳，四二九卷）（王白田朱子年譜考異）   |
|         | 辛亥 一一三一                              | 紹興元年 袁樞生<br>樞字機仲，建安人，（宋史本傳，三八九卷）   |
| 壬子 一一三二 | 二年 詔平江守臣，訪求圖籍，又詔分經史子集四庫分官日校<br>玉海四十三 |  |

宋—高宗

|    |      |    |                                  |  |    |
|----|------|----|----------------------------------|--|----|
| 癸丑 | 一一三三 | 三年 | 邵伯溫撰聞見前錄二十卷序為自<br>靜江守臣許忠上和會要一百十卷 | 四庫提要：「前十六卷記太祖以來故事……十七卷多記雜事，十八卷至二十卷皆記邵子(雍)言行。」<br>玉海五十一   | 紹興 |
| 甲寅 | 一一三四 | 四年 | 張浚入朝召李攸俱，以家事辭。                   | 張浚自川陝宣撫使入朝，召攸與俱，以家事辭。攸字好德瀘州人撰宋朝事實六十卷：(有武英殿聚珍本。永樂大典輯本分為二十卷，乾隆四十一年校上，序：「其考據江陽譜，蓋上起建隆，下迄宣和，凡六十卷。攸熟於掌故，經靖康兵燹之後，圖籍散佚，獨汲汲搜輯舊聞，使一代典章，燦然具備……所載往往為宋文鑑，名臣碑傳琬琰集，播芳大全，文粹諸書所闕漏，至於事蹟之異同，年月之先後，紀載之詳略，尤多可與東都事略，文獻通考，續通鑑長編，及宋史互相參訂。」) |    |
| 丁巳 | 一一三七 | 七年 | 五月重修神宗哲宗實錄<br>呂祖謙生               | 以范冲直史館，冲修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高宗紀，范冲本傳)   |    |
| 戊午 | 一一三八 | 八年 | 胡安國卒年六十五                         | 字伯恭，婺州人(宋史四三四卷本傳)。<br>安國進春秋傳，(合通例通旨共三十二卷)詔加寶文閣直學士，命未下而卒(本傳)。<br>安國著通鑑舉要補遺百卷  |    |

宋—高宗

|    |    |      |                   |  |
|----|----|------|-------------------|--|
| 紹興 |    |      | 九月趙鼎修玉海四十八卷       |  |
|    |    |      | 等上重實錄卷五十九         |  |
|    |    |      | 汪藻上日六卷            | 汪藻傳  |
|    | 辛酉 | 一一四一 | 十年秦檜上徽宗實錄六卷       | 玉海四十八  |
|    | 甲子 | 一一四四 | 十四年秦熹進建紹興日曆，五百九十卷 | 宋史秦檜傳  |
|    | 丁卯 | 一一四七 | 十七年鮑彪注戰國策成十卷      | 鮑字文虎，縉雲人官尚書郎。戰國策一書，編自劉向，注自高誘。至宋而誘注殘闕，曾鞏始合諸家之本校之，而於注文無所增損，姚宏始稍補誘之闕，而校正者多，訓釋者少，彪此書成於紹興丁卯（四庫提要，史部七，雜史類，）                    |
|    |    |      | 孟元老撰東京夢華錄自為序      | 淳熙丁未趙師俠鐫刻有後序（學津本）自序：「崇寧癸未到京師，卜居於州西金梁橋西夾道之南……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來，避地江左……暗想當年節物風流，人情和美，但成悵恨……恐浸久論其風俗者，失於事實，誠為可惜，謹省次編集，庶幾開卷得觀當時之勝。」 |
|    | 戊辰 | 一一四八 | 十八年尤袤舉進士          | 袤，字延之無錫人官至禮部尚書。撰遂初堂書目一卷四庫入目錄類：「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遂初堂藏   |

宋一高宗

紹興

書為近世冠……其例略與史志同，唯一書而兼載數本，以資互考，則與史志小異耳……宋人目錄存於今者，崇文總目已無完本，唯此與晁公武志為最古，固考證家之所必稽矣。」

金史選舉志。

二十一年 金置國子監刊印十

七史授諸

學校

晁公武郡

齋讀書志

成，自為

序

公武字子止，鉅野人，官至敷文閣直學士，臨安少尹。始南陽井憲孟，為四川轉運使，家多藏書，悉舉以贈公武，乃躬自校讎，疏其大略為此書，以時方守榮州，故名郡齋讀書志。（四庫提要目錄一）

直齋書錄解題：「晁氏讀書志二十卷（宋藝文志作四卷，陳氏所錄乃衢本）晁公武子止撰，其序言得南陽公書五十篋，合其家舊藏，得二萬四千五百卷。其守榮州，日夕讎校，每終篇輒論其大旨，時紹興二十一年也。」

十駕齋養新錄：「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宋時有兩本，袁州本僅四卷，淳祐庚戌番陽黎安朝知袁州，刊之郡齋。又取趙希弁家書續之，謂之附志。衢州本二十卷，則晁之門人姚應績所編，淳祐己酉，南充游鈞知衢州所刊。……馬氏經籍考所引晁說，皆據衢本，不用袁本……今世通行本，皆

辛未 一一五



| 宋—高宗 |      |     |   |
|------|------|-----|---|
| 紹興   |      |     | 依袁本翻刻。](光緒十年長沙刻王光謙校本，附趙氏附志，乃以袁本校衡本)   |
| 戊寅   | 一一五八 | 二十年 | 鄭樵撰通志   |
|      |      |     | <p>二月，樵被召對，授迪功郎，其所著通志，令有司給筆札寫進。(玉海四十七)</p> <p>通考二百一卷：「中興四朝載文志別史類載通志二百卷，其後叙述云中興初，鄭樵采歷代史及他書，自三皇迄隋，為書曰通志，倣遷固為紀傳，而改表為譜，志為略。」</p> <p>通志略自序：「臣今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其五略，漢唐諸儒，所得而聞，其十五略，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p> <p>四庫提要入別史類：「……通史之例，肇於司馬遷，……其例總括千古，歸一家言，非學問足以該通，文章足以鎔鑄，則難以成書。……樵負其淹博，乃網羅舊籍，參以新意，撰為是編，凡帝紀十八卷，皇后列傳二卷，年譜四卷，略五十一卷，列傳一百二十五卷。」</p> |
| 己卯   | 一一五九 | 二十年 | 湯思退上高宗紀   |
|      |      |     | <p>重修徽宗實錄一百五十卷</p> <p>李燾撰皇朝百官公卿表一百十二卷，</p> <p>玉海四十七</p> <p>燾時知成都雙流縣。</p>  |

宋—高宗孝宗

|    |      |          |                        |  |       |
|----|------|----------|------------------------|--|-------|
| 壬午 | 一一六二 | 三十<br>二年 | 詔給札抄錄。<br>鄭樵卒<br>年五十九  | <p>(疑年錄)</p> <p>四庫提要評通志云：「宋人以義理相高，於考證之學罕能留意。樵恃其賅洽，睥睨一世，諒無人起而難之，故高視闊步，不復詳檢，遂不能一一精密，致後人多所譏彈。特其採摭既已浩博，議論已多警闢，雖純駁互見，而瑕不掩瑜。」(別史類)</p>   | 紹興·乾道 |
| 丙戌 | 一一六六 | 孝宗 乾道二年  | 李心傳生                   | 心傳字微之，井研人，官至禮部侍郎 (宋史四三八卷)  |       |
|    |      |          | 洪适隸釋成二十七卷              | <p>明年正月序而刻之。</p> <p>适初名造後更名字景伯。饒州鄱陽人皓之長子官至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諡文惠 (宋史本傳)</p>  |       |
|    |      |          | 隸續二十一卷                 | <p>四庫入目錄類：「凡漢魏碑十九卷水經注碑目一卷歐陽修集古錄二卷，歐陽棐(修子)集古目錄一卷，趙明誠金石錄三卷，無名氏天下碑錄一卷。自有碑刻以來，唯是書為最精博。」</p> <p>适既為隸釋又輯錄續得諸碑依前例釋之以成是編自為跋。淳熙辛丑合刻於越中。</p> |       |
| 戊子 | 一一六八 | 四年       | 四月，禮部員外郎李燾上所撰續通鑑長編一百八卷 | <p>宋史孝宗紀，寫本傳。</p> <p>玉海：「乾道四年四月，丙辰，禮部員外郎李燾言：臣於去年八月奉旨，從汪應辰奏，取臣所著續資治通鑑，自建隆，迄元符，令有司繕寫校勘藏之秘閣……臣</p>                                    |       |

| 宋一孝宗 |         |    |   |  |
|------|---------|----|---|--|
| 乾道   | 己丑 一一六九 | 五年 | 周淙撰<br>四庫提要：「淙字彥廣，湖州長安志十五卷<br>興人。乾道五年，以右文殿修撰知臨安府，創為此志。……取錄簡括，深有體要。……今其書雖殘闕不完，而於南宋地志中為最古之本。」(地理一)(粵雅堂續刻本，殘本三卷) | 先次寫到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閏三月，五朝事迹，共一百八年，計一百八卷。……臣此書非可便謂續資治通鑑，姑謂續資治通鑑長編，庶幾可也。其編帙或相倍蓰，則長編之體，寧失於繁，尤光志云爾。」(卷四十七)   |
|      | 庚寅 一一七〇 | 六年 | 五月，宰相虞允文上續會要二百卷，<br>令秘書省繕寫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一部<br>羅泌路史成  | 斷自神宗之初，訖於建康之末，總二百卷，分二十一類，六百六十六門。(玉海五十)(乾道四朝會要，書錄解題作三百卷)<br>「依通鑑字樣及紙樣大小，繕寫一部仍將燾銜，位於卷首，依司光銜位書寫進入」(趙希弁讀書附志)<br>泌字長源廬陵人，是書成於乾道庚寅；……泌自序謂皇甫謐之世紀，譙周之史考，張愔之系譜，馬總之通曆，……小司馬之補史，劉恕之通鑑外紀，其學淺狹，不足取信。蘇轍古史，第發明索隱之舊，未為全書，因著是編……」(四庫提要別史類)(書凡六十七卷。) |
|      | 辛卯 一一七一 | 七年 | 詔給札所寫李丙繕  | 讀書附志：「修職郎監臨安府都   |

宋一孝宗

|    |      |    |   |  |     |
|----|------|----|---|--|-----|
| 壬辰 | 一一七二 | 八年 | 撰丁未錄二百卷<br>朱熹通鑑綱目成，凡五十九卷，自為之序。              | <p>繼會李丙所編也。上帙起召王安石為翰林學士，迄於神宗皇帝升遐。安石之召，實治平丁未之所始，故以丁未名之。」(卷五上)</p> <p>自序：「溫公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為目錄三十卷並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以適厥中。紹興中胡文定公因公遺舉要歷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今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為義例，增損鑿括，以就此篇，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事，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使夫歲月之久近，周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細，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晰，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云。」</p> <p>讀書附志五：「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序例一卷，真德秀刻於泉南，希弁所藏夔本，為板四千二百有奇，淳祐丙午，秘書省嘗下本州，借本書寫云。」</p> <p>(朱子年譜一，自序，答呂伯恭書。)</p> <p>自建炎元年至紹興三十二年，秘書少監陳騏，請名曰中興會要。(玉海五十一)</p> <p>凡十四卷「記周子以下及程子交游門弟子言行。……其後宋史道學儒林諸傳，多據此為之，蓋宋</p> | 「乾道 |
| 癸巳 | 一一七三 | 九年 | 八朝名臣言行錄成。<br>八月，右丞相梁克家進中興會要二百卷<br>朱熹撰伊淵源錄成。 |  |     |

| 宋一孝宗    |    |      |      |                              |   |
|---------|----|------|------|------------------------------|---|
| 乾道 · 淳熙 |    |      |      |                              | 人談道學宗派，自此書始，而宋人分道學門戶，亦自此書始。」(四庫傳記類一)  |
|         | 甲午 | 一一七四 | 淳熙元年 | 袁樞撰著<br>通鑑紀事本末               | 樞求外補，出為嚴州教授。「樞常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鑑，苦其浩博，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鑑紀事本末。」(宋史三八九，本傳)   |
|         | 乙未 | 一一七五 | 二年   | 楊萬里叙<br>通鑑紀事本末               | (誠齋集七十八)  |
|         |    |      |      | 呂祖謙朱熹跋<br>通鑑紀事本末             | (東萊集卷七，朱子全集八十一)   |
|         |    |      |      | 羅願撰新<br>安志十卷                 | 四庫入地理類：「敘述簡括，引據亦極典核，於先達皆書其官，別於史傳，較為有體。其物產一門，乃願專門之學，徵引尤為彰備，其所誌貢物，如乾蘘、藥臘、芽茶，細布之類，皆史志所未載。」   |
|         | 丙申 | 一一七六 | 三年   | 龔茂良上<br>通鑑紀事本末四十卷，以賜東宮及江上諸帥。 | 宋史袁樞傳：「參知政事龔茂良得其書奏上，孝宗讀而嘉歎，以賜東宮及分賜江上諸帥，且令熟讀曰治道盡在是矣。」(卷三八九) 玉海藝文：「淳熙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參政龔茂良言袁樞編通鑑紀事，有補治道，或取以賜東宮，增益見聞，詔嚴州摹印十部，仍先以卿本上之。」(卷四十七) |
|         |    |      |      |                              | 原書四十二卷，陳氏書錄解題，馬氏通考，宋藝文志，四庫，並  |

宋一孝宗

|    |      |    |                                     |   |           |
|----|------|----|-------------------------------------|---|-----------|
|    |      |    |                                     | <p>全。明張溥於每篇後加以論斷，依篇分析，爲二百三十九卷。（通行本，張溥校官本）</p> <p>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天祿後目，有宋刊本二部，宋刊元印本一部，宋刊有嚴陵小字本，岳州本當從此出。……宋寶祐丁巳，趙與簾重刊大字本（上海涵芬樓刊本。）」</p> <p>四庫提要：「案唐劉知幾作史通，敘述史例，首列六家，總歸二體，自漢以來，不過紀傳編年兩法，乘除互用。然紀傳之法，或一事而復見數篇，賓主莫辨；編年之法，或一事而隔越數卷，首尾難稽；樞乃自出新意，因司馬光資治通鑑，區別門目，以類排纂，每事各詳起訖，自爲標題，每篇各編年月，自爲首尾，始於三家之分晉，終於周世宗之征淮南，包括數千年事迹，經緯明晰，節目詳具，前後始末，一覽了然，遂使紀傳編年，貫通爲一，實前古之所未見也。」（紀事本末類。）</p> <p>玉海卷四十八</p> <p>書錄解題：「中興以來，庶事草</p> | <p>淳熙</p> |
| 丁酉 | 一一七七 | 四年 | <p>三月，重修徽宗實錄成共二百卷考異二十五卷，目錄二十五卷。</p> |   |           |
| 戊戌 | 一一七八 | 五年 | 秘書監陳                                |   |           |

| 宋一孝宗 |         |    |   |       |
|------|---------|----|---|-------|
| 淳熙   | 庚子 一一八〇 | 七年 | <p>駁等上中興館閣書目三十卷</p> <p>創，網羅遺逸，中秘所藏，視前世都無缺焉，殆且過之，大凡著錄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卷八)</p> <p>趙雄等上四朝(神，哲，徽，欽)史志一百八十卷</p> <p>命著作少監張從祖纂會要，凡五百八十八卷。</p> <p>呂祖謙作大事記</p> <p>凡二十七卷，始周敬王三十九年，迄漢武帝征和三年。陳氏書錄解題云：「初意欲起春秋，接於五代，僅及漢武征和三年而止，東萊年方強仕，而得未疾，平生論著，大抵經始而未成，如讀詩記，書說是已。」(卷四)</p> <p>四庫提要：「是書取司馬遷年表所書，編年繫月，以紀春秋後事，復採輯諸書以廣之。……當時講學之家，惟祖謙博通史傳。……此書亦具有體例，即如每條下各註從某書修云云，一一具載出典，固非臆為筆削者可及也。」</p> <p>(編年)</p> <p>(疑年錄)</p> |       |
|      | 辛丑 一一八一 | 八年 | 呂祖謙卒年四十五  | 宋史本傳。 |
|      | 壬寅 一一八二 | 九年 | 周必大撰玉堂雜記自為序   |       |

宋一孝宗

|    |      |     |                      |  |    |
|----|------|-----|----------------------|--|----|
| 癸卯 | 一一八三 | 十年  | 李燾續通鑑長編全書成，表上之，詔藏秘閣。 | <p>案長編全書之成，宋史本傳作淳熙七年，文獻通考載燾通書表在淳熙九年，玉海及宋史孝宗紀，皆作十年，今依玉海：</p> <p>「淳熙十年三月六日，燾為遂寧守，始上其全書，（會要云：六百八十七冊；十年修撰上之）自建隆至靖康，凡九百八十卷，舉要六十八卷。」（卷四十七）</p> <p>進表：「臣累次進所為續資治通鑑長編，今重別寫進，共九百八十卷計六百四冊。……今創為建隆至靖康舉要六十八卷並卷總目五卷，已；四種，通計一千六十三卷六百八十七冊投進者。」（通考一九三）</p> <p>通鑑後編：「長編一書，用力四十年業適謂春秋以後，纔有此書。」（卷一二六）</p> <p>癸辛雜識：「燾為長編，以木厨十枚，每厨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誌之，凡本年之事，有聞必歸此匣，分日月先後次第之，井然有條。」</p> <p>四庫提要載五百二十卷，自永樂大典中輯出。</p> | 淳熙 |
| 甲辰 | 一一八四 | 十一年 | 李燾卒年七十，熊克上九朝通略一百六十八卷 | <p>本傳。</p> <p>克字子復，建安人。（宋史四四五卷）</p> <p>玉海：「倣通鑑之體，作繫年之書，一載釐為一卷，簡要不如徐度之紀，詳備不如李燾之編。」</p>  |    |



宋一孝宗

淳熙

丙午 一八六

高似孫撰  
子略四卷  
目錄一卷  
登進士第

(四十七)  
克又著中興小曆四十一卷。書錄解題，「克之爲書，往往疏略多抵觸，不稱良史。」(卷四)  
似孫尚有史略，緯略。  
四庫入目錄類：「是書卷首冠以目錄，始漢志所載，次隋志所載，次唐書所載，次庾仲容子鈔，馬總意林所載，次鄭樵通志，藝文略所載，皆削其門類而存其書名，略註撰人卷數於下，其一書而有諸家註者，則唯列本書而註家細字附錄焉，……會粹諸家，且所見之本猶近古，終非焦竑經籍志之流，輾轉販鬻，徒構虛詞者比。」

十三  
年 知龍州王稱上東都事略一百十三卷(五松室仿宋本，適園叢書本，繆荃孫東都事略校勘記一卷)

趙希弁讀書附志五：「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承議郎知龍州王稱所進也，本紀十二，世家五，列傳一百五，附錄八，間爲贊論以發揚之，以其國都大梁以前之事，故謂之東都。」  
「稱字季平，眉州人，父賞紹興中爲實錄修撰，稱承其家學，旁搜九朝事迹，採輯成編，洪邁修四朝國史，奏進其書……宋人私史，卓然可傳者，唯稱與李燾李心傳之書而三，固宜爲考宋史者所寶貴矣。」(四庫提要別史類。)(王稱，昔時皆誤作僞，四庫亦不免。近人已證其誤，今皆改正)

宋—孝宗光宗

|                |                |                               |  |   |              |
|----------------|----------------|-------------------------------|--|---|--------------|
|                |                |                               | <p>趙汝愚奏進諸臣議一百五十卷。</p>  | <p>四庫入詔令奏議類：「前有淳熙十三年劄子……又有淳祐庚戌史季溫序，稱其開端於閩郡，奏書於錦城，是其經歷歲時，屢經簡汰，乃成是編，故其去取頗不苟……凡分君道，帝系，天道，百官，儒學，禮樂，賞刑，財賦，兵制，方域，邊防，總議十二門：子目一百一十四。每篇之末，各附註其所居之官，與奏進之年月，亦極詳核。」</p> | <p>淳熙·紹熙</p> |
| <p>癸丑 一一九三</p> | <p>光宗 紹熙四年</p> | <p>十四年 梁克家卒撰有三山志四十二卷</p>      | <p>宋史本傳：四庫入地理類：「其志主於紀錄掌故，而不在誇耀鄉賢，侈陳名勝，固亦核實之道，自成志乘之一體，未可以常例絕也。」</p> | <p>宋史本傳：四庫入地理類：「其書凡分三十九門，徵引浩博，而敘述簡核，為地志中之善本，刊版久佚，此本猶紹定(理宗)舊槧，往往於夾註之中又有夾註。考成大以前唯姚宏補註戰國策，嘗有此例，而不及此書之多，亦可云著書之稱體矣。」</p>   |              |
| <p>甲寅 一一九四</p> |                | <p>五年 杜大珪撰名臣碑傳琬琰集一百七卷自為序。</p> |  | <p>大珪眉州人其仕履不可考「墓碑最盛於東漢，別傳則盛於漢魏之間，……其遺文佚事，往往補正史所不及……議論之同異，遷轉之次序，拜罷之歲月，則較史家為得真，故李燾作續通鑑長編，李心傳作繁年要錄，往往</p>  |              |

宋一光宗寧宗

|          |    |      |        |                                  |   |
|----------|----|------|--------|----------------------------------|---|
| 紹熙·慶元·嘉泰 | 丙辰 | 一一九六 | 寧宗慶元二年 | 下臨江軍抄錄徐夢莘所著三朝北盟會編以進(光緒蜀刻本)       | 採用，蓋以此也。……大珪乃蒐合諸篇，共爲三集。……起自建隆乾德，訖於建炎紹興。……上集神道碑，中集誌銘行狀，下集別傳爲多，多採諸家別集，而亦間及於實錄國史，一代鉅公之始末，亦約略具是矣。」(四庫傳記類一)                        |
|          | 丁巳 | 一一九七 | 三年     | 高宗實錄成凡二百八十卷                      | 玉海藝文：「徐夢莘收羅野史及他文書，多至二百餘家，爲編年之體，會粹成書，傳聞異辭者又從而訂正之。……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迄逆亮之斃，上下四十五載具列事實，制勅，詔誥，圖書，奏疏，記序，碑誌之文，成二百五十卷。又綱目一冊。」(卷四十七。)(宋史本傳) |
|          | 庚申 | 一二〇〇 | 六年     | 朱熹卒年七十一<br>京鑑等上太(光宗)會要一百卷        | 玉海四十八<br>(朱子年譜)(朱子著述考)<br>寧宗紀   |
|          | 辛酉 | 一二〇一 | 嘉泰元年   | 七月，淳熙會要成<br>凡二百卷施宿等撰會稽志二十卷，陸游爲之序 | 玉海五十一<br>宿字武子湖州人<br>寶慶元年張浚撰續會稽志八卷，浚字清源開封人：<br>四庫入地理類：「所分門類，不用以綱統目之例，但各以細目標題，前志爲目一百十七，續志爲                                      |

宋一寧宗

|    |      |      |   |   |                 |
|----|------|------|---|---|-----------------|
| 壬戌 | 一二〇二 | 二年   | <p>邵康序徐度所撰却掃編（陸游有跋語見渭南集）</p> <p>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成，自為序。</p> | <p>目五十，不漏不支，敘次有法，皆地志中有體要者。」</p> <p>度字敦立，穀熟人南渡後官至吏部侍郎。</p> <p>四庫入史類：「此編所記，皆國家典章，前賢逸事，深有裨於史學。」</p> <p>四庫提要入政書類，「心傳長於史學，凡朝章國典，多所韻悉，是書取南渡以後事蹟，分門編類，分上德，郊廟，……十三門。每門各分子目，雖以雜記為名，其體例實同會要，蓋與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互相經緯者也，」（武英殿聚珍本，適園叢書本）</p> | <p>嘉泰·開禧·嘉定</p> |
| 癸亥 | 一二〇三 | 三年   | <p>孝宗實錄成，凡五百卷，光宗實錄一百卷，陳自强上之，進今上會要百十五卷，</p>              | <p>玉海四十八，</p> <p>玉海五十一。</p>   |                 |
| 乙丑 | 一二〇五 | 開禧元年 | <p>袁樞卒年七十五</p> <p>徐夢莘卒年八十二</p>                          | <p>玉海五十一，</p>   |                 |
| 庚午 | 一二一〇 | 嘉定三年 | <p>張從祖進朝會要五百八十八卷</p> <p>陸游卒年八十六</p>                     | <p>南唐書十八卷，音釋一卷</p> <p>四庫提要：「宋初撰錄南唐事者</p>  |                 |

宋一 寧宗

嘉定

辛未 一一一

四年 徐天麟表進所編西漢會要七十卷，

凡六家，大抵簡略，其後撰南唐書者三家，胡恢，馬令，及游也。恢書傳本甚稀……唯馬令書與游書盛傳，而游書尤簡核有法。](四庫入載記類)(汲古閣本，蔣氏與馬令書合刻本)

天麟字仲祥，夢莘從子，開禧元年進士(宋史四三八卷，附夢莘傳)

四庫提要「其書仿唐會要之體，取漢書所載制度典章，見於紀，志，表，傳者，以類相從，分門編載，其無可隸者，亦依蘇冕舊例，以雜錄附之，凡分十有五門，共三百六十七事。」(政書類一，)(廣州局重刻聚珍本蘇州局本)

壬申 一二二

五年 五月，以李心傳所撰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付國史院

讀書附志五，「建炎以來中興繫年要錄二百卷，陵陽布衣，李心傳微之所修也。知長州許變奏進之，修國史曾映，又嘗乞令其弟太常博士李道傳繼進，得旨降付國史院。」

是書述高宗朝二十六年事蹟，仿通鑑之例，編年繫月，與李燾長篇相續……其書以國史日曆為主，而參之以稗官野史，家乘志狀，案讀，奏議，百司題名，無不臚采異同，以待後來論定。故文雖繁而不病其冗，論雖歧而不病其雜，在宋人諸野史中，最足資以考證。](四庫採永樂大典本)

(參見文獻通考，經籍考，玉海

宋一寧宗理宗

|    |      |        |                             |   |       |
|----|------|--------|-----------------------------|---|-------|
| 甲戌 | 一二一四 | 七年     | 高似孫刻錄成十卷                    | 四十七，李心傳朝野雜記自跋）<br>(廣雅叢書本)<br>四庫地理類：「徵引極為賅洽，唐以前佚事遺文，頗賴以存，其先賢傳，每事必註其所據之書，可為地志紀人物之法。其山水記仿酈道元水經注例，脈絡井然，而風景如睹，亦可為地志紀山水之法。」 | 嘉定·寶慶 |
| 戊寅 | 一二一八 | 十一年    | 岳珂撰金陀粹編成二十八卷(續編三十卷成於紹定戊子)   | 四庫入傳記類：「是編為辨其祖岳飛之冤而作，珂別業在嘉興金陀坊故以名書……其書歲久散佚，元至正二十三年重刻於江浙行省。」   |       |
| 庚辰 | 一二二〇 | 十三年    | 秘書丞張攀等上館閣籍書目三十卷進改正寧宗會要一百十五卷 | 以淳熙後所得書，纂續前錄，凡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二卷（見陳氏書錄解題卷八）<br>玉海五十一，   |       |
| 辛巳 | 一二二一 | 十四年    | 宗會要一百十五卷                    |   |       |
| 癸未 | 一二二三 | 十六年    | 王應麟生                        | 應麟字伯厚，慶元府人，（宋史四百三十八卷深寧年譜）   |       |
| 甲申 | 一二二四 | 十七年    | 金王鶚登正大元年進士以第一人及第            | 鶚事見元史本傳，哀宗時仕至員外郎 汝南遺事四卷四庫入雜史：「是編即隨哀宗在蔡州圍城所作，故以汝南命名。所記始天興二年六月迄三年正月，隨日編載，有綱有目，共一百有七條，皆所身親目擊之事，故紀載最為詳確。」                 |       |
| 乙酉 | 一二二五 | 理宗寶慶元年 | 高似孫史略成                      | 史略六卷有自序不見四庫，黎氏古逸叢書本，蓋早佚於中土，賴黎氏流傳之耳。   |       |

| 宋一理宗        |    |      |  |
|-------------|----|------|--|
| 寶慶·紹定·端平·淳祐 | 丁亥 | 一二二七 | 三年 徐天麟進<br>東漢會要<br>四十卷<br>四庫提要：「其體例與前書相合，所列亦十五門，分三百八十四事，唯西漢會要不加論斷，而此書則間附以案語，及雜引他人論說，蓋亦用蘇冕駁議之例也。」<br>(政書類)(廣州局重刻聚珍本，蘇州局本)<br>王栎撰燕栎字叔永晉陽人<br>翼貽謀錄自序：「稗官小說所載國朝典故成自爲序，多相矛盾……今余所述無非考之國史實錄實訓聖政等書，凡稗官小說悉棄不取。」(學津本四庫入雜史) |
|             | 庚寅 | 一二三〇 | 紹定三年 胡三省生<br>三省天台人，寶祐進士  |
|             | 壬辰 | 一二三二 | 紹定五年 金履祥生<br>履祥字吉父婺之蘭溪人，(續疑年錄)(元史本傳一百八十九)  |
|             | 甲午 | 一二三四 | 端平元年 宇文懋昭<br>進大金國志四十卷<br>四庫提要：「大金國志四十卷舊本題宇文懋昭撰，前有端平元年進書表一通，自署淮西歸正人改授承事郎，工部架閣，而不詳其里貫。……書中取金太祖至哀宗九主一百十七年事迹，哀集彙次，凡紀二十六卷，開國功臣傳一卷，文學翰苑傳二卷，雜錄三卷，雜載制度七卷，許亢宗奉使行程錄一卷，似是雜採諸書，排比而成。」(別史類)<br>(宋史本傳)                         |
|             | 丙申 | 一二三六 | 三年 李心傳修<br>十三朝會要成  |
|             | 癸卯 | 一二四三 | 淳祐三年 李心傳卒<br>年七十八<br>舊聞證誤十五卷 (宋藝文志入史鈔)(今存四卷，一百四十條，永樂方典本，榕園叢書本，繆氏藕  |

宋一理宗

|  |         |     |                                      |  |    |
|--|---------|-----|--------------------------------------|--|----|
|  | 甲辰 一二四四 | 四年  | 潛說友登進士第                              | <p>香零拾)</p> <p>朝野雜記四十卷，(四庫入政書類，)(武英殿聚珍本，適園叢書本)道命錄十卷(知不足齋本)</p> <p>字孔高處州人</p> <p>撰咸淳臨安志共百卷今餘九十三卷</p> <p>四庫入地理類：「前五十卷為行在所錄，記宮禁曹司之志，自十六卷以下，乃為府志區劃明晰，體例井然，可為都城紀載之法……朱彝尊謂宋人地志幸存者，若宋次道之志長安梁叔子之志三山范致能之志吳郡，施武子之志會稽，羅端良之志新安，陳壽老之志赤城，每患其太簡，唯潛氏此志獨詳。」</p> | 淳祐 |
|  | 丁未 一二四七 | 七年  | 葉隆禮舉進士                               | <p>隆禮號漁林，嘉興人……歷官秘書丞，奉詔撰次遼事為契丹國志二十七卷。錢曾讀書敏求記，稱其書法謹嚴，筆力詳贍，有良史風。(據四庫提要，別史類)(掃葉山房本，十七卷，乾隆間承恩堂刻本)</p>   |    |
|  | 辛亥 一二五一 | 十一年 | 詔以故龍圖閣學士樓昉，所著中興小傳百篇宋十朝組目，並接要二書，付史館謄寫 | <p>(宋史理宗紀)</p>   |    |



| 宋一理宗度宗帝熈 |         |  |   |
|----------|---------|--|---|
| 景定二年     | 辛酉 一二六一 |  | <p>賈似道《上玉牒經武要略》，孝宗光宗寧宗實錄</p> <p>(宋史理宗紀)</p>   |
| 度宗咸淳十年   | 甲戌 一二七四 |  | <p>吳自牧撰《夢梁錄》自序</p> <p>四庫入地理類：「夢梁錄二十卷未吳自牧撰。自牧錢塘人，任履未詳。是書全仿東京夢華錄之體，所紀南宋郊廟官殿下至百工雜戲之事，委屈瑣屑，無不備載……自序云緬懷往事，殆猶夢也，故名夢梁錄。」(學律本，)</p> |
| 帝熈德祐二年   | 丙子 一二七六 |  | <p>元伯嚴遣人至臨安封府庫，收圖籍，符印，董文炳以史館諸注，歸於元都，貯國史院。</p> <p>董文炳在臨安主留事，曰：國可滅史不可滅，遂以宋史館諸記注，盡歸於元都，貯國史院。」(元史董文炳傳)</p>                      |

# 現代史學述略

歷史系  
三年 江世祿

如果我們是誠意的去研究一種學問，並且還要使牠有進步，無疑的，而且必要的，對於所研究的對象所抱的態度要適當，所懷的觀念要正確，否則無論你所費的精力與時間的多寡，結果非徒無益，甚且害之。

自十九世紀以來，各種學術無不日進，史學亦與之俱進；但我國史學與西方各國比較，誠為落後，究其落後的原因，厥惟吾人對於研究史學所抱的態度不適當，所懷的觀念不正確。今欲改正此種態度與觀念，首在明瞭現代史學的性质與趨勢，然後方可以言改正過去，進展未來，而挽回今日我國史學之倒運，茲就余個人所及，請粗述其大略如左：

## 一、舊史學的傳統觀念

往昔的史學，不據中外，其於史學的目的，性質，範圍，以及撰述，僉有一種傳統的觀念。

福禮門(Freeman)嘗謂歷史為「過去的政治」，而西利(Seeley)則謂之為「國家的傳記」。彼等在以政治事變為歷史發展的基礎，使成為組織及提出歷史事變為根據；甚至假定政治事變足以決定歷史的性質與過程。其實他們的見解，未免失於浮誇，只以空想為根據，而且曲解了歷史的過程。

昔者波力比奧斯(Polybius)，底翁西奧斯(Dionysius)以及後來的波寧布魯克(Bolingbroke)皆主張歷史的目的，在以「經驗教授哲學」；而歷史主要的任務在傳佈道德的學說，輝宏國家已往的光榮，以激起人民的愛國心。直至十九世紀，仍有一般權威的史家，相信歷史的最大目的，在發揚民族過去的光榮

---

，而不以忠實的作風，以演述與民族文化發展有關係的真正事實與動力。

我國舊謂歷史的目的，如孟子云：「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滕文公上，又稱孔子作春秋道：「褒則褒，貶則貶，游夏不能贊一辭。」春秋是否為孔子所作，姑置不論，但自孟子一派學者觀之，春秋的大旨，在「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其惟一的目的在使「亂臣賊子懼。」由是以觀，則史家在以褒貶是非為事實的對象；此種錯誤的觀念，于後世史學，實有莫大的影響。

現代的新史家在以全部人類社會的演進，為歷史的範圍，而舊史家的見解，便不如是廣闊。我國之史，以春秋為最早，然試分析其內容，亦不過記載一些戰爭，農收，災異，朝聘諸端而已。史記太史公自序有云：「網羅天下散軼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此太史公的史的涵義。其後歷代各朝，雖有卓見，要之未有以臻於今日的境界。

不惟我國舊日史家，於歷史範圍的劃分往往失之過狹，即西方史家，亦恒如是。如法國書院辭典中的歷史涵義：「史者，乃值得記憶的事物之追述也。」（“L'histoire est le recit des choses dignes de memoire”）蓋彼以為歷史的內容，不過為奇聞異事，英雄豪傑的傳記等而已。英國十九世紀的大史家福禮門(Freeman)下歷史的涵義尤狹，彼以為「歷史即過去之政事，政事乃現今之歷史。」（“History is past politics and politics are present history”）蓋彼理想中的歷史，殆與司馬溫公的資治通鑑相同。克賴端(Creighton)嘗評福禮門的涵義過狹，而彼自己所下的定義，以今日的史家觀之，亦未能謂為廣闊。其言曰：「歷史應為人類之活動與直接影響活動之思想的記載。」（“To regard history as the record of human action, and of thought only in its directly influence upon actions”）此與德人希洛(Schiller)的歷史之涵義相似。

至於以往歷史的撰述，都含有政治崇拜與傳奇的因素(Factors)。蓋近世史

學偏重政治與崇拜政治的原因，由于近代史學的源流出自德國。案德國在杜耶納(Jena)一役，敗于拿破倫，後來由斯坦因(Stein)，哈登堡(Hardenberg)，斯卡哈斯(Scharnhast)等加以改造，更由菲脫(Filchte)，安脫(Arndt)，黑格爾(Hegel)等予以思想上的鼓勵；同時尼布爾(Niebuhr)，容克(Ranke)諸撰著者等，竟將歷史的撰述與搜求加以改變。皈依此派者多為普魯士人，勢力極大，遂使整個的十九世紀的歷史膜拜于政治的，愛國的，民族的旗幟下。考十九世紀史，普魯士已漸取得德意志帝國的地位，並且欲稱霸歐土；民族光榮與民族競爭，亦於英法激起同樣運動，其後美國亦受到這種的影響。

歷史撰述中的傳奇因素，起源較古。其種子來自希洛多德(Herodotus)的閒話，休唐里奧斯(Suetonius)的諷話，亞羅西奧斯(Arosius)的傳奇傾向，中古時代的歷史多喜載變異，而弗拉沙脫(Froissart)編年史中的現代史學式的稗史體裁之興起，亦與有力焉。同時傳奇派的根本心理，隱伏着人類的惡傾向：蓋人類易于受生活中的皮相，驚人，荒唐諸形態所勾引，而在生活的進動方面反不之顧。我國的歷史像這種的例子，更是無算。

## 二、傳統史學的貢獻與弊害

愛國的，政治的，民族主義的著作，其於史學亦有相當的貢獻這是不能否認的。在此種著作的鼓勵與領導下，史學的撰述，方由聖西門(Saint Simon)的荒唐瑣記，與魯堡孫(Roberson)及休謨(Hume)之雕刻文字，一變而為容克(Ranke)派，福禮門(Freeman)派與英國派，米勒(Mignet)，笛爾斯(Thiers)與法國派的歷史著作，既有組織性，而且比較準確可靠。同樣之愛國熱忱，促進巨帙的完成，以形成民族歷史的來源，如泊茲(Pertz)，衛茲(Waitz)等編撰的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基羅(Guizot)，米勒(Mignet)，笛爾章(Tierry)所編定的法文 *Documents Inédits* 等；同時美國對於這種運動，亦激起同樣的反應，如發恩(P. Force)編的 *Archive*，文德生(Windsor)編的 *Narrative and Critical*

History of America，班克洛夫(Bancroft)手撰的History of the Pacific States等。近來更有以學者作風，喜集檔案與夫公共團體會議錄者。總之政治史給與現代史學以搜求的正確方法及關乎歷史的主要來源之宏製巨構。但是政治史家僅求搜求方法的完備，失去比較價值的知覺，而不能分別其所演述事變的重要，是沙梯威爾(Shotwell)早已言之矣。大抵他們對於人類進步的整個方向，不求了解與詳述，而只擇其表面上的事實以記載之，是實不對於人類發展的整個圖形，加以置換，使其原形無由暴露了。司摩爾(A.W.Small)曾評其缺點云：「……史學家過于熟悉搜求的方法，以致忘其將作之事。他們殊精于求事實，但對於求得的真理，則不之用。他們對於發現事物力求術精，一旦事物發現，則又棄之，似不值一顧者。……」

一言以蔽之曰：前期史學家的成績，只在完成蒐求方法的完備，現代新史家的任務，則在給與史學以宏厚，勻衡，自然，合理的對題材料(Subject Matter)。

### 三、現代新史學的產生及其概念

自古迄今，不論中外，歷史的著作，雖然汗牛充棟，要之亦不過記述朝代的起源，繼承，變幻之事；甚有專述戰爭的勝負，外交的詭譎，個人的豐功偉業以及神怪離奇的異聞軼事。殊不知此種著作，實不能說明我們現代人類社會的來源與文化制度如何達到今日的境界，又不能道出其利弊，更不足以助我們計劃將來。十九世紀以來各種科學有了空前的發現，乃將現代文明的整個基礎，根本不變，因之供給人類以最新的觀念；同時斯賓塞爾(Herbert Spencer)于偉司梯敏斯特雜誌(Westminster Review)中，發表「何種知識最有價值」(What knowledge is of most worth)一文，指出當時史學的狹隘與膚淺，並鼓吹一種新史學(New History)，以糾正過去的錯誤。美國魯濱孫(Prof. J. H. Robinson)也詆責過去一般的歷史只注意敘述偉人與戰役的名稱，或側重政治事變，及演述種種

奇聞異事，這些都與人類文化在歷史上之發展，無大關係。由是新史學運動乃應時而興，以企圖改革歷史的材料，作法及教法，使歷史對於人類有實用的價值。最初作此種運動的有格林(Green)，容巴(Ranbow)，弗海達(Freytag)，亞達米亞(Altamira)，麥克瑪斯特(Mc Master)諸人。自此以後，乃發展成爲一種有系統的運動，使歷史的材料更有生氣，更爲實際。

自來崇信舊史學的人，往往將人類過去的事蹟看作帶有神怪性，幾乎將整個的歷史當作神事的記載，有如歷史是發表神聖的意志與目的的；同時有把歷史看做屬於文學的；更有以爲歷史是傳記的總滙聚(Collective Biography)，專以記載過去的將軍，政治家，外交家驚人耳目的豐功偉蹟，且以爲歷史的主要功能，在造成人民的愛國心理。雖然十九世紀的歷史一掃從前注意文學不顧真理之陋習，然以客觀的眼光察之，彼等僅注意于政治，軍事，外交的活動，其于歷史的興趣與範圍則過于狹隘。但現代新史學則認爲歷史應包括文化各方面的發展之說明，例如觀念之滋長，習慣之增加，藝術之歷史，自然科學之興趣與促進，物質文化之進步，各種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團體制度，無不加以注意。質言之，任何歷史，若不幫助吾人了解對於現代文化制度何以發展至于現在的情況，或不能幫助吾人計劃更好的將來，則此種歷史，毫無意義。

#### 四、現代新史學的性質

我們欲知現代新史學的性質，則必先明了現代新史學的目的，範圍及其解釋；茲分別討論之：

##### (一) 歷史的目的

現代新史家認爲歷史的目的在供給現代人類以過去的完滿可靠的敘述，使現代人類了解現代文化如何達到今日的境界的經過與原因。不如是，我們不能知道文化當中何者是真正重要與進步，何者爲原始的遺蹟。

新史學除包括人類過去的全史外，別無他求。至於民族過去的光榮，則

在其次。因為我們先須知曉，過去事實的真實經過與原因，無論如何，應先注重真理，私人好惡與愛國熱狂是其小焉者也。現代新史家主張：文化是一個很大的複雜的有機體，過去的文化大異於現在，所以過去的事亦不能取以為判斷現在與計劃將來的可靠的標準。

## (二) 歷史的範圍

新史學的範圍，包括人類過去成績之全部。新史家之企圖，在排去舊日的政治崇拜，而努力做整個的完整的圖象，並須注意各時代的特徵，將各時代的文化制度，風俗習慣以及理想彙而成編，是已較舊日的政治派，傳奇派所定的範圍擴大大多。唯其如是，則現代新史學勢必趨向於協作的形式——與其他科學協作。

大抵現代新史學可從三方面擴充歷史敘述的範圍：

- (1) 關於所敘述人類利益與活動的種類加多；
- (2) 人類的有史時期向後推延；
- (3) 將歷史佔領的空間擴大，使歷史逐漸變為世界的。

新史學雖不承認人類行為有不足記載之方面，然而特別注重人類生存與發展最有關係，最有影響的活動及利益。簡言之，即注意流行的知識態度——技術學，自然科學，經濟學，社會關係以及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態度。新史學的主要元素，在注意人類發展中之經濟的，社會的及科學的元素。因為文化是有一個經濟的基礎；任何時代的科學與技術的程度，決定經濟競爭進行的狀況；而經濟過程的性質大部份決定流行的社會關係及政治制度的性質。同時新史學因為受了考古學及人類學的助力，於是將人類生存的時間及其達到現在發展所經過的階段之知識大事擴充；自從工商業革命鼓勵海外的發展以來，人們向地球的各部份擴充；新史學受了這種的影響，乃將全世界看成一個整的，有機的經濟及文化的統一體，因此注重世界史，而不注重國家史。

### (三) 歷史的解釋

近世史家對於歷史的解釋約有八派：

- (1) 私人或偉人論 把歷史認為偉人的傳記，偉人乃是歷史發展的因素。
- (2) 物質或經濟論 社會所流行的經濟過程的狀態，大部份足以決定現存社會及政治制度之性質。
- (3) 地理或環境論 記載一國的歷史須先知其地理，而地理乃決定一國歷史的要素。
- (4) 精神或唯心論 歷史在於發現與地理及經濟的勢力合作，以產生一般趨勢之精神勢力。
- (5) 科學論 人類進化與自然科學的進步，直接有關，流行的科學知識及應用足以決定現在的經濟生活及活動的狀態。
- (6) 人類學論 近代人類學企圖發現並規定文化進步的法則；史學若不澈底了解這些文化發展的法則，則不能綜合歷史的材料。
- (7) 社會學論 歷史在於借物質的，生存的，心理的原因以叙社會的起源，組織及活動。
- (8) 綜合或集體心理論 此為近代的，最賅博的歷史觀，即代表新史學的綜合史觀。蓋前七者，雖各有相當的理由，但只採用一端，祇能解釋歷史之一方面，而不能說明歷史的全豹；但是主張綜合論的，認為一類的原因不足說明歷史發展的各方面；要決定某個時期的歷史的發展，必須以當時的團體心理去說明然後可。蓋史家之能事，在對於創造與形成團體生活的觀念，從事發見，評價及說明，並決定團體生存競爭及改善的性質。

## 五、現代新史學之將來

最近仍有一般政治派，傳奇派的史家，妄自倨傲，旁若無人，對於自然科



學家，社會科學家之鼓吹，與文化史家之新運動，均充耳不聞，熟視無覩，舊的觀念，仍牢不可破；但現在已完全暴露其落後性，而不為時代所容，甚至有危及史學本身存在之虞。

但是這班舊的史家，今後是否能放棄「傳奇」，「政治」，「戰役」，「讞語」諸端，轉移其視線於社會發展與文化進化之重要過程，現時仍不敢斷定。不過今日的新史學也並不是空中樓閣，以待將來的現實，實已成為目前有力的事實。

最後，我有幾點意思貢獻諸同好，並希教正：

- (1) 我們既然研究歷史，則對於治史應該有一個正當的目的。我們必須深知研究歷史的目的，不在使人們對於過去起首盲目的崇拜，虔敬，而是在使人們了解人類過去成績的全部，知道過去與現在的不同，則過去的事實，絕不能以為現在的教訓，更不能以解決現在的問題，現在的問題還是要用現在的方法來解決。
- (2) 關於史學教材更須慎審選擇；我們不應該再去注重朝代的替換，帝王的家譜，個人的事功，應該注重社會的，文化的，經濟的狀況。質言之，不當注意上層勢力，須注意下層勢力——民衆的勢力；不當着重個人勢力，應當注重團體勢力。
- (3) 研究歷史的人當具有宏博的知識基礎；章實齋有言曰：『學貴博而能約，未有不博而後能約者也。』現代新史學是與其他科學協作的，則吾人治史學，對於各種科學，亦當有相當的基礎；這樣然後纔有宏博的知識，研究史學方可精深獨到。

本文主要參考書：

- J.H. Rohinson, New History  
H. E. Barnes. The New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tudies.  
History and Social Intelligence.  
The History and the Propects of Social Science.  
Thomson, An Introduction to Science

# 明朝之學校

史學系 喬介林  
四年級

明代學校，爲兩級制度，一曰國子學，乃京都學校，爲上級，形同兩漢時之太學，而內部組織，其範圍廣大。一曰府州縣學，乃地方學校，爲下級，其內部組織，較宋元完善，與唐代並駕而有異同，今依次分述於下：

## 一、京師學校

### 甲、國子太學

太祖定都金陵：以天下初定，各邑承元末喪亂之後，人鮮知學，惟恐難以統治，乃立國子學，以造就人材，以禮儀化天下，而達治國之道。洪武元年，「令品官子弟及民俊秀通文義者，並充學生」（註一）。並：「置國子學，以元故集慶路儒學爲之，設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樂、典書、典膳等官。以許存仁爲博士，李暉張濟潘時英爲助教，定哲爲學正，鄭貫杜環爲學錄，張以誠爲典膳」（註六）。其等級之規定，以：「祭酒正四品，司業正五品，博士正七品，典儀正八品，助教從八品，學正正九品，學徒從九品，典膳省註即陞」（註三）。其俸祿之規定：「祭酒二百七十石，司業一百八十石，博士八十石，典簿七十石，助教六十石，學正五十五石，學錄五十石」（註五）。洪武十四年（西曆一三八一年），改建國子學，於雞鳴山下，次年，改學爲監，擴大組織，成爲國子監，分六堂三十二班以教授諸生，並以內外舍爲諸生遞升之別。

改國子學爲國子監，定制：從四品，中爲彝倫堂，分兩廳六堂三十二班。

（註四）

更定國子監官級與員額，其規定：

---

祭酒一人，從四品。司業二人，正五品。監丞二人，正八品。博士五人，助教十五人，典簿一人，俱從八品。學正十人，正九品，學錄七人，典籍一人，俱從九品，掌饌二人。(註三)

國子監之設備，頗為完善，如南雍志曰：「改學為監，設官兼唐宋之制，而教法則與周比隆矣」(註四)。對於學校之職教員亦極為優待，開前代未有之例。諸生之住宿有齋舍，附設於學校近旁，名曰號房，政府對於諸生，頗加優待，比如：「孝慈皇后積糧監，置紅倉二十餘舍，養諸生之妻子。歷事生未娶者，賜錢婚聘及女衣二襲，月米二石。諸生在京師歲久，父母存或父母亡，而大父伯叔父母存，皆遣歸省，人賜衣一襲，鈔五錠，為道里費」(註二)。至洪武十五年(西曆一三八二年)，頒發國子監學規，又頒禁例十二條於天下，鑄立臥碑，置明倫堂之左，其不遵者，以違制論，於此時期，學校之設既廣，受教者倍增，真所謂：「無地而不設之學，無人而不納之教」(註一)。洪武十六年前，諸生入監求學，由按察司遣送，十六年後，改定分配辦法，由每府州縣按情形規定，其分配之額數，諸帝屢有更變，列表於下：

| 年號<br>名稱 | 洪武二十五年 | 成祖永樂八年 | 十九年  | 英宗正統六年 | 弘治嘉靖間 |
|----------|--------|--------|------|--------|-------|
| 府        | 歲二人    |        | 歲二人  | 歲一人    | 歲二人   |
| 州        | 二歲三人   | 歲一人    | 二歲三人 | 三歲二人   | 二歲三人  |
| 縣        | 歲一人    | 間歲一人   | 歲一人  | 間歲一人   | 歲一人   |

地方學校畢業之學生，其成績優良者，貢之於京師，入監求學，額數之規定，已如上述。而地方學校，大別有府州縣衛等學，內部學生額數頗不同，洪武初年之規定：

洪武初，令在京師府學六十人，在外府學四十人，州學三十人，縣學二十八人。日給廩膳，聽於民間選補，仍免其差徭二丁。其後以多才之地，許令增廣，亦不過三人五人而已，踵而漸多，於是於宣德元年(西曆一四二

六年)，定爲之額，如廩生之數。其後又有軍民子弟俊秀者，待補增廣之名。(註七)

國子監之學生，有官生與民生之別，民生之來源，已如上述，官生補遞，亦有限制，如皇明太學志曰：「品官自一品至七品，皆得廩敘與外夷子弟入學者，皆謂之官生」。畢業諸生，有貢職於中央者，有領銜而閒居者，如續通考卷四十七學校載：「先是天下初定，以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嘗遣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分教各郡，既而推及他省，擇其壯歲能文者爲教諭等官，至是(洪武二十六年)乃盡擢劉政龍鐸等六十四人爲行省布政按察兩使及參政參議副使僉事等官」。亦有充任地方長官者，南雍志載：「洪武十九年，上以天下郡縣多吏弊，民蠹皆由雜流，得爲牧民官，乃命祭酒、司業擇監生千餘人，送吏部，除授知州知縣等職」(註六)。英宗天順六年，「詔南北二監坐堂、歷事、聽選、記名等監生，有願告歸者，不爲常例，俱與在外九品職名，冠帶閒住」(註八)。畢業生閒居者，在英宗時，授九品之名譽職，而不支薪，至於憲宗，品級之規定，既有變更，而優待之程度，更加提高，如南雍志曰：「憲宗成化十五年，詔監生歷事有不願出仕者，授以正七品有司職名，依視坐堂，授以正八品職名，俱令冠帶閒居原籍，官司以禮相待，免其雜泛差徭」(註九)。至成祖永樂元年(西曆一四〇三年)，復設北京國子監，此後，太學生乃有南北之別。

(太學)在城東北隅，即元國學遺址。明初，爲北平府學，至是改焉。十八年遷都，乃以京師國子監爲南京國子監，而太學生有南北之分矣。(註二)

北京國子監之校址，內設：「學正堂七間，曰彝倫堂，高三丈六尺，闊一十一丈，深四丈七尺，基高二十尺五寸」(註三)。而諸生之入南北監，均由個人之意志決定，不加限制，惟貢生例外，其規定：

凡官恩生；舉人；授例生當入監者，不分南北，惟其所願，惟歲貢生有例照地方，分送南北二監。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廣西南直隸則送南監。山

西山東陝西河南雲南貴州四川北直隸則送北監。(註十)

### 乙、武學

英宗正統六年(西曆一四四一年)，設兩京武學，以教授武官子弟，內設教授一員，訓導二員，管理諸生，教讀科目有如下之規定：

小學論語孟子大學內一本，五經七書百將傳內一本。就於所讀書內，取一節講說大義，使之通曉。(註二)

武學之創立，始於太祖，太祖設儒學，文武兼重，以教武官子弟，自創立後，諸帝頗遵行遺制。及惠帝後，正式設武學。

洪武間，置大寧等衛儒學，以教武官子弟。二十年七月，禮部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用武等」。帝曰：「是分文武為二途，輕天下無全材矣。……惠帝建文元年二月，始置京衛武學，教授一人，啟忠等齋，各訓導二人。成祖即位。……乃令兩京並退武學，以訓誨之。(註二)

武學內建講堂與宿舍，於成祖時，其名稱：

其堂曰明倫，六齋曰居仁、由義、崇禮、宏智、惇侯、勸忠。(註二)

世宗嘉靖以後，將京都武學之組織，更加擴大，命文武重臣，臨校教授諸生。

移京城東武學於皇城西隅廢寺，俾大小武官子弟及勳爵新襲者肄業其中。(註二)

### 丙、宗學

武宗正德十四年，即西曆一四四九年，立宗室學，教養天子親戚近臣之子弟，關於教習之制，規定如下：

凡世子、長子、衆子、將軍、中尉年未弱冠者，於王府長史紀善伴讀，教授等官，內擇學行優長者為之師，各隨資質，嚴立課程，如法教誨，不得虛應故事，撫按提學等官，訪其賢否勤惰以聞。(註二)

萬曆十年(西曆一五八二年)，關於宗室學之設備，更加充實，入學之兒童

，均限十歲以上。

神宗萬歷十年，定宗室子年十歲以上者入宗學，若宗子衆多，則分置教師，於宗室中，推舉一人爲宗正，領其事，尋復增宗副二人。(註二)

教讀科目與出任，亦有規定：

令學生誦習皇明祖訓孝順事實爲善陰陽等書，而四書五經史鑑性理，亦相兼誦讀。俟年至十五許，照例諸封，先給祿米三分之一，仍習學五年，驗有進益，親王方與奏請出身。(註二)

## 二、地方學校

### 甲、府州縣學

太祖開設國子學後，恐不足盡延天下之英俊，詔今各州縣皆立學校，並遣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人，分教各邑，推廣宣傳，籍以普及教育。太祖對於地方學校，頗加重視，其諭中書省臣曰：

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風俗，莫先於學校，至元而其弊極矣，上下波頹風靡，學校雖設，名存實亡，兵亂以來，人習戰鬥，惟事干戈，莫識俎豆，欲興什何由？今朕統一天下，雖內設國子監，恐不足盡延天下之英俊，其令天下郡縣，並建學校，延師儒，招生徒，講道論德，以復先王之舊。」(註二)

太熙既令郡縣立學校，乃定制：

府學設教授一員，訓導四員。州設學正一員，訓導三員。縣設教諭一員，訓導二員。生員府學四十人，州縣以次減十。仍免其家差徭二丁，生員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材，頑不率者黜之。(註二)

州縣學校之經費，或由稅收，或由學田而來，諸帝之規定，頗不一致，寧宗時。酌量情形，由地方長官決定。

寧宗嘉定中，知崇安縣趙崇本捐俸興學校，請買開平廢寺田，以充學廩。

又請佃西林興福二寺廢租以折納，餘資助養士之費。時趙彥猷監青龍鎮稅務，重建鎮學以養士，百里之間，絃誦相聞。(註二)

理宗時之規定。

理宗嘉熙元年，知桐廬縣趙汝鏜發縣幣五千緡置學養士。……景定初。……又置田若干畝，以備學之廩粟焉。(註十一)

### 乙、聖裔學

太祖洪武七年(西曆一四〇九年)，並設孔顏孟三氏教授司，專供三氏之子孫聽學，以優待聖裔，至世宗嘉靖九年(西曆一五三〇年)，准山東巡撫劉節請，立三氏學，八歲以上入學受教，十五歲試其所學。

以曲阜縣治立四塾，十六社各立一塾，簡孔氏生員儒士二十人為塾師。凡孔顏孟三氏子弟，八歲以上俱送塾教育，年十五以上，提學官試其學業有成，送入三氏塾，而黜其累試茲成者，仍立為廩膳，增廣附學名目。其廩膳以提學官定高下收補，不支餼廩，至於應員，以收補名次為定，如年至五十，累考者進發考回，布衣終身。(註二)

萬曆十五年，復增設曾氏學，於是三氏學變為四氏學矣。內部組織，同府學相差不遠，當時畢業諸生，多貢職於州縣：為州縣以下之屬員，中有升入國學者，額數不多。

### 丙、社學

明一代之社學，在社會上，佔重要位置，太祖立社學，意在普及教育，洪武八年詔曰：

昔成周之世，家有塾，黨有庠，故民無不知學，是以教化行而風俗美。今京師及郡縣皆有學，而鄉社之民未睹教化，有司其事更置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導民善俗，稱朕意焉。(註三)

社學內諸生之來源，皆係民間子弟，所習科目亦甚簡單，除讀他課本之外，兼讀御製大誥及本朝律令，學習有成者，選赴京師，去禮部試其優劣，以次

給賞。

於是鄉社初置學，令民間子弟兼讀御製大誥及本朝律令，洪武二十年，令社學子弟讀誥律者赴京禮部，較其所誦多寡，次第給賞。(註二)

孝宗時，入社求學諸生，限年十五以下，所習科目，除他書外，爲冠婚喪祭之禮法。

英宗正統元年，詔有俊秀問學者，許補儒學生員，孝宗弘治十七年，令各府州縣訪保明師，民間幼童年十五以下者，送社讀書，講習冠婚喪祭之禮，法寢廢不行。(註十一)

師生廩膳之規定：

初制師生月廩倉米，人六斗，有司給以魚肉，學官月俸有差。至是（洪武十五年）令凡府州縣田租入官者，悉歸於學，俾供祭祀及師生廩廩仍定爲三等：府學一千石，州學八百石，縣學六百石，應天府學一千六百石，各設吏一人，以司出納，師生月給廩膳米一石，教官俸如舊。(註十一)

#### 丁、順天府學

成祖永樂元年，即西歷一四三〇年改大興宛平兩縣學爲順天府學。

禮部上言：「……宜革大興宛平二縣學，而以大興學爲順天府學。其舊府學及大興宛平二縣學生徒，通經能文者，令充北京國子監生，餘並充順天府學生」，從之。(註十一)

#### 戊遼東諸衛學

衛學之設，始於太祖洪武十七年，太祖立武學，意在使諸武官子弟，明於儒術，可資國用，太祖諭禮部曰：

近命遼東立學校，或言邊境不必建立，夫聖人之教猶天也，天有風雨霜露，無所不使，聖人之教，亦無往不行。昔箕子居朝鮮，施八條之約，故男遵禮義，女尚貞信，管寧居遼東講詩書，陳俎豆，飭威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曾謂邊境之民，不可以教乎？夫越與魯相去甚遠，使越人而居魯



，則必魯多，魯人而居越久，則必越多，非人性有魯越之異，風俗所移然也。況武臣子弟，久居邊境，鮮聞禮教，恐漸移其性，今使之誦詩書，習禮義，非但可以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資用。(註十一)

宣宗宣德七年(西歷一四三二年)，許諸衛生徒鄉試，云：「令衛所官舍軍餘俊秀者，許入附近府州縣學，聽本處鄉試」

景帝景泰三年(西歷一四五二年)，定軍生入學之規：

四衛以上，軍生八十人，三衛以上六十人，二衛一衛四十人，有司儒學，軍生二十人。(註十一)

諸衛學生如在校學而列於優等時，有中貢士之望，於武宗正德十年，規定云：

凡都司衛所學，原定一年一貢者，許設優等次等生貢各四十名，原定三年二貢者，各三十名，二年一貢者，各二十名通行。(註十一)

地方學校之概況，約如上述。而關於京師國子學內部之教學方法，亦有規定，即祭酒，司業座堂上，屬官自監丞以下，以次序立，諸生亦於此時質問經史，而採強迫背誦之制，每月之初一與十五放假兩日，使諸生休息，其所習科目、有下列規定：

所習自四子本經外，兼以劉向說苑及律令書數，御制大誥……每日習書二百餘字，以二王智永歐虞顏柳諸帖為法。(註十一)

復將諸生劃分若干班次，每班舉一人任齋長，領導諸生辦事，諸生一切行動必先告知齋長，得齋長之同意，然後請示祭酒，允准始可隨意行動，原則不得擅離本職。

每班選一人充齋長，督諸生功課，衣冠步履飲食，必嚴飭中節，夜必宿監，有放而出，必告本班教官，令齋長帥之，以白祭酒。(註二)

有明一代，地方學校教官之統計：

郡縣之學。……迄明，天下府州縣衛所皆建立學 教官四千二百餘員

，弟子無算。(註一)

國子學生之出仕，經過考試，所用方法，有兩點：

#### 一、積分法

凡在監生員，升至率性堂，方許積分，歲內積至八分者為及格，方與出仕為官，否則留堂，其法：

孟月試本經義一道，仲月試論一道，詔誥表內科一道，季月試經史義一道，判語二條。每試文理俱優者與一分，理優文劣者與半分，紕繆者無分，歲內積八分者為及格，與出身，不及格者，仍坐堂肄業，如有才學超異者，奏請上裁。(註一)

#### 二、撥歷法

國子諸生，於諸司習吏事之後，認為勝任，乃送吏部銓選。被選之後，即可出任，名曰撥歷，明初行積分法，中葉以後，代之撥歷法。孝宗弘治八年，定國子監撥歷事期。初，洪武中，國子監設六堂課諸生，行積分法，以八分為率，不及者依坐堂肄業，又令諸生分習吏事，謂之歷事，又謂之撥歷，其期以入試之年月為先後，送吏部選用，其超異者盡請上裁，多擢選官。(註十二)

英宗天順以前，諸監生撥歷，因期限過久，輒久停滯，不能立時出任，孝宗時，減撥歷歲月，利於諸生出仕，而行使之後，乃生弊端：

其後以監生積滯者多，頻減撥歷歲月以疏通之，每歲揀選優者，輒與撥歷，有未及一年者。至是監生在監者少，而吏部聽選至萬餘人，有十餘年不得官者。(註二)

積分法行時，有月考，迄廢止後，改行季考，皇明太學志曰：「當積分之法行，月必有試以勸勵之，每試一如科舉元制。積分廢，乃行季考，季考不盡行，乃相詔為春秋二考」。習射之事，明代頗重視，太祖倡之，歷代均能奉行習射之規定：「太祖頒射條對國子監及天下府州縣學，每月朔望及閒暇日習之」

(註十)

### 結 論

太祖即位後，內設國子監，外置府州縣等學，選用師範，教育俊秀。成祖時，學校之盛，雖唐宋不及也。時四隣諸國羨慕，「日本琉球暹羅諸國，皆有官生入監讀書，朝廷輒加厚賜，并給其從人」(註二)。「太學有交趾號，蓋成祖設此監以來，所以處交趾官生者，乃知當時各夷遣子入學之盛」(註八)。

國學之興起，始於洪武十四年，衰於成祖末年，衰落之原因固多，而納資入監求學之舉，實居首要。英宗與世宗兩代，為武學之極盛期，宗學之興起，始於武宗，盛於神宗萬曆十年之後，其規範甚小，對於社會影響，不及他學，而頗有致身兩榜；起家翰林者。

地方學校之極盛時期，自洪武十四年後始至景帝時期，景帝後，因師官之不善教導，諸生亦玩歲愒時，地方學校，即由此時漸衰。

註一：明史卷六十九選舉

註二：續通考卷四十七學校考

註三：皇明太學志卷一設官。

註四：南雍志卷六職官年表下。

註五：皇明太學志卷二官吏俸給。

註六：南雍志卷一事紀一。

註七：日知錄集解卷十七。

註八：南雍志卷三事紀三。

註九：南雍志卷四事紀四。

註十：皇明太學志卷二廂儀。

註十一：續通考卷五十學校考。

註十二：明通鑑卷三十八孝武。

附註：明初教職，多由儒士薦舉，景泰二年，始準會試，不中式舉人考授。(日知錄集解卷十七)郡縣之學，迄明，天下府州縣衛所，皆建儒學，教官四千二百餘員，弟子無算，教養之法備矣。(明史卷六十九選舉)

# 明清兩代日本長崎之中國語學的色色

(續第二十六期)

前研究院歷史  
科學門畢業 劉銘恕

## 四 西歐南洋人之來長崎與中國語學的些許關係

長崎中國語學之故實中，尚有一事，不可不表。南洋地理形勢，為東西兩洋航海必經之道，往古已然，十六世紀極之初，歐人東來之時，亦先至其地，開始與中國作諸種交涉，因之語學一層，亦從早較得以貫通。日本國境，偏居吾國東部，去南洋航路甚遠，故爾時與西方之接觸，亦較晚於中國，以此日本與歐西間之語言文物的直接交涉，亦不能不成問題。而當時葡萄牙人和蘭人等，尚猶有必定東進之企圖，似此無可奈何之下，雖欲不請中國人任重譯，而亦莫之能為矣，此為漢文漢語活躍之又一機會也。如上長崎名勝圖繪之筆談云云者，即此段消息之先聲。又航海非盲目橫行者所能成功，亦須有如指南針似的引導人方可，中國商船早已熟知東進航路，致使西人欲至日本者，有就乘必要，或引導員傭僱之必要，豈非中國語活動契機中之又一因子乎？試就述於下。

長崎年表有曰：弘化三年(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六日法國軍艦三艘來。(注)彼等將薪水乞求，且述以奉行上申之事，曰：將薪水野菜給與，此日以法文將前年漂流至伊豆者之待遇的苛酷陳說，明日將前書譯為漢文，投於警備船而直去。肥前侯大村侯自來，筑前侯中途聞其退去而歸……當此時我國通詞，只修以和蘭語，故英法船舶將其國語書呈時，即命蘭甲不丹譯以蘭文，再將此譯為邦語，以是事的急辨不能，此法文書蘭通詞不得其讀，適該軍艦中有唐人，出以漢文之書，乃急出以唐通事應接，故彼「又」所以

呈漢文書也。

考前此長崎唐通詞未制定之時，西人來訪者，已有賴於漢文唐語爲進止之概況。此段記事之年代，諸說略有差互，但亦不甚相遠。溫山散史河陽子編原城紀事卷之二天教之害中條下，引耶蘇天誅記曰：

後奈良帝享祿三年(西紀一五三)庚寅，大君足利義晴奔近江之二年，夏波爾杜瓦爾商舶九艘，載奇器雜貨詣豐後府內，請互市。時左衛門督大友義鎮管攝豐，筑，肥前後六州，遣禪僧某詰問。蠻人預料語不通，携明人知字者，以充譯人與之筆語。

又引後太平記曰：

天文八年(一五三九年)十二月二日，應兒島主島津修理大夫義久使使者賀歲暮，且獻鐵砲五門。……蓋鐵砲之來也，元龜元年秋(一六七〇)南蠻國使齎鐵砲，時惟有鐵筒，未傳其用法，人不知爲何物也。今年八月二十五日，南蠻商舶一艘，漂到大隅之南多嶺島，下旋於西村小浦，舶中有蠻賈百餘人，浦人出問何國船耶？言語不通，舶中有明儒生五峯者，下舶見島主種島兵部丞時堯子織部丞時正，時正以杖畫沙上曰：滄浪客是何人耶？五峯亦以杖畫沙答曰：我是明儒生五峯者，寄載南蠻商舶而來也，舶客是蠻賈，不通禮儀，食不用箸，以手攝之，飲不用括椀，文字語言無通，略與禽獸等。時正言去此十三里有港曰赤尼沐，宜泊船於彼地，二十七日大船解纜入港，時堯召日向龍源寺僧忠首座，與五峯筆語。

又南浦文集中所載代種子島久時公所撰之鐵砲記，亦有所記錄，并抄於下，以備參考。

(上略)先是天文癸卯秋八月二十五日丁酉，我西村小浦有一大船，不知自何國來，船客百餘人，其形不類，其語不通，見者以爲奇怪矣。其中有大明儒生一人名五峯者，今不詳其姓字，時西村主宰有織部丞者，頗解文字，偶遇五峯以杖書於沙上云：船上之客，不知何國人也，何其形之異哉？

五峯即書云：此是西南蠻種之賈胡也，雖粗知君臣之儀，未知禮貌之在其中……非可怪者矣。於是織部丞又書云云……至於二十七日乙亥，入船於赤尾木津。丁期時，津有忠首座者，日州龍源之徒也，欲聞法華一乘之妙，寓止津口，終改禪爲法華之徒，號曰住乘院，殆通經書，揮筆敏捷，偶遇五峯，以文字通言語，五峯以爲知己之在異邦也，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也。

此所謂明儒生者，無疑義即葡萄牙商船所僱請之中國日語通詞，西人早有中國語文知識，又應彼輩翻譯之中國人，大抵非爲東印度羣島南海方面之住戶經商者，即係沿海諸州常接觸於歐船者之住民。其於西方語言，當不無所知。論及日本語文，則素有同文之感，故於由日本長崎一帶至南洋間之航路上，中國語文學一道，誠有必備之勢。是太西遠東間諸般交涉中，若彼明儒生五峰者流，實不能不施其傳達左右兩地語言之技，非過言也。是後更有葡萄牙商人七人并外一人於一五四三年(嘉靖二十二年)正月初搭中國商船望日本而行，於月底方至，碇泊於名爲神石間的一港中，惟言語不通，只待由中國船長爲之疏達斡旋一切。其記事曰：

於神石間港投錨不及二時，此塔里休曼領主諾托基引連多數家臣，持滿箱金錢，而將吾人的九閣(中國的船名譯音)相訪。兩方各交以國禮後，所謂安全的事雅矣。而領主前寄，將我們葡萄牙人看，在顏髯的奇怪中，覺非爲中國人，就問從何處來者？船長答曰：從馬拉托加(馬萊)來，所謂到馬拉托加的葡萄牙(人)，從其國來永住矣。所謂葡萄牙的國王者，我們從葡萄牙人屢屢聽聞即住於這大世界的彼端，諾托基聞之大驚，遂向其家臣等曰……而後將其側之通譯一人的來格亞之女呼，於九閣之主的中國船長與彼女相談，諾托基如次說出，船主，此輩共居何處？爲何牽引至日本來？於是船主答曰：何物不圖，因個人不慣於見棄他人，故慈悲心到底救之以收容於船中，因此善根，故將多數陷於海上突變不幸的乘客，神靈將其被免

許下矣。(見岡本良知長崎開港以前歐船來往考引 Fernm. Mendes. Pinto 氏所著巡禮記)

諸如以上之史實；明清兩季時代，居太平洋或印度洋一部之航海的道路上，中國語學之發達的程度，不難推知二三。尚不僅限於本色的中國語的，如是發展之一面，至於中國語中所有之其他諸邦語言之傳染修養、應亦有可觀。茲略舉一二以供參考。日本政府或各諸侯，當此西力東漸之時，對於南洋呂宋斐律濱之交際亦逐漸頻繁，語學人才雖增，終有為難覓於言文不通之苦，例如慶長十三，四年間藤氏義弘寄呂宋國船主書有云：

(上略)去秋使一船主復來於我兩邦，想是舊盟不渝者乎？且復一封之書，雖未解貴國文字，頗覺其情之厚，忻幸忻幸。(見異國叢書所收增定異國日記抄)

為避免此種語文艱辛，呂宋等國所送至日本之文書，應謀以較近國際語之語文，或以日語以通信為便，慶長日件有曰：(異國往復書翰集頁九十注引)

慶長九年(一六〇四)閏八月十二日，往伏見，未刻過大樹懸御目；呂宋國使者進拜，命出其持物，由呂宋國王來函相致，一通者以彼國字書之，一通者以漢字書之，呂宋國王名郎敏洛，黎，勝君迎。(Don Pedro de Acuna)

用漢語作書，以冀日本官衙可完全了解，故以漢語別具一通，惟讀者於此處所謂漢文者，或不無少有疑點，即彷彿爾時不僅日本特別文化機關間皆能應用漢文，甚至一般知識階級，亦莫不能書誦漢文，其實不然，漢文爾時在日人眼中，至少亦有些須骨董意味，意長崎間所謂之稽古通事者，其於漢文肄習業績，或不過係能草些許近於古典之應用文耳，吾儕試觀上面的儒生五峯所與筆談人物，不即為特別一古典漢學家之老禪徒乎？故於彼時之漢文學一道，在日本藝文界論，漢文學乃係特別一科，在國際間之往來語文論，特別於太平洋範圍中，乃甚有似今日之英語，矯然有世界語之潛勢力。

由是言之，日本與南洋諸王國之書翰，亦應有用漢文，且兼係漢文學家所

撰述者，一千六百六年(萬曆三十四年)正月日本藤原義弘即與呂宋國王一純粹漢文書翰，試錄數語以觀。

日本國薩摩州刺史藤原義弘謹復書于

呂宋國王郎敝洛，黎，勝君迎足下，

周易曰：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聖人之言，百世豈可廢哉？我聞呂宋之爲地，國富民豐，而南商北賈，往還如織，不亦繁華之地哉？我日本與貴國雖遙隔大洋，仰光華於千里之外，是亦山厨(Santo)，羅明教院，巴禮之所能知也。(見增定異國日記抄，山厨，巴禮皆南洋語)

是函謹錄三分之一，風味古奧，但此書究非出自一般士子之手。漢文於彼時在日本學術上成一專科，又知彼時漢文學之在太平洋有國際語意味，則此文自應出於漢學家學究之手矣。又據校注增定異國日記抄村上直次郎氏考說，此文即撰自上之作鐵砲記者之鹿兒島僧玄昌，亦見收於南浦文集，南浦殆玄昌別號雲興齊南浦之略稱也，南浦於一五六七年受釋門洗禮，歷住龍源寺，正龍寺，建長寺。以讀經坐禪，入寂於一六二〇年，故能有斯造詣，豈蚩蚩者皆可得而爲之乎？又如本草第二節謂漢文漢語之在日本，於其過去或至將來，其保守持續之功績與責任，皆不能不歸之於日本高僧大德……即佛教關係之驅使的一說。

但是中猶有一疑問，即南洋諸國如何以書誦漢文華語者是，獨千五百九十二年(萬曆二十年，日本文祿元年)由斐律濱都統 Comes Peres das Marinas

氏贈與日本豐臣秀吉之書(現藏日本京都富岡謙家。見收於異國往復書翰集)觀之，文章雖無若何奇古，但辭藻之文，亦不亞於僧玄昌南浦法師之作，至此篇華翰的作者究屬何人？於本疑問之關係甚密，不可不三復思之，依村上直次郎氏的「此個書翰，想係於馬尼拉命中國通詞所作者」的推定，殆謂斐律濱總理衙門中亦有中國語學之準備矣，若然，又如呂宋國所送與日國書之漢文



副本，亦由其國國司中之中國語學專職者所造，庶可斷言，此南洋諸國與日本諸種通信，所以得用漢語漢文之因由，然試扣其所以備置漢文人材之必要，培養中國語學專家之目的，定不僅僅限於爲與日本往來交涉計，其原因殆以南洋諸國，向與中國隣近，固其主因，而於十五，十六，十七世紀間，太平洋上航海風雲濃密之際，此諸地，正當其籠罩中，故此諸海航行止推動之主要力量，中國語學與有力焉，此呂宋斐律濱諸國，所以亦不能不有唐通詞之設置也。

此時間內，從長崎之中國語學的色彩中，更發一異色，即中國語學歐西諸語纖維密布中的一縷華麗雙絲似的一種語學資料之產生者是也，以吾輩常談，不外爲基督教徒傳教師之遺業，基督教之傳播於日本，在一五七三——一九二年間，即略具規模。正當織田，豐臣時代，因以政略貿易諸關係，故於千五百八十六年（日本天正十四年）已許其公開布教，但至所謂德川氏的治世，便一改面目，結果於一六一二年（德川氏長慶十七年）即有基督教禁令之布施，自斯而降，如一六三〇——三三——三五——三九諸年，各有嚴厲制止基督教之令，若異教邪說書籍，概行禁絕，明基督教不能與儒釋兩教並論也。與先此中國政府對於基督教輸入之觀念，正不相遠。杉田玄白著蘭學事始（此書專記和蘭人鑿學）有曰：

天正慶長之頃，西洋人漸乘船渡我西鄙，陽爲交易，陰有所圖，故其禍生，國初以來頗與嚴禁，此世所知者，其不知邦教（基督教）之事者，他事可勿論。

基督教布教事業，陷於苦境，祇有抱堅忍不磨精神，以闖出此窮途，故遂用其初期到中國傳教之故技，首先習中國語言，繼之則簪珥冠纓，嚴然一中國紳士，實則乃優孟衣冠，利瑪竇之典型耳。但彼輩遂藉此混流於中國人中，乘唐人商舶而東來矣，就中最有趣味者，聖媽尼亞之神像，乃以從印度傳來而變態的觀音菩薩像以代之，其用心之苦固可嘉矣，此亦中國語學史上之一絕好嘉話也。

但斯種化裝宣教手段，無奈日本官衙防範之嚴，故終有透露之一日。此方史實，所散見於記錄正多。惟多未能言及此諸宣教師與中國語學有何關係，只長崎南蠻唐紅毛史蹟第二集有曰吉利支丹 (Christen) 御禁札 (禁基督教告示) 者有之。

諭唐山(中國)并各州府縣船主及客目梢等知悉

一、各船人衆中或有密受蠻惡賄賂，謀合妖類，誘學唐話，使着唐衣，混載而來，事或有之，爾船主等合就彼地預先查詳，沒有一二不周詳誤載而來，及至洋中知覺，續到長崎之日，宜當速首，則不論同謀及船衆等，概恕其罪，並行重賞，以上條款，特遵上令，就委通事等傳示嚴諭，若是，爾諸港來商各宜知慎。毋違毋忽。右諭知悉。

此禁諭不論其效果如何，在長崎中國語學喧嘩的聲色中，究屬錦上添花，其特殊意味之點綴，實不難使吾情嗟悼於數百年後之今日。但此中有一事不能不辯者，中國人與日本人之顏貌體質尚易辨別，豈西洋人與東洋人只依語言服飾之同，而不能識別？關於此問題，為避免連篇累牘之繁冗，僅錄一例於下，讀者自足了然矣。

明史佛郎機傳有曰：武宗南巡，其(佛郎機)使火者 (Khojah——閩官) 亞三，因江彬侍帝左右，帝時學其語以為戲，……明年(正德十六年)武宗崩，亞三下吏，自言本華人為蕃人所使，乃伏法，絕其朝貢。

能操洋語之中國人，得冒充洋人，不獨能詐於尋常百姓之前，且可蒙蔽於朝廷聖聽。似此則彼時能道中國語兼着唐服之基督教宣教師，混雜於中國人羣中而至長崎，豈能遽辨其為中國人與西洋人乎？

## 五 長崎之清朝國語研究見聞錄

文化隨世代相為轉移，世代相又隨其原動力為轉移，由連關之下，其文化表現的意味，殆代有不同，此恆理也。就本草範圍之語學言，中國歷史數千年

，歷朝約二十，就中若文字言語之遞變遷演，甚至與文字言語最密接之文藝作品的演化，誠有更僕難數之概，固然，有若干點係在其自身生育史上之自然的驅使，有如自然界進化論之說者，要之，其所負有之世代性，往往顯示以極清暫之階段，以此故於文字言語之時代性，不能不立予承認，筆者往嘗曾留心及中國新字造作史的問題，亦即欲探索此方之消息也。

又在中國語文遞變中，其間往往發生遞變，猶之地質學，考古學或者社會學上之當然的年代層位中，進步階段中之突現以異狀者是也。此說殆亦不外於世代原動力之所使，即托跋魏之北朝成立，而中國語學之縱橫方面，染有鮮卑語的彩色，降而如元如金如遼等諸朝成立後，則又帶有滿蒙語的彩色，但文化先驅民族，其言語為外輸的，文化幼稚民族，其語言為內輸的吸收的，如元世在未組織中原帝國之先，已有土耳其語，中國語之輸入，更顯明者如英吉利語中所有之法蘭西語者是也。故鮮卑語也，蒙古語也，雖曾擾亂中國語文之自然層位階段，而其影響究少。持久則尤非可能，僅成為語學上一部分研究資料而已。

自元經明，與女真極有關之愛新覺羅氏勃興，奄有中國全土，是為清朝。其國語即滿州語，威勢之大，遠非可與遼。金或鮮卑語可比，此中詳細，言之絮煩，姑就其語之傳播於海外的形形色色言之，特別就長崎間之清朝國語的故實言之尤妙。

自清室臨朝，以其原動力之推轉，即政治力量所使，致使一向活躍於世界間之漢文漢語，不能不被取而代以清朝國語，且清朝見其文化之低，然又不能不於本位文化予以發揚，遂編譯漢籍文典若干，纂述滿語字典辭典若干，其所纂之漢滿蒙語三合切音清文鑑，多屬臨時之新造語，非其原來固有者。由此觀之，清朝國語的地位，自實用言之，必有其須要，即從學術言之，亦一躍而為言語學界之一注目的研究對象，如當時東來之宣教師張誠 (Jean Francois Gerbrillon) 熱心滿語，著 *Elementa linguae Iartaricae* (滿州語初步)。亦有否認為張

誠撰者) 白進 (Jochin Bouvet) 巴多明 (Dominique Parrennin) 亦皆練達於清朝國者。降而如馮秉正 (de Mailla) 宋君榮 (Antoine Gaubil) 等亦俱識滿州語文。更若錢德明 (一名王若瑟 Jean Joseph Marie) 著有 *Dictionnaire tortre-mntchou français* (滿法辭典) 及 *Crammaire tortare.mantchou* (滿州語文典) 等書。自是以後，繼踵研討者，當亦不乏人。逮至一七九五年(乾隆六十年)春，法國巴黎東洋現代語學校 (Ecole Speci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 之設置，研究清朝國語，尤形盛況。(參閱石田幹之助著歐人之支那研究第六章東洋史講座第四期前編松井等著滿州民族盛衰時代第四章) 又若一千八百四年(嘉慶九年)俄國大帝亞里山大一世贈與日本通商之國書，凡三種文字，一俄語，二清朝國語，三日本語，俄語甚至日語者，皆不能明，實則滿語一件，此時於長崎通事衙門中，亦無能辨識者。(據新村出著東方言語史業考高橋景保之滿州語學篇) 然俄國政府何為不以漢文漢語而獨以清語者原俄政府早與清室有諸種交涉，深知漢土之本色語文的適用性，在與中國新政府之下，已不如以清室國語之為便而且効矣。即在來往活躍於國際網線索上的中國語文，已被代於滿州語。若長崎者實不啻為一萬國語言之博覽會，尤其於中國語方面又特形發達，在清康熙雍正之後，帝室國語，真有司空見慣之模型。故於送至日本長崎國書中應有的漢語副本，竟以滿語代之矣。即此一端，當時清室國語魔力的四射，實不難見一斑矣。

當時各地於清朝國語既有如此狀況，本草所指之長崎，究於其語之研究如何？應瑣說一二於下，備讀者覽焉。

長崎年表：文化五年，(嘉慶十三年)十一月，選唐通事八人，學滿洲語。

又有曰：

萬延元年，(咸豐十年)七月二十日，鄒幹輔歿。(注)名昌延，字素敬，敏齋其號也，初稱大助，後改幹輔，累進唐大通事，嘉永末，(咸豐前三年)建議幕府，於唐通事學滿洲語。

從此兩點記事，一見之下，實使吾輩懷無限的失望，抱連綿不絕的疑團。

嘉慶十三年，已去清朝開國將一百六七十年，而長崎方有滿洲語學之肇端，此其一也。又，從此更降四十餘年，(日本嘉永末。咸豐一——三年)鄭幹輔又建議於長崎官憲，謀設唐通事學滿洲語，此其二也。由此觀之，無怪嘉慶九年(日本文化元年)俄國所致日本之滿語文書之無人能解矣。其原因為何，姑且略加推料。

第一因，如本草第三節之說：在長崎應通事者，皆為明代遺民之子孫，或更較遲至長崎之亡命。此時居留長崎之中國僑民，其對於清朝國語，若單以淡漠觀一語了之，恐猶不足，甚至立於十二分之厭視的地位上，殆亦不無其可能性，如：

新唐書龜茲國傳曰：西贏百里，至咀羅私城，亦比國商胡雜居，有小城三百，本華人為突厥所掠，羣保此，尚華語。

更切於本旨之比例的史實，則如：

輟耕錄卷五有云：鄧光薦先生，別號中齋，廬陵人，宋亡以義行著，其所賦鷓鴣詩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駝馱，天長地闊多網羅，南音漸少北語多，肉飛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

持鄧中齋之中國語言觀念者，當時自在不少，洪武元年二月詔書，(皇明實錄)對於蒙古語亦有所指斥。特別如心史的作者鄭思肖(思趙)所南，乃民族史中應為折頁之人物，其於北音發語，厭惡尤甚。對於本國本族語文加以維護，加以保守，對於異族言語則概乎不能相容。據此以例推。清季於長崎唐通事間，清朝國語所以不發展之原因，庶乎可解。但此類史料，在長崎一事未見，研究發見，尙有待於將來也。

此問題不獨吾儕苦於索解，日本諸學大家新村出，亦未獲有一圓滿解識，氏為此項研究之史實搜查的最努力者，僅於長崎市故實研究家口中，風聞口碑一事。茲譯錄於下，(前出書：長崎唐通事的滿洲語學)

何故滿語事業有二度挫折？初不能明。依長崎好古家古賀十二郎氏之說，

唐通事之祖先多爲明末亡命之客，就中間有以學習清朝國語之滿洲語爲不潔者，於唐通事蔡慎吾之碑文上，見以所現是說之氣概云。

長崎滿洲語學所以不發達之原因，據此可以論定。但實際推料固不足取信，口碑亦難保無疑，姑且俟後再論。

其第二問題，即中道斷續挫折未能終始如一之說，以新村說乃清國開國後（中葉）即有太平天國之起，一面從中國來往之貿易，亦瀕於凋落，故滿語之修練亦現斷續無恒狀態。此說之力量，自然薄弱，而難以是認。如是則此種疑難，究將作如何解釋？

吾人以爲在清季於長崎之清朝國語的設備，根本無其必要，縱有所傳習，初亦無其施用之地。何也？長崎來往之中國人，皆尋常百姓，與政府以及在政府支配下之貴族，一無關係。則不僅無所謂滿語之需，當時北京官話能否讀出？亦大成問題。若就中國語之地理言之，所謂來往於長崎者大半皆南人，居長爲通事者，亦沿海南地之士，長崎之天下殆即大江以南人之天下，長崎所見之中國語的分野，豈能施用滿洲語？此爲長崎地帶滿語消息黑暗之一總因。又諸來崎之逃避清兵者，自與政府無所携手。至一般買客亦依然三三五五自動而來，與所謂當朝國語有關之官廳，亦毫無交涉。則其於當朝國語，將胡爲乎而生以瓜葛？則日本長崎官府所附屬下之通譯館，又將胡爲乎忙於滿洲語學之設備？此長崎清朝國語不發達原因之又一。

復次，上所言者專屬於人民，但清之初世中葉，政府忙於治內安外，所謂安外，不外從北又南西兩方所來之新歐人，尤其對俄國之交涉，深有席不暇煖之勢。於極東諸地未始一顧，相形之下，彼時日本國之外交對象，從北部東北西亞利亞庫頁島方面來者爲俄人，從太平洋海道來者爲所謂南蠻（汎稱歐洲諸民族）紅毛（英國）是也。更後則爲新大陸亞美利加人，惟與中國獨少交涉。似此，則長崎滿語云云者，爲貿易事計實非所需，爲政治外交計亦末由使用，此爲長崎滿語學不發展之原因也。

誠如上說，長崎通事間之滿洲語學，所以尚有些許發展者，果由何點結構，受誰何之賜？爰加檢索，披陳如下。

俄人於十四，十五世紀間，對中國北疆諸地，已在侵略時期，此時滿語學如何，不得而知。但至清朝入關以後，中俄之交涉尤切，進而俄人有太平洋進出之企圖，不能不研究正面折衝的清朝國語。又如對於清廷根據地之滿洲，希圖闖入，則尤不能不先有其語言知識。是俄人關切於滿語而必修之因由固極淺而顯見也。同時在俄人夢想中，清室國語已為中國人人所必修，且進而放射於大亞細亞太平洋之間，已非為不合理之論。實則當日清朝國語所影響於中國人者，真如諺云：九牛之一毛，滄海之一粟。尤其於長崎，當無滿語消息之迹也。

俄人懷抱是種想像，一面進窺中國北疆，一面更由庫頁島海峽南下，其當前衝撞地，即為日本，而言語文字不通之苦，亦隨在其中。結果如上所云千八百四年俄帝亞里山大一世之使節，所贈與日本國國書，在俄本語及日語外，（俄語長崎通事無能明者。日語鄙俚不可解，原係日本北地漁戶之漂流民代書者）乃有滿文語副陳書一份。以此，俄人意想之實施，固可徵明，清朝國語之光芒射於海東者，此其先聲。長崎滿語學之啞默的覺醒，亦以此為最早之警鐘。誠為滿語學史上，遠東語學史上最值紀念之一頁也。

自此而後，長崎市上方知有滿語及滿語之用，（然全為對俄作折衝計）遂留心於唐船舶載之滿語書籍，於前此俄地持來之滿語文書，直至四年之後，即千八百八年，長崎大歷算學者高橋景保，以費盡多年功力方得其解。長崎唐通事應習清朝國語之令，亦即頒布於其年，此長崎滿語萌芽發長之初期，亦即僑居長崎之中國人，與滿語第一度相會也。（一七七五——一七四年間旅行長崎之平澤元愷的瓊浦偶筆謂清國商人及通詞無識滿字者）

長崎之清朝國語雖云已開其端，然與中國語之繁脈相較，固不敢望，并於極短歲月中，即現凋落狀態，至少其較強進展之望頗稀。故於長崎掌故中，是項史料，幾不一見，誠令人悵憾不能自己者。只最初解說俄使所送滿文書之高

橋氏，自彼時之後，即私自湛心此學，若清文彙書增訂清文鑑滿漢同文全書三合切音清文鑑等書，皆加研鑽，俱有所得。從事六年之間（一八〇八——一三）成清文韻府一書凡二十餘冊。惟不幸而氏在職之歷局遭回祿之災，盡付之燬滅矣。氏是時方在他地，其與友人書曰：

草稿亦全燒失，六年之功烏有矣！殘心至極，謹以奉候。

本年秋九月，俄人又有滿文書携至。大抵此時長崎通詞之滿語學，已歸百分冷落狀態。故此書不能不仍由高橋景保氏任翻譯之勞。氏之滿文輯韻序所謂「癸酉歲又譯所贈松前奉行書者」之語，即此之謂也。終之氏以其先後數十年清朝國語研究之功，結果於滿語學整理之書籍，共得十餘種。計如次

|                      |      |           |
|----------------------|------|-----------|
| 清文韻府                 | 二十餘冊 | 一八〇八——一三年 |
| 露西亞國呈書滿文強解           | 二冊   | 一八一〇年     |
| 俄羅斯國愛爾基夫巡撫贈松前奉行滿文書翰解 | 二冊   | 一八一三年     |
| 滿字隨筆                 | 一冊   | 一八一三年     |
| 滿文輯韻                 | 十八冊  | 一八一六年     |
| 滿文散語解                | 二冊   | 同上        |
| 增定滿文輯韻               | 十一冊  | 一八二〇年     |
| 亞歐語鼎                 | 五冊   | 一八二三年     |
| 清文鑑名物語抄              | 六冊   | 一八二七年     |
| 清文鑑譯語抄(附補編)          | 七冊   | 作成年不詳     |

長崎滿語學既經多數通詞從事傳習，何為於不知不覺之間，而又沉默無聞，蓋亦有一二事，可得略說者。長崎滿洲語學之創始，係由於一八〇四俄人之來，故於千八百八年命唐通詞習滿語。一八〇六年俄人至庫頁島，七年至北海道，十一年至北部蝦夷，十二年有高田屋嘉兵之難，十三年有俄使何諾林囚釋問題。五十三年，又有俄使南來之事，其中約四十年，彼此豪無交往，此長崎滿語生命線斷絕之要因。其所以斷絕之速者，因利用滿語之俄人去此之故也。



高橋景保云：

文化甲子歲，（即千八百四年）俄羅斯國聘使所齎書翰，有以滿洲文字書之，當時莫有能通焉者。爾後俄羅斯國人數來北陸，又不無滿文之用也。

（滿文輯韻序）

有俄羅斯人來，則滿文有用，彼輩不來滿文即無甚需要。正描出滿語通事從速散館之原因。俄人於此先後約四十年間，所以未來者，當係應接西方之新局面，例如初有拿破倫莫斯科之役，繼有波斯之戰，中亞，阿富汗等之進出，與英國發生巨烈暗鬥，對於日本往來遂大受其影響也。

長崎通詞滿語學於嘉永末（一八五三）又行重整旗鼓者，顯然為本年俄使布加基之重來，俄使此行，備有和蘭語與漢語翻譯者外，別有所謂「中國滿洲通詞科斯博基」者伴來。但由此尚不能引起通詞與當地官憲間之滿洲語的研究，因俄使此來兼有荷蘭與漢語通詞之故也。其隨帶漢語通事，已留學北京有年，中國語或真流暢。俄人鑒於先此滿語應用之失敗，故借之來也。

繼高橋景保而起者有鄭幹輔。彼之生年，即高橋氏最初翻譯俄人所呈滿文書之後二年，（一八一—）於千八百四十一年任長崎通詞，時年三十餘歲，累進大通事助。大通事。嘉永之末（一八五三）俄使布加基等南來之時，氏以為清國國語必定有刷新更張之要，已見於上出長崎年表之說，又其門人穎川重寬所撰之同氏紀念碑（長崎崇福寺內）亦云：

嘉永末，俄使遣國北蝦也，幕府備意命唐譯司創譯滿洲語，實先啓之也。

自鄭氏建議幕府官憲於滿語整新後，用途亦未見增多，更降而國際間交往，又概有以英語為中心模樣，故於長崎滿語之肇端及復興之始末，其間之軼聞故實，殊覺寥少。

惟由此二次復興精神，乃有滿語學研究二種典籍之完成。一曰翻譯滿語纂編。一曰翻譯清文鑑。二書俱修成於滿語學重張後之二年，即日本安政二年（一八五五）是也。前者之體制，乃於舶來之滿文典，先行以日語譯錄，再編輯

以較適於使用之類次，先後成書凡十冊。就其序論觀之，所謂向蒙憲命翻譯不成而止者再焉，茲於庚戌（一八五〇）之秋，復奉旨意諄示翻定云云，固可知矣。後者一名清文鑑和解，即僅將滿語清文鑑一書加以日文之翻譯耳。譯成年限，與前書略同。前者主要纂譯人，為穎川藤三郎鄒幹輔平野繁十郎，後者為馮璞鄒幹輔陳勛。以上為長崎中國語學中之清室國語學的故實及其結晶。

## 六、先此及明清中國人之日本語學知識的一瞥

本節試更就於此時代中之中國人的日語學略述，以作本草之結言。本草之草成，先後所賴於新村出博士及中山久四郎博士之論文者甚多。此外是類資料，亦不少，惟本人主要學程，為校課之考古學研究的論文，不能專心研究本題，作滿意之論文，希望讀者見諒。

中國人之日本語學的研究，至少有三端可述，一曰：明清以前中國人之日語的知識，二曰：明清時代中國人之日語的知識，三曰長崎市上之中國人集團中的日語之色色是也。但若就此三點詳加究討，則不僅為本草篇幅所限，亦為筆者現時力所不逮。試略就其最小之範疇中的二三述焉。

宋王明清清波雜誌卷四有云：輝頃在秦州，偶倭國有一舟漂泊境上，一行凡二三十人，至郡館穀之。或詢其風俗，所答不可解，旁有譯者，乃明州人，言其國人遇疾無醫藥，第裸疾人就水濱，杓水通身洗滌，面四方呼其神，請禱即愈。婦人悉披髮，遇中州人至，擇端麗者以薦寢，名度種他所云。譯亦不能曉。後朝旨令津置至明州，趁便風以歸。

右所謂譯者亦不能曉者，略可推及當時華人日語知識之差。本來於已往即今日，於各民族之大語系中，更有若干小組方語列其下，而最莊嚴大雅最適用之所謂標準語者，大抵為京師首都之語，即尋常應用於諸官員口耳中之官話是也。但一般外交官及外交機關所配備譯士，自莫不以別國之標準語是習，此或為明州譯人不能盡釋日本來人之言語的一解釋。

明季外交獨繁，其中與日本交涉問題常亦甚多，彼時有四夷館之設，於各國言語翻譯通詞皆有所備，後於各國國語撰一語彙，即華夷譯語是也。此典早經散佚，間有存者，此為明人研究日本語紀錄之一端也。中日兩國交涉之多，漸惹起一般知識階級之注意，於是關乎日本之歷史地理社會風俗等之研究，亦隨之不無涉及，就中若語學者，亦自為其一端，如日本寄語籌海圖編日本風土記武備志諸書，雖間有抄襲，然俱備有言語一章，足見明人於日本語文學之注意也。若轉瞬東顧，當日日本長崎商埠中，由於中國人士來往者之多，且羈居之久，而一時日本長崎人士之於中國語，大有人知戶曉之概，又長崎市中及其周圍之日本知識階級及學問研究家，其於中國語文學，如何熱愛，如何做效，比之當時明人之日語的驅勉研究其出發點與目的地固不同，然兩地人士，於同時之下各就對方言文特加研究，實此前所未有之事。若立於東方語學史上以觀，豈非最饒興味之事？茲遴選各書一例，表錄於下。

華夷譯語日本寄語籌海圖編武備志日本風土記

|   |     |     |     |     |     |         |
|---|-----|-----|-----|-----|-----|---------|
| 月 | 讀急  | 禿計  | 禿計  | 禿計  | 紫氣  | tuki    |
| 星 | 波世  | 付尼  | 付尼  | 付尼  | 伏西  | horhi   |
| 春 | 法祿  |     |     |     | 發而  | haru    |
| 夏 | 納都  |     |     |     | 乃子  | natu    |
| 山 | 牙買  | 羊賣  | 聊賣  | 聊賣  | 陽脈  | yama    |
| 海 | 吾密  | 烏彌  | 烏彌  | 烏彌  | 烏密  | umi     |
| 東 | 分各世 | 熏加  |     |     | 熏加失 | hikashi |
| 西 | 又西  | 又西  | 又西  | 又西  | 又西  | nishi   |
| 南 | 密納密 | 迷南米 | 迷南米 | 迷南米 | 迷南米 | miname  |
| 北 | 急答  | 尤兀俚 | 尤兀俚 | 尤兀俚 | 急打  | kita    |
| 夜 | 約祿  | 搖落  | 搖落  | 搖落  | 搖落  | yoru    |
| 弓 | 由密  | 油米  | 油米  | 油米  | 油米  | yumi    |

|   |    |     |     |     |     |        |
|---|----|-----|-----|-----|-----|--------|
| 筆 | 分貼 | 粉地  | 粉地  | 粉地  | 粉地  | fude   |
| 子 |    | 莫宿哥 | 莫宿哥 | 莫宿哥 |     |        |
| 女 |    | 莫宿活 | 莊宿眼 | 莫宿眼 | 莫宿眼 | musmin |
| 松 | 馬足 | 埋止  | 埋止  | 埋止  | 埋止  | madsu  |
| 花 | 法納 | 發奈  | 發奈  | 發奈  | 發乃  | hana   |
| 口 | 谷只 | 骨士  | 骨士  | 骨士  | 骨士  | kuchi  |
| 耳 | 密密 | 眉眉  | 眉眉  | 眉眉  | 眉眉  | mimi   |

右表錄自東京建設社所編世界文化史大系明之興亡與西力東漸冊中。華夷譯語之日本語部分的原本，著者未之見，想亦與他國語之譯錄同樣，而附有當國國語文字，不僅錄譯音之漢字。此外若日本寄語等則多純係漢字之譯音，無假名並見者。惟日本風土記有之，乃以由漢字簡略化的名假名綴於下，為最得體制，茲以附梓之便，故改以羅馬拚音代之。

當時編纂日語書，其體例皆係以類相次，就籌海圖編中所載寄語雜類可知，（寄語雜類之初期單行本，東京東洋文庫所藏。籌海圖編為明新安胡宗憲編，凡十三卷，其中收有此書。）計其目曰：天文類，時令類，地理類，方向類，珍寶類，人物類，人事類，身體類，器用類，衣服類，飲食類，花木類，鳥獸類，數目類，通用類等，略各舉一例於下，如天曰天帝，日曰虛露，早曰來連梭梭發耀，夜曰搖落，地曰大樣禿計，水曰明東，東曰薰加，金曰空措泥，銀曰失祿措泥，皇帝曰大利天王家里，官曰犬未烏野鷄，要曰坡水水，立曰達子，手曰鐵，足曰挨身，小刀曰歷過乃空客打乃，甲曰大買路，衣服曰乞麻俚，靴曰骨都，舉曰解素，酒曰曬箠，杉曰松計，檜曰去那鷄，牛曰胡，狗曰意奴，七曰乃乃子、八曰效子，有曰挨路迷路，無曰乃等等是也。

又第二卷中記有寄語島名篇，寄語者即於地名漢字之下，更附記以日語音譯之漢字之說也。如：山城曰羊馬失羅，筑前曰職骨前，大和曰野馬多，筑後曰職骨骨，河內曰茄懷知，豐前曰孛前，（音讀）和泉曰因字米，豐後曰蓬哥，

(音讀)攝津日子弩因你等等是也。

以上所列，俱爲日語單語，若論及章句長短文藝品，則文法上諸問題，不能不先有所解決，而右舉諸書皆多未涉及此，惟日本風土記中有說焉。此書見藏於日本內閣文庫，就中於日本古典文藝品如古今和歌集新古今和歌集者，譯錄者凡約四五十篇，或爲名家所撰，或爲歌謠，隨而當時日語日文研究家，對於此間文法學之點點，庶可略窺一斑。茲舉一二例於下觀之。

春春歎世

原文 十 ziu 七 shitsu 八 hachi wa 再 hutatabe 候 roro ga ? 枯 kare 木 ki  
ni 花 hana ga 笑(開) raki 候 soro ka yo no !?

讀法 壽西之法外勿達單衣所六格？革里氣尼法乃挨殺鷄蘇路隔搖那!?

譯語 十七八時，難筊二次；好此枯木殘花，霎時又是一世！

原文爲著者所附添者，並於假名加以重譯，其意即青春可再候乎？於枯木可得其花開乎!？就此知日本風土記所譯者，全係意譯，故其辭美而不切。又其音讀，一以原語假名音讀之次第，而以漢字譯之，與先此日本用漢字音聲，以寫其語文者，完全相同。但是非爲文法之詳委者，試更看年內立春一首可知矣。

年內立春

原文 年那內尼春外氣尼結里！一獨世和所個下也以外奴今年多也以外奴。

呼音 年=獨世，內=屋之，春=發而，一=血多，今=個

讀法 獨世那屋之尼發而外氣尼結里！許獨世個所多也以外奴個獨世也多以外奴。

釋音 年內(正音)那尼(助語)春(正音)外(助語)氣尼結里(立了)一(正音)

獨世(年)和(算)個所多也(舊年)以外奴(節令)今年(正音)以外奴(節令)

切意 年內立春，已一年別！算舊年節，當今年節。

此處原文亦一以日語原形錄之，惟其中有漢字者，則只錄漢字，而不錄其假名，凡假名則統以漢字譯其聲讀，故又有呼音一例之設。呼音全將原語中漢字訓讀之音，而以漢字寫焉，故綜合之又有讀法一例。讀法乃併其漢字之訓讀與非漢字者之音讀，一併以漢字寫其聲者也。如是則於其全句全章之文法上的結構，陷於於混沌狀態中，不能不更有釋音一例以說明之分析之，此所以又生釋音之一例也。釋音一例，又不僅限於接頭語連續字末聲等之之乎者也已焉哉等爲其目的，且於原語之有漢字而未列者，俱加添補焉。循斯而後，方有漢語譯語，切意即近其原意步其原意之意，蓋即意譯之謂也。視於此可謂盡譯筆之能事矣。

降而爲清季，此三百年間，兩地除末世之外，初無若何印象，故語學研究，亦頗形冷落，尤爲中國，是段資料特少，以吾人弱植。惟知有陸次雲氏著八絃譯史，略記有日本及琉球吐蕃占戰暹羅滿刺加諸國語，然簡略已極。茲摘錄其所出之日本譯語於後。

唆刺=天，只=地，非祿=日，讀急=禿計=月，虛路=日，故都=年紀，丟多子=丟微且多=一，扶達子=丟達子=二，密子=一條且多=三，學子=搖搖做=四，意子子=難難多=五，乃乃子=七，效「子」=八，个个乃子=九，三字水=冷，挨撥水=暖。

陸氏譯史所有者止此，較之明人所輯編者，皆大同小異，恐出抄襲，於此中淵源，尙不能明也。

民國廿四年九月於東京

# 袁中郎之文章及文學批評

國文系 吳奔星  
四年

- 一、袁中郎值得研究麼？
  - 二、兩個先決問題
    - 甲、袁中郎之生活環境
    - 乙、袁中郎之時代範圍
  - 三、袁中郎文章之特色
  - 四、袁中郎之文學批評
    - 甲、袁中郎對「詩」的主張
    - 乙、袁中郎對「文」的主張
    - 丙、袁中郎之評量古今
  - 五、篇尾致詞
- 
- 一、袁中郎值得研究麼？

當此國家命脈，一髮千鈞，民族存亡，決諸旦夕的今日，又處在秋風蕭颯，草木黃落，天暝日暗，胡笳逆耳的古城，寫下了這麼一個題目，必定有人顰眉切齒；加以開口一問，又無關國計民生，當更加有人搖其頭而掉其尾，厲其色而正其言，曰：「處今日國危民困之時，猶不猝然奮發，執干戈以衛社稷，而反高談文學，何無出息乃爾！且大談袁中郎，又何玩物喪志乃爾！嗟夫！青年猶此，國復何望？」誠然，說這種話的人，是以爲袁中郎不值得研究的，至少在這個非其時的今日與非其地的華北，不該把一空疏而不切實際的袁中郎抬出來。不過我以為這班人都是些僮夫俗子，或者方巾氣十足的冬烘先生，假如一

---

且外寇升堂入室，他們決不能禦侮，只有俯首就擒，或更喪心病狂的假「被逼」之名，去當漢奸，也說不定的。至於一班真正有修養的人，我想決不會淺薄得說出這一套酸腐的濫調來。因為袁中郎自有他的偉大處，不朽處，並非如淺見者流，或耳食者流，所想像的那樣「混蛋」！然則我之所以欲研究袁中郎者果烏乎在？是「復古」嗎？不是，雖說現在復古的空氣甚濃，我決不加入來「復」這麼一個不三不四的「近古」；因為袁中郎是最反對復古的，如果我來復他之「古」，他會切齒於九泉，我便成了他的叛徒，他的罪人了！既非復古，那末，是好時髦，湊熱鬧，加入幽默大師林語堂一羣，來提倡幽默，以沽名釣譽嗎？更不是！袁中郎之為人，雖倜儻不羈，談諧成性，但他之幽默，決非今日流入「笑林廣記」一型的打哈哈的下流的幽默。他之所以措辭談諧，是因所遇不適，鬱結於懷，藉以發洩而已。所以我們看他的幽默文章，雖乍見而笑，繼之便為之悲傷，與之同情。正如王安石的明妃曲，從反面下筆：「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更覺其沉痛而已。所以袁中郎的幽默，是不得已的幽默，言出無心的幽默，而今之所謂幽默，是模倣的幽默，「造謠」的幽默，前者是含淚的微笑，使人感動，使人同情；後者是無的而放矢，只覺下流，只覺討厭！一班淺見者流，於袁中郎未加深究，便以今日之幽默，袁中郎為作俑者之一，於是斥之曰「玩物喪志」，罵之為「游談無根」，冤哉！冤哉！然而使袁中郎千百年後尚遭人罵者，林語堂一流人是也；故林語堂一流人之提倡晚明小品，俾免汨沒，固袁中郎之功人，而其使袁中郎受辱，又是罪人矣！我之研究袁中郎，雖不敢抱「功人」之妄想，但也不願趨時順俗，轉入下流的幽默之漩渦，來作袁中郎的罪人。大抵袁中郎之值得研究，有二重理由：

第一：據我所知，現在坊間流行的文學史一類的書籍，不下四十餘種，其所論列者，差不多千篇一律是：周詩、楚辭、漢賦、魏晉古詩、六朝樂府、唐詩、宋詞、元曲，對於明清兩代之文學，很少重看，偶爾提一提的，也只限於小說傳奇而已。清代之文學如何，與本文無涉，姑置不論；但是有明三百年，



就真無值得重視的文學嗎？不然，明代之文學，自有其獨特的風格，新穎的形式，決不容長久汨沒者在！是什麼呢？就是所謂在歐美各國向所重視的散文（Prose）或小品文（Essay）一類的文學是也。此種文學在晚明時候，技巧最老練，影響於現代文學之創作者甚大，在中國文學各部門中，可謂最完美的藝術品。我們爲了不願使有明三百年這個階段，老是黯淡下去，亟應改變向來漠視明代文學的觀念，從事於發掘明代文學寶藏——小品文——的工作。而袁中郎之崛起晚明，在當代文學界中又可謂雞羣獨鶴，所以欲發掘晚明文學的庫藏，又不得不首先把他來研究一下。

第二：從上古到清末，我國的文學創作，成功者俯拾即是，但是談到文學批評，一向是很貧乏而幼稚的。坊間雖出了幾本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書，但除了劉勰鍾榮等三數人有專集而外，殆皆從作家作品中，抽出一二近似文學觀念的話，聊當文學批評，以爲時代的連繫；實在說來，中國文學有「史」，中國的文學批評是沒有「史」的。如有之，也不過勉強雜湊而成的罷了。不過，話雖如此說，中國個別的文學批評家，還是可以掘拾一二的。劉勰鍾榮無論矣，下至明清，袁中郎、王漁洋、沈歸愚、袁子才等等，都各有獨到的文學主張。而袁中郎之文學批評，殆與歐西之所謂文學批評，如出一轍，可以說是真正的文學批評，堪與日月爭輝，千古難滅。雖說在清代倒了二百多年的霉，特日月之蝕，無損於袁中郎分毫。我們爲了表彰這種正確的文學觀念，使有明一代的文學增加光華起見，所以也不得不來研究袁中郎。

總之，有明一代，不特不能說是中國文學的衰微時期，而且在文學批評史上，它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時期。淺見者流儘管說明代無文學，我則謂明代有一袁中郎，雖不「文學」也「文學」了！

## 二、兩個先決問題

大凡欲研究某一作家的作品，必先明其身世、環境、個性與夫其所處時代

之文學思潮，因為文學之爲物，每每是作者的生活及時代的反映或表現。這種見解，大抵中外古今的文學家，都是一致認可的。所以我們研究袁中郎，首先應該談談袁中郎的生活環境與時代範圍。因為不明瞭他的生活，就不能透視他的作品；不探討他的時代範圍，就不能了解他的文學批評究竟因何而發，淵源何自。但是此地因篇幅關係，只能擇其與文學有關者略論之。（作者正着手寫袁中郎評傳一書，容後擇要發表，以補闕漏。）

甲、袁中郎之生活環境 袁宏道，字中郎，號石公，湖北公安人。兄宗道，弟中道，並有文名。中郎年十六，爲諸生，在城南集友結社，自任社長；詩歌文字，頗爲鄉黨所稱道；兄弟三人，時稱「三袁」。明神宗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考取進士；三年後，做吳縣令。爲人清廉，到任之後，所有鄉鎮積弊，漸次革除。但因他「性與俗違，官非其器」（見與朱司理書），甚不自得。他那好自由的性情，自己曾明白的表示過。他說：

『余性疎脫，不耐羈鎖，不幸犯東坡半山之癖；每杜門一日，舉身如坐熱爐，以故雖霜天黑月，紛靡冗雜，意未嘗一刻不在賓客山水。』（遊惠山紀）

他性既「疎脫」，「不耐羈鎖」，又「意未嘗一刻不在賓客山水」，其不能安於縣令可知，所以尺牘中「乞歸」之稿凡五，至於與師友言作官之苦者，尤更僕難數。所以袁中郎生活之足以影響於文學者，據我考究，以就官時與棄官後爲最大。所以我們姑且分兩個時期，來探討他的生活狀況。

第一、吳令時期 這個時期約始於萬曆廿三年（一五九五）終於萬曆廿五年（一五九七），約二年光景。這二年中袁中郎簡直是如熱鍋上的螞蟻，一刻不安。他說：

『數年間散甚，惹一場忙在後。如此人，置如此地，作如此事，奈之何？嗟乎！電光泡影，後歲知幾時，而奔走塵土，無復生人半刻之樂，名雖作官，實當官耳。……。』（與翼惟長先生書）又說：

『……弟作令，備極醜態，不可名狀。大約對上官則奴，候過客則妓，治錢穀則倉老人，遇百姓則保山婆。一日之間，百煖百寒，舟陰乍陽，人間惡趣，令一身嘗盡矣！苦哉！毒哉！……。』(與丘長孺書) 又說：

『作令如啖瓜，漸入苦境，此語猶令之常。若夫吳令，直如吞熊膽，通身是苦矣。……。』(與何湘潭書)

看了他所說的「奔走塵上，無後生人之樂」，「備極醜態」，「苦哉！毒哉」！「直如吞熊膽，通身是苦矣。」則袁中郎作吳令之苦，千真萬確，三百年後的我們，也有些替他難堪。但是惡苦好甘，人之常情，所以袁中郎也不堪長此苦下去，間萌棄去之意了。他說：

『金闈自繁華，令自苦耳。何也？畫船簫鼓，歌童舞女，此自豪客之事，非令事也。奇花異草，危石孤岑，此自幽人之觀，非令觀也。酒壇詩社，朱門紫陌，振衣莫釐之峯，濯足虎丘之石，此自遊客之樂，非令樂也。令所對者，鵠衣百結之糧長，簧口利舌之刁民，及蠹蝨滿身之囚徒耳。然則蘇何有于令，令何關於蘇哉？聚首村中，一樽一杓，便是自快。自非木石，安能長日折腰俯首，去所好而從所惡？語語真實，一字非迂，若復不信，請看來春吳縣堂上，尚有袁知縣腳跡不？」(吳蘭澤雲澤叔書)

他既不能「長日折腰俯首，去所好而從所惡」，只有上書乞歸。可是「陳情之牘五上，不得請。」(與陶石簣書)，亦只有繼續苦撐，說出「作吏已忘却苦因矣，既忘却苦，作官何難？弟是以喜。」(與羅隱南書)的話來。可是此「喜」非真喜，所以他繼續說：

「……然忘却苦，則作官將無了日矣，弟是以益大懼也。何也？人未有不偃僕其腰，足恭其面，苦其心志，餓其體膚，勞其筋骨，百苦備嘗，而至三臺八座者也。必百苦備嘗而後臺座可望，是在官一日，一日活地獄也，人亦何為而樂地獄也哉？」(全前)

他為恐「作官將無了日」，不得不繼續乞歸，加以因官致病，所以不久便見

允了。

袁中郎厭惡做官，既如此其極，所以一生沒有做過大官。他辭去吳令後，除在北京做過一次校官，陝西做過一次主考外，便終於一次稽勳郎中的官。吳令時期，影響他人的尺牘文學很大！吳令以後，則影響他的遊西文學很大。所以再進而一談乞歸後之袁中郎。

第二、乞歸之後：袁中郎自辭吳令後，前後判若兩人，樂不可支。他說：

「乍脫宦網，如游鱗縱壑，倦鳥還山。向非明公假其羽毛，亦何以得此？……」(與朱司里)

「……一病五月，遂爾投冠，今已放舟五湖，作物外人，會敵社友陳太府，幸道袁生已是投林倦鳥，縱壑游鱗，秋杪或有黃山白岳之行，為貯美酒三十石可也。」(與倪崧山)

「敗却鐵網，打破銅枷，走出刀山劍樹，跳入清涼佛土，快活不可言！不可言！投冠數日，愈却無官之妙。弟已安排頭戴青笠，手提牛尾，永作逍遙物外人矣，朝夕焚香，唯願兄長不日開府楚中，為弟刻袁先生三十集乙部，兄爾時作大貴人，笑窮套子也。」(與聶化南)

我們看他棄官之後「如游鱗縱壑 倦鳥還山」。「放舟五湖，作物外人」，「快活不可言」，比起「苦哉！毒哉！」「活地獄」似的吳令生涯，相差奚只天壤？但是老是放浪形骸之外，而一些也不出息，則難免經濟的困苦。袁中郎之放浪湖山，便遭受了這種打擊，被逼而去教書。他說：

「……僕作知縣，不安知縣分，至鬱而病，病而去而後已。既求退，復不安求退分，放浪湖山，周流吳越，竟歲忘歸。及計窮囊盡，無策可以餬口，則又奔走風塵，求教學先生。其趨彌卑，其策彌下，不知當時厭官何意？」(答朱虞言司理)

我們看到這裡，以為中郎在懊悔當初，其實是不然的，他接着說：

「……然教官比知縣，畢竟心閒無事，明倫堂上不可謂非避世之地也

○……」(全前)

。教官「心閒無事」，甚與中郎習性相稱，所以他很高興，他在答吳敦之司理書中表白得很清楚：

「……教官職甚易稱，與弟拙懶最宜。每月旦望，向大京兆一揖，即稱煩劇事，歸則閉門讀書，蹄輪之聲，泱旬一有之。近頗有一二相知；可得快活語者。又衙齋與城東北湖水近，多大刹。葡萄酒雖貴，時亦有見餉者。觀此數事，弟之情景，豈不百倍吳令也？」

的確，「觀此數事」，中郎之「情景」，真是「百倍吳令」了。在此「百倍吳令」的期間，中郎得遍遊名山大川，博覽古都文物，於天學及佛學都有很大的進益。至少他的遊記文學，能夠達到那樣「清新俊逸」的地步，是獲益於此期的生活，大概是無庸疑義的了。

乙、袁中郎之時代範圍 有明三百年的文學，依朝代的排列，約可分為五期：

第一期、明開國至永樂初；

第二期、永樂初至成化弘治間；

第三期、弘治正德之際；

第四期、嘉靖萬曆之際；

第五期、從天啟初以迄明清之交。

第一與第五兩個時期，與本文無多大的關係，且從略不談。第二期年限很長，從成祖永樂到憲宗成化(一四〇三——一四八七)將近九十年，在政治上說，是明代的黃金時代，昇平無事，文學漸趨雍容平易；當時稱為太平詩人的楊士奇，楊榮，楊溥三元老的「臺閣體」因此風行一時，雖有不少才氣橫溢的作家，其詩文並不為「臺閣體」所囿，但風會所趨，也終流于嘖緩冗沓。及乎弘正之間，西北被寇患，權閥專朝政，無復如往日之太平，而陳陳相因，千篇一律的詩文，經不起時代之輪的輾研；適逢李東陽崛起茶陵，以深厚雄渾之體，一洗

譚緩冗沓之習，「臺閣體」之末流爲之一振。但還有人嫌茶陵派的詩文，不免萎弱，於是李夢陽何景明等所謂「前七子」者出而倡言復古，「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振臂一呼，應者四起，復古之風，殆成時代潮流，不可遏抑。但是到了第四期，復古派摹擬秦漢盛唐的詩文，漸爲人所厭棄，王慎中，唐順之一班人，便叫出了「變秦漢爲歐曾」的口號；茅坤，歸有光等爲之羽翼爲文務求文從字順，一洗整牙詰屈之弊，天下又翕然從風；同時，高叔嗣，華察，皇甫四兄弟的詩，都能擺脫窠臼，自立門戶；論理，復古派的詩文是不會再興的了，不過，因了王唐歸等三氏的文章，雖跳出秦漢的圈套，又戴上了唐宋的枷鎖；尤其是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鈔，以機調摹唐宋，而唐宋又成了窠臼，於是李攀龍王世貞所謂「後七子」也者，又以復古相號召。前後七子相去數十年，而此唱彼和，如出一轍，後七子的聲勢，且駕前七子而上之，作詩作文，一味剽竊，性靈情感，汨沒無餘，使得文壇上陰慘慘的無一些生氣。這種摹擬的風氣，在明代延長了好些時候，對於文學稍有認識的人，都能看出這種作風的壞處。黃梨洲說：「以一章一體論之，有明未嘗無韓柳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文，若成就以名一家，則如韓柳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文，有明固未嘗有其一人也。」宋彝尊也說：「千篇一律，久讀生厭。」這都是對復古派很正確的批評。到了嘉靖末萬曆初的時候，有徐渭湯顯祖于慎行公鼎王叔存等人，向復古派大施攻擊。徐渭說：

『人有學爲鳥言者，其言則鳥也，而性則人也。鳥有欲爲人言者，其言則人也，而性則鳥也。此可以定人與鳥之衡哉？今之爲詩者，何以異是！不出於已之所自得，而出於人之所嘗言，曰某篇是某體，某篇似某人，此雖極工，逼肖而已；不免於鳥之爲人言矣。』（宋佩章著明文學史引）。

徐氏斥擬古者「不免於鳥之爲人言」，實正確之至。而湯顯祖對他們的評論，更加有力。他說：

『本朝古文，當以宋景濂爲宗。李獻吉，李于鱗，王元美，氣力強弱

，巨細不同，等價文耳。』至於于慎行與公鼐則更具體的地批評他們之不當。于氏曰：

『唐人不爲古樂府，是知古樂府也。辭聲相雜，既無從辨，音節未會，又難於歌，故不爲耳。然不效其體而時假其名以達所欲言，斯慕古而託焉乎？近世一二名家，至乃逐句形模，以追遺響，則唐人所吐棄矣。……』

公氏曰：

『風雅之後有樂府，猶唐詩之後有詞曲。聲聽之變，有所必趨；情詞之遷，有所必至。古樂之不可復也久矣；後人之不能漢魏，猶漢魏之不能風雅，勢使然也。……近乃有擬古樂府者，遂專以擬名其說，但取漢魏之辭句摹而字合之；中間豈無陶陰之誤，夏五之脫，悉所不校，或假借以附益，或因文而增損，踟躕牀屋之下，探舐騰篋之間；乃藝林之蠹賊，學人之陷阱矣。以此語於作者之門，不易惡乎？……』

王叔承也說：

『事與景者，天地所自有之物，偶遇而收之；情與意者，吾所本有之物，偶觸而發之；彼吾役也，吾不彼役也。』

徐湯于公王諸君子的話，都是對復古派者的當頭棒喝；但因復古派在當時之氣焰亦復不小，所以李何之席仍不能被奪之以去，特造成了兩派最劇烈的鬥爭而已。而袁中郎適崛起此時，目擊文體日蔽，難安緘默，乃大刀闊斧，向復古派殺去，復古派之氣焰，因而由稍殺而全熄了。

### 三、袁中郎文章之特色

袁中郎是一個創作家，也是一個批評家。他的創作完全是生活的寫照，性格的描模；而他的批評，又與其創作疊合，不相扞格；吾人翻閱文學史，批評與創作兼長的文人，恐怕是三千年來，中郎一人而已。他的作品，據我個人研磨所得，以尺牘爲最佳，遊記次之，詩又次之，序記雜文再次之。序記雜文爲

量不多，檢討他的文章，尺牘遊記即已足矣。他的遊記，張宗子跋「寓山注」說：『古今記山水手，太上鄴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時則袁中郎』，甚中肯綮。但是他的尺牘，較之遊記，尤勝一籌，蘇子瞻不能專美於前。他的朋友江進之嘗論中郎尺牘，一則曰：『若夫尺牘，一言一字，皆心所欲言，信筆直書，種種入妙』；再則曰：『中郎尺牘，多者數百言，少者數十言，總之，自真情實境流出。』實非溢美！所以我們論中郎的文章，當以尺牘為主，以遊記為輔。除了他的尺牘優美之理由外，還有二點。第一、他的尺牘量最多，足以代表他的文章之全體；第二、他的生活與個性，在談他的生活環境一節時，已經知道大半表現在他的尺牘里，因此，以下舉例時，也太半錄自尺牘，其次則為遊記中之較短者。中郎的文章，經我再三咀嚼，可以發現下列有有連環性的七大特色。今請依次略加闡述，各附範例三數則，以便取信於人；至於欲窺中郎文章之全豹者，原集俱在，自行欣賞可耳。

一、不假雕琢 中郎的文學主張，力反復古；因為復古派之文，務求篆刻，以形似古人，而無一點性靈，半分生氣。所以他作文賦詩，大都信手拈來，不用古典，縱使偶爾有典，也如不速之客，非柬請而來，看不出斧鑿之跡。讀下列所引，便知非故意為之張目也。

(1.) 百花洲在胥盤二門之間，余一夕從盤門出，道逢江進之。問「百花洲花盛開否？盍往觀之？」余曰：「無他物，惟有二三糞艘，鱗次奇錯，氤氳數里而已矣。」進之大笑而別。( 百花洲遊記 )

(2.) 一月住西湖，一月住鑑湖，野人放浪丘壑，怡心山水，一種閑淡，不敢輕易向長官言，恐無端惹起人歸思，冷却人宦情，當奈何？…… ( 與孫心易書 )

(3.) ……前後與石簣聚首三月餘，無一日不譚，無一談不暢，不知眼耳鼻舌身意何福一旦至此？但恐折盡後來官祿耳。…… ( 與伯修書 )

這種不用典，不雕刻的小品文，是如何的生動，真有「信手寫來，拈花微



笑」之感。

二、真率而親切 中郎詩文，「俱從真源中溢出」(見袁中郎傳)，故其辭樸實無華，親切感人，百讀不厭。如：

(1.)聞造房，房已成否？又聞真哥取親，已行聘否？此皆貧士極繁難事，奈何聚之一時！每思吾兄吾姊，遠處荒村，兒女啼號，攀窳倚甕，實爲難堪。纔得了婚，又欲了嫁，纔得上梁，又欲析家，一去一來，未知何日得脫此苦？……(答毛太初)

(2.)弟已令吳中。令甚煩苦，殊不如田舍翁飲酒下棋之樂也。兩甥想益聰明，讀書何處？肉舖河畔，三叉港前，想非陶鑄舉人進士之所，移至縣中如何？大凡教子弟，一要擇地，二要出學錢，銀中不可夾銅，貨中不可夾布，此尤第一要緊事。計此字到時，田中青翠可愛矣。要得富，須真正下老實種田，莫兒戲。人生三十歲，何可使老無餘錢，國無餘米，居住無高堂大廈，到口無肥酒大肉也？可羞也。(與毛太初)

娓娓道家常，雋永有味。今人文字中，裝腔作勢，曾有萬分之一的「要得富，須真正下老實種田，莫兒戲！」之餘味否也？

三、閒適而清新 袁中郎之個性，最不耐羈絆，故常以清新之筆致，發閒適之幽情，造成一種「個人筆調」的風格，今日之文壇頗受其影響。下引三則，以見此種筆調之一斑。

(1.)孤山處士，妻梅子鶴，是世間第一種便宜人。我輩只爲有了妻子，便惹許多閑事，攔之不得，傍之可厭，如衣敗絮行荆棘中，步步牽掛。近日雷峯下，有虞僧儒，亦無妻室，殆是孤山後身。所著溪上落花詩，雖不知於和靖如何，然一夜得百五十首，可謂迅捷之極。至於食淡參禪，則又如孤山一等人矣，何代無奇人哉(孤山遊記)

(2.)餓急於名，飽急於樂，口腹急於身體，欲不教學何可得？且教學則永無大官之望，亦無長在仕途之望，不唯官闕，而心亦闕。可以一意讀

書也。(答梅客生書)

(3.) 僕近日坐尊經閣與弟子談時藝，樂亦不減。閣中有「廿一史」，「十三經」，及他書甚多。窮官不必買書，是第一快活事。近地方可遊處，則有北安門湖水及諸梵刹。朋友則有一二小官，齋郎典客之類，絕口不談朝事者，其胸中又無一段先入意見為主，僕遂得造形縱舌，不相妨碍，縱彼不甚領略，而僕得大開口，四肢暢適，勝彼擊拳躬身閉吻嘿坐時多矣。

……(答梅客生)

四、富有情味 中郎之文，大抵任手任腕，發自性靈，吟誦之時，不期而齒頰生津，言有盡而味無窮。請讀下面數則便知。

(1.) 抱牘之苦，甚於抱病，箠領之趣，惡於藥餌。不佞恨病不深耳！但得長病，即是閒人！(與皇甫二泉)

(2.) 近況如何？長作此官，況當不甚佳；然僻居萬山中，無車馬往來，況亦當不甚惡也。所云春衫小坐者隨任不？聞亦是吳因，若爾，弟亦管得着矣。腸中欲語者甚多，紙上却寫不盡，俟異日面談。……(與湯義仍)

(3.) ……聞曹以新遂不祿，可傷！衙齋聚首三人者，亡其一矣。此翁無子，身後得無他慮，是人間第一快活事，但尚有一女，亦是業障。男女有何佳處？徒為老年增幾重累，至死猶閉眼不得，苦哉！……(與王伯穀)

(4.) 弟暫棲真州城中，房子寬闊可住。弟平生好樓居，今所居房，有樓三間，高爽而淨，東西南北風皆可至，亦快事也。又得季宣為友，江上柳下，時時納涼賦詩，享人世不肯享之福，說人間不肯說之話，事他人不屑為之事，頗覺受用過陶元亮王無功日子。天蓋見弟兩年嘆苦已甚，故用此相償，不然，何故暴得清福如此哉！……(與江進之)

假如吾人生於清代，則與此種有情味之小品無緣矣；幸生于「最自由」之「民國」時代，得讀千古至文，亦可謂暴得清福矣。快哉！

五、幽默而傷感 中郎本是才情橫溢，任性不羈的人，所以一作吳令，便

說「吏道縛人」，時既久，又憂鬱成疾，只想跳出塵網，作一自由人，而事與願違，塵網不可遽脫；爲發洩憂鬱起見，惟有藉談諧之辭以吐之，得免人家聽而生厭。中郎豈好幽默也哉，蓋不得已也！今人不察，爭相摹擬，但無袁中郎之生活經驗，自難及其萬一，只覺東施效顰，作嘔三日耳。

(1.)連日頭昏目眩，嘔血數斗，恐遂不能起，未免以墓文累大筆也！奈何哉！奈何哉！不肖此時，唯首丘是望，報劉又屬第二着矣。嗟乎！聖明在上，小臣雖不敢效彭澤之顰，曳漆園之尾，然亦安可以性命殉官爵耶？(與曹以新王百穀)

(2.)走病實不堪勞，勞則發動性命，敢作兒戲乎？數日內聞赴閩王之召者數人，王子斃死，李丹陽亦死矣，病吏那得不求去也。萬惟從臾，令得早離任爲幸。與明公交，歷肝胆，若重官而輕下史之命，恐非明公厚故人意也。懇切！懇切！(與朱司理)

(3.)病是苦事，以病去官是樂事。心是病因，苦爲樂種，弟深意此病，但恨害不早耳。一笑。(與王瀛橋)

(4.)一病幾作吳鬼，幸而得請，此天憐我也。病時每每怨天，及官去病痊，始知天意只欲奪弟官，未嘗欲奪弟性命也，則又感念此翁，以爲真具天眼，真不愧作天。何也？弟害不堪作官，奪官何害？官實能害我性命，則奪之，正所以保全之也。乍脫塵網，如巨魚縱大壑，揚鱗鼓鬣，不唯悔當初無端出宰，且悔當日好好坐在家中，汲汲吒吒，覓甚麼烏舉人進士也？弟生平好作迂談，此談尤迂之甚。然在弟受用如此，亦怪井底蝦蟆不得也。一笑。(與黃綺石)

讀此數則，可知前言非信口雌黃。他的幽默，非表現作官之苦，即發抒在棄官之後，而憶及爲官之苦。都有不得意的生活作背景，明雖幽默，實則是一種生活的感傷。與今之視「打哈哈」爲幽默者，甚不類也！

六、筆致生動 中郎創作之技巧，已達爐火純青之境，讀前引諸作，殆無

疑義；而筆致之靈活，描繪之入神，不獨此地所引爲然，蓋普遍的特色也。

(1.)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無高巖邃壑，獨以近城，故簫鼓樓船，每日無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遊人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爲尤勝。每至是日，傾城闔戶，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鄰屋，莫不靚粧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鼻雲瀉，遠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電輻電霍，無得而狀。布席之初，唱者千百，聲若聚蚊，不可辨識。分曹部署，競以歌喉相鬥，雅俗既陳，妍強自別，未幾而搖頭頓足者，得數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釜，寂然停聲，屬而和者，纔三四輩。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徹，聽者魂銷。比至夜深，月影橫斜，荇藻凌亂，則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髮，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爲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虎丘遊記)

(2.)弟屈指平生別苦，惟少時江上別一女郎，去年湖上別一長老。合今而三耳。女郎以情，長老以病，此刻非病非情，亦復填膚之甚，即弟亦不知所以也。……讀扇頭詩，字字涕淚，再見何期？令人腸痛！(與王子聲)

(3.)鸞公近日作詩否？若不作詩，何以過活這寂寞日子也？人情必有所寄，然後能樂。故有以奕爲寄，有以色爲寄，有以技爲寄，有以文爲寄。古之達人，高人一層，只是他情有所寄，不肯浮泛光景。每見無寄之人，終日忙忙，如有所失，無事而憂，對景不樂，即自家亦不知是何緣故。這便是一座活地獄，更說甚麼鐵牀銅柱刀山劍樹也，可憐可憐！……(與李子翀書)

看他描寫虎丘的中秋，有聲有色，如在昨日。而與王子聲論別情，李子翀論所寄，又皆活活潑潑地，令人把玩不置；非有才情者，不能寫如此好文章也！

七、體驗深刻 吾人談「袁中郎之生活環境」一節時，知道他不特於「入世」的生活有豐富的經驗，而於「出世」的生活也有深湛的素養。所以他的文章雖然寫得佻達頑皮，而皆有生活的經驗作骨格，非憑空寫出來的。讀下面所引，便知中郎對於倫常日用，官場醜態，體驗之深而觀察之透了。

(1) 龍井泉既甘澄，石復秀潤。流淙從石澗中出，冷冷可愛。入僧房，爽塏可棲。余嘗與石簣，道元，子公汲泉烹茶於此。石簣因問龍井茶與天池孰佳？余謂龍井亦佳，但茶少則水氣不盡，茶多則澀味盡出，天池殊不爾。大約龍井頭茶雖香，尚作草氣，天池作荳氣，虎丘作花氣，唯茶非花非草，稍類金石氣，又若無氣，所以可貴，芥茶葉粗大，真者每斤至二千餘錢，余覓之數年，僅得數兩許，近日徽人有送松羅茶者，味在龍井之上，天池之下。龍井之嶺爲風篁，峰爲獅子，石爲一片雲，神運石，皆可觀。秦少游舊有龍井記，文字亦爽健，未免酸腐。(龍井遊記)

(2) 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爲尤苦，若作吳令，則其苦萬萬倍，直牛馬不若矣。何也？上官如雲，過客如雨，簿書如山，錢穀如海，朝夕趨承檢點，尚恐不及，苦哉！苦哉！然上官直消一副賤皮骨，過客直消一副笑嘴臉，簿書直消一副強精神，錢穀直消一副狠心腸，苦則苦矣，而不難。惟有一段沒見證的是非，無形影的風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塵，往往令人趨避不及，逃遁無地，難矣！難矣！尊兄清聲華聞，灌滿耳根，來札何爲過自損抑？若弟則終爲不到岸之苦行頭陀而已矣。……(與沈廣乘書)

(3) 人生願欲無了時。作童生者以得青衿爲了，然一入學宮，得而不了猶故也。作孝廉者，以得烏紗爲了，然一登甲第，而不了猶故也。未得則前途爲究竟，塗之塗又有塗焉，可終究歟？已得則即景爲寄寓，寓之中無非寓焉，故終身馳逐而已矣！且夫生之急於貴，死之甚於賤審矣，一童子辨之，豈必賢知哉？然而今之作推知者，恨不一日即三載也。何也？促三載有京官之利也。官臺省者，恨不一日即八九載；官輪苑者，恨不即時

白髮齒落也。何也？以老科道有堂師之利，老翰林有入閣之利也。愛富貴之心甚於愛生，惡貧賤之心狠於惡死，茫茫不返，滔滔皆是，即賢智或不免焉，愚哉！貪哉！病中勘得此機甚透，故果于拂衣。（與顧紹芾秀才）其觀察之深刻，着墨之辛辣，殆與今代之魯迅，先後媲美焉。

上面七項，是袁中郎文章之主要特色。或曰：範例之區分，容有未當。誠然！誠然！不過，我已說過，袁中郎文章之特色是有連環性的，正如他的文學批評之有連環鈎搭之關係一樣。因此，特色之形諸作品，多集體出現，非單獨生存，此更證明中郎之文章，篇篇皆好，堪與日月並明於世。而範例之引證，特就其成分之多寡略加區分，要在使人認識中郎文章之特色而已，何必拘泥瑣瑣也？

（未完）

# 兩宋詩話存佚殘輯年代表

國文系 羅根澤  
教 授

## 一 表例

(一)此表以詩話爲限，至其他的文學批評書，如陳騫文則，謝儼四六談麈之類；都分別另論，這裏概不屬入。

(二)詩話與詩格不同，雖都在說詩，但詩話偏於評詩記事，詩格偏於講明格律；詩話始生於宋代，詩格則晚唐五代已極發達，至宋雖續有所作，也是強弩之末了。自然，詩是需要格律的，尤其是律詩和絕句詩，但詩格家所說的詩格，往往爲詩話家所反對。所以像吟窗雜錄，少陵詩格一類的詩格書，也另文論述，這裏也不屬入。

(三)詩話與筆記小說的性質相近，所以有許多名爲詩話者，目錄書列入子部小說類；同時有許多的筆記小說，又實在就是詩話。此表對名爲詩話者，一概收入；其筆記小說之實爲詩話者，則以目錄書曾列入文史類，詩話類，或詩文評類者爲限。

(四)此表略以年代先後爲序，年代無考及不知作者列後；遇有相互關係者，間亦連類排次，如續老杜詩評，便列在老杜詩評之後。但作者的生卒既有的不可確知，著作的年代又或無從稽考，所以所謂年代先後，不過是大體如此而已。又後人箋注之書，分列本書之後，以便參考。

(五)版本一欄，就普通易得者列舉。但坊刻或石印單本，錯字連篇，故不列入。又說郭所採，都非全書，故止有說郭本者，即爲殘書，而兼有其他版本者，最好不以說郭本爲據也。

(六)版本往往不舉全名，簡列數字，「古今」指古今說部叢書，「學海」指

---

學海類編，「聚珍」指聚珍版叢書，「讀畫齋」指讀畫齋叢書，「百川」指百川學海，「津逮」指津逮秘書，「螢雪」指螢雪軒叢書，「歷代」指歷代詩話，「續歷代」指歷代詩話續編，「知不足」指知不足齋叢書，「湖北」指湖北先正遺書，「龍威」指龍威秘書，「守山」指守山閣叢書，「詒經堂」指詒經堂叢書，「寶顏堂」指寶顏堂秘笈，「琳瑯」指琳瑯秘室叢書，「續金華」指續金華叢書，「常州」指常州先正遺書，「武林」指武林往哲遺著，「珠叢」指談藝珠叢。

(七)表中有書根澤輯本者，全書未印，敘錄見文哲月刊第九期，望讀者取閱。

(八)此表經始於二十四年秋，至今已經一年有奇，纔能約略寫定。事出草創，誤陋實多，望讀者指正。

廿五，十一，十二。

## 二 表文

| 書名                              | 作者                                 | 著作年代            | 存佚 | 版本                 | 出處 | 備考                      |
|---------------------------------|------------------------------------|-----------------|----|--------------------|----|-------------------------|
| 邵閣雅談一卷                          | 潘若冲撰<br>太平興國中<br>(977-984)<br>官桂林守 |                 | 殘  | 說郭                 |    | 原作潘若開，似誤。此書見宋志小說類，全書二卷。 |
| 同上一卷                            | 潘若冲撰<br>羅根澤輯                       |                 | 存  | 兩宋詩話輯校稿本           |    | 說郭外，益以詩話總龜所引。           |
| 雅言系述一卷                          | 王舉撰<br>羅根澤輯                        | 與邵閣雅談之著作年代相先後   | 存  | 兩宋詩話輯校稿本           |    | 據詩話總龜輯                  |
| 詩話一卷<br>後人或稱六一詩話，六一居士詩話，歐陽文忠公詩話 | 歐陽修撰<br>1007-1072                  | 熙寧四年(1071)致士以後作 | 存  | 百川，津逮，歷代，說郭，螢雪，全集等 |    |                         |



|   |                                      |  |             |  |             |   |
|---|--------------------------------------|--|-------------|--|-------------|---|
| 六一詩話<br>附錄一卷  | 歐陽修撰<br>日人近藤元<br>粹輯                  |  | 存           | 螢雪                                     |             | 就歐公試筆，編<br>出錄二書，鈔出<br>其係詩話者。  |
| 續詩話一<br>卷<br>後人或稱<br>司馬溫公<br>詩話，司<br>馬太師詩<br>話，迂叟<br>詩話 | 司馬光撰<br>1019-1086                    |  | 存           | 百川，<br>津逮，<br>歷代，<br>說郛，<br>螢雪，<br>全集等 |             |   |
| 玉壺詩話<br>一卷  | 釋文瑩撰<br>與歐陽修同<br>時<br>口口口輯           | 玉壺野史自<br>序稱成書於<br>元豐戊午<br>(1078)<br>八月十日 | 存           | 學海                                     |             | 就玉壺野史（即<br>玉壺清話）中輯其<br>論詩之語   |
| 王禹玉詩<br>話一卷   | 王 珪撰<br>1019-1085                    |  | 亡           |  | 通志          |   |
| 中山詩話<br>一卷<br>或稱劉貢<br>父詩話，<br>劉攽詩話                      | 劉 攽撰<br>1022-1088                    |  | 存           | 百川，<br>津逮，<br>歷代，<br>說郛，<br>螢雪，<br>全集等 |             |   |
| 詩話補遺  | 潘興嗣撰<br>熙寧(1068-<br>1077) 初爲<br>筠州判官 |  | 亡           |  | 宋詩紀事卷<br>廿三 | 江西通志藝文略<br>詩文評類作詩話<br>一卷  |
| 東坡詩話<br>一卷  | 蘇 軾撰<br>1036-1101<br>宋人輯             |  | 殘(廿二<br>條)  | 說郛，<br>螢雪                              |             | 宋志小說類著一<br>卷，郡齋讀書志<br>小說類著二卷，<br>稱蘇軾雜書有及<br>詩者，好事者集<br>成二卷。通志詩<br>語類作蘇子瞻詩<br>話，亦一卷。 |
| 同上一卷  | 蘇 軾撰<br>羅根澤重輯                        |  | 存(四十<br>三條) | 宋詩<br>話輯<br>本                          |             | 據說郛本，又參<br>以詩話總編，詩<br>林廣配等書所引   |
| 東坡詩話<br>補遺一卷  | 蘇 軾撰<br>日人近藤元<br>粹輯                  |  | 存           | 螢雪                                     |             | 就東坡志安中鈔<br>出其係詩話者   |

|                        |                                |                  |   |          |                                       |
|------------------------|--------------------------------|------------------|---|----------|---------------------------------------|
| 王局文一卷<br>或作玉局遺文        | 蘇軾撰<br>羅根澤重輯                   |                  | 存 | 兩宋詩話輯校稿本 | 據詩話總龜輯                                |
| 詩一卷                    | 蘇軾撰<br>羅根澤重輯                   |                  | 存 | 兩宋詩話輯校稿本 | 據詩話總龜輯                                |
| 明珠一卷                   | 蘇軾撰<br>羅根澤重輯                   |                  | 存 | 兩宋詩話輯校稿本 | 據詩話總龜輯                                |
| 烏台詩話十三卷<br>今作烏台詩案      | 朋九萬撰                           |                  | 存 | 說郛，舊抄本   | 東錄：「蜀人朋九萬錄東坡下獄公案，附以切舉發章疏，大書官後表章書詩詞等。」 |
| 眉山詩案廣證六卷               | 朋九萬撰<br>清張鑑箋證                  |                  | 存 | 刊本       |                                       |
| 詩病五事一卷                 | 蘇軾撰<br>1039-1112               |                  | 存 | 說郛，螢雪等   |                                       |
| 侯鯖詩話二卷                 | 趙令時撰<br>蘇軾友<br>日人返藤元粹輯         |                  | 存 | 螢雪       | 就侯鯖錄中鈔出其涉及詩者                          |
| 雅言雜載一卷                 | 長觀撰<br>神宗時(1068-1085)人<br>羅根澤輯 |                  | 存 | 兩宋詩話輯校稿本 | 據詩話總龜輯                                |
| 王直方詩話六卷<br>或作雜史詩話，詩文登源 | 王立之選<br>羅根澤輯                   | 作於元祐(1086-1094)中 | 存 | 兩宋詩話輯校稿本 | 據漁隱叢話，詩話總龜，元板修辭鑑衡等書輯。                 |
| 李希聲詩話一卷<br>或稱李詩話       | 李錡撰<br>與徐師川潘邠老同時<br>羅根澤輯       |                  | 存 | 兩宋詩話輯校稿本 | 據詩人玉屑，詩林廣記，元板修辭鑑衡等書輯。                 |

|                           |  |  |             |  |  |                                      |
|---------------------------|--|--|-------------|--|--|--------------------------------------|
| 後山詩話<br>一卷                | 陳師道撰<br>1053-1110                                    |  | 存           | 百川，<br>稗海，<br>說郭，<br>歷代，<br>書述，<br>全集等 |  |                                      |
| 陳輔之詩<br>話一卷               | 陳 輔撰<br>少從王介甫<br>游                                   |  | 殘(十一<br>條)  | 說郭                                     |  |                                      |
| 同上一卷                      | 陳 輔撰<br>羅根澤輯   |  | 存(十七<br>條)  | 兩宋詩<br>話輯校<br>稿本                       |  | 說郭外，益以漁<br>隱叢話等書所引                   |
| 憂古堂詩<br>話一卷               | 吳 开撰<br>紹聖丁丑(1<br>097)中宏詞<br>科                       |  | 存           | 讀畫齋<br>，續歷<br>代等                       |  |                                      |
| 洪駒父詩<br>話一卷               | 洪 駒撰<br>紹聖元年(1<br>091)進士<br>羅根澤輯                     |  | 存           | 兩宋詩<br>話輯校<br>稿本                       |  | 據漁隱叢話，詩<br>人玉屑等書輯。                   |
| 潘子真詩<br>話一卷<br>或稱詩話<br>補闕 | 潘 惇撰<br>與洪駒父友<br>善                                   |  | 存(四<br>條)   | 說郭                                     |  |                                      |
| 同上一卷                      | 潘 惇撰<br>羅根澤輯   |  | 存(卅五<br>條)  | 兩宋詩<br>話輯校<br>稿本                       |  | 說郭外，益以漁<br>隱叢話，師餘鈔<br>等書所引。          |
| 香溪詩眼<br>一卷                | 范 溫撰<br>學於黃庭堅  |  | 殘(三<br>條)   | 說郭                                     |  |                                      |
| 同上一卷                      | 范 溫撰<br>羅根澤輯   |  | 存(二十<br>四條) | 兩宋詩<br>話輯校<br>稿本                       |  | 據漁隱叢話，詩<br>話總龜，野客叢<br>書等書輯。          |
| 西清詩話<br>一卷                | 蔡 條撰<br>多載元祐諸<br>公詩話，蓋<br>作於元祐(1<br>086-1094)或<br>稍後 |  | 殘           | 說郭                                     |  | 宋志，通考，直<br>齋書錄解題俱作<br>三卷。            |
| 同上一卷                      | 蔡 條撰<br>羅根澤輯   |  | 存           | 兩宋詩<br>話輯校<br>稿本                       |  | 據漁隱叢話，詩<br>話總龜，詩人玉<br>屑，詩林廣記等<br>書輯。 |

|                                     |  |            |   |   |   |
|-------------------------------------|--|------------|---|---|---|
| 金玉詩話<br>一卷                          | 蔡 條撰   |            | 存 | 說郛，<br>螢雪                                     | 撰，子宋即<br>條無題實<br>蔡清按○<br>題西○今話<br>並注五○清<br>說五○清                               |
| 劉咸臨詩<br>話                           | 劉和叔撰<br>劉恕子                                  |            | 亡 |   | 王直方詩話云：『劉咸臨醉中作詩話數十篇。』未知成書名。   |
| 胡氏詩話<br>一卷                          | 胡口口撰<br>羅根澤輯                                 | 作於黃庭堅<br>後 | 存 | 兩宋詩<br>話輯<br>校<br>稿<br>本                      | 據詩話總龜輯  |
| 歷代吟譜<br>五卷                          | 蔡 傳撰<br>蔡襄(1012-<br>1067)孫                   |            | 存 | 詩學指<br>南                                      | 宋志二十卷，謂不知作者。陳錄及通考俱錄三十卷，謂中宋志並言，二十卷者，蓋三十卷之誤。蔡傳撰。然蓋誤。存目吟窗雜錄，亦據漁隱叢話，詩人玉屑，詩林廣記等書輯。 |
| 蔡寬夫詩<br>話二卷                         | 蔡 啟撰<br>崇寧(1102-<br>1105)初為<br>檢點試卷官<br>羅根澤輯 |            | 存 | 兩宋詩<br>話輯校<br>稿<br>本                          | 據漁隱叢話，詩人玉屑，詩林廣記等書輯。   |
| 臨漢隱居<br>詩話一卷<br>或作臨漢<br>詩話，隱<br>居詩話 | 魏 泰撰<br>崇寧大觀(1102-1110)時，章惇欲官之，不就。           | 魏泰晚年所<br>作 | 存 | 古今，足<br>說乳代晉<br>，歷奇學<br>，齊海，湖<br>北，龍七<br>子，詩話 |   |

|                               |                                   |   |   |   |                                   |
|-------------------------------|-----------------------------------|---|---|---|-----------------------------------|
| 冷齋夜話<br>十卷                    | 釋惠洪撰<br>大觀(1107-1110)中游<br>丞相張商英門 |   | 殘 | 說郛，<br>螢雪等  | 詩林廣記後集卷三王荆公南浦詩後引作冷齋詩話，但他處率引作冷齋夜話。 |
| 蔡寬夫詩史二卷                       | 蔡居厚撰<br>大觀(1107-1110)初拜正言<br>羅根澤輯 |   | 存 | 兩宋詩話輯校本稿  | 據詩話總龜等書輯                          |
| 唐子西文錄一卷<br>或作唐子西語錄，唐庚詩話，唐子西詩話 | 唐庚口述<br>1071-1121<br>強行父記錄        | 據強行父所撰唐子西文錄記，唐子西語，起宣和己亥(1119)，訖明年正月六日。行父追記於紹興八年(1138)三月癸己 | 存 | 古今，<br>歷代，<br>螢雪等                                   |                                   |
| 詩話總龜前集四十八卷後集五十卷<br>前集原為詩總     | 舊題阮閱撰<br>元豐八年(1085)進士<br>明宗室月道人刊  | 漁隱叢話稱阮閱編詩總於宣和癸卯(1123)                                     | 存 | 四部叢刊初集，明刊本  | 按前集係宋人據阮閱詩總改編，後集蓋出於月道人。詳拙撰阮閱詩總考辨。 |
| 石林詩話三卷                        | 葉夢得撰<br>1077-1148                 | 作於靖康(1126-1127)前  | 存 | 古今，<br>歷代，<br>說郛，<br>百川，<br>津逮，<br>螢雪，<br>觀古堂刻石林遺書等 | 以觀古堂所列石林遺書本為最佳，因將他書所引附入也。         |
| 石遺詩話拾遺附錄一卷                    | 葉夢得撰<br>葉德輝輯                      |   | 存 | 觀古堂刻石林遺書  |                                   |

|                          |                              |                     |         |                     |  |
|--------------------------|------------------------------|---------------------|---------|---------------------|--|
| 諸家老杜詩評五卷續一卷<br>四庫存目作老杜詩評 | 方深道撰<br>宣和六年(1124)進士(或題方道醇撰) |                     | 存       | 鈔本                  | 通志卷七十方深道撰。又諸家老杜詩評五卷，方深道撰。福建通志續編，良醇兄，合作所撰。宋志諸家老杜詩評五卷，方深道撰。又二卷，合作所撰。此是志所載之續一卷。 |
| 續老杜詩評五卷                  | 方 綰撰                         |                     | 未詳      |                     | 宋志   |
| 藏海詩話一卷                   | 吳 可撰<br>當在宣和(1120-1125)末年    |                     | 存       | 昌平叢書，知不足，函海，續歷代，螢雪等 |  |
| 古今詩話六卷                   | 李 頎撰<br>羅根澤輯                 | 作於建炎(1127-1130)前    | 存       | 兩宋詩話輯校稿本            | 據漁隱叢話，詩話廣記，宋志古今詩話七十卷，與此類。  |
| 許彥周詩話一卷                  | 周 頎撰<br>宣和(1120-1125)時人      | 前有建炎戊申(1128)六月初吉日自序 | 存       | 百川，稗海，說郭，歷代，津逮，詩話等  |  |
| 漫叟詩話一卷                   | 關 名撰                         | 作於建炎(1127-1130)中    | 殘(十二條)  | 說郭                  |  |
| 同上一卷                     | 關 名撰<br>羅根澤輯                 |                     | 存(六十一條) | 兩宋詩話輯校稿本            | 據漁隱叢話，詩話廣記等書輯。   |

|                         |                                    |  |             |                                     |   |   |
|-------------------------|------------------------------------|--|-------------|-------------------------------------|---|---|
| 藝苑雌黃<br>一卷              | 張翥撰<br>南渡(1127)<br>前後時人            |  | 殘(八條)       | 說郭                                  |   | 宋志文史類，直<br>齋書錄解題·通<br>考經籍考小說類<br>，俱作二十卷           |
| 同上十卷                    | 舊題嚴有翼<br>撰                         |  | 未詳          |                                     | 四庫據江蘇<br>巡撫探進本<br>存目，提要<br>斷為偽書                     |   |
| 同上四卷                    | 張翥撰<br>羅根澤輯                        |  | 存(七十<br>七條) | 兩宋詩<br>話輯校<br>稿本                    |   | 說郭外·益以<br>隱叢話；詩味<br>記，草堂詩話等<br>書所引。               |
| 唐詩紀事<br>八十一卷            | 計有功撰<br>南渡時(112<br>7)人             |  | 存           | 四部叢<br>刊初<br>等                      |   |   |
| 觀林詩話<br>一卷              | 吳 聿撰<br>南宋初年(1<br>127)人            |  | 存           | 墨海金<br>壺，學<br>海，湖<br>北山，<br>續代<br>等 |   | 通考題張律撰  |
| 詩說雋永<br>一卷              | 不知撰者<br>建炎(1127<br>1130)時人<br>羅根澤輯 |  | 存           | 兩宋詩<br>話輯校<br>稿本                    |   | 據漁隱叢話，詩<br>話總龜等書輯。<br>遂初堂書目文史<br>願著詩話雋永，<br>疑即此書。 |
| 岳溪集一<br>卷<br>或作郭思<br>詩話 | 郭 思撰<br>羅根澤輯                       | 能改齋漫錄<br>引之，其著<br>作或前於吳<br>曾(1133年右<br>丞奉耶)。 | 存           | 兩宋詩<br>話輯校<br>稿本                    | 宋志文史類<br>，通志詩話<br>，俱作十<br>卷。                        | 據漁隱叢話，能<br>改齋漫錄等書輯                                |
| 莫阜詩話<br>一卷              | 長口口撰                               | 能改齋漫錄<br>引之，其著<br>作或前於吳<br>曾。                | 殘(十一<br>條)  | 說郭                                  |   | 原題闕名撰，據<br>能改齋漫錄增                                 |
| 司上一卷                    | 長口口撰<br>羅根澤輯                       |  | 存(十三<br>條)  | 兩宋詩<br>話輯校<br>稿本                    |   | 說郭外，益以<br>林廣記，能改<br>漫錄等書所引。                       |
| 芥室詩話                    |                                    |  | 亡           |                                     | 吳曾能改<br>漫錄卷五<br>帝炎曲云<br>作鹽條云<br>『芥室詩<br>以鹽者有<br>之謂』 |   |

|                    |                             |                     |      |                   |                                  |
|--------------------|-----------------------------|---------------------|------|-------------------|----------------------------------|
| 青瑱詩話<br>一卷         | 劉斧撰<br>口口口輯                 | 最晚作於紹興(1131-1162)初年 | 存，疑殘 | 說郭                | 誤人。此亦二十年前無疑。                     |
| 碧溪詩話<br>十卷         | 黃徹撰<br>紹興十五年(1145)進士        |                     | 存    | 說郭，足續歷代詩話，瑩       | 初堂書目有黃徹詩話，疑即此書。                  |
| 環溪詩話<br>一卷         | 吳沆後人撰<br>沆於紹興十六年(1146)詣行在獻書 |                     | 存    | 說郭，學海             | 說郭學海皆題吳沆撰，四庫後人追記沆論詩語，及他人品許吳沆詩之言。 |
| 紫薇詩話<br>一卷         | 呂本中撰<br>紹興(1131-1162)中進士    |                     | 存    | 百川，說郭，歷代，津逮，瑩等    |                                  |
| 竹坡老人詩話一卷<br>或作竹坡詩話 | 周紫芝撰<br>紹興(1131-1162)中登第    |                     | 殘    | 百川，說郭，古今，歷代，津逮，瑩等 |                                  |
| 詩讖一卷               | 周紫芝撰                        |                     | 存    | 學海                |                                  |
| 珊瑚鈎詩話三卷            | 張表臣撰<br>紹興(1131-1162)終於司農丞  |                     | 存    | 百川，歷代，說郭，瑩等       |                                  |



|                    |                           |                                    |        |                    |  |
|--------------------|---------------------------|------------------------------------|--------|--------------------|--|
| 歲寒堂詩話二卷            | 張戒撰<br>紹興(1131-1162)間人    |                                    | 存      | 說郭，學海，聚珍，續歷代，螢雪等   |  |
| 風月堂詩話二卷            | 朱弁撰<br>?-1144             | 自序稱庚申閏月。庚申為紹興十年(1140)              | 存      | 詒經堂，寶顏堂等           |  |
| 桐江詩話一卷             | 不知撰者                      | 作於紹興十年(1140)前後                     | 殘(五條)  | 說郭                 |  |
| 司上一卷               | 不知撰者<br>羅根澤輯              |                                    | 存(廿二條) | 兩宋詩話輯校本            | 說郭外，益以漁隱叢話，詩人玉屑等書所引。                                 |
| 挺齋詩話一卷             | 曾季經撰                      | 作於紹興二十年(1150)前後                    | 存      | 說郭，琳瑯，續歷代等         | 最末一條述元祐間詩社，謂屈當當時，六十餘載。元祐當西曆一〇八六至一〇九四年，故知約於西曆一一五〇年前後。 |
| 法藏碎金一卷             | 不知撰者<br>羅根澤輯              |                                    | 存      | 兩宋詩話輯校本            | 據漁隱叢話等書輯   |
|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六十卷後集四十卷   | 胡仔撰                       | 前集自序於戊辰(1148)三月上巳，後集自序於丁亥(1167)中秋日 | 存      | 說郭，山海館，四部要等        |  |
| 韻語陽秋二十卷            | 葛立方撰<br>紹興八年(1138)進士      | 成於隆興元年(1163)                       | 存      | 說郭，歷代，學海，常州，藝圃，搜奇等 |  |
| 全唐詩話六卷<br>或作三卷，或十卷 | 舊題尤袤撰<br>卒於紹熙(1190-1194)中 | 自序稱此書作於甲午(1234)，序文則作於咸淳辛未(1271)重陽日 | 存      | 歷代，津逮，係濤，校刻本       | 四庫提要謂買似過假手於廖瑩中，瑩中又剽竊唐詩紀事，以成此書。                       |

|                                     |  |                  |    |  |                        |                    |
|-------------------------------------|--|------------------|----|--|------------------------|--------------------|
| 高齋詩話<br>一卷                          | 曾 慥撰<br>乾道(1165-<br>1173)右丞<br>相曾懷從弟<br>羅根澤輯 | 作於孝宗(1163-1189)前 | 存  | 兩宋詩<br>話輯校<br>稿本   |                        | 據漁隱叢話，詩<br>話總龜等書輯。 |
| 庚溪詩話<br>二卷                          | 陳巖肖撰<br>紹興八年(1138)中詞科                        | 作於淳熙(1174-1189)中 | 存  | 百川，<br>說郛，<br>學海，<br>續金華<br>，續歷<br>代，藝<br>圃，搜<br>，螢<br>等                       |                        |                    |
| 詩話一卷                                | 陳日華撰<br>孝宗時(1163-1189)人                      |                  | 未詳 |  | 四庫全書總<br>目集部詩文<br>評類存目 |                    |
| 容齋詩話<br>六卷                          | 洪 邁撰<br>1123-1202<br>口口口輯                    |                  | 存  | 學海   |                        | 就容齋五筆輯其<br>論詩語     |
| 二老堂詩<br>話一卷                         | 周必大撰<br>1126-1206                            |                  | 存  | 歷代，<br>說郛，<br>津逮，<br>螢雪，<br>全集等  |                        |                    |
| 海庵詩說<br>一卷                          | 朱 熹撰<br>1130-1200<br>陳文蔚等錄                   |                  | 存  | 珠叢等  |                        |                    |
| 白石道人<br>詩說一卷<br>或作白石<br>詩說，姜<br>氏詩說 | 姜 夔撰<br>1155?-1235?                          |                  | 存  | 歷代，<br>學海，<br>詩觸，<br>讀畫齋<br>，珠叢<br>，螢雪<br>，白石<br>詩詞合<br>集，白<br>石道人<br>四種等<br>。 |                        | 生卒依胡適之先<br>生詞選     |

|                                      |  |                                      |   |                         |   |                                      |
|--------------------------------------|--|--------------------------------------|---|-------------------------|---|--------------------------------------|
| 後村詩話<br>前集二卷<br>後集二卷<br>續集四卷<br>新集六卷 | 劉克莊撰<br>1187-1269                                    | 前後集六十歲所<br>至七十歲所作<br>八十歲所作<br>八十二歲所作 | 亡 | 說郛，叢書，後全<br>適園，大等<br>村集 |   |                                      |
| 江西詩派<br>小序一卷                         | 劉克莊撰   |                                      | 存 | 續歷代<br>等                |   |                                      |
| 敖器之詩<br>話一卷                          | 敖陶孫撰<br>慶元五年(1199)進士                                 |                                      | 殘 | 說郛                      |   |                                      |
| 草堂詩話<br>二卷                           | 蔡夢弼撰<br>寧宗嘉泰三年(1203)作<br>草堂詩箋跋                       |                                      | 存 | 續歷代，附草<br>堂詩箋等          | 四庫提要稱始末<br>來詳。考草堂詩<br>箋有宋嘉泰(寧<br>宗年號)甲子正<br>月蔡夢弼跋，知<br>為寧宗時人。至<br>此書之撰著年代<br>，蓋與詩箋相先<br>後也。 |                                      |
| 履齋詩話<br>一卷                           | 孫奕撰<br>日人返藤元粹輯                                       | 履齋示兒編續<br>自序於開禧元<br>年(1205)九月<br>七浣  | 存 | 螢雪                      | 即示兒編卷九卷<br>十(原作卷十二，疑<br>誤)之詩說。  |                                      |
| 老學庵詩<br>話一卷                          | 陸游撰<br>1125-1210<br>日人黑崎樸齋<br>飯村岳麓原輯<br>日人近藤元粹<br>補輯 |                                      | 存 | 螢雪                      | 黑崎樸齋飯村岳<br>麓二子就老學庵<br>筆記中鈔出其放<br>及詩者，為藤元<br>詩話。近藤元粹<br>以其有遺漏，補<br>輯為此。                      |                                      |
| 陸游山陰<br>詩話一卷                         | 李兼撰<br>開禧三年(1207)以朝請<br>郎知台州                         |                                      | 亡 |                         | 陳錄，通考<br>宋志   | 宋志小說類止題<br>作游山陰詩話，<br>似以為陸游撰，<br>蓋誤。 |
| 誠齋詩話<br>一卷                           | 楊萬里撰<br>1127-1206                                    |                                      | 存 | 螢雪，歷代<br>續，誠齋等<br>全集    | 據宋史生年當一<br>一二四，此依儲<br>皖峯先生楊萬里<br>生卒年月考。   |                                      |
| 趙威伯詩<br>餘話一卷                         | 趙威伯撰<br>羅根澤輯   | 作於淳祐(1241-1252)初<br>年                | 存 | 兩宋詩<br>話輯本              | 據詩人玉屑輯  |                                      |

|   |                              |                   |   |                        |                              |
|---|------------------------------|-------------------|---|------------------------|------------------------------|
| 玉林中興<br>詩話補遺<br>一卷                          | 黃 易撰<br>淳祐甲辰(1241)作詩人<br>玉屑序 | 作於淳祐甲辰(1244)前     | 存 | 兩宋詩話輯校稿本               | 據詩人玉屑及詩林廣記輯                  |
| 藜藿野人<br>詩話一卷                                | 不知撰者<br>羅根澤輯                 |                   | 存 | 兩宋詩話輯校稿本               | 據詩人玉屑輯                       |
| 休齋詩話<br>一卷                                  | 不知撰者<br>疑為魏慶之友<br>羅根澤輯       |                   | 存 | 兩宋詩話輯校稿本               | 據詩人玉屑等書輯                     |
| 詩人玉屑<br>二十卷                                 | 魏慶之撰                         | 有黃易淳祐甲辰(1244)長至日序 | 存 | 刊本，致叢四要格書部等            |                              |
| 娛書堂詩話<br>二卷<br>或作一卷                         | 趙與麒撰<br>寧宗(1195-1224)以後人     |                   | 存 | 說郭，齋歷代等                |                              |
| 滄浪詩話<br>一卷<br>內分詩綜，詩體，詩法，詩評，考證五種。有的本附答吳景仙書。 | 嚴 羽撰<br>理宗(1225-1264)時人      |                   | 存 | 百川，說郭，歷代，實，津，津，津，珠，瑩，全 | 周櫟園重訂宋嚴滄浪先生全集本最佳，有序文數篇，考訂頗詳。 |
| 浪滄詩話<br>註四卷                                 | 嚴 羽撰<br>清胡 鑑註                |                   | 存 | 光緒辛巳刊本                 |                              |
| 荆溪林下<br>偶談四卷                                | 吳子良撰<br>寶慶二年(1226)進士         |                   | 存 | 古今，說郭，實，堂等             | 各本皆題宋吳氏撰，四庫提要考知為吳子良。         |
| 吳氏詩話<br>二卷                                  | 吳子良撰<br>口口口輯                 |                   | 存 | 學海                     | 就林下談談摘其論詩語                   |

|                    |  |   |    |  |   |
|--------------------|--|---|----|--|---|
| 對牀夜話<br>五卷         | 范晞文撰                                       | 馮去非稱景<br>定三年(1262)<br>景文(晞文<br>字)以此書<br>授去非 | 存  | 學海，<br>武林，<br>足歷<br>，續<br>，代<br>，瑩<br>雪等 |   |
| 謝疊山詩<br>話一卷        | 謝枋得撰<br>1226-1289<br>羅根澤輯                  |   | 存  | 兩宋詩<br>話輯校<br>稿本                         | 據詩林廣記輯  |
| 竹莊詩話<br>二十四卷       | 何谿汝撰                                       | 作者不可考<br>，四庫提要<br>置於浩然齋<br>雅談前。             | 存  | 四庫珍<br>本初集                               | 宋志二十七卷，<br>此二十四卷，散<br>佚抑併不可考<br>。                       |
| 詩話抄                | 陳本齋撰                                       |   | 亡  |  | 周密志雅堂<br>雜鈔卷下書<br>史類：『姚<br>子敬……有<br>本齋詩話抄<br>』          |
| 詩話口家<br>乘          | 韋居撰？                                       |   | 亡  |  | 同前：『韋<br>居有詩話口<br>家乘。』                                  |
| 浩然齋雅<br>談三卷        | 周密撰<br>1232-1308<br>清四庫館臣<br>輯             |   | 存  | 聚珍，<br>閩本，<br>杭本，<br>花卷<br>等             | 據永樂大典輯，<br>以考證經史，評<br>論文章者為上卷，<br>詩話為中卷，<br>詞話為下卷。      |
| 弁陽詩話<br>一卷         | 周密撰<br>日人梁川星<br>巖菅老山原<br>輯<br>日人近藤元<br>粹重輯 |   | 存  | 瑩雪                                       | 即浩然齋雅談卷<br>中之詩話。梁川<br>星巖菅老山二子<br>原輯曰浩然齋<br>話，近藤改此名<br>。 |
| 竹窗詩文<br>辨正叢說<br>四卷 | 露巖子撰<br>南宋人                                |   | 未詳 |  | 四庫全書總<br>目卷一九七<br>集部詩文評<br>類存目                          |
| 深雪偶談<br>一卷         | 方嶽撰<br>南宋末年人                               |   | 存  | 說郛，<br>學海，<br>錦囊，<br>宋史，<br>百家<br>小說等    |   |

|                      |       |  |   |   |                        |  |
|----------------------|-------|--|---|---|------------------------|--|
| 詩林廣記<br>前集十卷<br>後集十卷 | 蔡正孫撰  | 自序題歲在<br>屠維赤奮若<br>(元世祖二十<br>年，西一二八<br>九) 距宋亡<br>十年 | 存 | 元刊本<br>，明刊本<br>，亮刊本<br>；宋刊本<br>，明刊本<br>，明刊本<br>卷。 |                        |  |
| 詩論一卷                 | 釋普聞撰  |  | 殘 | 說郭  |                        |  |
| 王明之詩<br>話            |       |  | 亡 |   | 遂初堂                    |  |
| 南宮詩話<br>一卷           | 葉 凱撰  |  | 亡 |   | 宋志小說類                  |  |
| 古今詩源                 | 周 錫撰  |  | 亡 |   | 四川通志                   |  |
| 玄散詩話<br>一卷           | 闕名    |  | 殘 | 說郭  |                        |  |
| 玉齋詩話<br>一卷           | 闕名    |  | 闕 | 說郭  |                        |  |
| 蘭莊詩話<br>一卷           | 闕名    |  | 殘 | 說郭  |                        |  |
| 續詩話一<br>卷            | 無名氏撰  |  | 亡 |   | 陳錄，通考                  |  |
| 詩三話一<br>卷            | 無名氏撰  |  | 亡 |   | 陳錄，通考                  |  |
| 詩話二十<br>卷            |       |  | 亡 |   | 通志                     |  |
| 詩話集類                 |       |  | 亡 |   | 遂初堂                    |  |
| 淨熙詩話                 |       |  | 亡 |   | 遂初堂                    |  |
| 敘事詩話                 |       |  | 亡 |   | 遂初堂                    |  |
| 唐宋詩話                 |       |  | 亡 |   | 遂初堂                    | 不知是否即唐宋名賢詩話  |
| 新集詩話<br>十五卷          | 著者不知名 |  | 亡 |   | 宋志                     |  |
| 元祐詩話<br>一卷           | 不知作者  |  | 亡 |   | 宋志                     |  |
| 大隱居士<br>詩話一卷         | 不知作者  |  | 亡 |   | 宋志小說類                  |  |
| 垂虹詩話<br>一卷           | 不知作者  |  | 亡 |   | 宋志小說類                  |  |
| 詩談十五<br>卷            | 不知作者  |  | 亡 |   | 宋志小說類<br>，遂初堂<br>(無卷數) | 說郭有題宋闕名<br>詩談一卷，但述<br>及李東陽，何景<br>明，知爲明人所<br>作，非此書。 |

# 元人曲調溯源

國文系 葉鼎彝  
三 年

## 叙 例

元曲淵源，遠自樂府。樂府流而爲詞，詞流而爲曲，其嬗變演進之跡，固可得而考也。蓋樂府詞曲，均爲合樂之韻文，可以被之管絃，律以聲色，且先有音樂，後有文字，樂成而文始生，樂變而文亦變。先秦古樂，渺茫難稽，漢興立樂府，據鄭樵通志所載，名目繁多，惜辭存者寡，然隆盛之況，不難想見。魏晉六朝，仰承漢樂，因其系統，而罕更革。及乎李唐，胡樂襲入，七絕樂府，不能比附，於是作者歌者，乃按新譜，以傳新聲，遂流爲詞。詞入金元，不快其耳，不諧其聲，但長短句之制，則頗合其語調：於是遂變其綺靡柔曼之聲，而沿其長短句法之制，詞乃流而爲曲矣。蓋樂府詞曲之關係密切有如此者。

元曲用調，據元周德清中原音韻及明寧獻王太和正音譜所載，都三百三十五章。而清李元玉北詞廣正譜所載，都四百四十七章，此四百四十七章之源於樂府詞及諸宮調者達三分之一強。王國維宋元戲曲史曾羅集源於古曲之調名，但未加以考證，讀者難以稽核。且王氏治曲，當時實爲創舉，鴻蒙初開，草萊未闢，則其統計，自欠精審，闡明推證，固待來者。

茲編之作，即據中原音韻太和正音譜及北詞廣正譜三書所載之調名，一一加以考證，溯其源流，窮其竟委，共得調百五十有二。至其不可得而考見者，其爲宋金舊曲，當復不鮮，惜無佐證，可資推考耳。按此百五十餘調：計出於大曲者十二，出於唐宋詞者九十五，出於諸宮調者三十一，雖不見於古詞曲，

而確知爲非創造者十四。其中有名同調同者，有名同調異者，有名異調同而略有變化者，有名既相似(如僅一字不同)而調確有關者，有名雖相似而調並無關者。要其變遷之跡，皆甚明顯，由此可窺樂府詞曲之一線相延，淵源固有自也。

惟是此編之成，爲時匆促，參考貧乏。元曲遺調至多，搜集未能盡徧，更革增補，容俟異日。

茲述凡例如后：

- 一、本編所考曲調，概以元人曲調爲限。
- 一、本編之作，重在考曲調之源流，其調之無可考或爲元人創調者概不列入。
- 一、本編所載曲調之次序，按曲調首字筆畫多少排列，其在每畫之中者，又以第二字筆畫多少爲序，其餘類推。
- 一、本編所載曲調，首書調名，次列宮調，兼註別名；再述源流，間及名解。
- 一、本編所載曲調之宮調及別名，皆據中原音韻。其爲中原音韻所無者，則依北詞廣正譜。
- 一、本編所載曲調之源於詞者，以唐五代兩宋金源人詞調爲限，其爲元人所創詞調，以二者並世，概不採入。
- 一、本編所載曲調之源於詞者，其詞調均取創始人之作品，以見源流。
- 一、本編所載曲調之名解較少，蓋前人名解，多嫌穿鑿，茲編採錄，力求審慎，寧闕毋濫，庶免附會。
- 一、本編草創，疏漏滋多，師友賜教，實所深幸！

## 一 畫

一半兒



仙呂。

按此調係就憶王孫詞調改成。

### 一枝花

南呂。即占春魁。

按詞調促拍滿路花又名一枝花。

張掖黑水故城所發現之金無名氏劉知遠傳殘本有南呂宮一枝花。（按一九〇七年俄國柯智諾夫探險隊，考察蒙古青海，發掘張掖黑水故城，獲西夏書籍甚夥，劉知遠傳諸宮調即其中之一。共一冊四十葉，現藏俄京研究院亞洲博物館。國內有影印本及世界文庫本。）

金董解元絃索西廂記（以下簡稱董西廂。）有南呂一枝花。

## 二 畫

### 人月圓

黃鐘宮。

宋王詠詞有此調。即取王氏詞中「人月圓時」句以爲調名，此調或即始於王氏。

### 二郎神

北詞廣正譜入商調。

唐教坊曲名。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二郎神即大郎神也。」

宋柳永樂章集有此調。

### 八寶粧

北詞廣正譜入商調。

按詞調新雁過南樓又名八寶粧

### 八聲甘州

仙呂。

唐大曲有甘州，見唐崔令欽教坊記。（以下簡稱教坊記。）

唐書禮樂志：『天寶間樂曲，皆以邊地爲名，甘州其一也。』

唐段安節樂府雜錄：『軟舞曲有涼州、綠腰、蘇合香、屈拓團圓、旋甘州、等。』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引樂苑曰：『甘州，羽調曲也。』

宋王灼碧雞漫志：『甘州世不見，今仙呂調有曲破，有八聲，有慢，有令，而中呂調有象八聲甘州，他宮調不見也。……僞蜀毛文錫有甘州遍，李珣有倒排甘州，顧夔又有甘州子，皆不著宮調。』

欽定詞譜：『此調前後段八韻，故名八聲，乃慢詞也。』

宋柳永樂章集有此調，注仙呂調。

### 三 畫

#### 也不羅

雙調。即野落索。

按此調即宋詞之一落索。宋秦觀淮海居士長短句有此調。

#### 于飛樂

北詞廣正譜入高平調。

宋晏幾道小山詞有此調。

董西廂有高平調于飛樂。

#### 小梁州

正宮。

唐大曲有涼州，見教坊記。

唐段安節樂府雜錄：『軟舞曲有涼州、綠腰、蘇合香、屈拓團圓、旋甘州、等。』

宋史樂志所載四十大曲（志稱『四十六曲』，據王國維唐宋大曲考謂『六』是『大』之誤。）正宮調、道調宮、仙呂宮、黃鐘宮均有梁州。

樂府詩集引樂苑曰：『梁州宮調曲，開元中西涼府都督郭知運進。』

碧雞漫志：『今涼州見於世者凡七宮調。』又云：『涼州排遍余曾見一本有二十四段。』

宋晏幾道小山詞，歐陽修六一詞均有梁州令。晁補之琴趣外編有梁州令疊韻。

董西廂有正宮梁州纏令。

按『梁州』乃『涼州』之誤。洪邁容齋隨筆云：『涼州今轉爲梁州，唐人已多誤用。』程大昌演繁露云：『涼州後遂訛爲梁州。』可證也。

### 小桃紅

越調。

詞連理枝又名小桃紅。

金王恽秋澗詞有小桃紅調。詞譜云：『此金人小令，猶存古韻，以本部平上去三聲叶者。若元人此調則依中原音韻，平上去入四聲，別部北音，無不叶矣。詞與曲之分，正於此辨之。』

### 大聖樂

北詞廣正譜入道宮。

宋康與之順齊樂府有此調。

董西廂有正宮大聖樂。

### 三臺印

越調。即鬼三台。

唐教坊曲有三臺。

樂府詩集引馮鑑續事始曰：『樂府以蔡邕曉音律製三臺曲以悅邕。』

劉禹錫嘉話條曰：『三臺送酒，北齊高洋毀銅雀臺，築三個臺。宮人拍手

呼上臺送酒，因名其曲爲三臺。」

李匡資暇錄曰：「三臺三十拍促曲名。昔鄴中有三臺，石季龍常爲宴游之所，樂工造此曲以促飲。」

樂府詩集引樂苑曰：「唐天寶中羽調曲有三臺，又有急三臺。」

按樂府詩集載有唐韋應物王建等所作。又有上皇三臺，突厥三臺，宮中三臺，江南三臺等。

近人夏敬觀詞調溯源曰：「三臺是舊曲名，至唐爲教坊曲，乃宋詞三臺所祖。」

宋方俟詠詞有三臺令。

董西廡有正宮三臺。

## 川撥掉

雙調。

唐教坊曲有撥掉子。

蜀尹鶚有撥掉子詞，見花間集。

按撥掉子即川撥掉。

## 四 畫

### 六么令

仙呂。

唐大曲有綠腰（即六么見後。）見教坊記。

碧雞漫志：「六么一名綠腰，一名樂世，一名錄要。元微之琵琶歌：「綠腰散序多擗然。」又云：「管兒還爲彈綠腰，綠腰依舊聲迢迢。」……白樂天楊柳枝詞云：「六么水調家家唱，白雪梅花處處飛。」……王建宮詞云：「琵琶先抹六么頭。」故知唐人以「腰」作「么」者，惟樂天與王建耳。或云此曲拍無過六字者，故曰六么。」

又云：『今六么行於世者四』。

樂府雜錄：『軟舞曲有涼州、綠腰，蘇合香、屈拓團圓、旋甘州等。』

樂府詩集引樂苑曰：『樂世羽調曲，又有急樂也。』

宋志所載四十大曲中呂調南呂調及仙呂調均有綠腰。

宋柳永樂章集有六么令。註仙呂調。

劉知遠傳及董西廂均有六么實催，六么遍，皆在仙呂宮。

### 六么序

仙呂。

源流見前六么令。

### 六么遍

正宮。即柳梢青。

源流見前六么令。

董西廂有六么遍，入仙呂。

### 天下樂

仙呂。

唐教坊曲名。

宋楊无咎逃禪詞有此調。

### 太平令

雙調。

宋吳自牧夢梁錄卷二十：『紹興年間，有張五牛大夫，因聽動鼓板中有太平令或賺鼓板，遂撰爲賺。』則此調當爲宋時舊曲也。

### 水仙子

黃鐘宮。

唐教坊曲名。

### 天仙令

雙調。

唐教坊曲有天仙子。

樂府雜錄：『萬斯年曲是朱崖李太尉，即天仙子是也。』

燉煌石室唐人寫本雲謠集雜曲子有天仙子二首。

唐皇甫松詞有天仙子。

### 文如錦

黃鐘宮。

董西廂有雙調文如錦。

### 六國朝

大石調。

宋曾敏行讀書雜誌：『先君嘗言宣和末客京師，街巷鄙人，多歌蕃曲。

曰異國朝、四國朝、六國朝、蠻牌序、蓬蓬等。』

又宋周密武林舊事卷二：『舞隊中有六國朝。』則宋時已有此曲矣。

### 太常引

仙呂。

宋辛棄疾稼軒長短句有此調。

### 木蘭花

北詞廣正譜入高平調。

唐教坊曲名。

蜀韋莊有木蘭花詞。

董西廂有高平調木蘭花。

### 月上海棠

雙調。

宋陳允平日湖漁唱有此調。

董西廂有雙調月上海棠。

## 五 畫

### 玉交枝

南呂。

按詞相思引別名玉交枝。

### 四門子

黃鐘宮。

董西廂有黃鐘宮四門子。

### 玉抱肚

商調，亦入雙調。

宋楊无咎逃禪詞有此調，詞中此調僅此一闕，當爲楊氏所創。

劉知遠傳及董西廂均有商調玉抱肚。

### 甘草子

正宮。

柳永樂章集有此調。

劉知遠傳及董西廂均有正宮甘草子。

### 出隊子

黃鐘宮。

劉知遠傳及董西廂均有黃鐘宮出隊子。

### 古鮑老

中呂。

宋楊大年傀儡詩：『鮑老當筵笑郭郎。』

武林舊事卷三：『舞隊中有大小斫刀鮑老交衰鮑老。』

按據此則此調亦宋時語也。

### 石榴花

中呂。

董西廂有中呂調石榴花。

### 四邊靜

中呂。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巾之造，有圓頂、方頂、磚頂、琴頂，秦伯陽又以磚頂服去頂上之重紗，謂之四邊靜。』則此亦宋時語也。

### 玉蟬翼

北詞廣正譜入大石調。

劉知遠傳及董西廂有大石調玉蟬翼。

### 玉蟬翼煞

大石調。

董西廂有大石調玉蟬翼煞。

## 六 畫

### 百字令

大石調。

詞調念奴嬌又名百字令。詳八畫念奴嬌。

### 伊州遍

小石調。

唐大曲有伊州，見教坊記。

樂府詩集引樂苑曰：『伊州商調曲，西涼節度蓋嘉運所進也。』

宋志所載四十大曲越調歇指調內均有伊州。

碧雞漫志：『伊州見於世者凡七商曲：大石調，高大石調，雙調，小石調歇指調，林鐘商，越調。第不知天寶所製七商中何調耳。王建宮詞云：『側商調裏唱伊州。』』



宋曾季狸艇齋詩話：『洪玉父詩：『爲理伊州十二疊，緩歌聲裏看洪州。』

花草粹編載有無名氏伊州令詞。

宋趙師侯坦菴長短句有伊州三臺。

劉知遠傳有大石調伊州令。

董西廂有大石調伊州袞。

### 竹枝歌

雙調。

唐教坊曲有竹枝。

樂府詩集：『竹枝，本出於巴渝。唐貞元中，劉禹錫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騷人九歌作竹枝新辭九章教里中兒歌之，由是盛於貞元元和之間。禹錫曰：「竹枝，巴歛也，巴兒聯歌吹短笛，擊鼓以赴節，歌者揚袂睢舞，其音協黃鐘羽，末如吳聲，含思宛轉，有淇溪之艷焉。」』

碧雞漫志：『唐時古意未全喪，竹枝，浪陶沙，拋毬樂，楊柳枝乃詩中絕句而定爲歌曲。』

清萬樹詞律曰：『竹枝之音起於巴蜀。唐人所作，皆言蜀中風景。後人因效其體，於各地爲之，非古也。』

樂府詩集所載竹枝，唐顧況一首，劉禹錫十一首，白居易四首，李涉四首，荆南孫光憲二首。又尊前集載皇甫松六首。按樂府詩集所載俱無和聲，皇甫詞有和聲。和聲者，歌時羣相隨和之聲也。

雲謠集雜曲子有竹枝子二首。

### 行香子

雙調。

宋晁補之琴趣外編有行香子調。

## 叫聲

中呂。

宋高承事物紀原卷九吟叫條：『嘉祐末，仁宗上仙，四海遏密，故市井初有叫果子之戲。其本蓋自至和嘉祐之間，叫紫蘇丸，汴樂工杜人經十叶子始也。京師凡賣一物，必有聲韻，其吟哦俱不同，故市人採其聲調，間以詞章，以爲戲樂也。今盛行於世，又謂之吟哦也。』

夢梁錄：『今街市與宅院，往往效京師叫聲：以市井諸色歌叫賣合之聲，採合宮商，成其詞也。』

按此則知叫聲亦宋舊曲。

## 迎仙客

中呂。

唐大曲名，見教坊記。

董西廂有中呂調迎仙客。

## 快活三

中呂。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關撲有名者，任大頭，快活三之類。』

武林舊事卷二：『舞隊有快活三郎，快活三娘二種。』

按此則此調亦宋時曲矣。

## 快活年

雙調。

宋方俟咏詞有快活年近拍。

劉知遠傳有黃鐘宮快活年。

## 豆葉黃

雙調。

宋呂渭老憶王孫詞名豆葉黃。詳十六畫憶王孫條。

董西廂有雙調豆葉黃。

## 八 畫

### 青山口

越調。

董西廂有越調青山口。

### 青玉案

雙調。

宋賀鑄東山詞有青玉案調。

詞譜：『漢張衡詩；「何以報之青玉案。」調名取此。』

董西廂有高平調青玉案。

### 念奴嬌

大石調。

唐元稹連昌宮詞：『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自注云：『念奴天寶中名倡。』

碧雞漫志：『今大石調念奴嬌，世以爲天寶間所製曲，予固疑之。然唐中葉漸有今體慢曲子，而近世有填連昌宮詞入此曲者。後復轉此曲入道調宮，又轉入高宮大石調。』

宋蘇軾東坡樂府有念奴嬌詞。

### 刮地風

黃鐘宮。

董西廂有黃鐘宮刮地風。

### 夜行船

雙調。

宋歐陽修六一詞有此調。

**牧羊關**

南呂。

劉和遠傳及董西廂均有中呂調牧羊關。

**定風波**

北詞廣正譜入商調。

唐教坊曲名。

蜀歐陽炯詞有此調，見花間集。

劉知遠傳及董西廂均有商調定風波。

**金盞兒**

仙呂。即醉金盞。

宋吳文英夢窗詞集有金盞子調。

**金蕉葉**

越調。

柳永樂章集有金蕉葉詞，註大石調。按因柳詞有：「金蕉葉泛金波齊。」

之句，即取以爲調名。

**芙蓉花**

正宮。

按詞調有芙蓉曲（即朝中措）芙蓉月等。

**凭闌人**

越調。

董西廂有越調凭闌人。

**侍香金童**

黃鐘宮。

宋蔡伸友古詞有侍香金童調。

董西廂有黃鐘宮侍香金童。

## 九 畫

### 風入松

雙調。

詞譜：『古琴曲有風入松，唐僧皎然有風入松歌，見樂府詩集。調名本此。

宋志小曲有風入松。

宋晏幾道有風入松詞。

### 耍三臺

越調。

唐教坊曲有三臺，詳見三畫三臺印條。

劉知遠傳有歌指調耍三臺。

### 美中美

北詞廣正譜入道宮。

董西廡有正宮美中美。

### 柳外樓

仙呂。

按此調與詞憶王孫調完全相同，僅易一名耳。

### 急曲子

船涉調。即促拍令。

董西廡有般涉調急曲子。

### 看花回

越調。

詞譜：『琴曲有看花回，調名本此。』

柳永樂章集有看花回詞，註大石調。

董西廂有越調看花回。

### 柳青娘

中呂

唐教坊曲名。雲謠集雜曲子有柳青娘二首。

### 耍孩兒

般涉調，即魔合羅。

知遠傳及董西廂均有般涉調耍孩兒。

### 後庭花

仙呂。

唐教坊大曲有玉樹後庭花。

隋書樂志曰：『陳後主於清樂中造黃鸞留及玉樹後庭花，金釵兩鬢垂等曲。』

碧雜漫志：『南史云：陳後主每引賓客共賦詩……採其尤麗者為曲調，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胥以配聲律，遂取一句為曲名。……予疑陳後主玉樹後庭花或是兩曲，詩家或稱玉樹，或稱後庭花，少有連者。偽蜀時孫光憲毛熙震李珣有後庭花曲，皆賦後主故事，不著宮調。』

蜀毛熙震有後庭花調。見花間集

### 紅錦袍

黃鐘宮。即紅衲襖。

唐教坊曲有紅羅襖。

周邦彥片玉集有紅羅襖調。

劉知遠傳及董西廂均有大石調紅羅襖。

### 風流體

雙調。

唐教坊曲有風流子。

荆南孫光憲有風流子詞，見花間集

### 南鄉子

越調。

唐教坊曲名。

南唐馮延巳蜀歐陽炯均有南鄉子詞，見陽春集花間集。

### 柳葉兒

黃鐘宮。

董西廂有黃鐘宮柳葉兒。

## 十 畫

### 哨遍

般涉調。

此調創自蘇軾，蘇軾哨遍序曰：『陶淵明賦歸去來，有其聲而無其詞，…

…乃取歸去來詞，稍加概括，使就聲律，使家僮歌之。』

### 神仗兒

董西廂有黃鐘宮神仗兒。

### 烏夜啼

南呂。

唐教坊曲名。

教坊記：『烏夜啼宋彭城王義康，衡陽王義季，帝囚之滹陽。後宥之，使未達，衡王家人扣二王所囚院曰：「昨夜烏夜啼，官當有赦，」少頃使至。故有曲，亦入琴操。』

舊唐書樂志：『烏夜啼者，宋臨川王義慶所作也。』

樂府詩集引古今樂錄曰：『烏夜啼舊舞十六人。』

詞譜：『樂府詩集有清商曲烏夜啼，乃六朝及唐人古今體詩，與此不同，此蓋借舊曲名另翻新聲也。』

南唐後主李煜有烏夜啼詞。

### 逍遙樂

商調。

按此調爲宋黃庭堅所創。

### 秦樓月

商調。

按詞憶秦娥又名秦樓月，因李白詞(?)有：『秦娥夢斷秦樓月。』之句故也。

### 別銀燈

中呂。

柳永樂章集有別銀燈詞。註仙呂調。

董西庵有仙呂調別銀燈。

### 粉蝶兒

中呂。

此調始見毛滂東堂詞，或是毛滂所創作。

董西庵有中呂調粉蝶兒。

### 梁州第七

南呂。

唐大曲有涼州，詳見前三畫小梁州條。

王國維唐宋大曲考：『元曲南呂宮有梁州第七，必係借用他宮梁州大曲之一遍。第七者，即所謂排遍第七也。』

### 降黃龍袞

黃鐘宮。



宋大曲名。宋張炎詞源：『如六么，如降黃龍，皆大曲。』又云：『大曲降黃龍花十六當用十六拍，前袞中袞六字一拍，要停聲待拍，取氣輕巧。煞袞則三字一拍，蓋其曲將終也。』

董西廂黃鐘宮有降黃龍調。

## 十一 畫

### 脫布衫

正宮。

董西廂有正宮脫布衫。

### 清江引

雙調。

宋蘇庠詞有清江曲調。

### 混江龍

仙呂。

董西廂有羽調混江龍。

### 梅花引

越調。

宋方俟咏詞有梅花引調。

### 晝夜樂

黃鐘宮。

宋柳永有晝夜樂詞，注中呂宮，爲柳氏自度曲。

### 望遠行

商調。

唐教坊曲名。

蜀韋莊有望遠行詞。

## 雪裏梅

越調。

董西廂有越調雪裏梅。

## 荼蘼香

大石調。

董西廂有大石調荼蘼香。

## 袞繡毬

正宮。一作子母調。

宋詞有輓繡毬，始見趙長卿惜春樂府，或是趙氏所創作。

萬樹詞律：『輓音滾，曲調因有滾繡毬。』按曲調袞繡毬或作滾繡毬。

## 啄木兒煞

正宮，亦入中呂。

董西廂有正宮啄木兒煞。

## 魚游春水

雙調。

宋陳鵠耆舊續聞：『予嘗見奇事曲魚游春水詞。云開汴河，得一碑石，刻此詞，以爲唐人所作。』

宋楊湜古今詞話：『東都防河卒，於汴河上，掘地得石，刻有詞一闕，不題其目。臣僚進上，上喜其藻思絢麗，願命其名。遂摭詞中四字，命曰魚游春水。令教坊倚聲歌之。』

## 陽關三疊

大石調。

唐人詩有陽關曲，宋人詞有陽關引。

### 朝天子

中呂。即謁金門。

唐教坊曲名。

南唐馮延巳陽春集有朝天子詞。

### 普天樂

中呂。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宋史樂志，太宗撰大曲，有平晉普天樂，此或其略語他。』

### 喬捉蛇

中呂。

武林舊事卷二：『舞隊中有喬捉蛇。』

董西廂有中呂調喬捉蛇。

### 喬牌兒

雙調。

劉知遠傳有雙調喬牌兒。

### 賀聖朝

黃鐘宮。

唐教坊曲名。

南唐馮延巳陽春集有賀聖朝詞。

### 賀新郎

南呂。

詞有賀新郎調，始自蘇軾。毛晉刻東坡詞賀新郎題：『余倅杭日，府僚湖中高會。羣妓畢集，惟秀蘭不來，營將督之再三乃來。……時府僚有屬意於蘭者，見其不來，恚恨不已，云必有私事……秀蘭進退無據，但低首垂淚而已。僕乃作一曲，名賀新涼，令秀蘭歌以侑觴，聲容妙絕，府僚大悅，

劇歡而罷。』按賀新郎一作賀新涼。

劉知遠傳有高平調賀新郎。

### 勝葫蘆

仙呂。

劉知遠傳及董西廂均有仙呂勝葫蘆。

### 集賢賓

商調。

詞有集賢賓調（又名接賢賓。）始自蜀毛文錫。

### 喜遷鶯

黃鐘宮。

詞有喜遷鶯調，始於唐人。蜀韋莊有喜遷鶯詞。

### 菩薩蠻

正宮。

唐教坊曲名。

宋史樂志女弟子舞隊一曰菩薩蠻隊。

唐蘇鶚杜陽雜編：『大中初，女蠻國入貢，危髻金冠，纓絡被體，號菩薩蠻隊，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詞。』

按李白有菩薩蠻詞，為後人偽託，不可信。

### 黃鶯兒

商角調。

柳永有黃鶯兒詞，註正宮。

董西廂有黃鐘宮黃鶯兒。

### 雁過南樓

大石調。

按此調與詞清商怨相同。晏殊珠玉詞清商怨中有：『雁過南雲』之句，疑

此調即取此。

### 減字木蘭花

雙調。

歐陽修六一詞有減字木蘭花調。

## 十三畫

### 解紅

北詞廣正譜入道宮。

後唐和凝有解紅詞。

宋史樂志小兒隊舞九曰小兒解紅隊。

劉知遠傳及董西廂均有道宮解紅。

### 楚天遙

雙調。

按詞調卜算子又名楚天遙，蘇軾東坡樂府有卜算子詞。

### 催拍子

大石調。

宋大曲名，見宋史樂志。

### 傾盃序

黃鐘宮。

按唐教坊曲有傾杯樂。

雲謠集雜曲子有傾杯樂二首

柳永樂章集有傾杯，古傾杯二調。

### 感皇恩

南呂。

唐教坊曲名。

宋毛滂東堂詞有感皇恩。

董西廂有大石調感皇恩。

### 落梅風

雙調。即壽陽曲。

按宋黃大輿梅苑有無名氏落梅風詞。

### 瑤臺月

般涉調。

按宋黃大輿梅苑有無名氏瑤臺月詞。

劉知遠傳及董西廂有南呂宮瑤臺月。

### 搗練子

雙調。即胡搗練。

南唐馮延巳有搗練子詞。

### 瑞鶴仙

仙呂。

宋周邦彥片玉詞有瑞鶴仙調，自註高平調。

### 萬花方三臺

雙調。

此調與三台有關，詳三畫三台印條。

## 十四畫

### 齊天樂

中呂。

宋史樂志所載四十大曲正宮調中有此調。

周邦彥片玉集有齊天樂詞，註正宮。

### 碧玉簫

雙調。

宋晁補之琴趣外編有紫玉簫調。

### 端正好

正宮。

宋杜安世壽域詞有端正好調。

### 寨兒令

黃鐘宮。

董西廂有黃鐘宮寨兒令

### 滿庭芳

中呂。

宋晏幾道小山詞有滿庭芳調。周邦彥片玉集註中呂調。

### 蒙童兒

大石調。即憨郭郎。

唐段安節樂府雜錄傀儡子條云：『其引歌舞有郭郎者，髮正禿，善優笑，

閭里呼爲郭郎，凡戲場必在俳兒之首也。』楊大年傀儡詩：『魏老當筵笑

郭郎。』則此曲當出於宋代。

### 滴滴金

雙調。即甜水令。

宋李遵勳有滴滴金詞。

### 綵樓春

黃鐘宮，即拋毬樂。

唐教坊曲名。

宋史樂志女弟子舞隊，三曰拋毬樂隊。

唐劉禹錫詞有此調。

雲謠集雜曲子有拋毬樂二首。

劉知遠傳有商調拋毬樂。

## 十五畫

### 醉太平

正宮。

宋劉過龍洲詞有醉太平調。

### 鮑老兒

中呂。

源流詳五畫古鮑老。

### 賞花時

仙呂。

董西廂有仙呂調賞花時。

### 醉花陰

黃鐘宮。

宋毛滂東堂詞有醉花陰調。

### 賣花聲

中呂。即昇平樂。

宋李清照漱玉詞有此調，按此即浪淘沙令之別名。又謝池春調一名賣花聲。

### 慶宣和

雙調。

董西廂有雙調慶宣和。

### 醉春風

中呂。

宋趙德仁詞有醉春風調。

### 調笑令



越調。即含笑花。

唐白居易詩：『打嫌調笑易。』自注：『調笑，拋打曲名也。』

樂府詩集引樂苑曰：『調笑商曲也。』

唐王建有古調笑詞。

南唐馮延巳陽春集有調笑令詞。（一名三臺令。）

### 駐馬聽

雙調。

宋柳永樂章集有駐馬聽調。

### 醉太平

正宮。

宋劉過龍州詞有醉太平調。

## 十六畫

### 憶王孫

仙呂。

宋秦觀淮海居士長短句有憶王孫調。按此調恐創自秦氏。

### 撥不斷

雙調。即續斷絃。

武林舊事卷六：『唱撥不斷有張翥子黃三二人。』則此調當亦宋時舊曲。

### 糖多令

越調。

宋劉過龍州詞有唐多令調。按唐多令即糖多令，亦有作饒多令者。

### 還京樂

大石調。

唐教坊曲名。

碧雞漫志：『唐史云：「民間以明皇自潞州還京師，夜半舉兵誅韋皇后，製夜半樂還京樂二曲。」』

周邦彥片玉集有此詞，注大石調。

董西廂有大石調還京樂。

### 憶帝京

仙呂。

柳永樂章集有憶帝京調。注南呂調。

### 牆頭花

般涉調。

唐教坊曲名。樂府詩集近代曲辭有牆頭花二首。

劉知遠傳及董西廂均有般涉調牆頭花。

## 十七畫

### 應天長

商角調。

蜀韋莊有應天長詞，見花間集。

劉知遠傳有南呂宮應天長。

董西廂有正宮及南呂宮應天長。

### 臉兒紅

般涉調。即麻婆子。

武林舊事卷二：『舞隊有麻婆子。』

劉知遠傳及董西廂均有般涉調麻婆子。

### 踏莎行

商角調。

宋晏殊珠玉詞有踏莎行調。

### 踏陣馬

越調。

劉知遠傳有越調踏陣馬

### 點絳脣

仙呂。

南唐馮延巳陽春集有點絳脣調。

董西廂有仙呂調點絳脣。

## 十八畫

### 雙雁兒

商調。

宋楊无咎逃禪詞有此調。

### 歸塞北

大石調。即望江南。

唐段安節樂府雜錄望江南條云：『始自朱崖李太尉鎮瀾日，爲亡妓謝秋娘所撰。本名謝秋娘，後改此名。亦曰夢江南。』

碧雞漫志：『望江南……予考此曲，自唐自今，皆南呂宮，字句亦同。』

唐白居易有此調，惟更名憶江南。

唐劉禹錫亦有此調，因詞中有『春去也，多謝洛陽城』之句，又名春去也。

唐溫庭筠亦有此調，因詞中有『獨倚望江樓』之句，又名望江樓。

### 雙鳳翹

黃鐘宮。即女冠子。

唐教坊曲名。

唐溫庭筠有此調，見花間集。

劉知遠傳有黃鐘宮女冠子。

門鶴鶉

越調。

董西廂有越調門鶴鶉。

十九畫

願成雙

黃鐘宮。

劉知遠傳有黃鐘宮願成雙。

鶻踏枝

仙呂。

唐教坊曲名。

南唐馮延巳陽春集有此調。

二十一畫

驀山溪

大石調。

宋程垓有書舟詞有此調。

董西廂有大石調驀山溪。

鶻打兔

北詞廣正譜入中呂。

董西廂有中呂鶻打兔。

二十二畫

鷓鴣天

大石調。

唐教坊曲有山鷓鴣。

樂府詩集引歷代歌辭曰：『山鷓鴣，羽調曲也。』

宋晏幾道小山詞有鷓鴣天調。

## 二十三畫

### 攪箏琶

雙調。

董西廂有雙調攪箏琶。

### 海軍雜誌第九卷第三期要目預告

新式艦隊砲艦之研究  
俄國新編制之落下傘隊  
現代戰法原理  
英國對於海軍根據地之整頓  
與登堡飛船與郵船及水上飛機之比較  
空中爆彈之種額與其效用  
巴爾幹各國之海軍  
潛艇危害之過去及現狀  
各國海軍航空之勢力  
海戰  
船舶回音測深機之設備  
世界最大救難船之建造(續)  
無線電問題釋證(續)  
軍艦通用火藥炮彈(續)  
戰前英國海軍作戰參謀團之成立及其發展  
世界航海家與探險家小史(續)  
歐戰中德國大海艦隊之戰史(續)  
日俄海戰史(續)  
大不列顛之歐戰紀略(續)  
海軍名將——納爾遜(續)  
世界海軍要聞  
海事辭典  
輪機辭泉

其餘細目不及備載

〈南京海軍部海軍編譯處出版〉

|    |       |     |      |
|----|-------|-----|------|
| 定價 | 全年十二冊 | 連郵費 | 三元六角 |
|    | 半年六冊  |     | 一元九角 |
|    | 另售一冊  |     | 三角五分 |

# 元朝驛傳雜考

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教授文學博士 羽田亨 著 歷史系畢業生 馮健文 譯

## 一、緒言

## 二、關於永樂大典所收經世大典站赤門

## 三、經世大典、元史、元典章中關於站赤之記事

## 四、驛站之管理 1.中央管理 2.地方管理

## 五、站官

## 六、急遞舖 1.急遞舖設置之年月日 2.急遞舖設置之目的

## 3.急遞舖之組織 4.舖兵之徵集 5.急遞之方法

## 七、海青牌 1.符牌之種類 2.海青牌制度之時期 3.海青牌之由來及其形狀 4.附給海青牌之特權 5.海青牌與圓牌之關係

## 一、緒言

二十一年前，明治四十二年七月，東洋協會調查部學術報告第一冊發刊時，我在那裏公表一小篇文章，題目是蒙古驛傳考，這一小篇是我初次插足入學界的記念，後來繙閱之，覺得我自己這樣走入學界，很靠不住，因此，悚然震懼，屢欲把這篇文章加以修改，或乞識者指教，可是直至今日，尚未如願，實深慙愧，現在東洋文庫收集關於永樂大典驛站之部複印，因得機會，草成本文，以補正往年論述之誤，本論文的目的，並不是要將元朝驛傳事作一個總考查，不過僅將與往年論文有關係的幾個問題作一個論述而已，按理當名曰蒙古驛

---

傳考補正，但其中論及元朝驛傳之事甚多，姑且名之爲元朝驛傳雜考。

元代統一空前的大領域，中央政府的權力，朝發夕至，形成一個極有力的中央集權制，其交通工具——站赤——實佔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而站赤的記事，散失很久了，羽田亨先生爲了這個問題特自跑到俄國，把徐松本抄了回來，後來又收買了在北平出現的徐松原抄本，乃將二者加以比較考證，草成此文，民國十九年，東洋文庫又將此書複印，惟價格甚昂，得之非易，今北平隆福寺街文殿閣書莊又重印之，此書遂得復歸中土，此文在民十九年十月印刷了，此時尙未見陳援菴先生所校之典章，故本文之所論元典章之事是對的，但至民十九年陳先生用故宮發見之元刻本，及其他諸本對校沈家本刻本，校得沈刻本譌誤衍脫顛倒之處，凡一萬二千餘條，編成元典章校補六卷，又補闕文三卷，改訂表格一卷，（民二十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刊行）後又從一萬二千多條錯誤中，挑出一千多條，各依其所以致誤之由，分別類例，寫成元典章校補釋例六卷（民二十三年十月北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刊）故今元典章便成可讀之書了。

譯者誌民二十五年六月十七日於東京

## 二、關於永樂大典所收經世大車站赤門

### (1)

元文宗至順二年五月，所編成的驛傳一門，存於經世大典政典中，這是由蘇天爵元文類卷四十一所收錄經世大典序錄中，告訴我們的，經世大典現已湮滅不存，幸而這一門被錄入永樂大典中，而由徐松抄錄出來，今藏於莫斯科Rumjantzevakü Nuzei 博物館，我在一九一四年遊俄國時，訪該博物館，用盡了諸種苦心，才抄了牠全部歸來，當時因不知徐松原寫本之原本永樂大典藏於何處，但至一九一九年，這原本却出現於北京市場，後落於文求堂書肆之手，而被日本東洋文庫收買了。這就是現在所複印的原本，這樣一來，使我覺得從前在莫斯科所抄徐松的抄本，成了廢物了，可是我現在倒覺得這件事業，並不是徒勞的事，當時俄國捲入歐洲大戰的血腥裏，人民都投筆從戎去了，如博物館

之類皆謝絕縱覽，一概在鎖閉的狀態下，我得留俄的日本人之助，經過特種的手續，許我入館了，費了數日的工夫，把牠抄完了，結果，這本書與我的生涯，結了深深不斷的契緣，若果沒有這回事，則當東洋文庫印刷此書時，我沒有方法去寫這篇文章。

經世大典站赤一門，收於永樂大典卷一萬九千四百十六至一萬九千四百二十三，凡八卷，歸入釅字韻下，這個站赤門，相當於經世大典序錄所記之驛傳門，那是無論誰亦不能否認的，因為在站赤門中，劈頭就說：「站赤者，國朝驛傳之名也」<sup>(3)</sup>的緣故，站赤即蒙古語 jamci，把這語對譯成漢語便成了驛傳<sup>(4)</sup>，王國維氏是認為如此，就是我所抄寫的徐松本也，說是「星伯先生所鈔（經世大典）驛站一門尚存，」<sup>(5)</sup>「惟（經世大典）驛傳一門，卷帙頗大，原稿今在俄都聖彼得堡（莫斯科之誤）博物館云云」然而尚有點可怪者，經世大典序錄中，記該門之名作「驛傳」，而在我們所見永樂大典所收者却記為「站赤」，而且兩者的序文全不相同，元文類編者蘇天爵，當時亦是參與編纂經世大典者他斷不會把原來是「站赤」的門名，誤為「驛傳」，把本來的序文不要，而收另一個序文入他的序錄中的道理。今日普通流行的元文類，其中譌字與錯簡之多，那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或者是後人弄錯也未可知，但這個解答，還不足以釋我們的疑問，永樂大典所收的經世大典站赤門，其名稱意義雖與驛傳相當，但牠與驛傳門也許各是一門？這個疑問，不見得有絕對的理由，因在世經大典序錄中，序文內加入了不少的長短小註，這些小註，是蘇天爵纂修元文類時，便把經世大典各門的序文錄出，將屬於該門的記事隱括起來，作為附註之用，這點已由王<sup>(6)</sup>國維指出了，故在序錄的驛傳門中，所附加的小註，各項皆依例附入，其訛誤雖多，但皆本之永樂大典所收之經世大典站赤門記事抄出者，這點，我們是不能否認的，這樣看來，序錄中所謂驛傳門，即永樂大典本所謂站赤門，兩者絕不是別門。而兩者之門名與序文相異，究竟是什麼理由？這大概是經世大典完成後，又經後人之手，把他加以多少改竄也未可知，假如這個假設是對了，



究竟何時改竄？雖不能確實知道清楚，但元史兵志站赤篇，既不稱驛傳而稱站赤，其序文與永樂大典本站赤門之序文又完全相同，從這一點着想，一定是元統二年刊行蘇天爵的元文類以後，和洪武二年宋濂等呈上元史以前，所改竄的，這大概是無疑的事實。

經世大典成於何時？試加以考究，錢大昕所著之元史藝文志云。

經世大典八百八十卷，目錄十二卷，公牘一卷，纂修通議一卷，（至順三年二月進云云。）

下更列舉纂編總裁及參與編修者之名，元史新編的藝文志亦全據錢書，根據此點就知道至順三年二月此書便做成了，而且也進呈了，但嚴格的說，這裏不過是僅僅表示進呈的時日，與成書的時日是沒有關係的，錢大昕和魏源所記大概是對的，元文類卷十七，歐陽玄傳也有記事云，「進經世大典表」，元文類的編者又附加小註云：「至順三年三月進」，前者說二月，後者說三月大概是後者錯誤了，孫承澤的元朝典故編年考卷七裏，載有此表，開始就說：「至順三年纂修經世大典成二月朔日詞臣歐陽玄進表云」。據此條記載，知至順三年二月進呈此書是沒有疑問了，如今再進考究該書之編纂，成書繕寫等事。

(7)

Bretschneider 是歐洲人研究元史成就最大的一人，他說在元史本紀中，載有西紀一三三一年（元文宗至順二年）命翰林院收集關於元朝制度的文書，倣唐宋會要之例，編著一書云云，但以我所知，這一年却沒有這樣記事，今就諸書，收拾關於編纂該書之重要記事，而一考其始末，元史文宗本紀云：

（天曆二年九月）戊辰敕翰林國史院官同奎章閣學士，采輯本朝典故，準唐宋會要，著爲經世大典。

這是最初的記事，元史類編元史新編皆然，但把戊辰二字作爲丁卯，這是元史類之著者把丁卯下僅隔五字所記的戊辰二字看漏了之故，而新編著者又根據類編，這個敕書，當然是前月即八月餘二次即位時文宗所發者，那珂博士却把這個敕書歸之明宗，那不過是偶然的錯誤，接着同紀翌天曆三年即至順元年

又有一條。

春正月丙辰趙世延趙世安領纂修經世大典事，在趙世延傳(元史卷百八十)中又云。

至順元年，詔世延虞集等，纂修皇朝經世大典。

在虞集傳中，此事的經過雖記得很詳細，可是關於開始編纂的年月却沒有揭載，我想編修經世大典事，去年文宗第二次即位之翌月，已經下詔了，這個詔書不過僅命翰林院奎章閣來編收，責任者尚未決定，至順元年天曆三年才把責任者決定，然而這個事業，却不知因何緣故，總不見着着進行，時常停滯着，同紀翌二月庚寅條云：

以修經世大典久無成功，專命奎章閣阿隣帖木兒，忽都魯都兒迷失等，譯國言所紀典章爲漢語。纂修則趙世延虞集等，而燕鐵木兒如國史例監修，因本文意有多少曖昧，故元史類編把牠補正如左：

(元順元年二月)，庚寅命奎章閣，譯國朝典章爲漢語，入經世大典，趙世延虞集等專任纂修。(卷九文宗皇帝紀)

元史新編全從此，我想這很可以正元史曖昧之意，至此時纂修事漸見實現了，同紀翌年至順二年(1331)之條云：

五月乙未……奎章閣學士院纂修皇朝經世大典成。

元史類編新編皆從此，新元史雖把我們上引諸項從本紀中省去，可是把這一項附入本紀裏了，文宗本紀云：

(至順二年五月乙未)奎章閣大學士趙世延等，進皇朝經世大典。

以上是根據元史及其後所成之書參照，得知經世大典編纂之情形，大體說來，當虞集進呈此書時，與附錄於其冒頭的序記，沒有什麼矛盾，虞集序收載於元文類卷四十的經世大典序錄中及孫承澤的元朝典故編年考卷七中，今將其錄出，以便對照：

天曆二年冬有旨，命奎章閣學士院與翰林國史院，參酌唐宋會要之體，會

粹國朝故實之文，作為成書，賜名皇朝經世大典，明年二月，以國史自有著述，命閣學士，專率其屬而為之，太師承相答刺罕，太平王臣燕帖木兒總監其事，翰林學士承旨大司徒臣阿隣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臣忽都魯篤爾彌實，……並以耆舊近臣習於國典，任提調焉，……御史丞臣趙世安等，以省臺之重表，率百司簡牘具來，供給無匱，至於執筆纂修，則命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平章政事臣趙世延，而貳以臣虞集，與學士院藝文監官屬，分局修撰，又命禮部尚書臣嚙嚙，擇文章儒士三十人，給以筆札，而繕寫之，……是年四月十六日開局，……以至順二年五月一日草具成書，繕寫呈上。

試與上引元史文宗本紀比較，此書着手纂修時是天曆二年，本紀記九月，而虞序記冬，只差一點，前引本紀至順元年正月丙辰趙世安趙世延領纂修經世大典事，雖不見於虞序，但該序載有翌二月任趙世延虞集為纂修，以燕帖「鐵」木兒為名義上總監，這點却與本紀是一致的，那末，我們可以斷定文宗本紀正月丙辰的記事，是沒有錯誤的，趙世延傳記着手纂修事，僅記至順元年，不揭月日，這點與文宗紀至順元年二月庚寅條相合，至順元年四月十六日開局事，獨見於虞序，那我們除了尊重著者自身的話外，却沒有別法可想，至於經世大典成書的時日，本紀虞序都說是至順二年五月，本紀說是乙未，虞序說是一日，五月乙未那一天按三正綜覽是相當於五月廿一日，這大概是元文類抄錄時掉了一個「廿」字，這書纂成的年日，最可靠是虞集自己說的年月，徵諸元史的記事，更覺得他的話底真確，前引歐陽玄傳內「進經世大典表」，元文類編者附註說是「至順三年三月(二月之誤歟)進」，這個記事，倘若果然是事實，不過只是表示進呈的時候，這個時日與該書之纂成沒有關係，即是至順二年五月廿一日該書編成了，其後又要繕寫，故至翌三年二月才進呈，就是虞序也這樣說「以至順二年五月(廿)一日草具成書，繕寫呈上」，我想這樣解釋，比較妥當，與虞序也沒有矛盾，新元史的著者，却斷定是「至順二年五月乙未，趙世延等進呈皇朝經世大典」，而元史說那時是「經世大典成」，虞序說是「草具成書」，將

兩者來比較鑑定，似乎新元史未免過於武斷了。

我今絮絮不休地論述經世大典纂修之經過，及年月，這固然在複印經世大典站赤門時有說明之必要，但還有另一個目的，即是這一門的記事，爲什麼終了於此時？爲着要明瞭這一點，當然有說明其年月之必要，這書的記述，是按着時代編纂，凡關於驛站制度能知的材料，都收集進去，從元初起至文宗至順元年十一月止，即當此書開始編纂時所發生的事及被決定的典制都收錄進去了，換言之，此書編纂共費十二個月零八日，前六個月編纂進行中所發生之事項一概收入，後六個月所發生之事一概截止，我想這辦法是不錯的，若不以此時截斷，則不能期待此書之編竣了。

這裏更進而論此書用什麼材料來編纂，前引之元史，元史類編文宗本紀至順元年二月條及虞集經世大典序，已指出是用蒙古語所書之典章及百司簡牘爲主，把牠譯成滿語，加以整理及編配，當時的脫卜赤顏即秘史及各朝實錄已經編成書了，可是這種現成的史料却不許參用，這是大家都曉得的事實，元史卷百八十虞集傳中，記載命奎章閣學士等編修經世大典事云：

既而以累朝故事有未備者，請以翰林國史院修祖宗實錄時，百司所具事蹟參訂，翰林院臣言於帝曰，實錄法不得傳於外，則事蹟亦不當示人，又請以國書脫卜赤顏增修太祖以來事蹟，承旨塔失海牙曰，脫卜赤顏非可令外人傳者，遂皆止。

文宗本紀至順二年四月條所載亦與此右同，可知編纂此書的主要材料，不外取之典章及公文書罷了，擔任編纂的人既不能參閱史臣做好的實錄秘史等現成書，當然是感到不便，他們因此迫不得已，乃把當時根本的史料來纂修了，這種根本史料乃得照舊殘留於後世，這點却是一件大幸事。我們再試就站赤門記事來考究，除了將關於驛站的皇帝聖旨，臣下上奏及官衙互相往來的文書，按着時代排列外，那些極少引用的至元新格，大元通制等與夫附載於篇末的天下水陸驛站之數及驛站備用船車牛馬之數一概都採用了，至於根據當時官府之

記錄，照樣鈔錄下去，那更不用說了，牠當然是這樣作，因此我們想攷究從元初至至順年間的驛傳制度，此書是一等的史料，元史站赤篇，雖根據此書的材料來編纂，但不加以特別深究，只馬馬虎虎刪削，以圖急速編成，如今此書出現了，使我們知道元史站赤篇原來是這樣杜撰。那真叫我們對此書深深感謝啊！此書所載之聖旨及公文書，不僅記載聖旨典制，凡是牠因什麼事情要這樣，牠的經過是如何，及牠怎樣頒布，一切細微的事蹟都表示出來了，而元史站赤篇一概把牠刪去，謹記聖旨典制，兩者相較，其價值真是相差千萬里啊！

凡記元代典制之書，都用特種的文體，其難解的程度真使人茫然無所知，例如元典章就是一個好例證了，這個原因，是因其根本的文書，都用蒙古語來寫的，漢文者，不過用稍為接近的意義來譯出罷了，這點我曾論述過了，如今這本經世大典站赤門亦不出其例，如前所述，「譯國言所紀典章為漢語，」其還未譯成普通漢文體者尚多，不過不如元典章之甚罷了，可是這也不是容易了解的事，這回複印的經世大典站赤門中，施了不少句讀的圈點，可是誤讀誤點的地方很多，這些圈點是誰加的？雖不能知道，可是我們從這種誤讀的地方看來，就使我們知道縱然是在明代，這書就很難解的了。

收於永樂大典中的經世大典，已非原書，不過從其中抽出來錄用，此點王國維已云：「蓋明修大典已有刪節，非原書也」云云，這見解我亦大體贊同，但是全部經世大典是否刪節過？却不敢斷言，至少關於站赤一門曾經刪削的事，却找不着相當證據的材料，王氏這種理論的根據，就是說蘇天爵把經世大典的記事，隱括起來作為小註，附於經世大典序錄中，可是收於永樂大典的經世大典，却不見有小註附於其中，因之王氏便以此為論據。但如今所複印的經世大典站赤門，都附有小註，這種小註即序錄驛傳門下所施者，今經世大典各部門已失，不知其他各門是否和站赤門一樣呢？還是不同？這點很難下斷。

最後還要附帶聲明者，即此精鈔的永樂大典本並不見沒有訛誤存在，這種書籍從性質上說，誤寫當然比較少，可是在各處尚發見誤寫，那是不可免的恨

事，今一一加以指摘，固非在此本來之目的，今僅就其年月的錯誤，以提醒讀者諸君之注意，如站赤五，十三頁右第四行，有十月通政院奏」云條，可是這條記事是置在其前站赤五，十二頁右第十五行三月條和其下十三頁右第十一行五月條之間，這條十月的記事，當然是四月之誤，或者是應該放在後頭而誤置於此，大概四月之誤合理些，又站赤六，八頁左第二行「二月二十二日」條，亦是同樣的錯誤，其前站赤六，右九行是四月十二日條，其後八頁右第九行：是六月十一日條，而當中插入二月二十二日條之記事，這大概是五月二十二日之誤，又站赤五，十五頁右第十三行記「二十六年」條，同頁前第九行說仁宗皇慶二年正月十五日，日到這裏忽說二十六年，而皇慶只有二年，其翌年便是延祐元年了，故這裏所說二十六年實在難解，大概是二十六日之誤，又站赤二及站赤三所記中統年號，當然也是至元之誤，這些誤寫，今由徐松本訂正不少，以後還希望讀此精鈔本經世大典加以正是，不勝盼望之至。

- (1) 關於經世大典著成時日下詳述之
- (2) 參考藝文第五年第十一號口繪解說
- (3) 站赤一語，我在蒙古驛傳考中曾述之，後來諸家發表考述不少，白鳥博士近在東洋學報第十八卷第二號揭有一論文名「在高麗史所見蒙古語之解釋，」其中亦論及此語。
- (4) 學術叢編卷二十三 大元馬政記跋
- (5) 元史百八十一 虞集傳云『有旨采輯本朝典故倣唐宋會要，修經世大典……集言……蘇天爵……，俱有見聞，可助撰錄，庶幾是時早成』
- (6) 見前引大元馬政記跋
- (7) Uedleeual I Researches, Val, IIP.6.
- (8) 成吉思汗實錄序論第八頁
- (6) 參考狩野博士還曆紀念支那學論叢所載拙稿「元朝對漢文明之態度」
- (10) 大元馬政記跋

### 三、經世大典元史元典章中關於站赤之記事

研究元代驛站，元史兵志中所收站赤一篇，從來認為是極重要的史料，及元典章印出後，我們因很容易弄到手，元史站赤篇纔稍為減輕其重要性，然而元典章的文句極難解，而且兩者的記事又互有出入，所以我們還以為他是來源不同，仍有史料的價值存在，然而我們把現在複印的經世大典站赤門記事來細細比較，才曉得元史站赤篇全是從這裏抄出來的，我們對於元史這種簡略刪削，認為是志類的性質上當然如此，不足怪的，不過元史這種撰擇抄錄全無方針，又很大意，對於經世大典站赤門各項記事的性質和價值全不加以輕重的考慮，一件互相關聯的事實，只收錄一方不顧他方，所以抄錄的事項，或誤年月或誤解原文本意，這種情形，真叫我們吃一驚，在此，我們不能一一舉列其例證，今僅舉其一較著之例言之，經世大典站赤門的記事，如前所述，是至文宗至順元年十一月而止，然而元史站赤篇只鈔錄至泰定元年三月的記事便截止了，又彼所舉中書省及各行省所轄之馬站、水站、牛站、狗站等各計數，及其各總數，是從經世大典站赤七第四頁右以下抄錄出來的，但元史僅抄錄這些計總，大典精細的記述中書及各行省所轄各路各地之站數，種類、名稱、馬、車、船、驢、羊等數，一概沒有採錄，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今回影印經世大典站赤門出版後，我想元史兵志站赤篇，一定全失其存在的價值了。

元典章站赤部與經世大典站赤門之關係如何？元典章關於站赤的事，總收於其兵部卷之三，典章三十六，驛站門之下，內分站赤，使臣、脫脫、禾孫、站官、站戶、給驛、鋪馬、長行馬、船驛、押運、違例、雜例等十二目，此外，至治二年新集（實及至治三年）之典章中，在兵部驛站門下，還收錄站赤鋪馬二目，在此諸目中看來，元典章不過是收錄元代典章中一部分罷了，經世大典編纂的方針，即如前述，「譯國言典章為漢語」，故其站赤門的記事，當然與元典章中之記事有相同者，但兩者之關係，却不像經世大典站赤門與元史之站赤

篇同，兩者雖然記載同一的典制，但彼此却完全是個別的收錄，故今經世大典雖然是影印出版，而元典章驛站門仍不失其價值。

今之元典章，不過收錄元代典章一部而已，收於經世大典站赤門的記事，在元典章驛站門中，却不見載有與大典相當的事項，載於元典章驛站門中的記事，在大典站赤門中，又找不見載有與典章相當的記事，這點却有些奇怪，我想大概是因為經世大典的編者，在他們的考慮之下，對於元代典章，加以一番取捨的結果，然而在這裏還有其別種理由存在，我們把兩書全讀一遍後，其理由就自然明白了，因為兩書有一部分所根據的材料，全是另一種根本的文書，即經世大典所記錄者，多半是取自中央政府官員上奏的文書及此等官員所接受的聖旨，元典章多半是記載地方行省或各地方官署從中央政府所咨受的文件，例如關於至大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把站赤管轄，從通政院移歸兵部事，經世大典記此日中書省上奏，並得旨照准可移屬兵部，然而元典章則記為至大四年七月，江西行省准中書省之咨，這個咨就是指至大四年三月二十三日中書省上奏，得聖上裁可事，這種同一記事，兩者因根據不同的文書，便發生這種相異了。

此外還有一件可注意的事，即兩者的文體及記述間也有顯著的不同，元典章雖可說是漢文體，但牠却要保傳蒙古文的意味，故把那時典章的原文實地譯出，然而經世大典却不然，完全把原來的蒙古文破壞了，整個漢文體化，今試舉一例以明之，元典章兵部卷之三典章三十六，驛站門，給驛目下，有一題各給降補，(鋪之誤)馬劄子，那是記載當日禁止從中書省發給鋪馬的劄子，有必要的時候才由皇帝給降聖旨事！

至元十九年，四月初九日，中書省欽奉聖旨，有人說，禿博田地裏，多有您省家文書裏，騎鋪馬的人行有，欽此，回奏，則不是禿博田地裏省家鋪馬劄子有，又俺每催趁課程錢糧一切公事差人去啊，都騎鋪馬有，更有一兩個常川騎鋪馬劄子與了的也有，外前行省家，它每自出劄子往來，勾當公事的也



有奉(奏之誤)啊，奉聖旨，那裏省來的自雖這般啊，您商量者，今後省家與鋪馬文字者，這裏與聖旨，欽此。

經世大典站赤二與此相當者。

四月九日參知政事阿里奉聖旨，朕聞拓跋之地多有持都省劄子而乘驛者，對曰：豈惟拓跋，諸官府皆然，臣等凡以錢糧庶務遣使，並乘鋪馬或與一二常川劄子者有之，行省給劄子來往者，亦多有之，上曰，自行省來者聽之，今後中書勿與鋪馬文字，給降聖旨可也。

試就現行本元典章驛站門檢討，關於元典章即大元聖政國朝典章現行本之來由，詳見於附於典章六十之末的沈家本跋，其中述現行本的目數與四庫總目所揭不同，且有殘缺，非原來的善本，這點是世人都知道了，但以我所知，從來未有人深入其內容裏，加以一番批評檢討，大概是因為這本書用一種特別的文體和語調寫成，儘管牠的性質是怎麼樣可貴，也被研究者看不起了，故四庫總目云：「乃吏胥鈔記之條格，不可以資考證」，此書本來就難解難讀了，而現行本又添上不少的錯簡和訛誤，因此，更難上加難了，我每繙閱此書時，雖然推知其中有不少缺點，可是總沒有辦法發見其他的傳鈔本，在這種狀態下，想把牠的缺點來說明，真是沒有方法，幸而今回影印的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二十四本，其中收錄了元典章站赤自大部分，故得拿來與現行本比較，這真是一件幸事，我拿兩者來比較，結果才知兩者間相違處不少，第一在體裁上有顯著的相違，現行本元典章——（大元聖政國朝典章）所收錄站赤目之部分，都收錄於經世大典站赤九第十頁右五行以上，換言之，即這一部分的記事，相當於元典章站赤那部分的記事，而現行本元典章僅有六子目，即（一）立站赤條畫（至元口年），（二）整治站赤（至元元年），（三）兵部管站赤（至大四年），（四）長官提調站赤（皇慶元年），（五）整治站赤勾當（元貞二年），（六）禁治騷擾站赤（皇慶元年），但（二）子目中之記事，元典章把牠歸入了第三十六卷兵部三，「立站赤條畫」子目中，沒有另立一子目，故現行本元典章實際上只有五子目

，而經世大典站赤九十頁右五行以上却不然，共有十五個子目，即(一)立站赤條畫(至元口年)，(二)品從鋪馬例(至元八年)，(三)站戶不便(至元十六年)，(四)諸衙門不得給鋪馬劄子(至元十九年)，(五)使臣與印信文字(至元二十九年)，(六)休揀攜行馬例(元貞二年)，(七)任回官員站船例(大德元年)，(八)投下起給鋪馬，(九)禁走驟鋪馬(大德三年)，(十)結攬站赤(大德五年)，(十一)站赤罰俸，(十二)極治站赤(至大元年)，(十三)兵部管站赤(至大四年)，(十四)長官提調站赤(皇慶元年)，(十五)禁治搔擾站赤(皇慶元年)，現行本與大典本相差九個子目，而且「站戶不便」(經世大典站赤九三頁右至五頁右)「投下起給鋪馬」(同上六頁左)「禁走驟鋪馬」(同上六頁左至七頁右)「結攬站赤」(同上七頁左至八頁右)等記事，都是長而重要的事項，現行本全沒有收錄，又現行本把罰俸例置在冒頭，而大典本則收錄在「結攬站赤」之後，又現行本「使臣」以下子目，大典本把這部分記事收錄於站赤九十頁右六行以下，兩者大體一致，但還有多少出入，試把兩者一比對便明白了。

體裁及內容相違之點，已如上述，其錯簡與訛誤？在此不能不舉一二例來說明，以作對現行本元典章之批評，關於這一點，現行本瑕瑾甚多，這真是要陷研究者墜入五里霧中啊。

其錯簡之例最顯著者，是在現行本元典章兵部卷之三，典章三十六驛站門使臣目下「禁使臣打站官」條。

「至元二十七年行尙書省劄付准尙書處提點官每月赴站點覷毋令短少亦不致馬近瘦弱缺乏」

我們看了這個文句，究竟是怎麼解釋？實在很難，今將其原文一一列出比較之：

|                          |                        |
|--------------------------|------------------------|
| 經世大典站赤九第十二頁使臣不過<br>三站(一) | 元典章三十六驛站門使臣不過三站<br>(一) |
| 站內槽前鞍轡苦罷繩索，一切什物，         | 至元二十七年行尙書劄付准尙書處提       |

須要完整，仰各處提點官每月赴站點觀，毋令短少，亦不致馬疋疲弱闕乏。

同上禁使臣打站官。

第十二頁

至元二十七年，行尚書省劄付准尚書省咨，據通政院呈，應出使人員至站，無問鋪馬首思曾無失悞，便將站官人等非理拷打，選揀馬匹，站官人等避怕躲閃，轉致違悞，今後使臣人等到站若失悞，鋪馬首思人等明白取招，呈省中院斷罪，似為不致站赤生受，行省地面，各省就便出榜，其餘路分令合屬禁治事，都省除外，咨請照驗，遍行所屬出榜禁約，出使人員，無故不得將管站頭目人等非理打拷，仍拘鈐管站頭目人等，常切在站聽候，無得輒離站赤，失悞支持，准此。

點官每月赴站點觀毋令短少亦不致馬匹瘦弱闕乏

元典章三十六第十頁使臣下過三站(一)站內槽前鞍轡苦氈繩索一切件物，須要完整仰合省咨據通政院呈，應出使人員至站，無問鋪馬首思曾無失悞，便將站官人等非理拷打，選揀馬匹站官人等避怕躲閃，轉致違悞，今後使臣人等到站，若失悞鋪馬首思人等明白取招，呈省中院斷罪，似為不致站赤生受，行省地面，各省就便出榜，其餘路分令合屬禁治事，都省除外，咨請照驗遍行所屬出榜禁約，出使人員無故不得將管站頭目人等非理打拷，仍拘鈐管站頭人等常切在站聽候，無得輒離站赤，失悞支持，准此。

上列之表經世大典記事是對的，而元典章之記事是錯簡的，一看便明白了，又元典章三十六第十一頁右末行「施行」以下七行，也是同樣錯簡，這是由第十二頁十行「詔赦」以下九行換入者，又典章雜例目下(蹉打船隻)子目中之記事(典章五十四頁至五十七頁)，揭載九個條項，都是說關於轉遞文書之規定，接着又有「整點急近(遞之誤)鋪舍」子目，此子目下又有十一行的記事即

整點急近鋪舍 大德元年五月二十日，江西行省照得隨路置急遞鋪定立程限，轉遞內外諸衙門一切文字，專委親臨州縣末職官充提調，上下半月往來，照刷文卷，又令各路末職官季刷勘，務要不致稽遲，比年以來往往各處文字

不依程限走遞，及磨擦損壞，扯毀，由頭解尾開封發視，去失件數，或亂標字樣批回，止有數次者，因而就誤公事，不便，都省議擬合行事理遍下合屬，先令各處提點官照刷視聽候都省差官整治施行，一諸衙門，應下各路文字，并行省咨，隨處申上文字，今後每角終張少者，不過五件，先用檢紙封裹於上，更用厚紙印信皮，標附時刻入遞。

關於這段記事，經世大典沒有記載，故無從比較，但從其內容與兩項子目考查起來，這樣長篇關於轉遞文書事項，不應該收錄在這兩個不同性質的子目下啊！這大概是屬於兵部卷之四遞舖門下之記事錯簡入去也未可知，又典章三十六兵部三第三頁左三行，當中插入「拯治站赤」四字，使整段文句成了不可解，今錄之於後：

一使臣經過起數，仰總府面會，每季不過次月初十日，已裹甲部，仍開使臣姓名，并補長數目賚擊是何官司起馬劄子，來往某處勾當公事，「拯治站赤」，至大元年五月，江浙行省中書省咨，於至大元年正月初九日，奏准，下項事理，都省除外，咨請欽依施行。

我們看了這段事實，「拯治站赤」不應放在此處與前文連續寫着，此四字不是白字便是應該另行頂格才對，又同上第十六頁左三行中，又有「脫脫禾孫盤問使臣」句插入，此八字大概和前述同樣錯誤，現行本元典章驛站門，僅僅五十七頁，當中就有這樣多的錯誤，實是可驚之極。

其次，文字的訛誤亦不少，在此不勝一一舉述了，這種訛誤情形，不僅是現行本元典章才有些種瑕疵，就是永樂大典本之經世大典亦同，特別是因為當時所錄用的對音蒙古語，和其特種語，抄者不能了解，因而誤寫者亦不少。

總而言之，現行本元典章僅驛站一門就有這麼多刊誤了，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其他各部門大概亦相同，故我們不能很放心拿牠來作根據，固然現在刊行的經世大典本誤寫亦不少，但我們由此而能糾正現行本之誤者亦不少，這真是研究者之大福音啊！這亦是現在刊行永樂大典本經世大典的意義。

#### 四、驛站之管理

元代棋布天下的驛站，用什麼制度管理？元史兵志站赤篇總序云其給驛傳璽書，謂之鋪馬聖旨，遇軍務之急，則又以金字圓符爲信，銀字者次之，內則掌之天府，外則國人之爲長官者主之，其官有驛令，有提領，又置脫脫禾孫於關會之地，以司辨詰，皆總之於通政院及中書兵部，而站戶闕乏逃亡，則又以時僉補且加賑卹焉，於是四方往來之使，止則有館舍，頓則有供張，饑渴則有飲食，而梯航畢達，海宇會同，元之天下，視前代所以爲極也。

此節是節錄經世大典站赤門總序者。

其應給驛者，皆以璽書，而軍務大事之急者，又以金字圓符爲信，銀字者次之，其符信皆天府掌之，其出給在外者，皆國人之爲長官者主之，他官不得與也，馬數多寡，視官品高下，公事大小，止則有館舍，頓則有供張，饑渴則有飲食，事畢則以符信，歸諸所受之府，不敢之日稽也，祖宗之法，至如今守之，其官爲驛令，小者皆設提領，又置脫脫禾孫於都會關要之地以詰者姦僞，總之以通政院中書兵部，站戶有闕乏逃亡者，則以時而僉完，周卹之，我國家疆理之大，東漸西被暨於湖南，凡在屬國，皆置驛傳，星羅棋布，脈絡通通，朝令夕至，聲聞畢達，此又總綱契維之大機也。

據此，則驛站之管理，是由中央通政院或中書兵部，各處置驛令或提領官以從事各種事務，在都會關要之地又置脫脫禾孫，以檢查使用驛站者的姦僞，而驛站之沿革實在是很複雜，僅僅上述數語尙不足以言其梗概，今分中央與地方二項述之。

##### (1) 中央管理

初時，中央政府對於驛站之統制，是用什麼機關？經世大典站赤一，中統五年，即至元元年八月之聖旨云：

是月聖旨，諭中書省節，該所奏隨處漢地站驛，宜屬州府親管，其使臣起數，舖馬強弱，合無令霍木海提領事準奏，據隨路站赤，仰照依已前體例，止令各處管民官，親行管領，使臣起數，舖馬強弱，霍木海常切提領，子細詢問，往來使臣人等，除依例合得舖馬首思外，無得分外取要飲食諸物，霍木海各站內並不得添差頭目，如已有委付之人，並行革罷，管民官亦不得於站戶處，擅便科差，侵擾不安，仍仰點視舖馬，加意喂養，須管肥壯，不誤走遞。

此是中書省上奏，希望把漢地驛站屬州府親管，使臣起數，舖馬強弱等事，不要委任霍木海提領，但皇帝對於隨路站赤，則許其依照以前體例，令各處管民官，親行管理，但提領使臣起數，舖馬強弱事，仍是委之霍木海，然則在此時已前站赤又如何管理？經世大典站赤二載有至元五年，三月四日安童奏云：

三月四日中書右丞相(據元史宰相表改正)安童奏，霍木海呈，中統四年，奉命總管諸路站赤，至元元年，改革漢站，令各路管民官掌管，霍木海提領使臣起數，舖馬強弱，勾當事理似不歸一，誠恐兩耽，臣等議得，止合依至元元年定制，上從之。

中統四年，霍木海總管諸路站赤事，見於元史世祖紀云。

中統四年八月戊申朔詔，霍木海總管諸路驛，佩金符。

在中統四年委任霍木海的事項中，雖僅記其總管諸路驛，但從至元元年改制條着想，我們就知道霍木海在中央一定是總管使臣起數，舖馬強弱及諸路站赤了，至至元元年後，才把漢站之管理權移歸各路管民官之手，而僅提領使臣起數舖馬強弱事，至至元五年，霍木海又呈請一切站赤事歸一人管理，但經中書右丞相安童等協議結果，還是依中統五年即至元元年之制稱便，故不曾容納霍木海之希望，中統四年以來，當霍木海總管諸路站赤或掌理其一部事務時，是用什麼名義以當其任？此點不詳，但至至元七年十一月九日，纔置諸站都統

領使司衙門，命兀良哈解、斡脫哥、霍木海、三人當治理站赤一切事務之責，經世大典站赤二云。

是月九日始立諸路都統領使司，兀良哈解、斡脫哥奉聖旨，專一管理站赤公事，來往使臣，令脫脫禾孫盤問，無聖旨牌面起馬者，裁減之，非急務則應付牛驢，事速則馳驛，一切整治，委命兀良哈解、斡脫哥、霍木海三人主之，有不聽其號令，致舖馬倒死，首思失誤者，罪之。

又元史卷八十八，百官志通政院條云。

通政院秩從二品，國初置驛，以給使傳（置驛傳以給使之誤歟）設脫脫禾孫，以辨奸僞。至元七年，初立諸站都統領使司，設官六員。

在這些史料看來，却沒有記明管理站赤的人員叫做什麼官，不過僅舉出那衙門的名稱罷了，但我們從這個衙門的名稱來推想，這個官名大概是稱做諸站都統領使，任命他們三人當之，或其中之一當之，但在百官志裏，則說設有六個官員，這大概是除了他們三人外，還包含從屬員三人也未可知，而這些諸站都統領使司，是隸屬於兵部管轄的，經世大典站赤五，至大四年三月二十三日中書省上奏云。

前者站赤隸兵部，後屬通政院。

據元史百官志，中統元年，隸置兵部，至元十三年，置通政院。故至元十三年以前，所有站赤事皆歸兵部管理，那就是說霍木海總管的時代與至元七年以後諸站都統領使司管理的時代，都是隸屬於兵部。至至元十三年後，諸站都統領使司，改為獨立機關，名通政院，脫離兵部關係，經世大典站赤二云。

（至元）十三年，正月十五日，諸站都統領使司言，伏自大元國立國以來，軍站為重，至元七年，上命設立本司，掌管漢站，兀良哈解，翰（斡之誤）脫哥，霍木海三人同事，照依樞密院例，委各處達魯花赤，管民正官兼管，遇有裁決不定事務，止申本司，乞更官署之名，省部行移翰林院，擬改為通政院，奏奉聖旨，何用此名，回奏為行移公文之用，上曰，既爾，與之可也

，十八日都省命降鑄印信，改立通政院訖。

這個奏章，從表面看來，不過是把諸站都統領使司衙門，改稱為通政院罷了，但我們將前引至大四年三月二十三日中書省之上奏及後引通政院怠於整治站赤消乏兩事互相參照，就知道牠是從兵部脫離，實際上是一個獨立的機關了。

諸站都統領使司，所管轄之範圍，據前引至元十三年諸站都統領使司之言，「至元七年，上命設本司，掌管漢站」諸觀察，知蒙古站也不歸他們管轄了，就是以霍木海來說，到了至元元年改革漢站，僅使他提領使臣起數，舖馬強弱時，霍木海所管者仍不出漢站範圍以外，然而通政院設立後，牠所管轄的範圍却擴大了，所有蒙古及漢地的站赤都歸牠管轄，不過何時歸併牠管理？通政院成立後？還是成立初？那却不能了然，蒙漢站合併事經世大典站赤六文宗天曆三年正月十七日通政院使寒食言。

至元七年，設立諸站都統領使司，十三年，改陞通政院，管領蒙古漢人水陸站赤。

又同篇，仁宗延祐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參議速速奉旨，寫站赤沿革事由進呈時，仁宗覽之曰：

世祖皇帝時，達達漢人站，係通政院管領，今可依舊制，悉歸之通政院。

蒙古漢地站赤歸通政院管領事，把這一條和下引至大四年，廢通政院時，右丞相鐵木迭兒主張漢地驛站令兵部管領，蒙古站赤仍付通政院，而文宗不聽條，兩相對照更明白了。

通政院設置後，歷三十六年之久，沒有變更，但至至大四年，文宗即位之年，四月二十三日，忽然廢止了，其廢止的原因，是因為通政院太懈怠了，以致驛站消乏，經世大典站赤五云。

(至大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中書省奏，前者站赤隸兵部，後屬通政院，今



通政院怠於整治，站赤消乏，擬合依舊令兵部管領，奉旨准。

元史站赤篇亦採錄此條，而文宗本紀只簡單地記着「罷通政院，以其事歸兵部」，翌日又有一條云：

四月二十四日，中書省奏，昨奉旨，以站赤事屬於兵部，今右丞相鐵木迭兒等議，漢地之驛令兵部管領，其鐵烈干、納隣、末隣、等處蒙古站赤，仍付通政院官，上曰，何必如此？但今罷玄通政院，悉隸兵部管領。

這條元史站赤篇亦採錄，因這樣的情形，通政院使完全廢止了，他所管轄一切事務，概屬於兵部，但僅經過三個月，即至同年閏七月十九日，又恢復通政院，此時的通政院僅管轄蒙古站，經世大典站赤五云：

（至大四年閏七月十九日），都省復奉聖旨，復立通政院，管領達達站赤。

元史百官志通政院條亦云：

（至大）四年罷，以其事歸兵部，是年兩都仍置，止管達達站赤。

由此看來，則上都大都也設置通政院了，此時的通政院僅管理達達，即蒙古站赤。文宗本紀記此時僅在上都設立通政院，但在此時以前，兩都已設通政院，至至元二十九年，在江南也設置分院，當然蒙古站之設置，未必只限於上都附近，大概兩都全設置了。通政院的存廢頻繁，是什麼道理？這點很不易明白，大概是因為四月商議廢置時，就有人主張保存，如今復置，是由這一派人在那裏主動的。但絕不是因為移歸兵部管轄後，弊竇更多，整治更難之故，我們看了下列的證據就明白，即御史台上奏，說各省經營驛務的站戶，很喜歡兵部來管轄，更希望已後不要更改，那事見於經世大典站赤六云：

（至大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御史台奏，監察御史自各省來，沿路經過驛傳，得站戶之言謂，皇帝登寶位，罷進鷹犬，希罕物貨，革通政院而任兵部，比之前時，使馬少肥，戶亦獲安，已後若不更改，止令兵部管領，則吾曹感恩，永得安寧，臣等不敢不聞，上曰，言之是矣，只依已定之法行之。

驛站歸兵部管理後，雖然能拯救從來的弊情而得人望，可是政府却不管那些，而把通政院復活了，至第九年即英宗即位之年延祐七年，通政院所管轄的範圍更擴大了，即經世大典站赤六云：

(延祐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參議速速奏，昨奉旨，令寫進通政院兵部所管站赤緣由，沿革來上，今謹呈進，上覽畢曰，世祖皇帝時，達達漢人站係通政院管領，今可依舊制，悉歸之通政院。

(同上)五月十一日中書右丞相帖木迭兒，平章政事拜住等覆奏，上曰，可依前旨，令通政院領之。

(同篇)又載文宗天曆三年正月十七日，通政院使寒食之言云：

至元七年，設立諸站都統領使司，十三年，改隸通政院，管領蒙古漢人水陸站赤，至大四年，以漢站隸兵部，本院止領蒙古站赤，延祐七年又併董之，……迄今六十餘年，未嘗不廢弛。

以上是略述中央機關管轄驛站之沿革，此後通政院總管天下驛站，終元之世未改。統轄地方站務之機關如下。

## (2) 地方管理

星羅棋布四方的驛站，在各處怎樣管理？今引泰定元年，三月三日察乃脫兒赤顏等奏章，以總括述之。

泰定元年三月三日通政院使察乃脫兒赤顏等奏，世祖皇帝時，漢地站赤從各路達魯花赤，總管提調，在後又令州縣官領之，既而站赤受害，依舊從各路正官提調，州縣不預，至治三年，英宗皇帝行幸五台之時，左丞速速，同知不顏復奏，令州縣提調站赤，今站戶告言，既隸通政院，又屬州縣，於已誠有不便，臣與右丞相旭邁傑等共議，但凡政治，並依世祖皇帝定制，已嘗詔告天下，今次站赤止合從各路達魯花赤，總管提調，毋令州縣官領之，奉旨准。(經世大典站赤云)

照上所述，我們知道地方站赤掌管的變革，不外或屬於路，或屬於州縣而

已，其不屬於行省者，因通政院及兵部與行省間，官銜之位置有高下之關係而已。在特種的地方，如和林行省，西京宣慰司，甘肅行省，等，亦曾委任過提調（經世大典站赤五至大四年，七月十四日條），但此是例外，且所委者，不外管內蒙古站的提調，並非漢站，不能舉此例以概括一般。

路與州縣之間，此提調管理權，不絕地變動，其中一定有重大的意義存在，如今試把這種變革加以考究：為什麼要這樣變革？這種變革是何時實行的？

前記泰定元年三月三日之奏中，最初只云：「世祖皇帝時，漢地站赤從各路達魯花赤總管，提調，」實際，當世祖時，隨路各置總站官，以當管理之責，此事見於經世大典站赤二，其中載有至元七年二月中書省規定站赤事理條云：

一、除脫脫禾孫依舊存設，據隨路見設總站官，截日革罷。

中書省還規定此等站官中，其職務是收受聖旨，令旨，中書省之劄符，又凡歷事長久，別無過犯者，還可例外錄用，此事元史站赤篇收錄了，總站官何時纔隨路設置？雖不能明，但以「歷時年深，別無過犯者」一條看來，則當裁撤總站官之時，已經有些總站官是歷時年深的了，那末，總站官之設置，直至元七年裁撤時止，當然是經過相當的時日了，大概當是從至元元年時，便設置來管理隨處驛站了。

據前引中統五年即至元元年八月之聖旨，此時中書省奏請，希望隨處驛站事務，概歸州府親管，即隨路的站赤，依照已前體例，令各處管民官親行管理，而命霍木海提領使臣起數鋪馬強弱，往來使臣人等除依例應得之鋪馬及首思即糧食外，不得分外要取飲食諸物，霍木海亦不得在各站內添差頭目，如已有委付之人，須即革罷，管民官亦不得在各站戶處，擅便科差，侵擾站戶，在此奏章中，中書省希望隨處的站赤，宜屬州府親官，而依已前體例，亦應由各處管民官親管，這點從表面看來，很像是請各州府的管民官來管領是的，但根據前所引例。

（至元五年）三月四日，中書右丞相安童奏，霍木海呈，中統四年，奉命，總

管諸路站赤，至元元年改革漢站，令各路管民官掌管，霍木海提領使臣起數，舖馬強弱，勾當事理似不歸一。

據此，可知上引各處管民官，不過是各路管民官之義。未必是指的州府之官。在經世大典站赤一太宗十年戊戌六月二日之聖旨中，還有一個實例，說路使州府司縣官提控管勾各驛的頭匹及糧草，這事件是世祖以前的事，從這一點很可知道州縣要聽路的指揮，若沒有路的命令，牠不能單獨提調，因此，霍木海在中統四年，總管諸路驛站時，所有一切驛務，概歸其一人管理，但至至元元年，各路總站官設立後，霍木海便只提調使臣起數及檢查舖馬強弱取締使人非違，等事而已，至於其他一切的日常驛務，概歸各路之官署即總管府來管理了，在總管府內皆設有總站官，此官專負一切日常驛務之責，一直繼續至至元七年，諸站都統領使司成立才被廢止，但各地驛站事務仍然委之各路總管府，由達魯花赤直接管理。

站戶是維持驛站的基本份子，關於站戶的管轄是怎樣？當時却沒有明白的敘述，經世大典站赤二至元十年十二月條云。

諸站都統領使司言，本司品同部院，各路總管府合聽指揮，今總理府親臨站赤，本司係總要上司，據隨處站戶同軍戶與魯，擬屬元籍州縣外，其立站去處合無革去州縣一重官府，止令徑隸總管府；依樞密院例，並聽使司指揮，易為責辦，二十一日省部照擬，站戶同軍戶與魯，擬屬元籍州縣外，其立站去處，止令直隸總管府，仰總管府，並聽使司指揮，遍行照會。

這是關於管轄站戶最初的記錄，在那些站戶中，其在站驛所在地以外者，則屬於元籍州縣之管轄，其在驛站所在地者，則直隸各路總管府，不使州縣一重官府管轄，而總管府又聽從諸站都統領使司之指揮。這個理由，是使各路總管府直接提調驛站，並管轄驛站所在地之站戶，而總管府又直接受諸站都統領使司之指揮，以收易於責辦之效，從這點着想，則在至元十年以前，所有的站戶當然也是全屬於元籍州縣管轄，州縣又從站戶徵收一定的稅額來維持驛站，

至至元十一年十月時，此制度才變更，元史兵志站赤篇云：

十一年十月命隨處站赤直隸各路總管府，其站戶家屬令元籍州縣管領。

這種改變的經過，經世大典詳載之，是年十月十二日條云：

益都路總管府言，先奉諸站都統領使司照會，立站去處，革去州縣一重官府，直隸總管府，並聽本司指揮，續奉禮部符文，却該諸站都統領使司，各路總管府，並聽指揮，別不曾云立站去處，直隸總管府，請明降事，省部照擬得，隨處站赤止令直隸各路總管府外，站戶家屬，擬令元籍州縣管領，仰依上施行。

此事即至元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益都路總管府從諸站都統領使司所受之照會，那時雖然規定驛站所在之站戶，直隸各路總管府，但後接禮部符文時，却沒有記載此直隸事，因此益路略總管府再行上奏，其結果便改成至元十年所定「立站去處，革去州縣一重官府，直隸總官府」之制，此後，各處站赤皆直隸各路總管府，站戶的家屬皆使各元籍州縣直接管理。至於維持站的站戶與站本身底管轄問題，則與至元十年以前全不同了，那時的站役，是從站戶中，每戶抽二丁充之，此等站役和他的家屬都住在立站去處，此事見於經世大典，中統四年五月十七日之聖旨，元史兵志站赤篇亦記其大略云。

『中統四年五月，雲州設站戶，取迤南州，城站戶籍內，選堪中上戶應當。馬站戶馬一匹，牛站戶牛二隻，於各戶選堪當站役之人，不問親軀，每戶取二丁及家屬於立站去處安置』

其後關於各路站赤之管理，至至元二十八年仍不見有可徵之記錄，但元史兵志站赤篇此年七月條云：

詔各路府州縣達魯花赤長官，依軍戶例，兼管站赤與魯，非奉通政院明文，不得擅科差役。

此事亦載於經世大典云：

七月二十一日通政院奏，隨路站赤雖令達魯花赤總管府專一提調，而州府司

，縣官司又復椿配站戶和雇、和買、雜泛、差役、比之民戶，尤甚騷擾，莫若令路府州縣達魯花赤長官，依軍部體例，兼管站赤奧魯，非奉通政院明文，不得擅科差役，任滿俱解申院，似望管民官撫安站戶，奉聖旨，所言誠善，其行之，具呈都省，欽依遍行訖。

據上所述，與至元十一年十月以來隨處站赤歸各路總管府直轄，站戶家屬，歸州縣管領事，似有不合，這或者是至元十一年以後再有改革也未可知，但此證據不存，總之，至元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一以後除了路以外，府州縣等達魯花赤長官，依軍戶體例，奉有通政院的明文，便可以掌管站戶的行政了，當時的站，是棋布星羅於州縣所管轄之地域，因此，站戶亦跟着諸站移住各處，雖然規定隨路總管府專一提調，但實際上各府州縣的官吏，因種種的關係，當然着手干涉。站戶既然被州縣官吏干涉，故普通站戶所負擔的租稅，比之其他一般的平民還重，層層剝削，其結果使站戶，不勝其苦所以纔把站戶的行政一概委之地方官，命通政院取締之使站戶免去兩重負擔，這當然是救濟站戶的一個良法。

至大四年四月，廢通政院，天下站赤報歸兵部管轄，是年七月從中書兵部呈進都省之奏文云：

都省照得，至大元年正月十九日，已經奏准聖旨，令路府州縣達魯花赤長官提調站赤，仰兵部，行移合屬，欽依提調人馬船車舖陳什物館舍，須令一一如法，或不測差官點視，但有不齊，決罪標附，驗輕重黜降，（經世大典站赤五）

此處所謂至大元年正月十九日已經奏准聖旨者，即指准路府州縣之達魯花赤長官提調站赤之聖旨，此事經世大典不載，但在元典章三十六站赤目中，「拯治站赤」子目下：載有「至大元年正月初九日奏准事理」條，又在「長官提調站赤」子目下，載有「至大元年正月初九日中書省奏過事內一件節該」條，從這兩條看來，就可以明白這個聖旨了，這雖是一個說十九日，一個說初九日，這種錯誤一定是其中之一錯了，至大四年，兵部既代通政院管轄驛站，於是隨處站赤

之提調，亦好像一向的辦法，由路府州縣達魯花赤長官來擔任，站戶由何處管領？此時沒有明文可徵，但州縣既然提調站赤，那麼管領站戶事，當然亦歸州縣來負責。皇慶元年正月，江西行省准中書省之咨，載於元典章三十六站赤目中，「長官提調站赤」子目下，其中還說那時州縣仍然提調站赤事，其後經過八年之久，關於驛站提調事，總沒有見記載，至英宗即位，即延祐七年十一月，州縣提調驛站事，便變革了，經世大典站赤六載有通政院官李欒將之上奏云：

世祖皇帝時，腹裏江南漢地站赤，例從各路達魯赤管理提調，近年令州縣管領，似此站赤受害，今可依前例，皆令各路達魯花赤總管提調，州縣官勿得預。

此條元典章新集兵部驛站門，「路產魯花赤，總官提調站赤目下」，亦載有之云

○延祐七年十月口日江西行省准通政院咨，延祐七年七月口日本院官奏，俺衆人商量來，世祖皇帝時分，腹裏江南漢兒等站赤，每各路裏達魯花赤，總管提調有，近年交州縣官每提調的上頭，站赤每生受變道說有，如今依在先體例，交各路達魯花赤，總管，兩個提調，州縣官每休交提調呵，怎生奏呵，依著世祖皇帝聖旨，交各路達魯花赤總管提調者，州縣官每休提調者，隨處行文書者變道，聖旨了也，欽此咨，欽依施行。

世祖時，關於站的管理屢有變革，前已言之，但未必一定像這裏所說，腹裏即畿內，江南等地漢站，常使各路達魯花赤及總管來提調，初時雖這樣實行過，令各路總管達魯花赤來提調，而稍後，至至元二十八年以後，又令各路府州縣達魯花赤來管領了，至延祐七年，再改前制，州縣長官不准提調站赤事，只許各路單獨提調，這個原因，與歷次變革同，全因州縣官提調後，徵稅過重，站戶受害，以致驛站設備不充分，不能達到本來設驛站的目的。

英宗至治三年，恢復州縣提調事。據前引泰定元年三月五日察乃脫兒赤顏等奏章，以一切政治都要依從世祖定制爲口實，廢除州縣官管領，所有驛站提調事項，概歸各路達魯花赤及總管節制，此奏章說至治三年英宗幸五台時，由左

丞速速同知不顏復奏，令州縣提調站赤事，但是年英宗幸五台事，不見於元史，記載此事，於至治二年，這大概是二字誤爲三字吧！

總之，管理各地驛站之地方機關，其所以不絕地反復變革者，不外要管理上實施之便利，與乎要努力除去從此而生之弊害，二者交錯而生之結果罷了，從管理上方便說，當然是把提調權委之各地州縣官爲妥，可是各驛站因爲貯備好些糧食，馬、牛、薪、炭、及各種物品，所以常引起各州縣貪官的垂涎，這種貪求無厭的行爲，常不絕地登載着，因此站戶困乏，驛站設備不足，故政府不能不捨其便利，而另設各路總管民官，以負管理之責，並以通政院或兵部監督之，以除此弊，但這樣一來，廣布各地的驛站，在管理提調上便生出許多不便了，同時各地州縣官，對於其所管轄以外之站戶，又向之徵收種種雜稅，結果又招致站戶底疲弊，因此又把驛站管轄歸之州縣官，希望減去其重稅及管理底不便，可是這樣一來，州縣官又作怪了，剛才所說的通病又來了，於是政府又再改正，廢州縣官之管領，概歸各路達魯花赤及總管來提調，故管理各地驛站之機關之所以不絕改變者，即是這個原因。

- (1) 經世大典站赤二冒頭所記中統年號，從而所謂五年三月四日者，雖可看作中統五年，但這個不用說也是至元之誤寫者。
- (2) 元史百官志通政院條參照。
- (3) 在此所記之『據』字，與普通場合所用異，有『在』字之意味，從而無此字亦通，此證據在元史兵志站赤篇收錄此文日時，便將此字省掉，僅書「隨路見設總站官」下引至元十年十二月諸站都統領使司之奏中，有「據隨處站戶」句，此據字亦與此同。
- (4) 第五節首首官條參照
- (5) 下引益都路總管府把此照合照原本的樣子申上省部文中，不用此『無』字，這大概是衍文。

(未完)



# 鹽鐵論中所見之漢代危機

國文系 孔繁信  
三 年

## 一、前言

距今二千多年以前，中國的政府當局同平民代表，曾經舉行過一次圓棹會議，大家開誠佈公的來討論當前的困難問題。這個會議，便是西漢昭帝始元六年所召集的鹽鐵會議。雖然在民主思想澎湃的今日，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用會議的方式來解決國事的例子，已是司空見慣，絲毫用不着驚奇的。但在兩千多年以前的專制時代，一個專制君主，肯來讓平民對於國家大事有說話的機會，這不能不承認是一件創舉。

這次會議，代表政府方面的，是御史大夫桑宏羊等重臣。代表平民的，是那般由各地選舉來的賢良文學們。當時政府召集這個會議的唯一目的，是想要知道一下民間的疾苦。試看前漢書昭帝紀裏說：「六年……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原來西漢在武帝時代，國家實行官賣鹽鐵酤酒的統制政策，以補救財政的不足。到了昭帝時代，那般賢良文學們，都感覺大大的不便，力請取消這個政策。所以下面應劭注解道：「武帝時以國用不足，縣官悉自賣鹽鐵酤酒。昭帝務本抑末，不與天下爭利，故罷之。」其實，後來榷酒雖然罷除了，而鹽鐵專賣的政策，一直到宣帝時代，也還不會罷除，這完全因為國家財政太困難的緣故。

桓寬的鹽鐵論六十篇，乃是一部記載這個會議的專書。寬在宣帝時，官至廬江太守丞，鹽鐵論的完成時期，也當在宣帝年間。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裏說：「蓋其著書之大旨，所論皆食貨之事，而言皆述先王稱六經。」很明顯的，這

部書的性質大部分是關於經濟方面的。但我們讀過之後，却另有一種不同的感覺。我們覺得，與其說鹽鐵論是一部討論經濟的書，毋寧說牠是一部報告漢代國難狀況的記錄。因為，所有西漢的政治軍事財政外交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危機，從這部書裏面，我們都得到了一個清楚的認識。在下面，我預備把這些危機作一個簡略的敘述，處在國難嚴重的今日，這種工作，也許不算絲毫沒有意義的吧！

## 二、外患之嚴重

漢代外患為禍最烈的，是北方的匈奴，這是人人都曉得的。鹽鐵論中敘述匈奴為患的地方很多，幾乎舉不勝舉。我們無論從桑宏羊或文學們的口裏，都可以看出那時的緊張情況。例如：

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為寇暴於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本議第一)

大夫曰：「匈奴桀黠，擅恣入塞，犯厲中國，殺伐郡縣朔方都尉，甚悖逆不軌，宜誅討之日久矣！」(同上)

賢良曰：「……今百姓所以囂囂，中外不寧者，咎在匈奴。」(備胡第三十八)

大夫曰：「……今匈奴蠶食內侵，遠者不離其苦，獨邊境蒙其敗。」(誅秦第四十四)

大夫曰：「……今以漢國之大，士民之力，非特齊桓之衆，燕趙之師也，然匈奴久未服者，羣臣不并力，上下未諧故也。」(伐功第四十五)

文學曰：「……今匈奴牧於無窮之澤，東西南北，不可窮極，雖輕車利馬，不能得也，況負重羸兵以求之乎？其勢不相及也！」(西域第四十六)

那時匈奴侵擾的情況，和征服的困難，在這幾段話裏，說得明明白白。然而「以漢國之大，士民之力」，為什麼不能把匈奴徹底的征服了呢？第一，是

因爲「羣臣不并力，上下未諧」的緣故。換句話說，就在于大家不能精誠團結，達到共赴國難的程度。第二，因爲匈奴採用遊擊的戰術，實際上亦不易於征服。除了用兵以外，漢代也不斷地在使用着和親的政策，企圖從外交上解決兩者間的宿怨。試驗的結果，都因了匈奴的反覆無信，貪得無厭，而終歸失敗了，只有仍舊訴諸武力的一途。例如：

大夫曰：「漢興以來，修好結和親，所聘遺單于者甚厚。然不紀重質厚賂之故，改節而暴害滋甚。先帝觀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懷，故廣將帥，招奮擊以誅厥罪。」(結和第四十三)

大夫曰：「……匈奴貪狼，因時而動，乘可而發，威舉電至。而欲以誠信之心，金帛之寶，而信無義之詐，是猶觀躑躅而扶猛虎也。」(世務第四十七)

大夫曰：「……匈奴數和親而常先犯約，貪侵盜驅，長詐謀之國也。反覆無信，百約百叛。若朱象之不移，商均之不化，而欲信其用兵之備，親之以德亦難矣！」(和親第四十八)

看了上面的話，我們至少可以發生兩種感想：第一，我們這個民族從來是愛好和平的，是遵守信義的，一直到現在，這種態度也還不曾改變。惟其愛好和平，所以遇事都能出之以最高限度的忍耐。可是超過了這個限度，我們也有着強烈的犧牲精神。第二，漢代匈奴的爲患，是「背叛不臣」，是「蠶食內侵」，在當時固然已經弄到「中外不寧」的地步，但和目前的國難比較起來，倒覺得還輕鬆得多。到底漢代對於匈奴是採用了怎樣的國策？在這一點上，我們應該去反省一下的。

### 三、國防之急需

漢代的外患既然這般嚴重，那麼，關於國防上的建設，自然是刻不容緩的工作。從鹽鐵論上看來，我們可以知道御史大夫桑宏羊，是一個極端的國防第

一主義的人物。例如：

大夫曰：「中國與邊境，猶支體與腹心也。夫肌膚寒於外，腹腸疾於內，內外之相勞，非相爲助也。唇亡則齒寒。支體傷而心懼。故無手足則支體廢，無邊境則內國害。」(誅秦第四十四)

大夫曰：「事不豫辨，不可以應卒。內無備，不可以禦敵。詩云：詰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故有文事必有武備。」(世務第四十七)

大夫曰：「……故君子篤仁以行，然必築城以自守，設械以自備，爲不仁者之害己也！是以古者蒐獮，振旅而數軍實焉，恐民之愉佚而亡戒難。故兵革者國之用，城壘者國之固也。」(和親第四十八)

大夫曰：「……自古明王，不能無征伐而服不義，不能無城壘而禦強暴也。」(繇役第四十九)

關於國防問題，到了現在，纔又被人們重視起來。但在過去若干年中間，不消說，我們是無有國防可言的。看了古人的話，不能不令人感到無限的慚愧。同時，我們知道，在漢代講求國防，不外「修障塞，飭烽燧，屯戍卒」三方面的事情，倒比較的容易做到。但在今日而言國防，除了陸防之外，更要講求海防，而尤其要注意空防，各方面的事情，都繁雜得多。因此，要建設一個近代化的國家，到底怎樣去建設國防？實在是一個再重要不過的問題。說到這裏，我們更感到萬分的驚懼與不安！

其次，漢代好像更有一個基本國策，是主張「先固外而後安內」，也可以拿桑宏羊的主張作代表。現在不妨把他的話引證出來，給我們作一個重要的參證：

大夫曰：「……故有備則制人，無備則制於人。故仲山甫補袞職之闕，蒙公築長城之固，所以備寇難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不固其外，欲安其內，猶家人不堅垣墻，狗吠夜驚而闇昧妄行也！」(險固第五十)

#### 四、賦繇之繁重

因為屢次對外用兵的結果，那麼，軍費之相當龐大，自然是意料中的事。漢代爲了要克服這種財政上的危機，只有一面增加賦稅，一面延長繇役的年限，縱有賢良文學們的極力反對，也毫不改變原來計劃的。例如：

大夫曰：「……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蕃貨長財，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乘城之士，飢寒於邊，將何以贍之？」(本議第一)

文學曰：「……今商鞅之冊任於內，吳起之兵用於外。行者勤於路，居者匱於室。老母號泣，怨女歎息。」(非鞅第七)

大夫曰：「……今子弟遠於勞外，人主爲之夙夜不寧，羣臣盡力畢議，冊滋國用。故少府丞令請建酒榷，以贍邊給戰士，拯救民於難也。」(憂邊第十二)

御史曰：「……當此之時，四方征暴亂，車甲之費，克獲之賞，以億萬計，皆贍大司農。此皆扁鵲之力，而鹽鐵之福也。」(輕重第十四)

文學曰：「……轉倉廩之委，飛府庫之財，以給邊民。中國困於繇賦，邊民苦於戍禦！」(同上)

我們從上面所引的幾段話裏，對於漢代賦稅的繁重，已不難窺其大概了。至於當時繇役的過重，鹽鐵論上也有幾段詳細的記載，痛快淋漓，哀婉動人，實在使人不忍卒讀。試引證於下：

文學曰：「……故老者非肉不飽，非帛不暖，非杖不行。今五十已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輸，並給繇役，非養老之意也。古有大喪者，君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君子之所重而自盡者，其惟親之喪乎？今成僵尸，棄衰絰而從戎事，非所以子百姓，順孝悌之心也。」(未通第十五)

賢良曰：「……今山東之戎馬甲士戍邊郡者，絕殊遼遠，身在胡越，心懷老母。老母垂泣，室婦悲恨，推其飢渴，念其寒苦。」(備胡第三十八)

賢良曰：「……今則繇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涉胡越之域，今茲往而來歲旋。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身在東楚，志在西河。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悲。」(執務第三十九)

文學曰：「……今中國爲一統而方內不安，徭役遠而外內煩也。古者無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歎，憤懣之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於骨髓：此杜杜采薇之所爲作也。」(繇役第四十九)

## 五、官吏之貪侈

在西漢的政治史上，被大家認爲黃金時代的，自然是文景之治了。自此以後，漢代的政治便漸漸腐敗下來，到了昭帝時代，大概已經演到瘡痍滿目的地步。我們現在就從鹽鐵論上的話看來，已可以想像當時一般政治的腐敗。例如：

賢良曰：「……今吏道壅而不選。富者以財買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功積日，或至卿相。垂青繩，擐銀龜，擅殺生之柄，專萬民之命。」(除狹第三十二)

文學曰：「……方今人主穀之。教令張而不施，食祿多非其人，以妨農商工市井之利，未歸於民，民望不塞也。且夫帝王之道，多墮壞而不修。」(相刺第二十)

賢良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吏即少廉，民即寡恥，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國病第二十八)

處在這種買官賣爵的制度之下，於是一般官吏們，便貪得無厭，奢侈成性

，作福作威，達到自己享樂的願望，是當然的趨勢。鹽鐵論裏描寫當時官吏們貪侈的地方很多，我們都有一讀的必要。例如：

文學曰：「……今則不然，親戚相推，朋黨相舉。父尊於位，子溢於內。夫貴於朝，妻謁行於外。無周公之德而有其富，無管仲之功而有其侈。」  
(刺權第九)

文學曰：「……今之在位者，見利不虞害，貪得不顧恥。以利易身，以財易死。無仁義之德，而有富貴之祿。」(毀學第十八)

文學曰：「……當世囂囂，非患儒之難廉，患在位者之虎飽鷓咽，於求覽無所才遺耳！」(褒賢第十九)

文學曰：「……今公卿處尊位，執天下之要，十有餘年。功德不施於天下，而勤勞於百姓。百姓貧陋困窮，而私家累萬金，此君子所恥，而伐權所刺也。」(國病第二十八)

賢良曰：「……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妻，大夫二，諸侯有姪娣九女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曠怨失時，男或放死無匹。」(散不足第二十九)

上面的幾段話，把漢代官吏們的貪侈情形，描寫得非常詳盡。使生在千百年後的我們，讀罷之後，仍感覺他們的話說得句句真摯而動人。其實，居官的人，家資巨萬，妻妾滿堂，在目前看起來，倒是極平常的事，絲毫用不着驚異的。我們終天聽到「澄清吏治」的呼聲，想不到「吏治」在漢代便不會「澄清」。中間經過了一千多年的長時期，到了現在，還要大家天天來嚷，我們真不知道要到何年何月才會澄清呢！

## 六、民生之凋弊

由前面幾節看來，知道那時漢代的局面，差不多要算到了最緊張的程度。國家不惟要建設國防，要抵抗外患，而且又要設法籌措龐大的軍費。同時一般

官吏們，更是只知肥己，一點兒不知道去替民衆謀福利。在這種危殆的情況之下，於是人民的生活就因而凋弊起來，是不足奇怪的。我們再來看鹽鐵論上的記載：

大夫曰：「……天地之利無不贍，而山海之貨無不富也。然百姓匱乏，財用不足：多寡不調，而天下財不散也。」(通有第三)

文學曰：「……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服淫侈之變，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園池第十三)

文學曰：「……大軍之後，累世不復。方今郡國，田野有隴而不墾，城郭有宇而不實。」(未通第十五)

賢良曰：「……故召伯聽斷於甘棠之下，爲妨農業之務也。今時雨澍澤，種懸而不得播。秋稼零落乎野而不得收。田疇赤地而停落成市。發春而後，懸青幡而策土牛。殆非明主勸耕稼之意，而春令之所謂也。」(授時第三十五)

漢代民生爲什麼會陷於這般的貧困呢？在上面的幾段談話裏，又給我們一個明白的答案。至於怎樣救濟貧困呢？賢良文學們也有一種具體的主張。茲引證如下：

賢良曰：「……方今公卿大夫子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工有所勩其業：如是，則氣脈和平，無聚不足之病矣。」(救匱第三十)

賢良曰：「……方今之務，在除饑寒之患，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也。寡功節用則民自富。」(水旱第三十六)

## 七、刑法之過重



漢代的政府是主張「法治」的，我們從大夫桑宏羊和御史們的談論裏，可以明白的看出。例如：

大夫曰：「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姦也。令嚴而民慎，法設而姦禁。」(刑德第五十五)

御史曰：「……故水者火之備，法者止姦之禁也。無法勢，雖賢人不能以爲治。無甲兵，雖孫吳不能以制敵。」(申韓第五十六)

御史曰：「……夫少目之罔，不可以得魚。三章之法，不可以爲治。故令不得不加，法不得不多。」(詔聖第五十八)

御史曰：「……禮讓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明君據法，故能長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同上)

可見他們不惟主張法治；而且又認爲刑法要時時增加，時時變遷，順應時世的需要，才可以達到「止姦禁暴」的目的。於是許多的嚴刑峻法，便不免應運而生。同時一般無知的官吏們，更亂用刑法，愚弄人民。這麼一來，漢代刑法的過重，也就成了一種極大的隱憂。例如：

文學曰：「……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況愚民乎？律令塵蠹於棧，閣吏不能徧覩，而況於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也。」(刑德第五十五)

文學曰：「……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己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申韓第五十六)

這猶是就一般的狀況，來說明當時刑法之苛刻的。如果更具體的講，人民認爲最感痛苦的，又有兩點：第一是傷人與殺人同罪，譬如「殺人者死」，那麼傷了人的既然和殺死人的同罪，也就同樣處以死刑。第二是連坐法，一個人犯了罪，要牽連許多的戚族，就是前面所說「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的

意思。試引證如下：

文學曰：「……古者，傷人有創者刑。盜有賊者罰。殺人者死。今取人兵刃以傷人，罪與殺人同，得無非其至意與？」(刑德第五十五)

文學曰：「……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小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之及華葉，傷小指之累四體也。如此，則以有罪及誅無罪，無罪者寡矣！(中略)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爾？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緩追以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聞惡，惡止其人，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之相坐。」(周秦第五十七)

## 八、結論

對子漢代的危機，現在我們已經作了一個簡單的敘述。接着我們要問，難道漢代幾百年間的危機，就止於上面所說過的幾種麼？這當然不會的。同時，我們更相信，除了這幾種危機之外，應該還有許多地方都不曾提到。不過我們在本文的題義上，已經說得很明白，是只限於從鹽鐵論上所看到的。那麼，材料的貧乏和內容的簡單，也自然是意料中的事。

可是現在我們看了這些危機，究竟被引起了怎樣的感觸呢？據我想，我們至少要發生兩種感想：第一，我們應該承認「多難興邦」這句話，是不錯的。我國之有「國難」，並不是自今日始。在某種意義上，整個的歷史，便是一部歷代國難的記錄。我們看了漢代國難的緊急狀況，就可以知道當時政府處境之艱難了。比較上講，漢代倒還算是平靜得多的，而映在我們眼睛裏的，也够叫人擔憂了。然而，無論國難多麼嚴重，只要上下能够團結一心，是終久可以戰勝艱難的。到了現在，不過這種國難較前更爲嚴重罷了。所以我們更應該堅定我們的信念，不畏怯，不悲觀。步伐整齊，萬衆一心，只要能够如此，我們是有生路的。

第二，我們對於漢代對外對內的政策，應該有一種明確的認識。在對外而論，政府看清了匈奴的無信，不可以德服，只有用武力可以解決。於是就整頓軍備，建設國防，這當然是最賢明的辦法。至於漢代的對內政策，便有許多可以批評的地方。官吏的貪侈固不必說，更加賦稅的繁重，與刑法的苛刻，結果弄得國空民貧，上下交困。這個責任當然要由政府擔負起來的。一個政府，有時因了專力對外的緣故，常常會忽略了一般的內政，漢代恐怕便是如此。環顧我國當前的處境，內憂外患，與時俱增。政府於對外之餘，應該怎樣改進一般的政治？怎樣注意人民的生計？這在目前，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在看了漢代的危機之後，便被引起了如上的觀感。

民國二十五年國慶之次日作于北平。

## 外交月報

——第九卷第五期出版——

◁二十五年十一月號要目▷

|                 |     |
|-----------------|-----|
| 現階段之中日交涉        | 吳其玉 |
| 日本國民經濟的總動員準備    | 伍康成 |
| 國聯盟約與凡爾賽和約之分離問題 | 戴爾卿 |
| 小協約陣線的演進及其現勢    | 楊嘉聲 |
| 法德波三角關係之檢討      | 趙毓麟 |
| 二十世紀歐洲之政治       | 譚春霖 |
| 納粹德國治下之反猶真象     | 黃德祿 |
| 西班牙內亂關聯之國際法問題   | 小 訥 |

●價 目●

零售每冊大洋四角國外八角

|   |       |   |   |   |   |   |   |
|---|-------|---|---|---|---|---|---|
| 預 | 半年六冊  | 國 | 貳 | 元 | 國 | 肆 | 元 |
| 定 | 全年十二冊 | 內 | 肆 | 元 | 外 | 柒 | 元 |

◀各省市大書局均有代售▶

社址 北平西城府右街運料門裏外交月報社經理部電話西局  
二七九三號郵政信箱五十七號

◁外交月報社啟▷

# 李杜卒於水食辨

國文系 盧振華  
四 年

李杜的聲名，在沒熟讀「唐詩三百」人們心目裏，想也不會感到陌生吧？本來，無數唐賢詩卷中，我們是有不能不更加崇許二公篇什的地方，欒城集有一絕句說得好：『唐朝文士例能詩，李杜高深到者稀。』其實豈只這樣？後千三百年來也未嘗有人可企及其肩項呢，爲了下文敘述便利，我且簡略地介紹這詩壇兩大巨擘的生平：

李白字太白（新舊唐書本傳），自號青蓮居士，酒仙翁（王訂薛仲昌李太白年譜），海上釣鰲客（侯鯖錄卷六），人稱之爲醉聖（天寶遺事），謫仙（賀知章語），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號竹溪六逸（新唐書本傳，方豪竹溪記）與賀知章李適之王維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稱酒中八仙（新唐書本傳），與司馬承禎陳子昂盧藏用宋之問王適畢構孟浩然王維賀知章爲仙宗十友（海錄碎事）與杜甫輩爲四傑（冊府元龜唐文宗時諺語）。蜀人（新唐書本傳，魏顥李翰林集序，劉全白唐故翰林學士李君墓碣，鄭樵通志，曾鞏李白集序）有謂爲山東人者（元微之杜工部墓誌銘，舊唐書本傳，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一，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三，）以其寄寓任城而言也（案唐任城縣今山東濟寧縣），有謂爲隴西成紀人所，（李陽冰草堂集序，范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案漢成紀縣在今甘肅秦安縣北，）以其先世族望而言也，至歸屬之於金陵，則又惑於「白本家金陵，世爲右姓」（上安州裴長史書）之語焉。

唐武后長安元年（公元七〇一，亦有所謂聖歷二年者，如俞樾九九銷夏錄卷七，趙翼甌北詩話卷一，然皆疑詞）生於綿州（魏綿李翰林集序，范傳正

李公新墓碑——生于某地，不定即某地之籍貫，故范碑仍不妨以白爲隴西成紀人也。而詳書其生於彰明縣（輿地廣記），青蓮鄉（杜詩補遺引范傳正李公新墓碑，楊升菴文集引成都古今記。眉公秘笈）或坦邏私城者（逸經創刊號胡懷琛李太白的國籍問題）者，並坐立論虛泛，證據空疏之弊，未可以成定案也。

公好酒任俠，中年尤有慕神仙道術，當代名公學人咸願與之納交，遂益自狂縱，因遭時忌；而其才實有足稱者：故杜詩云：『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天寶元年（公元七四二）供奉翰林，尋解職，浪迹趙魏燕晉淮泗間，寄情山水。寶應元年（公元七六二）往依族人當塗令李陽冰，未幾即世，年六十二。（甌北詩話卷一謂如依青蓮代宋若思薦已表推之，應爲六十一歲，而其後按語謂爲六十四歲；乃據諸家傳序。宋曾南豐李白集序，亦云年六十四，王琦注已駁之矣。）

杜甫字子美（新舊唐書本傳），號少陵（李春坪少陵新譜），詩中嘗喜自稱杜陵野老（投簡咸華兩縣諸子詩，醉時歌，）少陵野老（哀江頭），狂夫（杜集附錄陸游讀杜詩仇註引明謝杰少陵記），世稱之爲拾遺，工部者，以其官歷如是也（按甫尙授京兆府兵曹參軍，華州司功參軍），稱之爲草堂先生者，則因其浣花江上所居而號焉。襄陽人，後徙河南鞏縣（舊唐書本傳，宋王洙杜工部集序）。唐睿宗先天元年（公元七一二）生，以進三大禮賦受知玄宗，授右衛府胄曹，時天寶十四年也。肅宗朝，往成都，依嚴武，武卒蜀亂，圖東歸，旋卒，年五十九。

先生病日多於痊日，貧時長於裕時，而詩酒不廢，人尊爲情聖（梁啟超情聖杜甫），誠是也。

### （一）李白

小時看今古奇觀李白醉草嚇蠻書，很可惜這樣一個有才氣的人，到頭來葬

送在水裏。稗官巷議，原離不了「姑妄言之」，倒沒甚可責難處；只是自唐宋以下一般文宗詩伯真個煞有介事地吟詠起來，却遺誤晚世不淺了。這裏，讓我先把幾個有關白死于水的記載舉在後面：

『李白著宮錦袍，遊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無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唐王保定摭言)

『白晚節好黃老，度牛渚磯，乘酒捉月，沉水中，初悅謝家青山，今墓在焉。』(元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二)

另外有兩段詩話，也可反證其個人是相信這種傳說的：

『坡（蘇東坡）又嘗贈潘谷詩云：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潘後數年，果入井中跌坐而死，人皆異之，坡固不獨自識，且又讖殺潘谷耶？』(宋陳善捫虱新話卷三)

『宋胡璞閩中劍南人，嘗經采石渡題詩弔李白：抗議金鑾反見仇，一坏蟬脫此江頭，當時醉弄波間月，今作寒光萬里流。蘇軾見之，疑唐人所作，嘆賞不置。』(元祝成輯蓮堂詩話)

上所舉的唐才子傳可算別傳，摭言只是瑣言——這幾句話並沒含有菲薄私意。劉知幾說：『在昔三墳五典，春秋檮杌，即上代帝王之書，中古諸侯之記，行諸歷代，以為格言。其餘外傳；則神農嘗藥，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實著山經，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語載言，傳諸孔氏；是知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由來尚矣。』(史通卷十雜述篇)最能明白這個道理。但歷史任務，首在尋求真象；因此治史的人，還是不得不抱着懷疑態度，從名方面去發掘事實的究竟。那末，關於李白生卒，我們看一看正史怎樣說：

#### 劉昫舊唐書文苑本傳

『時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唱和，嘗月夜乘舟自采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依若無人(中略)。祿山之亂，元宗幸蜀，在

塗，以永王璘爲江淮兵馬都督揚州節度大使。白在宣州謁見，遂辟從事。永王謀亂，兵敗，白坐長流夜郎，後遇赦得還，竟以飲酒過度，死於宣城。」

宋祁新唐書文藝本傳

『白浮遊四方，當乘舟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中略）。李陽冰爲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晚好黃老，度牛緒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葬東麓。』

這裏我應提醒一句，撫言，新舊唐書載「白衣宮錦袍」，都一點不差，他原是很講究衣着底，汗靜之說：『他又有一件極美麗的五雲裘，顏色好像夏天的朝雲，春天的彩虹，又像碧海襯着遠山，紅霞映着綠草。』而其集中也有「翫月金陵城西孫楚酒樓達曙，歌吹日晚，乘醇著紫綺裘烏紗帽巾與酒客數人棹歌秦淮，往石頭訪崔四侍御。」詩（按裘是友人送的，白有酬殷明佐見贈五雲裘歌）；不過新舊唐書只寫他『顧瞻笑傲，旁若無人。』撫言却因此隨手把他帶到江心了。照理一個人病亡，自然算壽終正寢，平常得緊，是用不着怎樣吃力去敘述的；但如爲遭逢意外禍亂，那就需要費一番周折。新唐書「已卒」和舊唐書「死於宣城」，都輕輕一筆帶過，沒甚出入，可見並不承認溺死爲可信，我們如再看看同李白交深或時近人的記載，就更瞭然了。

『楊冰試絃歌於當塗，心非所好。公暇不棄我，乘扁舟而相顧，臨當挂冠，公又疾頽，草藁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予爲序。』（李楊冰草堂集序）

李白是寶應元年（公元七六二）十一月死在當塗，當時送終的人怕只有這位從叔當塗令了，序文也就是那年十一月作的，還有什麼材料比這更落實？內面明明稱是「病頽」，應不會又扁舟來往江上了。

『姑熟東南，青山北址，有唐高士李白之墓（中略）。年六十二，不偶，賦臨

終歌而卒。』(李華故翰林學士李君墓誌序)

李華在天寶間官監察御史，按劾不撓，權倖嫉視，他的話當較可信。「臨終賦歌」，那裏是滅頂時候能有的事？

君名白，天寶初詔令歸山，偶遊至此，以疾終，因葬於此。全白幼則以詩爲君所知，及此投弔荒墓將毀，追想音容，悲不能止。』(摘錄劉全白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

這篇碣記在貞元六年(公元七九一)作的，去太白歿時二十九年，也說「疾終」。

『晚歲渡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盤桓利居，竟卒於此(中略)。因云(白孫女——陳雲妻，一劉勸室——云)：先祖志在青山，遺言宅兆，頃屬多故，故殯於龍山東麓，地近而非本意。』(范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序)

范碑立於元和十二年(公元七六二)，晚太白五十六年，未可算遠，雖沒說出因何卒；但從「遺言」二字看來，可推定淹死是不致於有的；而且兩位孫女也不是傳正能够捏造得出來。八十二年(武宗會昌三年，公元八四三)還有一段文章可幫助我們印證呢；

『問其(指太白)墓左人畢元宵實備灑掃，留綿帛，具酒饌祭公。知公無孫，有孫女二人，一娶劉勸，一娶陳雲，皆農夫也。』(裴敬翰林李公墓碑)

上面連引了好幾節文字，一則是根據不厭詳盡，一則我總覺得時近人的話比起後來「吠聲」「捉影」的傳說穩靠得多，其他像唐孟啟本事詩稱白「卒于宣城」，宋曾鞏序白集謂「以病卒」，又洪邁容齋隨筆云「俗傳良不遇信」，都可以訂正僞說，這裏只好從略了。

僞說不定有依據，但必定有原因：這就是說一件「莫須有」的事，可由人去生成，而生成時不能無所爲。顏氏家訓上說：『死者，人之常分，不可免也。』李白自然不出此例。現在我們要追求的是後世何以強要「無中生有」：故作亂



言惑衆？如能解答清楚，本文才算功行圓滿。關於這點，在前朝典籍裏也可找出些意見：

一)由於好奇者

『世多言李太白以醉入水捉月溺死，此談者好奇之過，太白對月能作「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之句，意氣本自超出宇宙，對影三人，雖醉豈復狂惑至此？』(宋葉夢得玉澗雜言)

『侯鯖錄載太白過採石酒狂捉月，恐好事者爲之。』(宋薛仲尊李太白年譜)  
按宋趙德麟侯鯖錄卷六所載，前尚冠有「世傳」字樣，亦具存疑之意。

(二)由於仇嫉者

『千一錄：杜子美之沒，旅殯岳陽四十餘年，乃克襄事於首陽，元微之之誌詳矣。李太白卒於當塗，以集託族叔邑令陽冰，陽冰之序明矣。而稗家之說，乃云皆以溺死；二公生同時而沒亦同毀，豈相嫉者流言而志奇者不察耶』(見薛譜注)

「好奇」，「仇嫉」，似乎未盡餘蘊，私意更有幾點，願提出來商榷。

(三)由於江干藁葬者

李白長眠所在，很多書都提到了，歸納起來有：

- (甲) 當塗
- (乙) 宣城
- (丙) 太平州
- (丁) 姑熟
- (戊) 龍山
- (己) 青山

上面(甲)(乙)(丙)(丁)四處，實只一處，就是現今安徽當塗地方，不過各代名稱新舊互異罷了。(戊)(己)也不過把範圍縮小點來說，同屬當塗縣治，龍山是原址，到范侍郎才遷定青山「見范碑及侯鯖錄」，因為墳墓近江，所

以後來過往的人把在水裏淹死的說頭，很容易地附會成功了。

(四)由於海上騎鯨者

古人於草木鳥獸的名，倒確實做到了，「多識」境地；惟于海洋中動物，却永遠懷着神秘心情去觀察，認為可以倚賴着通天人：所以李白詩往往有『吾當乘雲螭（龍也），吸景駐光彩。』（古風第十一）『長鯨噴湧不可涉，撫心茫茫淚如珠。』（古有所思）『天漿儻惠故人飲，騎二茅龍上天飛。』（西岳雲臺歌送丹邱子）『乘龍天飛，目瞻兩角。』（來日大難）杜甫贈他的詩也有『若逢李白騎鯨魚，道甫問訊今何如？』（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後人不分皂白，拾作詩材，如邱濬『當時落水非失足，直駕長鯨歸紫清。』（丁卯歲過采石弔李白）李東陽『人間未有飛騰地，老去騎鯨却上天。』（李太白）宗臣『君騎長鯨去不返，獨留明月照江南。』（過采石懷李白其六）梁辰魚『飛燕已辭青瑣闥，長鯨自上白雲鄉。』（采石磯弔李白）趙文輝『騎鯨一去無消息，雲海茫茫澹夕曛。』（登太白酒樓詩）汪琬『騎鯨仙人不知處，狂客還歸四明路。』（李太白酒樓歌）尤袤『乘雲御風，捉日騎鯨。』（李白墓）施潤章『共說騎鯨捉月遊，孤墳細草野風秋，夜郎幽憤無多淚，萬古長江楚水流。』（經太白墓詩）鯨，龍本是水產動物，騎鯨一說，不絕地應用在詩人章句裏，漬漸歪曲事實，偽奪正，假亂真，也便成為淹死說有力的助手了。

(五)由於詩畫渲染者

詩固無關考證，但如照「可以羣，可以觀，可以興。」一番至理講來，却也非「小道」。歷代題詠李白沒有不稱「捉月」，「騎鯨」的，嘗怪其無識，明人在學術上少有貢獻，獨劉愷才實華茂，對此別具慧眼，私心喜服，願把原文披露後面：

『濟南城有太白酒樓，古今題詠甚多，予同年謝同知國賢廷舉傳誦一律云：「詩聖推刪後，風流襲晉餘，一生惟麩粟，千首半裙裾。飛燕真危語，騎鯨豈信書，參乎愛手足，爭肯飼江魚？」乃劉進士承華愷所作。』（明黃

瑜雙槐歲鈔卷十)

前此後此便不見有這種論調了，總難不掉醉，月，仙，狂等樣鄙倍詞語，如李綱『神遊八極表，捉月初不死。』(讀四家詩選) 吳樸『當時醉弄波間月，今作寒光萬里流。』(經采石渡留一絕句) 薩天錫『只應風骨娥媚嫉，不作天仙作水仙。』(采石懷太白) 項斯『夜郎歸未老，醉死此江邊。』(題李白) 晁補之『載酒五湖狂到死，只今天地不能藏。』(采石李白墓詩)

詩與畫真可像同氣連枝的難兄弟一般，詩人振藻摛華作出這許多綺麗的詩，畫家也便寫氣圖貌繪出許多縹緲的畫來，如齊仲常蔡珪程鉅夫都有李白捉月圖，王恽有捫月圖。周紫芝李太白畫像『捨得江心波底月，却歸天上王京仙。』李俊民李太白圖『不因采石江頭月，那得騎鯨去上天？』李端甫李白扇頭『巖冰澗零謫仙才，碧海詩鯨望不還。』元好問李白獨酌圖『謫仙去世三百年，海中鯨魚渺翩翩，豈知龍眠天馬筆 忽有玉樹秋風前。』

前人借重虛無的傳說，各自宣染，炫耀，後人習焉不察，也便當作實有其事了。

(六)由由神仙思想者

李白仙去，言不足徵，且暫不作理會；但唐宋間却很盛行這一說了。

柳宗元龍城錄卷七說；

『退之嘗言李太白得仙去，元和初有人自北海來，見太白與一道士在高山笑語久之，頃道士於碧露中跨赤虬而去，太白聳身健步追及，共乘之東去，亦可駭也。』

廣列仙傳上說：

『白龜年，樂天之後，一日至嵩山，遙望東岩古木簾幕窳地，往觀之，一人至前曰：李翰林相召，龜年乃趨入，其人褒衣博帶，風姿秀發，曰：吾李白也，向水解，今仙矣。』

東坡志林上說（仇池筆記，紫桃軒又綴，胡應麟筆叢，趙德麟侯鯖錄並

載此事)：

『元祐中有見李白酒肆中，誦其近詩云：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此非世人語也，少游嘗手錄其全篇。少游叙云：頃觀在京師，有道人相訪，風骨甚異，語論不凡。自云嘗與物外諸公往還，口誦一篇，云東華上清監清逸真人李白作也（詩略）。』

講飾體面，已成了社會的積習，稱人下世，必曰「仙逝」，「西遊」，而一般文士的死，更易變作怪誕附託的重心。如李賀召爲天闕修文郎。石曼卿敕爲海上芙蓉城主，太白便也在這種場合下擁歸玉京了。

本來一個自命不凡的人，總覺得應該有高宗文王那樣的人主訪求，也就應該有秦皇漢祖那樣的人主重用，李白雖非廊廟器，但確抱有濟世雄心；沒想到方伴宸遊，即遭疏棄，在這如沙鷗飄零湖海的時候，神仙思想自不期然發達起來，我們試檢按他文集中究竟有多少這種玄真的情調：

『余昔于江陵見天台司馬子微，謂余有仙風道骨，可與神仙八極之表（大鵬賦）』『爲君持此凌蒼蒼，上朝三十六玉皇。』（酬殷明佐見贈五雲裘歌）』『羽化如可作，相携上清都。』（贈丹陽橫山周處士惟長）』『紫書儻可傳，銘骨試相學』（贈嵩山焦鍊師）』『授余金丹道，曠劫未始聞。』（贈僧崖公）』『仙人撫我頂，結髮受長生。』（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章太守良宰）』『雲臥三十年，好閑復好仙。』（安陸白兆山桃花巖寄劉侍御綰）』『所期就金液，飛步登雲車。』（寄王屋山人孟大融）』『五岳尋山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閉劍琉璃匣，鍊丹紫雲房。』（留別曹南羣官之江南）』『玉女四五人，飄飄下九垓，含笑引素手，遺我流霞杯。』（遊太山六首之一）』『偶然值青童，綠髮雙垂鬢，笑我晚學仙，蹉跎凋朱顏。』（——之三）』『清齋三千日，裂素寫道經，吟誦有所得，衆神衛我形。』（——之四）』『山花異人間，五月雪中白，終當遇安期，於此鍊玉液。』（——之五）』『攀條摘朱實，服藥鍊金丹。』（天台曉望）』『待吾還丹成，投迹歸此地。』（江上望皖公

山)『余嘗學道窮冥筮，夢中往往遊仙山。』(下途歸石門舊居)『騰轉風次來，假合作容貌。』(與元丹丘方城寺談玄作)『願遊名山去，學道飛丹砂。』(落日熄山中)『十五遊神仙，仙遊未曾歇。』(感興八首之五)『傾家事金鼎，年貌可長新？』(避地司空原言懷)『傳聞海水上，乃有蓬萊山，玉樹生綠葉，靈仙每登攀。一食駐玄髮，再食留紅顏，吾欲從此去，去之無時還。』(雜詩)『吾與霞子元丹，煙子元演，氣激道舍，結神仙交。殊身同心，誓老雲海，不可奪也。』(冬夜對隨州紫陽先生殮霞樓送煙子元演隱仙城山序)這兒所舉引的除賦序各一外，還節錄了二十一首詩句，其實是不止此的。趙翼甌北詩話卷一說：『青蓮少好學仙，故登真度世之志，十詩而九：蓋出於性之所嗜，非矯托也。』另外有古風五十九首，中可除作佐證的更多，我也借用前人一段話來概括，就不難想見了。

宋葛立方：『李太白古風兩卷，近七十篇（按今李白文集古風一卷五十九篇，所以趙甌北說：「古風五十九首，非一時之作，年代先後，亦無倫次，蓋後人取其無題者彙爲一卷耳。」）身欲爲神仙者殆十三四，』(韻語陽秋卷十一)

唐宋盛行成仙的傳說，自己詩集中求仙的思想，社會相沿誌異好以文人爲劍塚的習尚，也無形演化出「水解」等浮語來。

#### (七) 由於狂放性情者

天才超逸的人，往往不修小節，破壞法度，李白便是這許多中的一個；但也有說他小時就養成狂放性情了，宋沈明遠發過一段評語：

『李太白云：「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南遊雲夢七澤之壯觀，酒隱安陸者十餘年矣。」夫人之教其子，可先之以詩禮，所以防閑其邪心，使之可以言，可以立，動遵於法訓，乃可責以成人之事耳。白方幼稚，而其首誨之以靡麗之詞；然則白之狂逸不羈，蓋亦過庭之所致也。』(寓簡卷四)

不論由於天才，還是由於家訓，至少沒法否認個性豪縱的存在，而且關於這，他自己已很坦白地流露在詩文中了。如『北斗酌美酒，勸龍各一觴。』(短歌行)『美酒樽中置千斛，載妓隨波任去留。』(江上吟)『大笑同一醉，取樂不生年。』(叙贈江陽宰陸調)『丈夫何事空嘯傲，不如燒却頭上巾』(醉後贈從孫高鎮)『手持錦袍覆我身，我醉橫眠枕其股。』(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舉杯向天笑，天迴照永願』，(獨酌清溪江石上寄權昭夷)『酒中樂酣能向分，舉觴酌堯堯不聞，何不令臯陶擁篲橫八極，直上青天掃浮雲。』(魯郡堯祠送寶明府薄華還西京)『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馬何須問，金粟如來是後身。』(答湖州迦葉司馬問白是何人)『草裹烏紗巾，倒披紫綺裘，兩岸拍手笑，疑是王子猷。』(翫月城西孫楚酒樓達曙，歌吹日晚，乘醉著紫綺裘，烏紗巾，與酒客數人棹歌秦淮，往石頭訪崔四侍御。)『一州笑我爲狂客，少年往往來相識。』(醉後答丁十八以詩譏予槌碎黃鶴樓)『三杯容小阮，醉後發清狂。』(陪侍郎叔遊洞庭湖醉後三首之一)『屈盤戲白馬，大笑上青山。』(登敬亭北二小山余時客逢崔侍御並登此地)

「載酒」「挾妓」，醉後清狂，「酌堯」「勸龍」，筵前放浪，「大笑登山」，「倒披綺裘」，都是留給後人穿琢其說的絕好把柄，演繁露上說：『至謂白以捉月自投于江，則傳者誤也。曾鞏曰：「范傳正志白墓，稱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白之歌詩，亦自云如此。」或者因其豪逸，又嘗草廬江邊，乃飾爲此說耳。』真可謂搔着癢處，「於我心有同然了」。

#### (八) 由於嗜酒者

老存着這個觀念在大眾心裏：文人沒有不好酒的，而文人也便真個往酒中尋真求趣。『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用醒，』這是何等襟懷！高超，飄逸，真樸？都似只道着一部分神理：所以我說李白是酒的無上主義者。春風桃李時候，飛觴醉月，對影三人，也確只有「卜晝」而又「卜夜」自稱「酒中仙」者，才能領了到這種境界。王荊公次第四家詩(李杜韓歐)，太白最後，以其識

見污下，十首九說婦人與酒（見王得臣塵史卷中，陸游老學菴筆記卷六，惠洪冷齋夜話卷五，胡仔漁隱叢話卷六（二則），陳善捫風新話卷二）。集中談醉酒處所，本自很多，這無從爲他去隱諱的（也不必隱諱），我們節取談得真切，明朗些的來看，便有：

『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將進酒）『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襄陽歌）『中朝出飲三百杯，明朝歸揖二千石。』（幽歌行上新平長史見榮）『高談滿四座，一日傾千觴。』（贈劉都使）『愁來飲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陽春。』（江夏贈韋南陵冰）『龍泉解錦帶，爲爾傾千觴。』（夜別張五）『同歡萬斛酒，未足解相思。』（宣城送劉副使入秦）『窮愁千萬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雖少，酒傾愁不來。』（月下獨酌四之四）『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沙邱城下寄杜甫）『賢豪滿行舟，賓散予獨醉。』（流夜郎永華寺寄潯陽郡官）『開顏酌美酒，樂極忽成醉。』（訓岑勛見尋就元丹邱對酒相待以詩見招）『自是客星辭帝座，元非太白醉揚州。』（酬崔侍御）『曲盡酒亦傾，北窗醉如泥。』（夜泛洞庭尋裴侍御小酌）『昨日東樓醉，歸來倒接籬（帽也）阿誰扶上馬？不省下樓時。』（魯中都東樓醉起作）『醉後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樂最爲甚。』（月下獨酌四之三）『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雖爲李白婦，何異太常妻？』（贈內）

醉酒婦人，原非惡物敗類，言之何傷清德？從前宋大樽說：『宜言飲酒者莫如詩。飲，詩人之通趣矣。』（茗香詩話）；但李白畢竟因此而遭物議，也便畢竟因此而後人誣爲「醉，捉月沉水中」了。

#### （九）由於愛月者

惜花起早，愛月眠遲，正合詩人行逕，朱光潛說：『自然界本有兩種美：一是峻崖懸瀑，一是皓月清風。』（文藝心理學）；但在「斗酒百篇」大詩人心裏所想象的恐怕只有皓月的美麗了，美麗到可以「醉遠客」（寄韋南陵冰余江上乘興訪之，遇尋顏尚書，笑有此贈），「觀寶書」（北山獨酌寄韋六），「停宵征」

(自金陵沂流過白壁山，翫月達天門，寄句容王主簿)「絕羣塵」(與周剛清溪玉鏡潭晏別)「洗心清耳」(別韋少府)「相約相親」(月下獨酌四之一)：所以雖在睡夢中還不能忘懷(贈別王山人歸布山詩有『屢夢松上月』)，而當澄輝藹藹時，便常獨自溪灣放棹，流連達旦了。如『佳境宜緩棹，清輝能便客。』(涇溪南藍山下有落星潭，可以卜築，余泊舟石上寄何判官昌浩)『輕舟夜泛尋溪轉，疑是山陰雪後來。』(東魯門泛舟二之一)『若教月下乘舟去，何當風流到剡溪？』(一二之二)『月色望不盡，空天交相宜，令人欲泛海，只待長風吹。』(秋夜與劉錫山泛晏善亭池)『尋幽殊未歇，愛此春光發，溪傍饒名花，石上有好月。』(春陪商州裴使事遊石娥溪)『當時秋月好，不減武昌都。』(泛沔州城南郎官湖)『明湖漲秋月，獨泛巴陵西。』(夜泛洞庭尋裴侍御清酌)『且就洞庭賒月色，將船買酒白雲邊。』(陪族叔刑部侍郎曄及中書舍人至遊洞庭五首之二)『待月月未出，望江江自流。』(挂席江上待月有懷)：這類的詩句在本集內不知可尋出多少來？更說得情溢乎辭的是『恨不三五明，平湖泛澄流，此樂竟莫遂，狂殺王子猷。』(答裴侍御先行石頭驛，以書見招，期月滿泛洞庭)；至後人架言「捉月」，在李白未嘗不起過這個念頭，集中也有好幾首詩可幫助我們證實：

#### 江上寄元六林宗

『涼風何蕭蕭？流水鳴活活，浦沙淨如洗，海月明可掇。』

#### 過彭蠡湖

『青障憶遙月，綠蘿愁鳴猿，水可採，金膏秘莫言。』

#### 憶崔郎中宗之遊南陽遺吾孔子琴撫之潛然感舊

『憶與崔宗之，白水弄素月，時過菊潭上，縱酒無休歇。』

山中醉月坐月，海上弄月掇月：這樣便成全李白沉醉水中的故事；由上面諸說，又可明白「乘舟」，「酒」，「狂」，「捉月」，實是一貫技倆，有不分離的連環性，缺一也便不能自圓其說了。末尾，我還有點意見要補充出來：設造這故事的關鍵在酒「醉」；但醉聖畢竟是不如常情所臆測那般「銀燭燒殘頭」的，魯



酒嫌淡薄不可醉，美酒三百杯嫌少不足醉；即使不勝，也頗有「爲酒無量不及亂」的氣概，何能一旦神志失清至此？唐王仁裕說：『李白嗜酒，不拘小節，然沉醉中所撰文章，未嘗錯誤，與不醉之人相對議事，皆不出所見』（開元天寶遺事）更可證白「不如是之甚也」。

（本節完）

## 經 濟 旬 刊

——第七卷 第七期 要目——

小麥出口問題

江西之煙酒業概況

二十五年江西省早稻產量估計

二十五年江西省蠶豆產量估計

二十五年八月江西贛河水位漲落測量表

二十五年八月南昌市主要貨品行情統計

二十五年八月南昌市金融行情統計

所得稅暫行條例施行細則

江西省政府財政廳二十五年短期庫券簡章

國際：上半年各國經濟狀況

國際經濟鬥爭中各國關稅之改訂

法國社會經濟政策之實效

國內：粵漢鐵路正式通車

財政部改進銀行業

皖省在蕪湖設立木材經銷處

本省：工商管理處提倡胚芽米辦法

浙贛路將與粵漢湘黔鐵路接軌

救經慈化花爆手工業辦法

定價：全年三十六冊一元五角，半年十八冊八角，郵費在內。

零售每冊五分。

◁江西省政府統計室出版▷

◀江西省政府統計室經濟旬刊編輯部啓▶

## 我對於周豫才君之追憶與略評

國文系主任 錢玄同  
主 任

現在一般人都稱豫才爲『魯迅』，其實這只是他的筆名；他並沒有把正式的姓、名、號廢除，他的名片上刻的是『周樹人』，他寫給他的老朋友們的信都署『樹人』或『樹』，（十月二十一日世界日報上影印他十月十二日給宋紫佩君的信，署名『樹人』，是其證），他們也都叫他『豫才』；我也是他的老朋友之一，故此文稱『周豫才』而不稱『魯迅』。至『魯迅』二字之由來，則因他在民元以前所做的文章往往署名曰『迅行』，而其太夫人姓『魯』；他撰『狂人口記』時，省『迅行』爲『迅』而冠以母姓也。或誤以『魯迅』二字爲其別號而冠其父姓曰『周魯迅』，大誤。

玄同附記。

我與周豫才君相識，在民元前四年戊申，至今凡二十九年。我與他的交誼，頭九年（民前四——民五）尙疏，中十年（民六——十五）最密，後十年（民十六——二十五）極疏，——實在是沒有往來。

民元前四年，我與豫才都在日本東京留學。我與幾個朋友請先師章太炎（炳麟）先生講語言文字之學（音韻、說文），借日本的大成中學裏一間教室開講。過了些日子，同門龔未生（寶銓、先師之長婿。）君與先師商談，說有會稽周氏兄弟及其友數人要來聽講，但希望另設一班，先師允許即在其寓所開講。（先師寓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報社中，『民報』爲孫中山先生所主辦，即『同盟會』之機關報也。）豫才即與其弟啟明（作人），許季荊（壽裳），錢均甫（家治）諸君同去聽講，我亦與未生，朱蓬仙（宗萊），朱遜先（希祖）諸君再去聽講。周氏兄弟那時正譯『域外小說集』，志在灌輸俄羅斯波蘭等國之崇高的人道

主義，以藥我國人卑劣、陰險、自私等等醜惡心理。他們的思想超卓，文章淵懿，取材謹嚴，翻譯忠實，故造句選辭，十分矜慎；然猶不自滿足，欲從先師瞭解放訓，以期用字妥帖。所以『域外小說集』不僅文筆雅馴，且多古言古字，與林紓所譯之小說絕異。同時他在『河南』雜誌中做過幾篇文章，我現在記得的有『文化偏至論』，『破惡聲論』，『摩羅詩力說』等篇，斥那時淺薄新黨之俗論，極多勝義。我那時雖已與他相識，但僅於每星期在先師處晤面一次而已，沒有談過多少話。

他於民元前三年己酉回國，民國元年，他在北京教育部任簽事職。二年二月，教育部開『讀音統一會』，他也是會員之一，會中爲了注音符號的形式問題，衆論紛紛，不能解決；先師門下任會員之豫才、述先、季蕪、馬幼漁(裕藻)四君及舍姪錢稻孫君提議，採用先師在民元前四年所擬的一套標音的符號，(以筆畫極簡之古字爲之)，會中通過此案，把它斟酌損益，七年冬，由教育部正式頒行，就是現在推行的注音符號(黎劭西君所著『國語運動史綱』第五十六及七十五頁中有詳細的記載)。

二年九月，我到北平來，從那時到民國五年，我與他常有晤面的機會。他住在南半截胡同紹興會館裏(即『吶喊』序中之『S會館』)，他那時最喜歡買『造像記』，搜羅甚富，手自精抄，裒然成帙。三年，他曾用木板刻所輯的『會稽郡故書雜集』。

六年，蔡子民(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學校長，大事革新，聘陳仲甫(獨秀)君爲文科學長，胡適之(適)君及劉半農(復)君爲教授，陳胡劉諸君正努力於新文化運動，主張文學革命；啟明亦同時被聘爲北大教授。我因爲我的理智告訴我，『舊文化之不合理者應該打倒』，『文章應該用白話做』，所以我是十分贊同仲甫所辦的『新青年』雜誌，願意給它當一名搖旗吶喊的小卒，我認爲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國內數一數二的，所以竭力慫恿他們給『新青年』寫文章。七年一月起，就有啟明的文章，那是『新青年』第四卷第一號，接着第二三四諸號都有啟明

的文章。但豫才則尙無文章送來，我常常到紹興會館去催促，於是他的『狂人日記』小說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號裏了。自此以後，豫才便常有文章送來，有論文、隨感錄、詩、譯稿等，直到『新青年』第九卷止（十年下半年）。

稍後（記不起真確的年代，約在十年到十五年），他在北大、師大、女師大等校，講授中國小說史，著有『中國小說史略』一書。此書條理明晰，論斷精當，雖編成在距今十多年以前，但至今還沒有第二部書比他更好的（或與他同樣好的）中國小說史出現。他著此書時所見之材料，不逮後來馬隅卿（廉）及孫子書（楷第）兩君所見者十分之一，且爲一兩年中隨編隨印之講義，而能做得如此之好，實可佩服。

十三年冬，孫伏園與李小峯諸君創辦（語絲），約周氏兄弟，王品青、章衣萍（洪熙）章川島（廷謙）諸君共任撰稿，故『語絲』中豫才的文章也很不少。十四年，他又與他的幾位朋友（姓名都想不起來了）共辦『莽原』。此外則徐旭生（炳禔）李玄伯（宗侗）諸君所辦的『猛進』中，也有豫才的文章。

十四年夏天，女師大學生反對校長楊蔭榆的事件發生時，豫才是女師大的教員，他是站在學生一邊的，被教育總長章士釗所知，於是下令免他的僉事職。十五年，『三一八』的慘案發生以後，北政府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倒行逆施，竟開出所謂智識界的過激分子五十個人的名單，要通緝他們，豫才也是其中之一人，於是他不得不離開北平，上廈門去教書。

從十五年秋天他上廈門直到現在，這十年之中，他與我絕無往來。十八年五月，他到北平來過一次，因幼漁的介紹，他於二十六日到孔德學校訪隅卿（隅卿那時是孔德學校的校務主任），要看孔德學校收藏的舊小說，我也在隅卿那邊談天，看見他的名片還是『周樹人』三字，因笑問他，『原來你還是用三個字的名片，不用兩個字的。』我意謂其不用『魯迅』也。他說，『我的名片總是三個字的，沒有兩個字的，也沒有四個字的。』他所謂四個字的，大概是指『疑古玄同』吧。我那時喜效古法，綴『號』於『名』上，朋友們往往要開玩笑，說我

改姓『疑古』，其實我也沒有這樣四個字的名片。他自從說過這句話之後，就不再與我談話了，我當時覺得有些古怪，就走了出去。後來看見他的『兩地書』中說到這事，把『錢玄同』改為『金立因』，說，『往孔德學校，去看舊書，遇金立因，胖滑有加，嘮叨如故，時光可惜，默不與談』（第二四四頁）。我想，『胖滑有加』似乎不能算做罪名，他所討厭的大概是嘮叨如故吧。不錯，我是愛『嘮叨』的，從二年秋天我來到北平，至十五年秋天他離開北平，這十三年之中，我與他見面總在一百次以上，我的確很愛『嘮叨』，但那時他似乎並不討厭，因為我固『嘮叨』，而他亦『嘮叨』也。不知何以到了十八年我『嘮叨如故』，他就要討厭而『默不與談』。但這實在算不了什麼事，他既要討厭，就讓他討厭吧。不過這以後他又到北平來過一次，我自然只好迴避他了。自從他上廈門去到現在，這十年中，我除了碰過他那次釘子以外，還偶然見過他幾本著作。（但沒有完全看到），所以我近年對於他實在隔膜得很。

我所做的事是關於國語與國音的，我所研究的學問是『經學』與『小學』；我反對的是遺老、遺少、舊戲、讀經、新舊各種『八股』，他們所謂『正體字』、辮子、小脚，……二十年來如一日，即今後亦可預先斷定，還是如此。我讀豫才的文章，從『河南』上的『破惡聲論』等起，到最近（二十五年十月）『未名書屋』出版的『魯迅雜文集』止，他所持論，鄙見總是或同或異，因為我是主張思想自由的，無論同意或反對，都要由我自己的理智來判斷也。

至於我對於豫才的批評，却也有可說的：（1）他治學最為謹嚴，無論校勘古書或翻譯外籍，都以求真為職志，他輯『會稽郡故書雜集』與『古小說鈎沈』，他校訂『稽康集』與『唐宋傳奇集』，他著『中國小說史略』，他翻譯外國小說，都同樣的認真。這種精神，極可欽佩，青年們是應該效法他的。（2）日前啟明對我說，豫才治學，只是他自己的興趣，絕無好名之心，所以總不大肯用自己的名字發表，如『會稽郡故書雜集』，實在是豫才輯的，序也是他做的，但是他不寫『周樹人』而寫『周作人』，即是一例；因為如此，所以他所輯校著譯的書，都

很精善，從無粗製濫造的。這種『關修』的精神，也是青年們所應該效法的。

(3) 他讀史與觀世，有極犀利的眼光，能抉發中國社會的痼疾，如『狂人日記』，『阿Q正傳』，『藥』等小說及『新青年』中他的『隨感錄』所描寫所論述的皆是。這種文章，如良醫開脈案，作對症發藥之根據，於改革社會是有極大的用處的。

這三點，我認爲是他的長處。但我認爲他的短處也有三點：(1) 多疑。他往往聽了人家幾句不經意的話，以爲是有惡意的，甚而至於以爲是要陷害他的，於是動了不必動的感情。(2) 輕言。他又往往聽了人家幾句不誠意的好聽話，遂認爲同志，後來發覺對方的欺詐，於是由決裂而至大罵。(3) 遷怒。譬如說，他本善甲而惡乙，但因甲與乙善，遂遷怒於甲而並惡之。以上所說，是我所知道的豫才的事實，我與他的關係，我個人對於他的批評。此外我所不知道的，我所不能瞭解的，我都不敢亂說。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 魯迅與注音符號

文學院 黎錦熙  
院 長

看見錢玄同先生發表的「我對於周豫才君之追憶與略評」，其中有一段說：

二年二月，教育部開「讀音統一會」，他也是會員之一。會中爲了注音符號的形式問題，衆論紛紛，不能決定。先師門下任會員之豫才、逸先、季蕪、馬幼漁(裕藻)四君及舍姪錢稻孫君，採用先師在民元前四年所擬的一套標音的符號(以筆畫極簡之古字爲之)。會中通過此案，把它斟酌損益。七年冬，由教育部正式頒行，就是現在推行的注音符號(黎劭西錦熙君所著「國語運動史綱」第五十六及七十九頁中有詳細的記載)。

我現在再來補充一點兒，以爲追悼魯迅先生的紀念。

民二「讀音統一會」是一個頗嚴重的會議。據教育部檔案中所存的「會員錄」，計凡會員八十名：其中各省選派的代表約佔三十餘人(每省法定兩人，蒙藏各一人，華僑一人，但事實上沒有來這們多)，由部延聘的專門家約三十餘人，由部委派的本部部員約十餘人。魯迅先生當時雖是部員，但他的姓名(周樹人)並不在「會員錄」之內。他於二月間初開會時，即主張採用章太炎先生所擬的標音符號，來作會場中假定的「記音字母」；於四月間將閉會時，又主張就把這套「記音字母」，正式通過爲「注音字母」。他不是會員，這都是讓他的同門諸君任會員者和同事中之任會員者提議通過的，因爲他自己不是會員，以友誼的關係，學術的立場，提出這種意見，所以轉較有力。

所謂章太炎先生「在民元前四年所擬的一套標音符號」者，其說詳章氏所著

---

「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萬國新語就是世界語)。見「太炎文錄」的「別錄」卷二，在「章氏叢書」中。章氏定了聲母三十六，韻母二十二，「皆取古文篆籀徑省之形，以代舊譜」(原文中語)。魯迅先生當那時正在聽講，親承其緒，故到民二有此提議。但提議做「記音字母」的，並不是全用章譜，當時已經有了些斟酌損益：第一、章譜純用篆文，此則改為「篆文楷寫」。第二、楷寫後，如這個字母筆畫和通行楷書一樣，則字母有與漢字形體相混之虞，便另換一個古字，例如「ㄅ」，章譜原用「八」字，「ㄆ」，章譜原用「土」字；因為「八」「土」與漢字相混，故換用「ㄅ」(古包字)「ㄆ」(古突字)。第三、濁音改用符號，故聲母三十六省併為二十四；韻母標準北音，故韻母二十二省併為十五(介母在內，民九增補的「ㄟ」韻不在內)。因此，當時「記音字母」三十九個，只有十五個是完全採用章譜的，就是：

聲母八：ㄆㄇㄉㄊㄌㄍㄎㄏ

韻母七：ㄐ(原稱介母)ㄑㄒㄓㄔ(這ㄑ母章譜原列在聲母中，和「匣」母對照，此挪作韻母)

這種斟酌損益，當時雖是他的同門或同事中精通音韻者所為，但他也曾參與。假如沒有這套假定的「記音字母」，則開會時審定字音的工作就做不成了。

民二的「讀音統一會」，有部定的章程，程序是這樣的：

- (一)審定一切字音的法定國音；
- (二)將所有國音均析為至單至純之音素，核定所有音素總數。
- (三)采定字母，每一音素，均以一字母表之。(以上見章程第五條)

初開會，為着假定的「記音字母」裏頭缺少了濁音，會場中曾打過幾次架；既做審定字音的工作，又為着表決權問題發生了一次大風波(均詳拙著「國語運動史綱」第五十九頁)。及至最後的「采定字母」，則問題當然更大，因為當時會場之中，提出字母案者凡三派二十餘家，「個個想做倉頡，人人自算法廬」(吳敬恒先生語)；於是魯迅先生曰：「記音字母」既用了來注明多數表決的六千五



百多字的國音而不感到甚麼不便，則把牠正式通過，作為正式的采定的字母，有何不可？何必更端重議乎？當時此種主張釐然有當於人心，很輕鬆地通過了，於是現行的「注音符號」就正式誕生出來了。

這是魯迅先生當民國二年時與注音符號的一段關係。事隔二十多年，他對於中國的文字改革問題，近來也有專著發表他的意見，他參加這種討論，態度是謙恭的（看他那本專著的書名「門外文談」就可為證），因不在本題範圍，恕不敘評，或者等到他逝世後一週年紀念時再說。但我可以斷定一句話：假如魯迅先生不死，他用國語或紹興方言寫他的文學作品，他斷不會用漢字以外的文字的。

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於北平。

|                   |             |     |        |   |
|-------------------|-------------|-----|--------|---|
| 介紹科學常識            | 國內唯一的通俗科學刊物 |     | 提高科學興趣 |   |
|                   | <b>科學世界</b> |     |        |   |
|                   | 五卷十·十一期     |     |        |   |
|                   | 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   |     |        |   |
|                   | 封面銅版        | 插圖集 |        | 愛神一幅<br>麻黃一幅<br>科學到民間去<br>諾貝爾醫學獎金是怎樣獲得的<br>淡水藻類簡明檢索表<br>無線電與飛機<br>分子形體論<br>非常時期中之營養問題<br>腦下腺<br>腦<br>血液<br>略述原子構造學之發展<br>動物與土壤的幾種關係<br>電池組代替器<br>同胞死遇之雜種公式<br>攝影術(四)<br>空間小旅行(五)<br>膚髮衛生(九)<br>二十五年十二月份之天象<br>二十五年九月份全國天氣概況<br>讀了「讀了蕭君載儒『評五畿所箴之化學藥解』以後」以後<br>棗醋 |
|                   | 鄭石童         | 致子  |        | 王岑喬   |
|                   | 張張張         | 張張張 |        | 張張張   |
|                   | 張張張         | 張張張 |        | 張張張   |
|                   | 張張張         | 張張張 |        | 張張張   |
|                   | 張張張         | 張張張 |        | 張張張   |
| 國內全年壹元半，半年捌角，郵資免加 |             |     |        |   |
| 零售每冊大洋壹角半，寄費二分半   |             |     |        |   |
| 南京葵巷四號中華自然科學社發行   |             |     |        |   |
| 全國1,2,3,等郵局亦可代訂   |             |     |        |   |

◁介▷◁紹▷◁書▷◁報▷

# 山東民衆教育月刊

◁第七卷 第七期▷

|                   |     |
|-------------------|-----|
| 民衆教育輔導地方自治之途徑與策略  | 許卓羣 |
| 怎樣普及農村教育          | 朱佐廷 |
| 怎樣接近並深入民衆         | 劉千良 |
| 非常時期民衆學校教育改造的實驗   | 金碧輝 |
| 怎麼剷除鄉村社會的勢力       | 陳俠  |
| 同吳俊升先生談談國語羅馬字     | 王玉川 |
| 由推行義務教育說到鄒平的共學處   | 史愷三 |
| 改進圖書館行政要點         | 李靖宇 |
| 除虫菊之栽培和利用         | 閻錫珍 |
| 本館舉辦第三屆嬰兒健康比賽會的經過 | 劉季瑗 |
| 歐遊印象記             | 文川  |
| 編輯後記              | 編者  |

◁第七卷 第八期▷

## 學校社會化問題專號

|                |     |
|----------------|-----|
| 學校社會化之理論與實際    | 朱佐廷 |
| 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合一問題  | 樊月培 |
| 學校社會化與國防建設     | 王潔宇 |
| 民衆學校之推廣事業      | 陳大白 |
| 師範學校社會化問題之研究   | 青松  |
| 鄉村師範學校社會化的一個嘗試 | 馬霄鵬 |
| 小學校社會化的重要及其途徑  | 湯桂林 |
| 鄉村學校社會化問題之面面觀  | 王士林 |
| 鄉村學校怎樣推動社會工作   | 徐階平 |
| 鄉村學校社會化的探討     | 金開山 |
| 幾年來民教服務述略      | 劉季瑗 |
| 「歐遊印象記」序       | 渭川  |
| 編輯後記           | 編者  |

每冊一角五分 預定 全年十冊連郵費大洋一元五角  
山東省立民衆教育館啓 濟南貢院牆根 電話一〇九二

# 學風 第六卷 第七八期 要目

|              |     |
|--------------|-----|
| 論學二則         | 李黎非 |
| 美國之教育電影      | 陳東原 |
| 識字教學新工具之研究   | 黃綸書 |
| 宋明學生運動兩大領袖   | 吳景賢 |
| 「李太白國籍問題」之商榷 | 王立中 |
| 於陵子學說一斑      | 陳潔  |
| 二汪二朱及王炎      | 宛敏瀾 |
| 歙縣金石志自序      | 葉爲銘 |
| 歙縣金石志序       | 陳訓慈 |
| 金氏花近樓書目解題六則  | 金濤  |
| 城南草堂曝書記三則    | 王立中 |
| 書報評介         |     |
| 「荒村」         | 何鵬  |
| 「中國詩史」       | 殷齊德 |
| 安徽文化史料五則     | 編者  |

發行處 安慶安徽省立圖書館 定價 每期二角全年十期連郵費二元

●師大月刊第一期創刊號目錄

發刊詞 李常道 蔡直健
師範大學之雙重的任務 李常道 蔡直健
師大制度之批評的批評 李常道 蔡直健
中學教育之新趨勢 李常道 蔡直健
國立北平師範大學整理計劃書 李常道 蔡直健
研究所略史 李常道 蔡直健
教育學院之概況及其計劃 李常道 蔡直健
理學院各系之過去現在與將來 李常道 蔡直健
師大健康教育之設施及展望 李常道 蔡直健
師大最近出版事業概要與月刊 李常道 蔡直健
附屬中學概況 李常道 蔡直健
附屬第一小學之過去與將來 李常道 蔡直健
附屬第二小學的過去及將來 李常道 蔡直健
師大幼稚園歷年狀況及將來計劃 李常道 蔡直健
書院制度之研究 李常道 蔡直健
義和團事件的政治背景同中國民族運動的關係 李常道 蔡直健
師大附中英文教學法實驗計劃 李常道 蔡直健
師大附中初級中學國文讀本選注略例 李常道 蔡直健
師大現任教職員人數統計表 李常道 蔡直健
師大本年度上期各系學生統計表 李常道 蔡直健
師大附中南校教員歷年著作表 李常道 蔡直健
國立北平師範大學現在出版刊物一覽 李常道 蔡直健

●師大月刊第二期文學院專號目錄

三十年來中等學校國文選本書目提要 黎錦熙 蔡直健
七言詩之起源及其成熟 黎錦熙 蔡直健
劉知幾史通之文學概論 黎錦熙 蔡直健
司馬遷崇尙道家說 黎錦熙 蔡直健
王安石字說源流考 黎錦熙 蔡直健
三百篇主述倒文句例 黎錦熙 蔡直健
張衡著述年表 黎錦熙 蔡直健
王子安年譜 黎錦熙 蔡直健
朱奇河先生年譜 黎錦熙 蔡直健
袁中郎評傳 黎錦熙 蔡直健
中國古書的真偽 瑞典高本漢著 陸侃如 馮沅君 合譯
唐代莊園考 日本加藤繁著 王桐齡 譯
唐宋權坊考 日本加藤繁著 王桐齡 譯
李譯歷史研究法序 陸侃如 馮沅君 合譯
明代之初期文學 陸侃如 馮沅君 合譯
文學院概況 黎錦熙 蔡直健
師大畢業生現任校長調查表 黎錦熙 蔡直健

●師大月刊第三期理學院專號目錄

從國難想到除蟲菊 劉進 蔡直健
整函數之漸近值 劉進 蔡直健
數學與技術 劉進 蔡直健
數學教育改造與師資養成 劉進 蔡直健
歐克里得空間 劉進 蔡直健
九章算術篇目考 劉進 蔡直健
根式與代數數及代數函數 劉進 蔡直健
山西萬泉石器時代遺址發掘之經過 劉進 蔡直健
長江三角洲上人文現象一瞥 劉進 蔡直健
西康地理調查述略 劉進 蔡直健
海陸成因論要 劉進 蔡直健
褶曲的研究 劉進 蔡直健
附錄
怎樣研究數學 責任初先生講演 吳德輝 徐玉華 記 錄
陝北的地文 謝季華先生講演 鄒約君 記 錄
餘興 鄒約君 記 錄

●師大月刊第四期教育學院專號目錄

國家的出路與教育 李常道 蔡直健
國聯教育考察團報告之批評 李常道 蔡直健
朱熹的讀書法 李常道 蔡直健
中學校的教師 李常道 蔡直健
鄉村人村質量的研究與鄉村教育的責任 李常道 蔡直健
鄉村小學學級編制之種類 李常道 蔡直健
肯定教育科學的實際根據 李常道 蔡直健
中學校學生之自治 李常道 蔡直健
朱子的教育思想 李常道 蔡直健
湖南常寧義務教育實施計劃 李常道 蔡直健
張之洞與師範教育 李常道 蔡直健
社會心理學略史 孟莊 譯
全部學習法與分部學習法 孟莊 譯
教育學院教育系四年級試教批評紀錄 孟莊 譯
教育系九三二班畢業同學之聲 孟莊 譯
師大教育叢刊第二卷總目錄 孟莊 譯

●師大月刊第五期附校專號目錄

中學學生之心理的分析... 徐侍峯 侍峯
一個女子中學的改進教學計劃大綱... 徐侍峯 侍峯
一個女子中學的訓育實施辦法綱要... 徐侍峯 侍峯
附中南校國文科課程標準比照部頒新標準應改訂各點... 徐侍峯 侍峯
中學生國文閱讀的問題... 徐侍峯 侍峯
小學教育的國家的原則... 徐侍峯 侍峯
英文教學法實驗進行狀況報告... 徐侍峯 侍峯
最近三十年中等學校中國歷史教科書之調查及批評... 徐侍峯 侍峯
鄂豫皖克復匪區視察通訊... 徐侍峯 侍峯
平浦道上及新都旅行之心影錄... 徐侍峯 侍峯
附中南校全校休業式各三年級畢業式教職員工友任職二十週年紀念式聯合大會講演詞... 徐侍峯 侍峯
第一附小兒童訓育的實施方案... 趙鍾
第二附小朝會紀要... 趙鍾
兒童俱樂部概覽... 趙鍾
紀念匡互生先生... 趙鍾
本校畢業生匡互生先生遺像... 趙鍾
題字「為教育犧牲」... 辛 燕
匡互生先生事略... 辛 燕
憶亡友匡互生... 熊 飛

●師大月刊第六期文學院專號目錄

中國語言之變遷... 黎錦熙 錦熙
外國語教學法著述提要與批評... 黎錦熙 錦熙
樂府的故事與作者... 黎錦熙 錦熙
兩宋理學兩派五家選目並敘例... 黎錦熙 錦熙
宋人理學由回教規化而出... 黎錦熙 錦熙
朱熹著述分類考略... 黎錦熙 錦熙
紀曉嵐先生年譜... 黎錦熙 錦熙
蔣心餘先生年譜... 黎錦熙 錦熙
史記地名考... 黎錦熙 錦熙
兩漢糧價漲落考... 黎錦熙 錦熙
宋代房錢考... 黎錦熙 錦熙
宋江考... 黎錦熙 錦熙
附 錄
訂正新著國語文法新序... 黎錦熙 錦熙
比較文法序... 黎錦熙 錦熙

●師大月刊第七期理學院專號目錄

從互餅中提製蛋黃精之研究... 拓初
驗國本係築於地理學術之上... 拓初
牛純函數之漸進值與其反函數之超越奇點... 拓初
邊疆地理補遺... 拓初
亞洲之氣候... 拓初
澳洲地形氣候與其相互之影響... 拓初
礦之工業用途... 拓初
氣象學發達略史... 拓初
地理學系之過去及未來... 拓初
烟台海濱實習記... 拓初
中國東部漸移地帶的概觀... 拓初
門頭溝地理考查報告... 拓初
綽號長度的教授法... 拓初
水中植物水的運行... 拓初
師大浙江畢業同學服務狀況... 拓初
師大湖北畢業同學服務狀況... 拓初

●師大月刊第八期教育學院專號目錄

立法院憲法起草委員會所擬憲法草案內教育專章之批評... 李 建 助
現代心理學各派究竟反抗什麼... 程 克 敬
我國實驗教育中幾個紀元的實驗報告... 薛 鴻 志
師範學校健康教育教材教法之研究... 焦 真 真
國立北平師範大學數學入學試驗之研究... 黃 淑 淑
現代初中圖畫科教材教法及設備... 于 敏 敏
行政研究之指導... A. Carter 著... 孟憲承 譯
素論蘇俄新教育... 傅 攬 攬
師大研究所開學典禮講演及報告(九月二十八日)... 李 燕 齊 永 康 記 錄
師範大學鄉村教育實驗區計劃大綱... 李 燕 齊 永 康 記 錄
師大平民學校概況... 李 燕 齊 永 康 記 錄
介紹一個學學向上的活學校... 李 燕 齊 永 康 記 錄

●師大月刊第九期附校專號目錄

|                         |     |    |
|-------------------------|-----|----|
| 從課外活動實現中學教育目標           | 徐侍  | 峯  |
| 關於明初國立大學之實習             | 王蘭  | 蔭  |
| 國立北平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南校新訂課程草案    | 張鴻  | 來  |
| 初級中學書法簡本                | 張鴻  | 來  |
| 師大附中北校的週會               | 馮成  | 麟  |
| 師大附中北校的成績展覽會            | 馮成  | 麟  |
| 家事教學報告                  | 章瑞  | 珍  |
| 國立北平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北校勞作課程教學計劃  | 孫一  | 道  |
| 附中北校二十二年度上期週會高中各班史地表演紀事 | 孫一  | 道  |
| 附屬第一小學集會實況              | 孫一  | 道  |
| 低年級國語科略讀與精讀合作的實驗        | 孫一  | 道  |
| 小學高年級讀書指導方案             | 李尚  | 亨  |
| 小學心算教學和心算教材             | 王兆  | 凱  |
| 附屬第一小學五六年級勞作教材實施概況      | 韓元  | 育  |
| 學級之經營                   | 賈汝忠 | 劉貴 |
| 揭示部施設概況                 | 施貞  | 李貴 |
| 師範大學附屬幼稚園一年來之經過         | 吳學田 | 李貴 |

●師大月刊第十期文學院專號目錄

|               |        |     |    |
|---------------|--------|-----|----|
| 清代學術之系統       | 章太炎先生講 | 榮德寶 | 筆記 |
| 清末三國時代中國民族之演變 |        | 李旭  | 旭  |
| 中國史上之婚姻制度     |        | 王桐  | 齡  |
| 南北朝人壽之研究      |        | 劉汝  | 霖  |
| 芭荳蕪荷辨         |        | 黎錦  | 熙  |
| 小說專名考釋        |        | 孫楷  | 第  |
| 劉知幾史通之修辭學     |        | 宮廷  | 璋  |
| 劉大白及其作品       |        | 楊樹  | 芳  |
| 中學國文教學問題      |        | 王高  | 華  |
| 附錄            |        |     |    |
| 陳范異同敘言        |        | 陳述  | 述  |
| 評黎東方譯歷史之科學與哲學 |        | 沈鍊  | 之  |
| 辭通序           |        | 錢玄  | 同  |

●師大月刊第十一期理學院專號目錄

|                            |     |   |
|----------------------------|-----|---|
| 一·原子的構造                    | 李書  | 華 |
| 二·歐幾里德，李曼，卡當三氏之空間及在此空間之學動力 | 趙進  | 義 |
| 三·中國木本植物環象分布研究             | 李順  | 爾 |
| 四·徐福與海流                    | 王輯  | 五 |
| 五·化與人生之影響                  | 史麟  | 祥 |
| 六·風化作用與岩石腐解                | 蘇永  | 煊 |
| 七·食鹽或鹽                     | 傅深  | 雲 |
| 八·師大院中栽培及野生植物的調查           | 栗作  | 雲 |
| 九·五代州縣表                    | 劉石  | 農 |
| 附錄                         |     |   |
| 十·理科教員暑期講習班算學組討論問題         | 指導者 | 者 |

●師大月刊第十二期教育學院專號目錄

|                    |     |   |
|--------------------|-----|---|
| 一·論評               |     |   |
| 教育者之哲學的素養          | 常道  | 直 |
| 四教團在鄉村教育中有「覆寫」功能   | 黃敬  | 思 |
| 社會學之意義             | 楊   | 望 |
| 二·研究               |     |   |
| 懷德黑的教育哲學           | 張岱  | 年 |
| 性教育實施之商榷           | 杜占  | 真 |
| 中國社會教育問題           | 陳澄  | 然 |
| 三·譯述               |     |   |
| 科學思想的習慣            | 歐陽  | 湘 |
| 四·教育通訊研究           |     |   |
| 本校教育問題通訊研究部幾篇重要的通訊 | 教育系 | 系 |
| 五·參觀報告             |     |   |
| 參觀日本教育之片斷記錄        | 李仲  | 先 |

### ●師大月刊第十三期附屬機關專號目錄

|                  |     |     |   |
|------------------|-----|-----|---|
| 一·論 著            |     |     |   |
| 附屬中學還是中心中學       | 黃 敬 | 思 來 | 衡 |
| 今文十弊             | 張 鴻 | 鈞   | 衡 |
| 怎樣才可以收到地理教學的實效   | 王 廷 | 現   | 璠 |
| 二·研 究            |     |     |   |
| 修辭學之矛盾問題         | 宮 廷 | 璠   | 璠 |
| 六朝伽藍記敘目          | 劉 璠 | 璠   | 璠 |
| 唐代之賤民階級          | 黃 璠 | 璠   | 璠 |
| 三·報 告            |     |     |   |
| 兒童生活概況           | 第一  | 附 小 |   |
| 學期開始的一個週會同年級遊戲比賽 | 張 運 | 受 附 | 小 |
| 第一附小兒童圖書計劃大綱     | 第 二 | 附 小 |   |
| 假期兒童生活指導         | 第 二 | 附 小 |   |
| 公民訓練實施方案         | 第 二 | 附 小 |   |
| 四·附 錄            |     |     |   |
| 兒童節紀念的情形及辦法      | 第 二 | 附 小 |   |

### ●師大月刊第十四期文學院專號目錄

|                  |           |     |
|------------------|-----------|-----|
| 詩三百篇之詩的意義及其與樂之關係 | 張 西       | 堂   |
| 哥格里同寫實主義         | 陳 北       | 鷗   |
| 語源學論文七篇          | 楊 樹       | 達   |
| 論語之「之」           | 沈 春       | 暉   |
| 晉室之南渡與南方之開發      | 王 桐       | 齡   |
| 日本建國年代攷          | 王 輯       | 五   |
| 記劉瑾水牢            | 熊 夢       | 飛   |
| 哀江南賦箋            | 高 步       | 瀛   |
| 明皇曲錄             | 侯 廷       | 晉   |
| 建設的「大眾語」文學       | (國語運動史綱序) | 黎 錦 |
| 金史氏族表序例          | 陳 述       | 述   |

### ●師大月刊第十五期理學院專號目錄

|                          |     |   |
|--------------------------|-----|---|
| 漸趨於零之整級數                 | 趙 進 | 義 |
| 鯉科形體分類之研究                | 張 春 | 霖 |
| 二十世紀德國地理學教育              | 劉 衍 | 淮 |
| 日人所見的中國煤質源               | 許 典 | 凱 |
| 中國港灣「小史」?                | 王 桐 | 齡 |
| 五代州縣表續前                  | 劉 石 | 晨 |
| 西山之鄉土地理學的調查              | 鄭 勵 | 儉 |
| 中國都市分佈與地形                | 鄒 豹 | 君 |
| 關於嶗山淡水藻類之初步探討            | 徐 晉 | 銘 |
| 中國歷代曆法概略                 | 朱 安 | 恕 |
| 發拉對氏傳略                   | 褚 桂 | 林 |
| 熱與氣體的壓力                  | 楊 桂 | 宮 |
| 纖維素之化學                   | 時 振 | 山 |
| Perrin氏測定Avogadro Number | 陳 其 | 庶 |
| 現在中國之地理教育之現狀及其重要         | 李 國 | 權 |
| 談談地理學                    | 郭 克 | 明 |

### ●師大月刊第十六期教育學院專號目錄

|                                 |        |   |  |
|---------------------------------|--------|---|--|
| 一 論 著                           |        |   |  |
| 1. 中國教育之出路                      | 李 建    | 勛 |  |
| 2. 今後吾國職業教育應走的路徑                | 姬 振    | 東 |  |
| 3. 關於師範學校訓育問題的幾點意見              | 楊 振    | 琴 |  |
| 4. 師範學校實習之缺點及改革意見               | 郝 鳴    |   |  |
| 二 研 究                           |        |   |  |
| 5. 民衆教育意義及辦法之初步研究               | 李 燕    |   |  |
| 6. 高次積率之標準差數及關係係數之公式及其派生的幾個重要公式 | 胡 國    |   |  |
| 7. 從近四年雜誌論文中觀察中國心理學的趨勢          | 張 德    |   |  |
| 8. 幼兒性教育的教材舉例                   | 杜 占    |   |  |
| 三 報 告                           |        |   |  |
| 9. 蘇俄的教育                        | 周 學    |   |  |
| 10. 英文教學實驗第一年報告書                | 戴 驊    |   |  |
| 四 譯 述                           |        |   |  |
| 11. 教練科學思想習慣                    | noli 著 |   |  |
|                                 | 歐陽湘譯   |   |  |

●師大月刊卅二週年紀念專號目錄

卷頭語.....李 蔡同
古韵二十八部音讀之之假定.....李 玄步
段懋堂顧千里論學制書評議.....高 坤
赫立克的人和詩.....余 飛
歐洲中古大學之起源.....李 王
倭國放.....王 李
西晉時代華族與外族之關係.....王 王
張之洞之富強政策.....王 王
國難後中等學校國文選本書目提要.....王 王
中國農民教教材採用論.....吳 劉
過去三十二年化學之進展.....趙 白
半純函數特別值.....趙 白
闡述中山計劃實行的理論.....白 劉
海洋熱的研究.....白 劉
小白鼠之研究.....張 言
熱力學中之自由能力.....張 立
編造英文拼字量表報告書.....張 立
本校小學健康教學初步實驗報告.....張 立
中等教育的範圍.....張 立
小學男女兒童各科學力之比較.....張 立
如何改善小學校之學級教育.....張 立
國內最近之幾種革新教育的嘗試.....張 立
三十二週年紀念日以前和以後.....張 立

●師大月刊第十七期附屬機關專號目錄

一、小學算術教材的研究.....趙 輔
二、小學說話科之教學方案.....第二附小
三、參觀江浙小學教育之報告.....第二附小
四、怎樣擴大中心小學的功用.....李 尙
五、日本第一高等與附中高中課程之比較.....汪 震
六、自然科學重於社會科學.....附 中
七、一個幼稚園的教師.....漆 士
八、李清照研究.....朱 芳
九、民國公文沿革略說.....張 鴻

●師大月刊第十八期文學院專號目錄

中國禪學之發展.....胡適之講演.....吳 奔
三國六朝經學上的幾個問題.....何 維
論文學中思想與形式之關係四.....任 維
顧亭林先生的文學觀.....何 宮
吳芳吉新體詩評.....張 廷
從民歌中探討家庭與婚姻的情況.....張 周
英文成語研究.....趙 增
五胡東晉時代華夷勢力之檢討.....李 譚
李王的政治哲學.....譚 王
耶馬臺國方位考.....王 桐
南漢劉氏之祖先.....藤 豐
張獻忠屠川考略.....高 程
哀江南賦箋(續).....陳 陳
史記三家注所引書目.....陳 陳
讀崔述考信錄提要書後.....陳 陳
補南齊書藝文志序.....陳 陳

●師大月刊第十九期理學院專號目錄

中學的數學教育問題.....趙 進
一個顯微鏡燈的解決方法.....武 兆
西北科學考查團中之氣象工作.....劉 術
中倭之古代交通路.....王 錦
最近三十年來中學地理課程概要及教科書之調查並批評.....王 閔
函數方程解法舉例.....景 緒
對數之理論與對數表之製造.....顧 時
電磁光說成立之小史.....顧 時
重力場中拋射體之運動.....顧 時
Vector 初步之研究.....顧 時
化學反應概說.....郭 其
呼吸之化學反應.....陳 李
指示劑(Indicator)淺說.....李 張
現在中國之地理教育.....張 清
東遊撮拾.....張 清
希臘經濟地理.....Joseph Slaby Roucek 博士著
家齋.....張 清

●師大月刊第二十二期教育學院專號目錄

|                    |     |    |   |   |   |   |
|--------------------|-----|----|---|---|---|---|
| 一、論 著              |     |    |   |   |   |   |
| 從生理學的立場來觀察教育上之情緒問題 | 程克  | 敬  | 榮 |   |   |   |
| 發問的技術              | 金   | 澍  | 維 |   |   |   |
| 自著社會科學概論序          | 胡   | 道  | 維 |   |   |   |
| 二、研 究              |     |    |   |   |   |   |
| 我之偏態係數公式           | 陳   | 志  | 蓮 |   |   |   |
| 大學教育系之課程           | 許   | 橋  | 生 |   |   |   |
| 初級民衆學校國語教材之研究      | 郝   | 士  | 英 |   |   |   |
| 三、譯 述              |     |    |   |   |   |   |
| 統計之數學的基礎           | 陳   | 志  | 蓮 |   |   |   |
| 全省及全國的會考制度對於中學校的影響 | 德古拉 | 史著 | 楊 | 成 | 章 | 譯 |
| 性教育                | 羅   | 素著 | 杜 | 占 | 真 | 譯 |
| 四、報 告              |     |    |   |   |   |   |
| 歐洲各國的生產教育          | 周   | 學  | 章 | 譯 |   |   |
| 邢台師範與邢台縣合辦小學籌設之經過  | 孟   | 憲  | 系 |   |   |   |
| 介紹江蘇省立南通中學概況       | 教   |    |   |   |   |   |

●師大月刊第二十一期附屬機關專號目錄

|                              |    |   |   |
|------------------------------|----|---|---|
| 教育研究會                        |    |   |   |
| 宋代太學生之政治活動                   | 黃  | 現 | 璠 |
| 明代之社學                        | 王  | 蘭 | 陸 |
| 明代之鄉約與民衆教育                   | 王  | 蘭 | 陸 |
| 清末小學教育之演變                    | 王  | 修 | 振 |
| 附屬中學                         |    |   |   |
| 吾國中學生的心理健康需要指導               | 姬  | 振 | 鐸 |
| 中等學校英語教學法                    | 戴  | 文 | 初 |
| 畫什麼或怎麼畫                      | 王  | 鈞 |   |
| 附屬第一小學                       |    |   |   |
| 第一附小同人東南參觀記                  | 趙  | 鏞 | 等 |
| 第一附小爲河北廣播電台擔任第一次廣播兒童節目的追述    | 張  | 席 | 豐 |
| 小學美術教學之研究                    | 安  | 敦 | 禮 |
| 附屬第二小學                       |    |   |   |
| 現今小學校一般的缺點                   | 孫  | 世 | 慶 |
| 對於教部提出「各級初等教育在最近期內應行研究問題」的意見 | 第二 | 附 | 小 |
| 小學美術教師與兒童                    | 劉  | 崇 | 媛 |
| 附屬幼稚園                        |    |   |   |
| 附屬幼稚園訓導實施綱要                  | 焦  | 真 |   |
| 鄉村教育實驗區                      |    |   |   |
| 吳維輝先生講演詞                     | 李  | 旭 | 筆 |
| 鄉村教育實驗區農村經濟調查的一個報告           | 李  | 旭 | 記 |

●師大月刊第二十二期文學院專號目錄

|                   |   |   |   |
|-------------------|---|---|---|
| 晚周諸子反古考           | 羅 | 根 | 澤 |
| 五行說之起源            | 齊 | 思 | 和 |
| 齊弓鏡考釋             | 孫 | 海 | 波 |
| 宋儒疑古考略            | 孫 | 紀 | 宣 |
| 顧亭林社會觀            | 何 | 賡 | 焜 |
| 唐五代詞略述            | 何 | 鼎 | 燁 |
| 李清照研究(續前)         | 朱 | 芳 | 春 |
| 段注說文武斷說舉例         | 劉 | 世 | 昌 |
| 潘陽土語彙集注釋          | 杜 | 書 | 田 |
| 諺語的搜集和整理          | 王 | 國 | 棟 |
| 明清兩代日本長崎之中國語學     | 王 | 國 | 銘 |
| 英文成語研究(續前)        | 趙 | 厚 | 溫 |
| 英國詩律概述            | 李 | 子 | 溫 |
| 補南齊書藝文志 卷一        | 李 | 陳 | 述 |
| 黃巢暴動的社會背景         | 李 | 文 | 洽 |
| 中國國際地位低落之開始       | 李 | 文 | 洽 |
| 隋唐時代西域歸化人考        | 王 | 桐 | 麟 |
| 詩經孟子周禮上的中國古代田制及稅法 | 王 | 桐 | 麟 |
| (附錄)              |   |   |   |
| 史學年表初稿敘例          | 萬 | 鵬 | 增 |
| 宋元明思想學術文選前編總目並叙例  | 黎 | 錦 | 熙 |

●師大月刊第二十三期理學院專號目錄

|                                |   |   |   |   |
|--------------------------------|---|---|---|---|
| 一、拋物線運動的一種性質                   | 趙 | 進 | 義 |   |
| 二、廿四年四月廿六日北平暴風之研究              | 劉 | 衍 | 淮 |   |
| 三、最近三十年來中學地理課程概要及教科書之調查並批評(續前) | 王 | 錦 | 福 |   |
| 四、對於申報六十周年紀念出版中國地圖水道之商榷        | 李 | 錦 | 福 |   |
| 五、交流的復量計算法                     | 李 | 張 | 琴 |   |
| 六、異解與包線                        | 景 | 毅 | 毅 |   |
| 七、鴿                            | 劉 | 敬 | 現 |   |
| 八、泰山的地理攷察                      | 盛 | 福 | 珪 |   |
| 九、金鄉縣概談                        | 李 | 忻 | 堯 |   |
| 十、外蒙政治經濟與宗教之現狀                 | 李 | 祖 | 堯 |   |
| 附 錄                            |   |   |   |   |
| 十一、中國港灣小史                      | 藤 | 田 | 豐 |   |
|                                | 八 | 郎 | 著 |   |
|                                | 王 | 桐 | 麟 | 譯 |



●師大月刊第二十四教育學院專號目錄

一、論著
教育心理學教科書內容之商榷
我們應該怎樣測量教育的結果
教育上活動主義之運動
完形心理學之社會教育的涵義
二、研究
大數之標準差數之公式及其派生的幾個重要公式
兒童讀物研究
中國教育思想中之自然主義
高中國文教材之研究
三、報告
師大教育系南下參觀報告
四、附錄
鄉村學校衛生實施方案初稿

●師大月刊第二十五期附屬機關專號目錄

教育研究會
河北省書院志初稿
明代之社學(續前)
清末小學教育之演變(續前)
附屬中學
師大附中學生作息時間分配概況
初中文法課程分授提議
初中國文教學實施之商榷
附屬第一小學
對於注音符號教學實驗的意見
小學休閒教育的研究
附屬第二小學
共同訓話
週會之一段
附屬幼稚園
師大附屬幼稚園教學法實驗初步報告
鄉教實驗區
參觀定縣教育紀實

●師大月刊第二十六期文學院專號目錄

中國禪學之方法
顧亭林先生的學與教
唐甄的思想
龔自珍的經世思想
哀江南賦箋(續)
阮閱詩總考釋
樂府之生成考
西崑體之盛衰
唐五代詞略述(續)
李清照研究(續)
十四世紀中國寫實派的戲曲家關漢卿
英國詩律概述(續)
甲金文中所見說文之逸文
段注說文武斷說舉例(續)
瀋陽土話彙集注釋(續)
明清兩代日本長崎之中國語學(續)
英文成語研究(續)
再論徐福
史學年表初藁
唐代商業之研究
黃巢暴動的社會背景(續)
隋唐時代西域歸化人考(續)
歷史與現在(附錄)
歷史在近代學術中之位置
歷史動力學說之檢討
謝國楨遺書子目類編序

●師大月刊第二十七期理學院專號目錄

一、人類原始之生活
二、地理上我國小麥產銷之研究
三、鯨魚之研究
四、曲線與曲率
五、關於簡(Beta o y)之研究
六、植物與其自然環境
七、行星及其大氣
八、外蒙人口與產業之現狀
附錄
九、隋唐時代西域歸化人考(續)
十、唐代商業之研究(續)
十一、地理材料的搜集和整理

●師大月刊第二十八期教育學院專號目錄

|                                  |    |     |
|----------------------------------|----|-----|
| 論各級學校免費及公費學額之設置                  | 李金 | 建勳  |
| 部定各省市縣教育行政機關暨各中小學施行升學及職業指導辦法大綱評議 | 王金 | 謝榮烈 |
| 普及教育應否以「小先生制」為推進工具               | 王李 | 宋祖壽 |
| 人格(Personality)的養成               | 徐王 | 國瑞  |
| 對於思想律批判之批判                       | 王曾 | 國盛  |
| 初等代數測驗                           | 王曾 | 周助  |
| 曾國藩的教育思想                         | 邱  | 樞   |
| 教育與中華民族的復興                       | 邱  | 樞   |
| 師大教系一九三七年參觀、見習、實習實況記要            | 張周 | 助   |
|                                  | 郝  | 鳴   |

●師大月刊第二十九期附屬機關專號目錄

|                |   |   |   |
|----------------|---|---|---|
| 教育研究會          | 王 | 蘭 | 蔭 |
| 河北省書院志初稿(續)    | 王 | 蘭 | 蔭 |
| 山東省書院志初稿       | 王 | 蘭 | 蔭 |
| 清末小學教育之該變(續)   | 王 | 蘭 | 蔭 |
| 桂蔭之小學四堂法       | 王 | 蘭 | 蔭 |
| 附屬學校           | 王 | 蘭 | 蔭 |
| 中學生課外閱書需要指導    | 王 | 蘭 | 蔭 |
| 中等地理教材的教法片段論述  | 王 | 蘭 | 蔭 |
| 非常時期國文教材研究     | 王 | 蘭 | 蔭 |
| 附屬第一小學         | 王 | 蘭 | 蔭 |
| 國家興衰與小學教師      | 王 | 蘭 | 蔭 |
| 小學中高級自由閱覽指導之研究 | 王 | 蘭 | 蔭 |
| 附屬第二小學         | 王 | 蘭 | 蔭 |
| 小學社會科應有的教學用具   | 王 | 蘭 | 蔭 |
| 週會之一段(續)       | 王 | 蘭 | 蔭 |

清華學報 第十一卷 第四期目錄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出版

|    |   |     |
|----|---|-----|
| 論文 | 說字解經十二首   | 楊樹達 |
|    | 楚辭辭補  | 聞一多 |
|    | 讀秦婦吟  | 陳寅恪 |
|    | 元史拉施特集史蒙古帝室世系所記世祖后妃考  | 邵循正 |
|    | 九歌山鬼考   | 孫作雲 |
|    | 東漢的豪族   | 楊聯陞 |
|    | 反動與守舊美法革命以後之政治思潮  | 浦薛鳳 |
|    | 歌德浮士德上部的表演問題  | 陳銓  |
| 書評 | L. amasse et Jasmin, <i>La Romanisation Interdialectique Ecriture Alphabétique Naturelle et Prat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i> | 王力  |
|    | Fitzgerald, <i>China: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i>  | 雷海宗 |
|    | Pink, <i>The Defence of Freedom,</i>  | 陳之邁 |
|    | 李健吾, 福樓拜評傳  | 吳達元 |
|    | Hetsch, <i>Paula Modersohn-Bierker, ein Buch der Freundschaft.</i>  | 楊業治 |

國立清華大學出版事務所發行

北平西郊清華園  
每冊六角 全年四期 國內定價二元  
國內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文化與教育 第一〇六期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三十日

|   |                     |     |
|---|---------------------|-----|
| 一 | 我對於周濠才君之追憶與略評       | 錢玄同 |
| 二 | 赴歐考察體育的經過(上)        | 張周助 |
| 三 | 關於魯迅                | 熊夢飛 |
| 四 | 北平音系十三韻序            | 黎錦熙 |
| 五 | 冀魯晉察綏五省地理上之重要性      | 張澤潭 |
| 六 | 土耳其之新教育             | 方東澄 |
| 七 | 悼亡詩三十首附函            | 萬穆廷 |
| 八 | 碧梧存稿(十七)            | 王桐齡 |
| 九 | 師大第一附小夏令兒童健康營的報告(續) | 趙文順 |

社址：北平宣外香爐營頭條四十五號 電話：北平南局 一〇九號  
購訂辦法 冊數 價目 國外另加郵費(日本不加)  
零售 一冊 四分 四角  
預定半年 十八冊 六元 六角  
預定一年 卅六冊 一元 一元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  
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出版 **圖書簡目**

(委員及編纂員個人出版著述有關係者，介紹在內)

【北平府右街中海運料門內中國大辭典編纂處事務室代辦】

| (名稱)                        | (編著者)                   | (印行者)             | (定價)         |
|-----------------------------|-------------------------|-------------------|--------------|
| 教育部<br>公布<br>國音常用字彙         | 國語會                     | 商務印書館             | 紙面六角<br>布面一元 |
| (此係民廿一所定標準國音，民十公布之「國音字典」作廢) |                         |                   |              |
| 注音字典                        | 辭典處                     |                   |              |
| (此即「國音常用字彙」之增注本，全用注音漢字排印)   |                         |                   |              |
| 國音分韻常用字表(一)佩文新韻             | 黎錦熙<br>白滌洲              | 北平佩文齋<br>即人文書店    | 九角           |
| (此即「國音常用字彙」改用十八韻排列者)        |                         |                   |              |
| 北平音系十三韻                     | 魏建功<br>張海如              | 國語會印出             | 一元五角         |
| (所收字較「佩文新韻」多，有簡注)           |                         |                   |              |
| 國語辭典(第一冊)                   | 辭典處                     | 商務印書館印出           |              |
| (原名「國音普通詞典」，係先「大辭典」而出之簡本)   |                         |                   |              |
| 國語標準詞彙                      | 辭典處                     |                   |              |
| (此即「國語辭典」之節本，無注解)           |                         |                   |              |
| 中國大辭典長編(已出三種)               | 黎錦熙                     | 辭典處               |              |
| (一)「巴」字十義及其複合詞成語(附「巴謾解」)    | 即「近代國語文學<br>之訓詁研究示例」    |                   | 一角二分         |
| (二)「芭蕉」「蕹荷」兩种植物異名           | 即「巴苴<br>蕹荷辨」            |                   | 一角           |
| (三)「把」字用法之引申                | 即「中國語言之變遷<br>——以「把」字為證」 |                   | 三角           |
| 中國大辭典<br>與稿本釋「一」            | 劉復                      | 北京大學<br>(國學季刊抽印本) | (非賣品)        |
| 中國大辭典編纂處一覽                  | 黎錦熙                     | 辭典處               | 贈閱           |
| 中國大辭典編纂處第五次總報告書             | 黎錦熙                     | 辭典處               | 贈閱           |
| 古音系研究                       | 魏建功                     | 北京大學              | 二元四角         |
| 古韻二十八部音讀之假定                 | 錢玄同                     | 辭典處               | 二角           |
| 廣韻通檢                        | 白滌洲                     | 辭典處(油印本)          |              |

|   |            |                    |           |
|---|------------|--------------------|-----------|
| 廣韻聲紐韻類之統計                                   | 白滌洲        | 辭典處                | 五角        |
| 集韻聲類考                                       | 白滌洲        | 中央研究院<br>(史語集刊抽印本) | (非賣品)     |
| 廣韻入聲今讀表                                     | 白滌洲        | 辭典處(油印本)           |           |
| 北音入聲演變考                                     | 白滌洲        | 辭典處                | 五角        |
| 中原音韻研究                                      | 趙蔭棠        | 商務印書館              | 五角五分      |
| 國語四千年來變化潮流圖                                 | 黎錦熙        | 北平文化學社代印           | 五角        |
| 國語運動史綱                                      | 黎錦熙        | 商務印書館              | 一元        |
| (內有歷年關於語文之教育法令，及「中國大辭典計畫書」並「第六次總報告書」)       |            |                    |           |
| 國音字母演進史                                     | 羅常培        | 商務印書館              | 二角五分      |
| 國語講壇  | 黎錦熙        | 中華書局               | 四角        |
| 教育部審定新著國語教學法                                | 黎錦熙        | 商務印書館              | 七角        |
| (內有民十一公布之「注音符號書法體式」全文)                      |            |                    |           |
| 教育部國語訓練廣播大綱                                 | 趙元任        | 教育部                | 五分        |
| 新國語留聲片課本(甲種注音符號本)                           | 趙元任        | 商務印書館              | 各二角五分     |
| 乙種國語羅馬字本                                    |            |                    |           |
| 標準國音留聲片課本                                   | 白滌洲        | 中華書局               | 四角        |
| 同上國語羅馬字本                                    | 國語週刊社      |                    |           |
| 國語週刊合訂本(每冊廿六期)                              | 國語會        | 國語會                | 三角        |
| (已出至十冊)                                     |            |                    |           |
| 國音字母表                                       | 國語會        | 商務館掛圖<br>國語會摺式，小張  | 八分<br>各二分 |
| 國際音標(附一九三二年英文原表)                            | 趙元任譯       | 國語會                | 五分        |
| 注音符號及寬式國際音標對照表(國音及蘇州方音)                     | 趙元任        | 國語會                | 一分        |
| 注音符號總表                                      | 趙元任        | 國語會                | 二角五分      |
| 注音符號無師自通                                    | 黎錦熙<br>白滌洲 | 北平文化學社             | 二角        |
| 國民政府推行注音符號述略                                | 黎錦熙        | 國語會                | 一角        |
| 注音符號印刷體式                                    | 教育部        | 教育部小冊<br>國語會單張     | 五分<br>一分  |
| 注音漢字字模表                                     | 教育部        | 中華書局代印             | 一角        |
| 注音漢字  | 黎錦熙        | 商務印書館              | 三角        |
| (內有「六七八八常用字表」即民廿四公布之「字模表」，並「印刷體式」，又推行之法令文件) |            |                    |           |

|   |           |                   |                    |
|---|-----------|-------------------|--------------------|
| 威達雷北京歌謠(注音漢字排印)<br>(G. Vitale, Pekinese Rhymes.)  | 國語週刊社     |                   |                    |
| 國語羅馬字公布經過述略   | 黎錦熙       | 國語會               | 一角                 |
| 國語羅馬字 國語模範讀本(首冊)<br>(內有民十五通告「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全文)  | 黎錦熙       | 中華書局              | 三角                 |
| 國語羅馬字 對話戲戲譜 最後五分鐘<br>(A. A. Milne, The Camberley's Triangle.)<br>(內有民十七公布「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全文) | 趙元任       | 中華書局              | 七角                 |
| 國語羅馬字常用字表   | 趙元任       | 北平文化學社            | 四角                 |
| 國語羅馬字 與威妥瑪式 拼法對照表(有英文說明)  | 趙元任       | 北平文化學社            | 二角                 |
| 國語羅馬字<br>(內有「一四二八單音字表」，附「基本形式比較表」)  | 黎錦熙       | 商務印書館             |                    |
| 國語羅馬字(英文本)<br>(Gwoyeu Romatzyh or the National Romanization)                            | 趙元任       | 中華書局              |                    |
| 國語羅馬字拼音表  | 國語週刊社     | 商務印書館             |                    |
| 國語羅馬字聲調拼法表  | 國語週刊社     | 商務印書館             | 一角                 |
| 國語羅馬字入門   | 蕭迪忱       | G. R. 促進會         | 三角                 |
| 國語羅馬字「鄉下人」旬刊  | 山東省立民衆教育館 |                   | 每期一分<br>全年三角       |
| 國語速記書籍及用品   | 汪 怡       | 汪 怡               |                    |
| 汪怡國語速記學   |           |                   | 一元                 |
| 汪怡國語速記學臨寫片  |           |                   | 四角                 |
| 汪怡簡式速記學   |           |                   | 一元二角               |
| 汪怡簡式速記學臨寫片  |           |                   | 四角                 |
| 汪怡速記甲種練習簿   |           |                   | 一角二分               |
| 汪怡速記乙種練習簿   |           |                   | 六分                 |
| 教育部 公布 簡體字表(第一批)  | 教育部       | 中華書局 小冊<br>國語會 摺式 | 五分<br>道林二分<br>報紙一分 |
| 簡體字<br>(內有民廿四議決之「二三二四簡體字表」全案)   | 黎錦熙       | 商務印書館             |                    |
| 漢字新部首<br>(內「六七八八常用字索引」，係用注音漢字排印)  | 黎錦熙       | 中華書局              |                    |
| 方言考(即古方言書目錄)  | 崔 驥       | 辭典處               | 三角                 |

|                  |   |                   |                    |       |
|------------------|---|-------------------|--------------------|-------|
| 教育部<br>審定        | 新著國語文法<br><small>(內有民九頒布之「新式標點符號案」全文，又增註)</small> | 黎錦熙               | 商務印書館              | 一元一角  |
|                  | 國語文法綱要六講  | 黎錦熙               | 中華書局               | 二角五分  |
| 國語文法例<br>題詳解之一   | 「笑」之圖解  | 黎錦熙               | 北平文化學社代印           | 二角    |
|                  | 比較文法(詞位與句式)                                       | 黎錦熙               | 黎錦熙                | 八角    |
|                  | 國語中複合詞的歧義和偏義                                      | 黎錦熙               | 辭典處                | 三角    |
|                  | 三百篇主述倒文句例   | 黎錦熙               | 辭典處                | 二角    |
|                  | 三百篇之「之」(下冊)                                       | 黎錦熙               | 辭典處                | 二角    |
|                  | 論語之「之」  | 沈春暉               | 辭典處                | 四角    |
|                  | 新式標點符號案   | 國語會               | 國語會                | 一分    |
| 初級<br>小學         | 說話教本(全八冊)   | 黎錦熙 白濤<br>王 向 何 睿 | 商務印書館              | 共二元   |
| 初級<br>小學         | 說話範本(全八冊)   | 王 向               | 商務印書館              | 共七角二分 |
| 三十年來<br>中等學校     | 國文選本書目提要  | 黎錦熙               | 辭典處                | 二角    |
| 國 雜 後<br>中 等 學 校 | 國文選本書目提要  | 王恩華               | 辭典處                | 二角    |
|                  | 修辭學比興篇  | 黎錦熙               | 商務印書館              | 三角    |
|                  | 建設的「大眾語」文學 <small>即「國語運動史<br/>綱序」之單行本</small>     | 黎錦熙               | 商務印書館              | 二角    |
|                  | 中國文學年表  | 教士英               | 北平立達書局             | 四元    |
|                  |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  | 孫楷第               | 辭典處 與國立北平<br>圖書館合印 | 一元五角  |
| 日本東京及<br>大連圖書館   | 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  | 孫楷第               | 辭典處 與國立北平<br>圖書館合印 | 八角    |
| 輯 雅 熙<br>樂 府 本   | 西廂記曲文   | 黎 錦 熙<br>孫 楷 第    | 辭典處                | 三角    |
|                  | 漢晉學術編年  | 劉汝霖               | 商務印書館              | 二元四角  |
|                  | 東晉南北朝學術編年   | 劉汝霖               | 商務印書館              | 一元四角  |
|                  | 佛教十宗概要  | 黎錦熙               | 黎錦熙                | 四角    |
|                  | 宋元明思想學術文選(第一輯)                                    | 黎錦熙               | 黎錦熙                | 五角五分  |
|                  | 傳習錄(附王陽明先生年譜)                                     | 明王守仁              | 國語會                | 一角    |
|                  | 黛方山莊詩文集   | 清黎吉雲              | 黎錦熙                | 一元 角  |
|                  | 清人文集篇目分類索引  | 玉重民               | 辭典處 與國立北平<br>圖書館合印 | 八元    |

【附白】函託代辦者，請照定價(概無折扣)先行惠款(郵票代洋九五折)。  
除本會本處自印者外，另加郵費一成。

## 師大月刊投稿簡章

- 一 本月刊根據簡章第一條歡迎本校教職員及全體同學踴躍投稿文體不拘但須繕寫清楚並加以標點符號
- 二 來稿如係譯著須附原文或註明原書係由何書局出版及出版之年月並原著者之姓名
- 三 同學來稿稿末須註明姓名系別及住址以便通信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 四 各項文稿本刊編輯委員會有修改權如不願受修改者可於投稿時預先聲明
- 五 本刊搜集之稿件經登載後酌贈本刊如遇專門著作得為著作者加印單行本以五十冊為限
- 六 各院系學生來稿經本月刊登載後擇最優者由委員會提請校務會議酌給獎金
- 七 本刊規定每月一日為出版時期若投來稿者請於上月十五日以前交到為荷
- 八 來稿請交師範大學出版課轉交本校月刊編輯委員會查收

師大月刊第三十期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三十日出版

編輯者 師大月刊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師範大學出版課  
印刷者 京城印書局  
總經售處 北平廠甸新華書店

本刊價目表(郵費在內)

| 零售 | 每冊 | 國內   | 國外     |
|----|----|------|--------|
|    |    | 四角   | 美金四角   |
| 半年 | 四冊 | 一元五角 | 美金一元五角 |
| 全年 | 八冊 | 三元   | 美金三元   |

# 師大月刊第二十九期附屬機關專號目錄

## 教育研究會

河北省書院志初稿(續).....王蘭蔭

山東省書院志初稿.....王蘭蔭

清末小學教育之演變(續).....修振家

桂寧之小學四堂法.....王蘭蔭

## 附屬中學

中學生課外閱書需要指導.....姬振鋒

中等地理教材的教法片段論述.....王鈞衡

非常時期國文教材研究.....王國棟

## 附屬第一小學

國家興衰與小學教師.....孫廷瑩

小學中高級自由閱覽指導之研究.....王柏年

## 附屬第二小學

小學社會科應有的教學用具.....第二附小

週會之一段(續).....第二附小